



北京圖書館
1937.17
期刊庫

大公報

號月一

飛龍牌雨衣

新式 類樣
保不 漏水

總發行所 德商德興
上海南京路一〇一號
電話九三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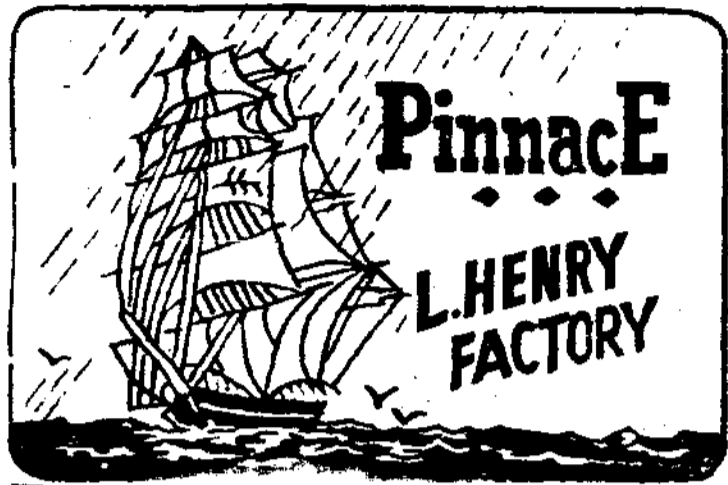
國際鐘表總行

鐘表 鐘表
修表 修表
第一 第一

新在界級下店安時路五十號A

大衆出版社印行





雨衣領袖

帆

船

衣雨

牌

質料優良

大方向華貴

興利順 雨衣廠 榮譽出品

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電話 〇五九一

雙馬牌
雨衣

▲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B.H.B.

B.H.B. 雙馬牌雨衣

雙料第一

式樣第一

Sign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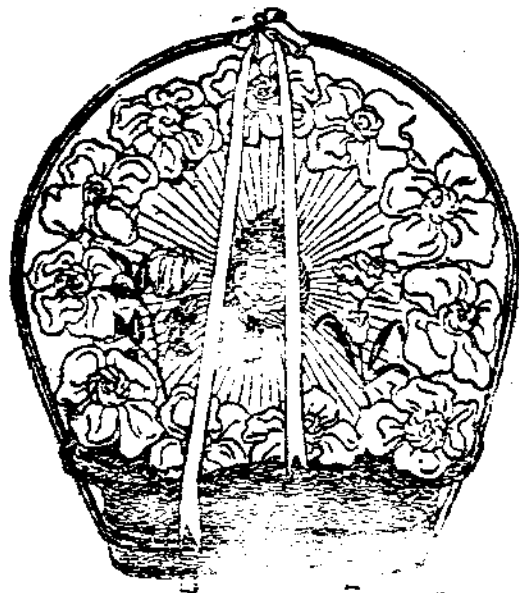


祥生記雨衣廠出品

吳下阿蒙

毛 巾 花 籃

最近社會新禮品



節約聲中新貢獻

受者
實惠

送者
經濟

美麗
大方

富麗
堂皇

永安公司
三友實業社

陳列處
經售處

軟白又新穎

高尚面巾
汗巾浴巾
提花床巾
緞光被面
彩花被單
男女浴衣

精製棉織品

中 原 染 織 廠 有 限 公 司 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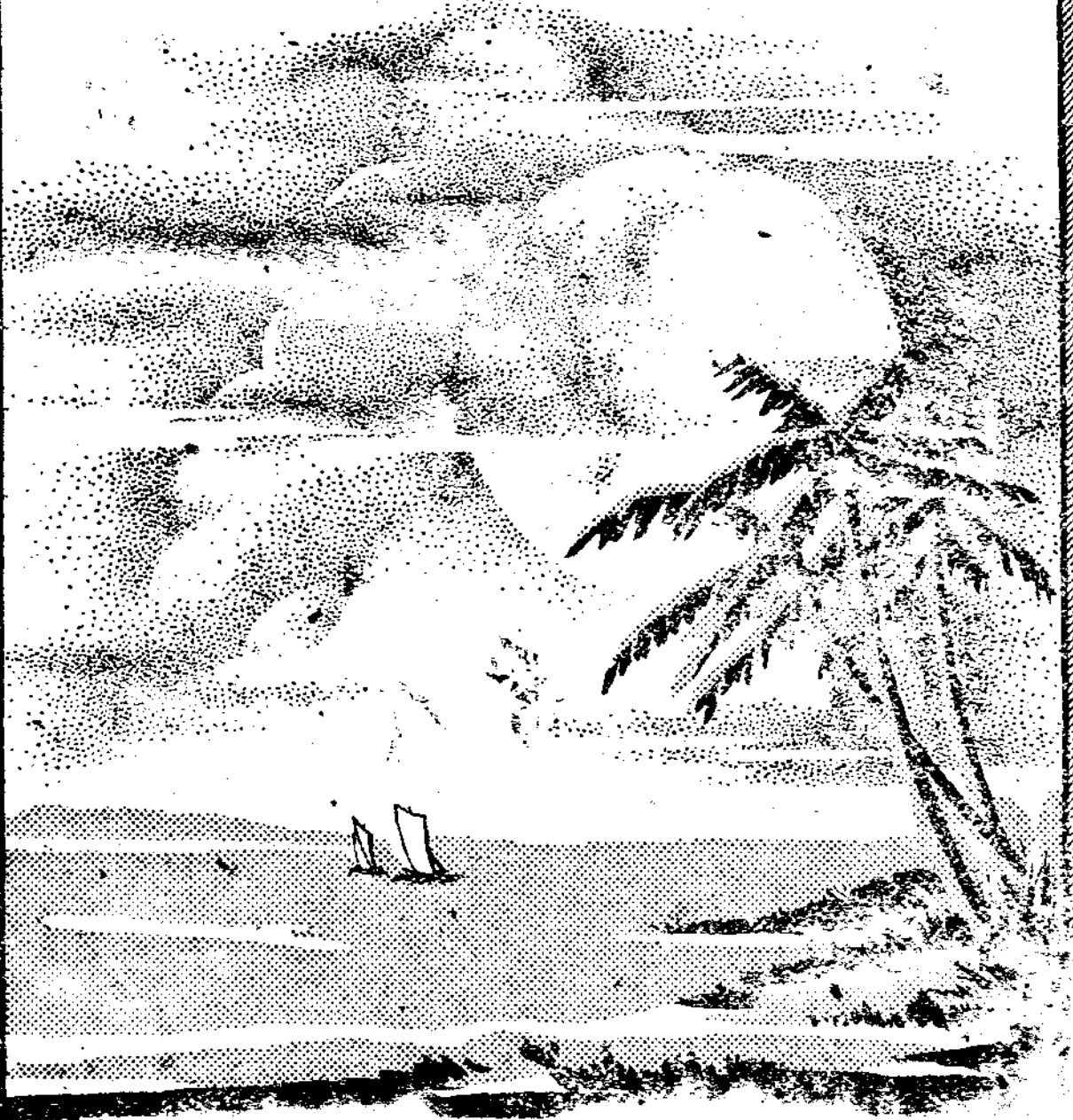
電話二二一七〇
電話九三〇八五

安遠路二〇八號
浙江路一八四號
南京路昇州里四號

製造廠
發行所
分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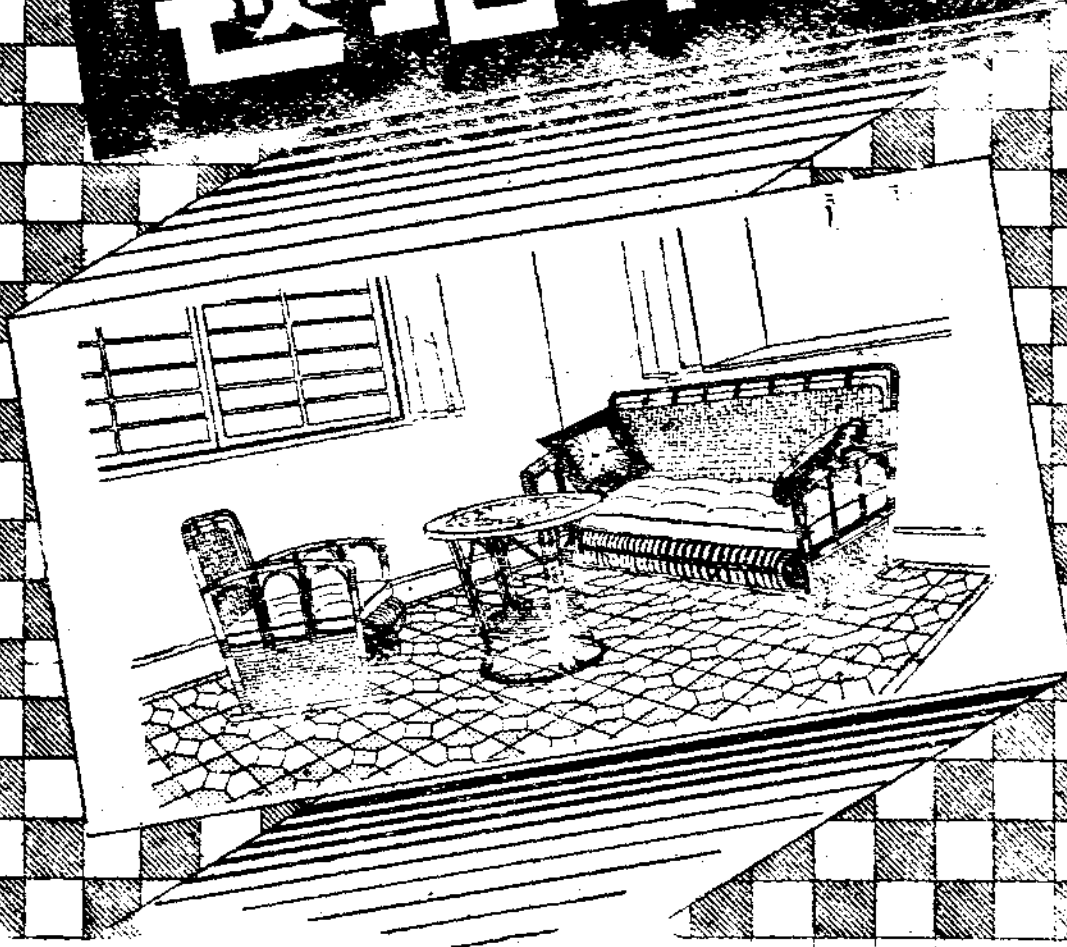
南國酒家

嶺南名菜 百粵佳餚 南國風味 海上獨步



地址：雲南路南路口 電話：九二四二·九九五〇

器柳藤 登摩
毯地草 術美



所行發二第
號三九五一路寺安靜
〇六八一六 話電

所行發一第
號一〇二路摩西
九四六五三 話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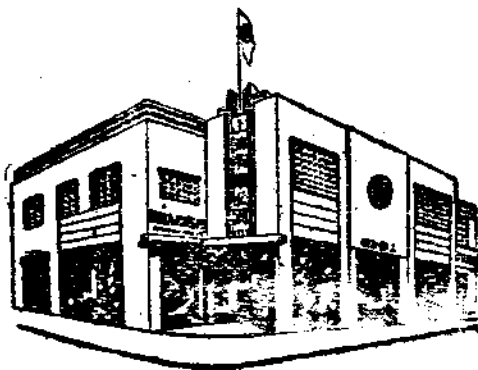
品出廠器草柳藤國中

店商貨萬  一唯區西

司公海上

有盡有應部餘十三設分 品貨球環產國等上銷經

傢水餅洋南牙磁鋼五
具菓乾酒貨器器品金
窗箱烟糖罐銀料水搪
帘篋草果頭器器瓶瓷



玩時布靴飾童翻棉內
具裝正鞋物裝衫織衣
電文呢綢呢化雨毯襪
器具絨絨帽襪衣被子

三四六九三...話電 口路名茂路寺安靜 址地
二二四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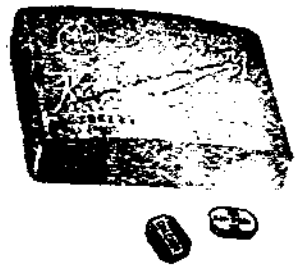
天厨味精

用樂婦主 鮮味高固



品出廠精味厨天

康 生 鈣



防癆 健腦 固齒 強身

康生化學製藥廠出品

上海靜安寺路滄洲路卅二號 · 電話三八五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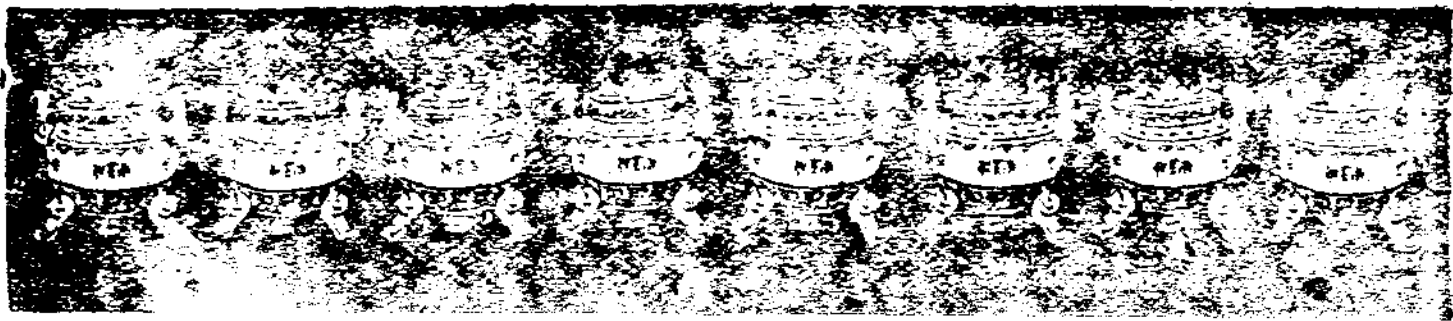
補血強身
療弱健胃

康
生
肝
精



針劑
片劑

· 各大藥房公司均售 ·



大眾一月號目次

民國三十三年
一月一日出版

彩色銅圖四頁

△插圖▽
△新年之頁▽

覆新之慶

閒話元旦

從除夕到元旦

△短篇小說▽

解疑記

藍田種玉記(上)

低徊

紅痣記

求婚的故事

海上的月亮

獅子

難兄難弟

同情

烏羽之屋

帽子的風波

天涯

△國故雜知▽

師周公之法

辛亥革命書徵

中國的名學

△參攷資料▽

周越然

呂白華

楊赫文

予且

包天笑

何蒼回

柳雨生

趙爾謙

蘇青

譚惟翰

程小青

程育真

孫了紅

譚筠

廖康民

唐文治

魏如晦

王治心

(一七)

(一九)

(三)

(二元)

(五)

(五)

(六)

(六)

(六)

(六)

(七)

(八)

(八)

(八)

(九)

(二〇)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四)

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對面

亨得利

鐘表總行

專售高表等鐘表光學眼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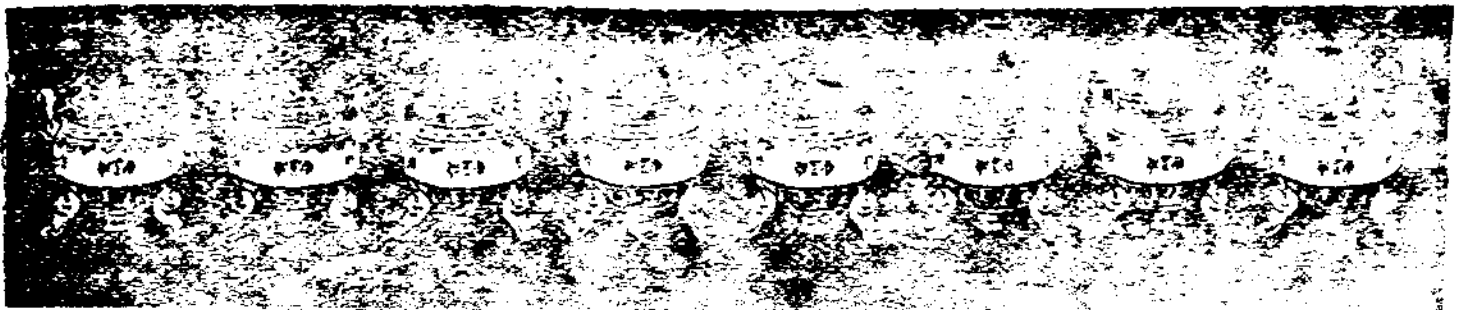
全國分店聯號最多
修理鐘表經驗最富

本埠第一分行

霞飛路華龍路口

本埠第二分行

靜安寺路弋登路口



標準艸書千字文	于右任 (二一九)
△ 詩	▽
歌德長詩	創造 (二三三)
何澄	倪文宙
△ 散文筆記	▽
張一鵬	何蒼同
病廢閉門記	胡樸安 (二二九)
張一鵬先生	孫壽成 (二三三)
明太祖御製皇陵碑攷	張一鵬 (二三七)
沒遮攔	范烟橋 (二二九)
答覺居士問	范古農 (二四一)
使命	華岱 (二四三)
二年	姚曄 (二四七)
望絕自紀 (七)	屈彈山 (二四九)
國際知識	安納 (二五四)
△ 史地常識	▽
波根維爾島與吉爾貝特羣島	楊融 (二五七)
老人經	徐傅霖 (二六一)
野狗與瘋犬	孫嘉麟 (二六七)
花經	周瘦鵑 (二七〇)
△ 戲	▽
黃岳淵	
多夫寶鑑	司馬驊 (二七五)
△ 長篇小說	▽
拈花記	包天笑 (二八三)
京塵影事	張恨水 (二九一)
編後小記	編者 (二九六)

華倫牌

精製

官常

始布

精製

官常

始布

精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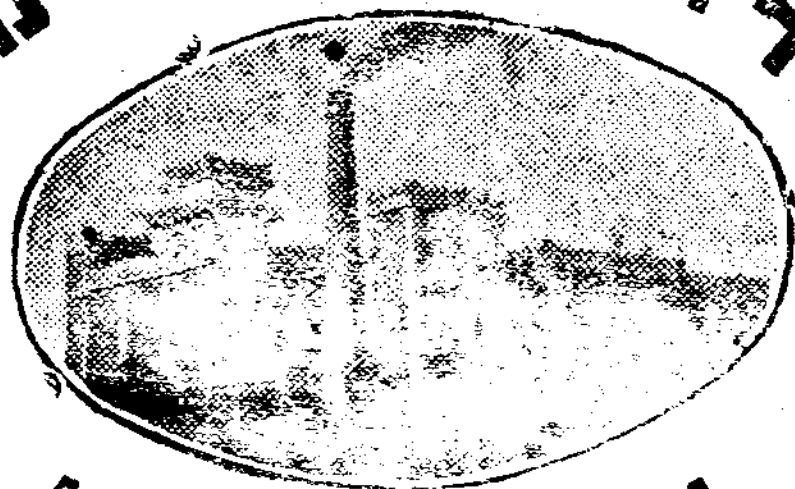
官常

始布

* 品世版給華海上 *

五三〇七九話電

中國新福烟公司



必先利其器

工欲善其事

製造廠全圖

具着偉大的設備 纔有精良的出品

<p>嘉寶牌香烟</p> <p>香味和潤</p>	<p>勇士牌香烟</p> <p>二折巧力</p>	<p>金塔牌香烟</p> <p>清香爽水</p>	<p>旗標牌香烟</p> <p>煙味極大</p>	<p>淡克牌香烟</p> <p>不燥不烈</p>
--------------------------	--------------------------	--------------------------	--------------------------	--------------------------

中國新福烟公司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函購地址：上海棋盤街
 電話：九四七二

百新書店

著名作家
 傑作小說
 兼信高壽
 教育用品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案頭日曆掛曆

案曆

銀行用大案曆
 普通橫直案曆

闊狹洞
 無不全備

新型曆架

掛曆

辦公室用特大日曆
 普通家用大小日曆

橫直俱有

美術底版

各種掛曆案曆批發特別克己

公司商號莊致用

· 最標準 ·

· 最適用 ·

西式帳簿

劃線清晰

紙張高貴

專家編制

格式齊備

各種帳簿
 售價低廉
 公開陳列
 歡迎參觀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百新日記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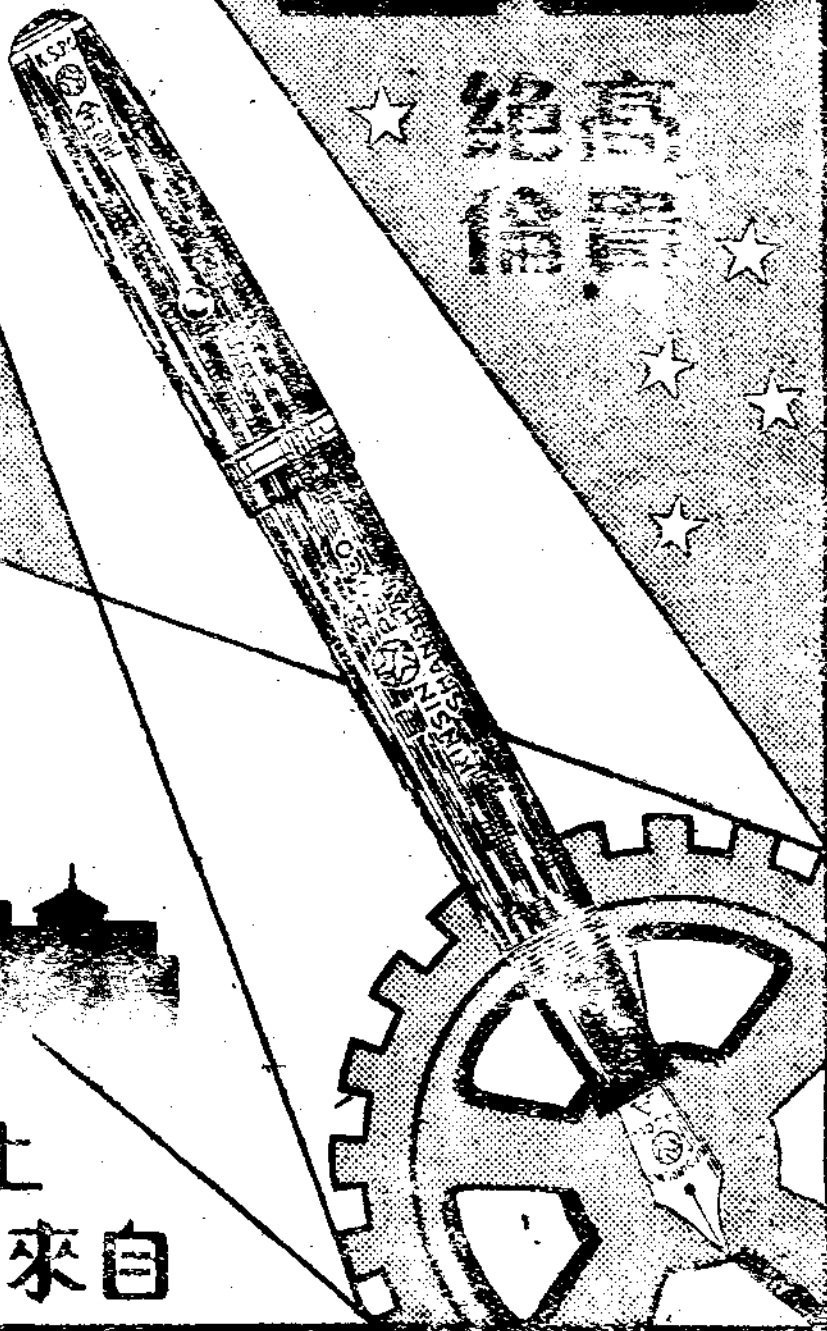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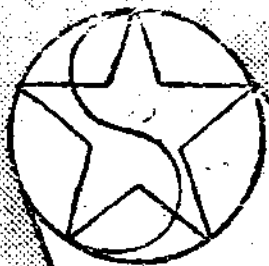
紙張堅白 · 印刷清晰 · 裝幀美觀

編制實用 · 表格完備 · 記寫便利

袖珍手冊
 玲瓏便利
 人人必備

北 星

絕
倫



金
星

總
經
銷
處

名
國
筆
類

本
外
埠
各
大
公
司
書
局
文
具
商
店
均
有
出
售



星
金
海
上
廠
造
製
筆
水
來
自

飛 達 三 輪 客 車

98289

出租部：

一：福照路
八六三號

二：環龍路
七十七號

三：北京路
七九〇號

四：戈登路
七十三號

五：姚主教路
一四九號

六：愚園路
九七二號

七：愛多亞路
二二〇號

八：康腦脫路
四四五號

製 造 部

本製造經驗

為各界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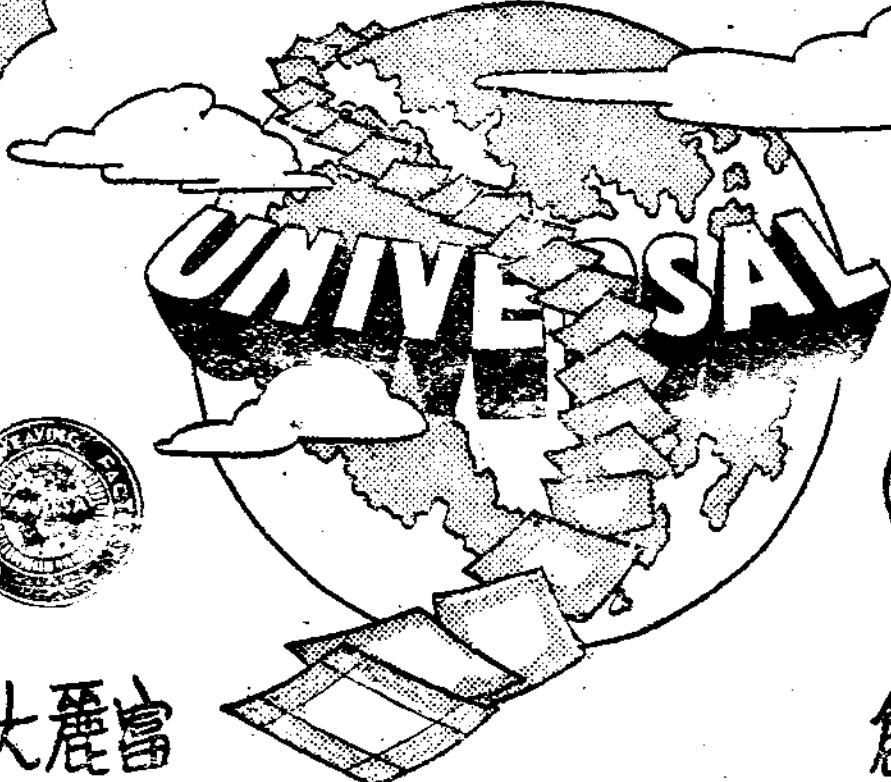
機師經驗豐富機械
設備齊全代客製造
修理保證滿意無論
大小修理定期檢驗
及裝配零件一律負
責保用

特 點

貴客車輛如委敝廠
修理在修理期內可
借敝廠車輛暫用庶
免 貴客興一出無
車一之嘆

寰球牌

美術雙紋緞條真蘇紗手帕
安全牌緞條蘇紗手帕



富麗大方
美觀實惠

全國首創
送禮佳品

寰球手帕花籃

電話三九八〇

寰球織造廠

各大公司高商百貨店均有售

閏四 月曆	六國 月曆	五國 月曆	三國 月曆	三國 月曆	二國 月曆	三國 月曆	正陰 月曆	二國 月曆	十二 月曆	一國 月曆	星 期
一十	1	九初	一	九初	1	七初	1	三初	八初	1	二
二十	2	十初	2	十初	2	八初	2	四初	九初	2	三
三十	3	十一	3	十一	3	九初	3	五初	十初	3	四
四十	4	十二	4	十二	4	十初	4	六初	十一	4	五
五十	5	十三	5	十三	5	十一	5	七初	十二	5	六
六十	6	十四	6	十四	6	十二	6	八初	十三	6	七
七十	7	十五	7	十五	7	十三	7	九初	十四	7	八
八十	8	十六	8	十六	8	十四	8	十初	十五	8	九
九十	9	十七	9	十七	9	十五	9	十一	十六	9	十
二十	10	十八	10	十八	10	十六	10	十二	十七	10	十一
廿一	11	十九	11	十九	11	十七	11	十三	十八	11	十二
廿二	12	二十	12	二十	12	十八	12	十四	十九	12	十三
廿三	13	廿一	13	廿一	13	十九	13	十五	二十	13	十四
廿四	14	廿二	14	廿二	14	二十	14	十六	廿一	14	十五
廿五	15	廿三	15	廿三	15	廿一	15	十七	廿二	15	十六
廿六	16	廿四	16	廿四	16	廿二	16	十八	廿三	16	十七
廿七	17	廿五	17	廿五	17	廿三	17	十九	廿四	17	十八
廿八	18	廿六	18	廿六	18	廿四	18	二十	廿五	18	十九
廿九	19	廿七	19	廿七	19	廿五	19	廿一	廿六	19	二十
三十	20	廿八	20	廿八	20	廿六	20	廿二	廿七	20	二十一
月五	21	廿九	21	廿九	21	廿七	21	廿三	廿八	21	二十二
一初	22	閏四	22	三十	22	廿八	22	廿四	廿九	22	二十三
二初	23	一初	23	月四	23	廿九	23	廿五	三十	23	二十四
二初	24	二初	24	一初	24	月三	24	廿六	月二	24	二十五
四初	25	三初	25	二初	25	一初	25	廿七	一初	25	二十六
五初	26	四初	26	三初	26	二初	26	廿八	二初	26	二十七
六初	27	五初	27	四初	27	三初	27	廿九	三初	27	二十八
七初	28	六初	28	五初	28	四初	28	三十	四初	28	二十九
八初	29	七初	29	六初	29	五初	29	月一	五初	29	三十
九初	30	八初	30	七初	30	六初	30	月二	六初	30	三十一
十初	31	九初	31	八初	31	七初	31	月三	七初	31	陰曆節氣
芒種 夏至		立 夏 小 滿		清 明 穀 雨		驚 蟄 春 分		立 春 雨 水	十 二 廿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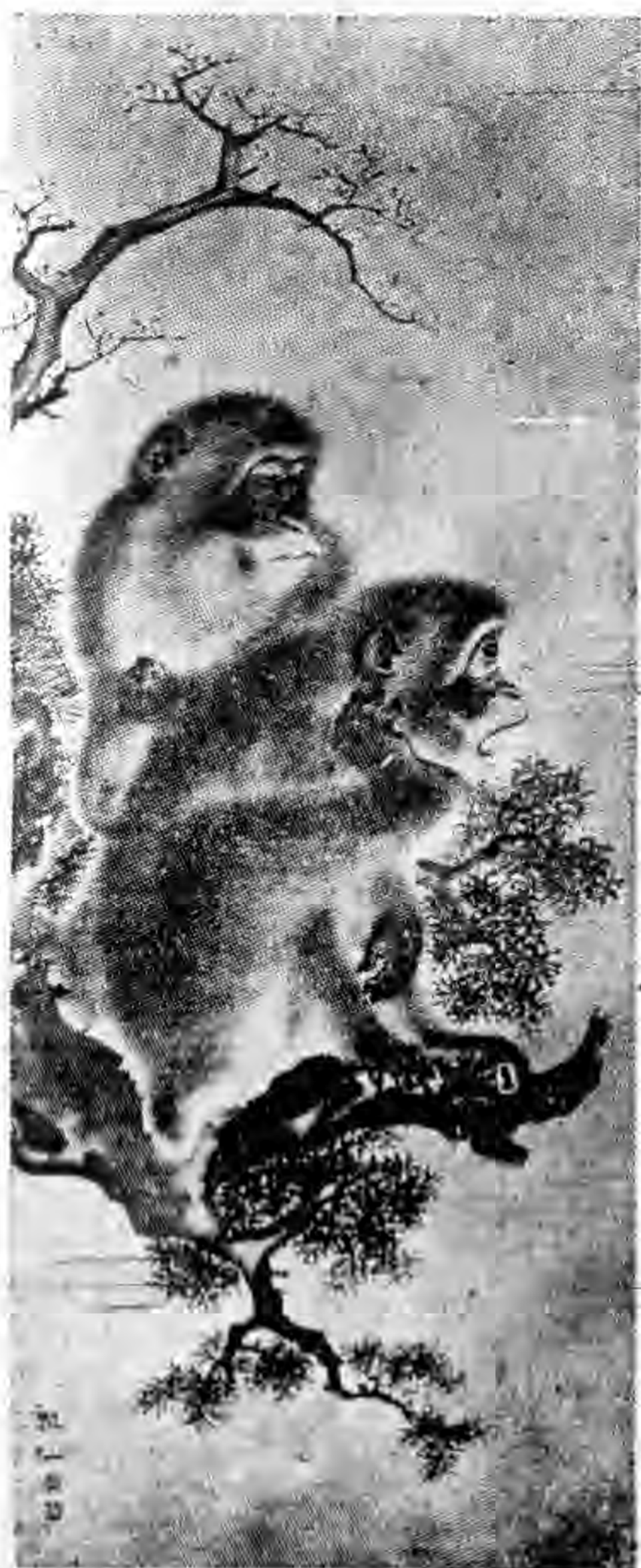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陰陽曆對照表

春景山水



陸一鳴作

雙猿圖



森狙仙作

狙仙以繪猿著名，彼曾親自入山，觀察猿之天然生活狀態而寫生，刻苦切磋及兩三年，故容貌姿態，一一逼真，能得其妙，狙仙為滬華人，名守象，字叔牙，通稱花屋八兵衛，其居曰靈明菴，寬延二年，生於船町，與其兄陽信（永春齋）貴信（秀峯及撤山之父），同住大阪，為狩野派畫家，狙仙最初，亦學畫於狩野派之畫家山本如春齋，稱如寒齋，初號狙仙，而柴野栗山，曾寄長古詩一篇稱揚之，遂改爲狙仙，畫猿之次，且善畫鹿，但其他之畫皆拙，文政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去世，年七十三歲，此雙猿圖，乃絹本着色者，豎三尺四寸五分，闊一尺二寸八分。（卓呆）

○五幅，父人，字比之見酌，淡皴接手
 一為而子呼居日例大遠洋概顯紋，法
 卓一絹成及陸松爲，小近畫以明與，陸
 呆分本一高癡江，未與之之寫暗士觀筆鳴
 一，家，，遠免房佈傾實，坡感似之
 闊施，敬初性昌太屋置向作點及頗飛畫
 一淡能，學狙人浪之極，根染山精躍樹
 尺彩作後米介，漫大整觀抵有，，木
 六，大自帶而號耳小，此，獨以又而，
 寸縱幅出米有遂，，唯圖幾特墨岩樹有
 一五，新友癖山陸打人，有之之石枝特
 分尺此意仁，樵鳴破物可參法濃之密種



土耳其浴池

特米尼克·盎古爾作

此乃一八六四年之作，盎古爾氏已八十四歲，為其最晚年之畫，但觀彼肉體之健康美麗活潑，實不類老人之筆。

尤其為前方一羣中背面而玩樂器之女子及以臂捲頭而聽之婦人，其肌肉之飽滿，四肢之曲綫，將人體彫刻的美，能如此繪出，實不可多得，僅為一米突之小畫面，已能將土耳其貴族後宮之榮華光景，盡行描出矣，然此畫面，絕無淫蕩頹廢之空氣，實高雅而有豐豔典麗之趣。

（卓呆）



遊女

懷月堂安度筆（卓呆）

安度，大約為懷月堂派之始祖，落款大抵用「日本戲畫懷月堂圖之」，印文，乃安度二字，而「異浮世繪類攷本」所載，懷月堂之始祖，稱安慶，或另有畫家安慶其人，但從未見署名安慶之作，或印文中之度字，誤為慶乎，且猶有自稱懷月堂末葉之度秀度繁等以度為名之人，絕不見有慶字，故必無安慶，而安度為始祖，當無大誤。

此畫在懷月堂作品中為珍品，頗見活潑，不愧為始祖也，妓女之面接近鴝母之中，寓有抱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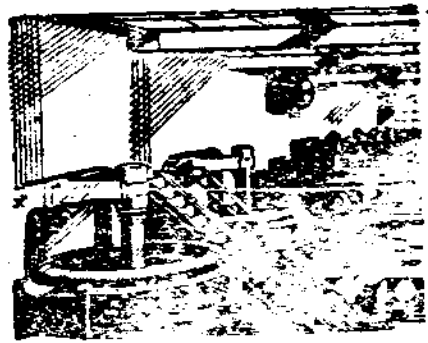
其神情似有餘韻，妓女身體姿態作弓形，鴝母伸腰以聽，神情俱佳，實懷月堂佳作中之佳作，現藏東京帝國博物館。

強奪

祁拉爾相（一六二八——一七一五），乃路易十四王宮中雕刻家之代表的人物，彼受意大利影響最多，以法蘭西之感情表現，而作成所謂路易十四式雕刻型式之一人，其最得意者，為裝飾雕刻與紀念像，彼受路易十四之命，屢次從事於凡爾賽宮殿之裝飾，亦曾作路易十四之肖像，彼紀念雕刻中之代表作，乃今在沙爾蓬奴之黎珊羅墓表，而一般所知者，即此凡爾賽宮庭園中之「強奪」也，其大小，其羣像之處置，及其下面台座上之浮雕，在種種意味上，俱可稱代表作，又為彼才能之綜合的表現，試觀此圖，有法國風之簡直技巧，乃古典的代表表現之一，台高二丈三尺。

傅蘭沙滑·祁拉爾相作





覆新之慶

周越然

「覆新之慶」——這四個字，是古人賀年之辭。我現在拿牠們來賀本刊 閱衆，希望你們人康健，個個成功。

這四個字早已不通行了。現在最流行的用語，也是四個字：恭賀新禧。不過從前的四個字，其實並不壞。不知爲什麼緣故，現代人全不採用。從前那四個字的來歷是這樣的：（唐禮樂志）皇帝受羣臣朝賀曰：「元正首祚，景福維新。惟陛下與天同體，臣等謹卜千秋萬歲壽。」羣臣既上萬歲之壽，制答曰：「覆新之慶，與卿等同之。」

古人另有賀年用語，也是四個字，叫做「履端之慶」。「這更加古了，其來歷如下：（左傳）「文公元年，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按舊時曆法，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其時月，日，五星，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爲步占之始；故云「履端於始。」

據我所知，上面兩語——即「覆新之慶」與「履端之慶」——是古人賀年用語之最著者，且有出典者，賀——賀是預祝；賀是善意的盼望。賀禱者盼望受賀者康健，盼望受賀者成功，受賀者真正的康健，真正的成功，決非賀禱者所能担保，還須受賀者自己努力。

？

人們要怎樣努力，然後可以達到康健與成功之途呢？那是很容易，很容易的事；只要立志。年初立志，較平時容易。年初有段落，平時無段落。依心理言，立志在有段落的時候，最容易實行。所以別國的青年（不論男女），在新年中，無不自作企劃，決意在本年內實現。辦不到的，固然也有，但大多數必有所獲。某大學生，不喜閱報。對於時事，一無所知，與六，七歲之兒童無異；常爲衆同學所笑。一年的元旦，他忽然作誓言道：「我本年決意讀新聞紙。每日兩份——一份是本地的，一份是全國的。我連廣告都要細看。」後來此人越看越高興，加看雜誌，加看外國報。在最後兩年，專門研究經濟，政治。畢業後，即被聘爲日報主筆。後來重入大學的研究院，攻讀國際問題。據說，他現在成爲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國際專家了。

所以人不可不立志——尤其是在新年中。我深知立志的有用，現在特爲我國士農工商四界，各代立一志。倘有視爲妥善者，望即採用。倘有以爲不然者，請即改正。

（一）士。士，就是所謂「讀書人」也者。其實學生，畢業生之喜閱書者，或好作文者，均得稱士。喜

閱書者可自決道：

「我今年非把去年所購的那十種名著看完不可。那十種書共計不過五千餘頁。倘然我每天平均看二十頁，不到十個月當然可以完畢的。」

好作文者可自決道：「去年一年，我想作文，總是提不起筆來。今年我決定改去這個惡習慣。今年我決定寫成一本十萬字的稿子。我每天寫三百餘字，豈不是就成功了麼？」

(二)農。農是種田的人。他可立志而說道：「我的本行是耕種田地。去年聽了別人的話，跟了他們去做單幫。鈔票固然來得很多，然而去的也不少。有時我們不得不「塞狗洞」，有時還要被打被罰。同時，祖傳的田地，因為沒有人種，都荒廢了——可惜得很！今年決定不跑單幫，今年決定回到本行來——多種田，多種菜。俗語說得好，「農夫田，萬萬年。」還是種田罷。那是吃不盡的。」

(三)工。工的種類很多——有土木工人，有排字工人，又有銅匠，鐵匠，電燈匠。下面所述的，是一個木工——做家具的木工。

那個木工立志道：「我去年上半年幫人作工，薪水雖然小，家用倒也够了。後來看見老闆賺錢實在賺得太多了，賺得太容易，我心中不樂，不滿意他，與兩個同事同時告辭。我們三人，東借西湊，弄了數千元，合夥開了一爿木作，自己做老闆。我們三人，因為都是老闆，

常常打馬將，都不做生活。不到五個月，我們的一切——資本，材料——統統「吃」完了。趕快把店面頂出，勉強還清欠款。歸家的川資，還是落空。

「今年我不敢自做老闆。我還是幫人作工，并且我已決定較從前更加勤奮。」

(四)商。「我情願賣配給貨；我今年決意賣配給貨，不做黑市。賣配給貨，全無危險，并且利益是一定的（百分之十五？）我去年偷偷地囤了許多布疋，偷偷地賣了出去。賺的錢真是不少。不料正在花天酒地，狂歡大樂的時候，被人敲了一記大竹槓！連本帶利都去了。橫講豎講，總算沒有吃官司——還是大幸呀！我從今之後，決不敢再生妄念。我決意服從命令。」

倘然國內的士農工商，都能在新年中立志不做壞事，各盡其職，那末社會的情形立時得以改進，閱眾亦無不人人康健，個個成功。我重賀你們覆新之慶。

代人賀張君金婚

何蒼同

齊體同心五十春，當年花燭此良辰。癡
聾且逗兒孫笑，窈窕還如伉儷新，石證三生
聯淑耦，堂開百忍款嘉賓，傳家彩筆風流在
，黛畫修眉絳點脣。



元旦閒話

呂白華

今天是我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元旦了，國家的肇造過去了三十二個舊的年頭，迎來了第三十三個新的年頭。對於「送舊」「迎新」的話，太無聊了，而且單是送舊的字眼，我也實在「不堪回首」的，「當年」的「話」又何從說起。然而，似乎有些無已於言的，那只有「小我」的話，所謂閒話吧！

因為「大眾」在今天接到我們手裏已經厚厚的十五冊了，從「大眾」產生的昨日紀念也過去了兩個月，那麼，「逝者如斯夫！」我好像孔老夫子站在川上，看東流水的逝去，不得不渺漠地感到時間的匆匆。時間底輪，是那樣匆匆的催着萬物過去，時間底鞭，却一下一下催着這年頭兒疲倦的人生頭上，催皺了眉面，催白了髮髮。

今天，又是一個新的年頭，第三十三個新的年頭。我還記得，而且這樣想，「大眾」和我的緣不能算薄，記得創刊號我寫了一篇「秋之尾」，「那時候，秋已戀別在尾梢了，接着，秋去了，春來了，又一個秋去了，現在，是又一個春來了。這悠長的時間，我仰佩須彌先生的史筆精神，「大眾」終究握住了大眾，深入了大眾，而我，藐焉的我，飄零的殘墨，差不

多常玷污着寶貴的篇幅。這個緣，也可說佛民姻緣吧！須彌先生信佛，雖然我不懂梵文，但頗向往着一般若「和」菩提「的中間，千載的文豪，詩人，譬如蘇東坡白香山都很喜歡研究佛典，這並不能目為迂闊，至少它可以給我們的心清涼甯靜一點。尤其是在這年頭兒，清涼甯靜的後頭，我們會發現出堅忍的至理來！就這樣，我更和「大眾」結着緣，可是，大眾是前進的，跟着須彌先生的史筆精神，而於是菁華也彌滿宇宙。但時間的成績則往往相反，它催萬物光輝起來，一方面，催人是老了，頹然了。三十三年新的年頭，展開在眼前，帶給我的只是頹然的感覺，爲了生的吶喊，不，生的煎迫，我很久提不起殘了的筆尖。也於是，「大眾」很久消逝了我的殘墨。然而，面臨着新的年頭，我似乎有些無已於言，因爲我更這樣想，人是頹然了，但在頹然的人的口中去話光輝的萬物，到底還是可愛的。

閒話元旦，我想起過去的元旦了。

那是三十二年的元旦，要閒話三十二年的元旦，該從那一年的冬至算起。耶誕，那西方的冬至，過去沒有幾天，就是我們東方的冬至了。兩個冬至，接連着是多麼鬧猛，而冬至在我們東方，更包含着崇高的哲

學，可以振發人民心理的崇高的哲學。因為到了冬至，可以說春天來了，那應着一個「復」卦，復，誰都瞭然是恢復的意思。所以，冬至說是一「陽始復」，西方的冬至，耶穌的降生，東方的冬至，我們孔子在這上面留下了微言的大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這雖然偏於心理一點，但物理上也是如此的，看我們詩聖杜甫的兩句詩吧！

「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

柳條兒舒展了，它粧點着山川的好景，梅花將放，它不是喚回了我們的國魂嗎？不錯，我是說過去的元旦，三十二年的元旦的，三十二年的元旦，剛剛在冬至過後的十日，我記得很清楚，爲了七日至來復，十日至元旦，這意思太好了，我做過一首詩。

「一陽七日復十日，建子荒寒亦此辰。北海擲邊還白眼，南溟物外豈黃塵！輪蹄歷歷兒時夢，梅柳依依故國春，爛醉不知何甲子，霜飛皂帽看斯人！」

那題目是「民國三十二年元旦，冬至方過十日也。」齊巧得很，今年的元旦，民國三十三年元旦，我翻着案頭日曆一計算，這個冬至是年尾的廿三日，到今天元旦，同過去元旦比較起來，不過少了一天。但冬至到元旦的差程，頭尾計算也可說是十日的。那麼，我這首咏去年元旦的詩，也可以移作今年元旦之用，却不必再咏了。而去年元旦的感覺，流露在詩中的，和今年元旦的感覺毫無異樣。當然，這不過「小

我」的感覺而已。——在樽邊，在偶然煩悶中舉樽酒的時候，我還是白眼看人，白眼看一切世事。物外啊！黃塵啊！還是永久成了纏繞着兩者之間的夢幻，輪蹄，我僕僕的仍然是一個充滿哀愁的旅客。只有柳條兒舒展了，梅花將放，故國的春天終究是美麗的。於是，我醉了，我要在醉中忘去了甲子。霜飛着破敝的皂帽，我又像是遯跡遼東的管幼安呢！

這情形，這小我的感覺，到今年元旦並沒有異樣，而且是更深重了。

小我的感覺，頹然的感覺呵！然而，雖然是閒話也得說回來，去年元旦和今年元旦的距離冬至的差程頭尾十日是可以說的，論定它一樣是十日，自不合邏輯了。如果說去年元旦與冬至的差程是十日，那今年元旦與冬至的差程顯然少了一天，是九日。不能夠強作爲十日的。也許讀者會笑我完全是偷懶的方式，把去年元旦的詩硬拉作今年元旦之用，是的，時間底輪，時間底鞭，一年年，我委實引不起什麼「烟司披利」純一來，但是，今年元旦與冬至差程的九日，我却有一個很好的解說，也同時寄托着我的希冀。

是又一個春來了，「一陽始復」的风景，當然是是一致的，柳條兒舒展了，梅花將放，而今年，今年的元旦，從天心的復到今天九日，恰恰這個九字，是偉大的，因爲天的徵象是人。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這裏也不多囉嗦，我們在八個字上細細體味一下吧！而這是我從小我感覺，擴而充之的一點感覺。

今天，新的年頭，三十三年新的年頭，是三十三年新年的頭一天。所謂「元旦」，「從前人，對於元旦這一天的觀念是不平凡的，因為稱得上這個「元」字，它包括了「歲之元，日之元，時之元」的。於是，「除舊迎新」的紅聯遍貼着街頭，元旦的提筆是應該頌的，元旦的見面是應該賀的。現在，那紅聯條老早淘汰了，成了時代的滓渣。不過，這滓渣，在舊曆的元旦一到還得顯現着街頭的。但紅聯條雖淘汰，而「除舊迎新」的吉祥話兒，同着頌賀的遺風，盛行着賀年片上，電影院的銀幕上。「恭賀新禧」這字樣又到處閃進了我們眼簾。當然，元旦「歲之元，日之元，時之元。」元的意義是沒有時代的界限的，何況今年的元旦，假使我能夠有與再做一首詩，是「冬至方過九日也。」九，偉大的九，偉大的冬至的天心，偉大的今年元旦的九的天則。

過去的讓它過去吧！時間底輪，催着過去，同時是催着萬物光輝起來了，這是必然的徵象，藐焉的我，頹然的我，也懷抱着光輝的希冀，來迎這三十三年新的年頭，來頌賀這三十三年偉大的元旦。

寫到這裏，閒話到這裏，似乎有一種聲音，低低地在我耳邊應和着說：「不錯，這是必然的徵象，時間是公正的史筆，很快會到來的，等着吧！」

新光標準內衣製廠

最新出品

SMART
Shirt

華貴絕倫 特殊貢獻

全市各大公司百貨商店均有發售



從除夕到元旦

楊赫文

除夕日。

下午五時——

靜悄悄的方公館，被一陣電話鈴聲擾動了闌寂的空氣，正在廚房裏爐子旁取暖的小丫頭阿寶，慌忙奔到扶梯口接電話。

電話裏是一個很熟悉的聲音，她用不着多問，便向樓上喊：

「二小姐，聽電話！」

方二小姐翻了一下當天的報紙，正感到無聊，聽到阿寶一聲喊，連忙答應一聲，忽忽地下樓來了！

阿寶將聽筒遞到她的手裏，笑吟吟地說：

「是李家表少爺的電話！」

二小姐很快地接了過來，用她那銀鈴似的聲調問道：

「是傑哥嗎？」

對方也是很輕快的語氣：

「蘭妹，今天晚上，你打算到那兒去玩一下？」

被他這樣一問，她才想到今天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應該痛快地呆一晚，可是一時却想不出往那兒去是好！

「哦！我還沒有決定，你的意思如何？」

「大光明瞧電影去吧，今天新片子，門票我已買好了，散戲後，我個可以到爵士咖啡館去坐坐，今晚有特別的音樂和歌

唱！」他大概是早已定下了計劃的。

「好的！好的！」二小姐毫不思索地答道。

「那麼，我七點鐘在華天飯店裏等你，我們吃了晚飯再上

電影院！」

「好的，我七點前準到！」

她將電話掛了，看了一下手錶，已是五點一刻，一溜烟地跳上樓，回到自己房裏打扮去了。

五點半鐘的時候——

三小姐從學校裏歸來，她先踏到廚房裏，一看還沒有人來燒晚飯，心裏很覺得不愉快。

阿寶走了進來，三小姐便問道：

「怎麼晚飯還沒有燒？」

「早哩！現在剛剛五點半鐘！」

「真糟！我六點半就要出去，又來不及吃晚飯了！」

「六點半，太早了！近來老爺回來遲，每天非到八點鐘才

開飯，三小姐，你要出去，還是買點麵包來吃吃吧！」

「也罷，你替我去買一只大麵包來！」每個星期中，三小姐總有幾次以麵包代晚飯，她從袋子裏掏出了一張十元票，遞

給阿寶。

阿寶還未轉身，樓上二小姐又在喊她了：

「阿寶，給我弄些兒揩面水來！」

阿寶應了一聲，她知道二小姐性子急，便向三小姐道：

「三小姐，你稍等一會，我先替二小姐張羅熱水去！」

三小姐卻從阿寶手裏取回了那張鈔票，說道：

「還是我自己去買吧！」

三小姐在一家教會女中讀書，因為上了一課「聖經研究」，對於基督教，漸漸地信仰起來，雖然還沒有受洗禮，但凡是有關基督教的課外活動，如坐禮拜啊，唱經啊……她沒有不參加的。最近，她加入了同學們所組織的青年團契，今天晚上，舉行新年同樂會，並有化裝表演，她也是演員之一，還要唱一支歌，她的歌唱，是馳名全校的，今晚，她又有一個出風頭的機會。

三小姐生性愛好活動，凡是團契方面有什麼集會，她總是非參加不可的，犧牲吃飯睡覺的時間，也一無所惜，甘心情願，若是有什麼募捐，往往以零用錢來解囊的。

六時——

三小姐和二小姐同時出門，她們姊妹兩個，見了面是多話說的，各走各的路。三小姐日裏上學，晚上有時參加活動組織，有時開夜車溫習功課，有時早早睡覺。至於二小姐，往往跟着表哥通宵在外面交際，跳舞……白天便成了她的休息時間，所以她倆雖同住一個房間，然而很少有見面或談話的機會，因此，她們連手足之情幾乎也逐漸消失了！

寒冬的天氣，七點鐘的時候，天已黑透了，方公館裏，祇有樓上幾個房間裏，射出了燈光，客廳裏依然一片漆黑，寂靜得鴉雀無聲。

在外面賭錢的燒飯司務，沒精打采地回來煮晚飯。

大門口門鈴響了，是老爺回家了，老爺總是由大門而進的，因為他的包車要停在天井裏。在廚房裏和燒飯司務有說有笑的阿寶，慌得像什麼似地，衝出去開門。

老爺回來之後，這個公館便熱鬧了起來，客廳內電燈大放光明，太太和大小奶奶也不約而同地同時下樓來，七歲的大孫

少爺是格外乖巧，在弄堂裏嬉戲的時候，一見祖父的包車，他就跟在後面回家，在客廳裏跳跳蹦蹦的。

方老爺在這時，便覺得有一種融樂的現象安慰了他的紊亂的心靈，雖然大小爺二少爺二小姐們十有九天不在家，可是他認為有這幾個家人，已經很是熱鬧了，還不失為一個大家庭。

老爺和太太說，今天公司裏結賬，小職員們忙得連晚飯也沒有功夫吃，叫廚子快點開晚飯，他還要回到公司裏去。

當阿寶去關照燒飯司務的時候，他一聽竟滿心的不高興，說是為什麼不早跟他說，七點鐘開始燒晚飯，八點之前那裏來得及燒好。

阿寶說：「有什麼事要我幫你的忙嗎？」

燒飯司務一聽阿寶願意幫忙，便加緊工作了。

老爺抽了半枝雪茄烟，壁上的時鐘敲了八下，晚飯才開上來。

桌上的筷子照例搥了八雙，可是只有四個人吃飯，老爺也照例問了一句：「他們都不回來吃飯了嗎？」

「唔！到這時候不回來，大概是在外面吃了！」對於兒女的事，太太近來是無法關心，所以採取不干涉不過問的政策。

老爺剛舉起了筷子，忽然聽見後面阿寶的尖銳的聲音：

「大小姐回來了！」

老爺和太太的臉上都露着驚訝之色，大小姐在這個時候回來，一定又是有什麼事。

大小姐踏入了客廳，她今天出外時大約很匆忙，不曾打扮，臉上堆滿了憔悴的神色。

她好似有極多的話要說，見她的大嫂也在食桌上，不得不暫且保持默緘。等到方太太吃罷了，便拉她到後面扶梯口去說

話：「媽，有一件事要求你老人家幫忙，剛才才深打電話來，說是他的公司裏今天結賬，幾個月來，她在公款上動用了二萬塊錢，晚上十點鐘前非歸賬不可，媽，你能不能向爸爸說，替我暫調二萬塊錢！」

太太沉吟了半天，才吞吞吐吐道：

「一時要拿出二萬塊現款，到那兒去找！」

「媽，你千萬要和爸爸商量一下，救救我的燃眉之急，否則，他的面子就要丟光了！」大小姐似乎要哭了下來。

「恐怕你爸也很爲難，今天是陽曆年底，大家都忙着結清賬，誰有許多錢在手裏呢！」

「無論如何，媽，你總要幫我一下忙！」

太太命大小姐上樓去坐一下，他出來向老爺道：

「你吃了飯到我房裏去一趟，蓉兒有話要跟你談！」

「又是什麼事？」老爺綳了一下眉頭道。

八點半鐘了，老爺想在這個時候抽身到紅霞那裏去，紅霞是一個舞女，也是老爺的非正式的姨太太。不料大小姐又來纏繞。

老爺上了樓，大小姐嚇得不敢講話，太太很婉轉地向他說明了，老爺果然板起了臉道：「怎麼這樣糊塗，有錢在手，不問是誰的，便拿來亂用，而且早不打算，現在急得什麼似的，叫人家一時到那兒去想法子！」

大小姐簡直受了一頓責備，忍不住地嗚嗚噎噎地哭了起來。

「事已如此，你能不能替她想個法子！」太太彷彿向老爺索情。

「我有什麼法子，我自己公司裏收解，清算都沒有完畢，

就是將賬結好了，也不知是一個什麼局面，內部意見紛紜，叫我怎能去挪動現款！」

老爺對這事很覺得麻煩，發了一陣牢騷，便不作聲了。大小姐哭得更厲害了。

太太心軟了起來，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

「還是讓我到她姑媽家去吧，姑父或者有辦法開一張二萬塊的支票！」

「支票也不妨！」大小姐忙止住了哭道。

「你說好不好呢？」太太不敢自作主張，還要徵求老爺的意見。

「也只好如此！」老爺仍是冷冷地說，心裏想：「隨你們去吧，我也顧不了這許多！」

大小姐見母親有了辦法，也不再哭了，老爺和太太都預備出門去，老爺是不費什麼事的，帽子一戴，大衣一披，喊了剛吃過飯的包車夫備車，便出去了，這個時候，已近九點一刻。

太太却沒有這麼便當，她也有一番的打扮，今天她知道時候不早了，祇得很匆促地修飾了一下，又有大小姐幫忙，九點半鐘，便招呼阿寶雇黃包車了。

也是在九點半鐘，老爺已到了小公館裏，紅霞今天有點兒異樣，好似受了什麼委屈一般，悶悶不樂。

老爺見她如此，把來時的一團高興打消了，隨便談了幾句，紅霞便向他訴苦：

「真討厭，我的哥哥爲了謀事，今晚要請客，向我來借三千塊錢，你想我那兒有這許多錢，我又知道今天是陽曆年底，公司裏結賬，你手頭也未必有多餘的現款。他是那麼急需，我被逼得沒有法子，祇好將我那件豹皮大衣借給他去典押一下

，好在現在不時行，我出去總是穿那件灰背大衣的！」

老爺聽了，默滅了半晌，心裏想：「又是錢的事，真討厭，但她比大小姐明白事理，不來和我要錢，寧願犧牲自己的衣服！」

老爺看見她那付愁眉不展的樣子，不禁打了一個哈哈道：「這也犯不上愁惱，你捨不得大衣，三天封關之後，我提五千塊錢給你，叫他贖出來便了！」

紅霞很嫵媚地笑了起來。

其實她也有着說不出來的苦，她怎能將日裏的那一幕坦白地告訴老爺呢？她老是在怨恨自己前世不修，生在窮人家，非但逼得她做了舞女甚至小老婆，而且還有一個不長進的哥哥時時來麻煩她。

今天，她的哥哥又來了，她見了他就感到失望，雖然她屢次想請方老爺替他找一個職業，但她始終猶疑不決着，因為他已抽上了白麵，費心出力的事不肯做，而偷東西說鬼話却是他的老毛病。

他大概是抽白麵賭錢，揮霍無度，欠了人家二三千塊錢，今天年底，被人家逼得沒有法子，又來找他的妹妹了。

天氣這麼冷，身上還是一件夾衣，那付寒酸相，真使紅霞又氣又惱，這是多麼拚命的事啊，幸而她待傭人寬厚，不然這一切落在他們的眼裏，一定要替她宣揚出去，使人人知道她有一個做三三的弟兄。

她的哥哥向她說明來意之後，她便訴說了一陣的苦，可是他却不敢聽這一套，他認為妹妹是嫁給有錢的人，他來了，是非拿到錢不走的，他於是很生氣地道：

「你忍心讓我給別人逼死嗎？你得救救我！」

紅霞幾乎要哭了出來，她的哥哥仍是不以為然地威嚇她道：「你今天不給我個法子，我也走不了，我就坐在這裏！」

紅霞氣得胸口作痛，所以她常說：她的胃氣病就是她的不爭氣的哥哥惹出來的。但他坐着不走，真是無法可施，一會兒有客來，或是老爺來了，那成什麼話，老爺祇知她有一個哥哥，却不知道是一個抽白麵的癮三，在無可奈何之下，終於將豹皮大衣借給了他。

她連晚飯也沒有吃，悶悶不樂，眼淚汪汪地，直至老爺來了，才強作歡笑。

老爺將報紙翻了一下，看見明天元旦，有維新，天光，金山三家戲院的名角兒演會戲，戲目非常精采，便向紅霞道：

「明天下午看戲去不去？」

「好極了，你好久沒有帶我出去看戲了！」她故意撒嬌地說。

老爺連忙打了一個電話，給維新舞台票房間裏的小天津，定下兩張元旦日場戲券。

方老爺是這家舞台的老主顧了，據小天津說，出售明天日場戲券的地方，這時候已掛出了上下客滿的牌子，連飛票也買不到，可是方老爺要買，一定有辦法。

老爺剛放下了電話，電話鈴卻又響了起來，他隨手取過聽筒一聽，恰巧就是打給他的。

「是老王嗎？」聽了聲音，就知道是公司裏的副經理。

下面是老王的話了，他說先打了一個電話到公館裏，說是早已回公司了，他猜準一定在這裏，所以便打了過來。公司裏的賬已結清，請老爺現在快到華聲飯店去談談。

老爺瞧瞧手錶，已經十點一刻了，好在今天是除夕，有人

預備通宵狂歡，這個時候還不算遲。

臨走時，他對紅霞道：

「明天下午天，等我到三點鐘不來，你先到維新舞台去，向賣票處的小天津要票子好了！」

十點三刻，方老爺下了包車，踏入華登飯店。

電梯停在末層了，只見在一堆人中，擠出了一對男女，那男的，好像是他的大少爺。

他想起大少奶奶告訴太太，關於大少爺另有外遇的事來。

可是老爺因為事業繁忙，非但無暇去追究，對於這事，幾乎連想都不容許他多想。

老王告訴他最近幾個月公司營業的狀況，和清算情形，他以爲市面更將衰落，從明年——也就是明天起，公司必須定下新計劃，首先應裁去一批不重要的職員，以便節省開支。

老爺是最信任老王的，他的媳婦又是老王的姪女，大家是親戚，更爲可靠，於是他就將這件事，托給老王全權辦理了。

從飯店裏出來，他覺得天氣很冷，不願再轉別處，便回公館去了！

太太是十點鐘回來的，她扯了一個謊，說是老爺需要二萬塊錢，姑老爺便一口答應了，二萬塊錢的支票，已由大小姐送到她丈夫那兒去！

太太向老爺說：若是見了姑老爺，務必承認這筆款子，不要被他拆穿西洋鏡。老爺實在生氣，什麼事都該他丟面子，這個份子複雜的家，真夠人麻煩的。

十一點半——

三小姐回來了，她看見沈媽還在後面小房間裏做針線，便問她道：「廚房裏爐子已熄了火嗎？還有粥沒有？」

沈媽搖了搖頭道：

「三小姐，別人晚上不回來，在外面有飯吃，只有你，到學校裏去開什麼會，連飯都吃不到，要挨餓，是很傷身體的！」三小姐的內心中，藏着一團高興，對於沈媽的話，覺得沒有道理：

「沒有粥，替我到廣東店家買一只麵包！」

X X X X X

鐘敲十二點，大除夕大概是「除」了！

一片黑暗的世界，方公館的樓上房間裏，依然有着明亮的燈光。

老爺和太太是無話可談的，老爺深恐多談了自己的事，會惹出意外的事來，太太覺得沒趣，便早早地睡了。

三小姐是疲乏極了，上床未久，便入了黑甜之鄉，將近一時的時候，她的二姐從外面歸來，在房裏卸裝，到一時半才上床，她却一點兒也不知道。

大少爺在二點欠五分才歸家，大少奶奶問他在什麼地方，只聽他在鼻子裏哼了一聲，便沒有下文。

大少奶奶愈見他這樣，愈是要討得丈夫的歡心，遂不敢多盤問，祇忙着在小電爐上煮棗子給他當宵夜。

可是大少爺已經疲乏極了，吃完了一小碗棗子，慌不迭地爬上了床，呼呼地睡着了！

三點鐘，整個方公館都沉在靜寂的世界中了，全家的人皆入了夢鄉，這時，只有方二少爺一個人，還未回家。

又過了半個鐘頭，二少爺才回來，若依他那「流連忘返」的本性，通夜不歸，也無所謂，但他不能這樣，因爲太太發現他整夜不歸，又不免向他嘮嘮叨叨，老爺知道了，那更不得了

，最可怕的就是要停止供給零用錢，所以他不能不回來的。他深夜回家，是不驚動任何人的，他有後門上的鑰匙，輕輕地開了門，蹑手蹑足，像做賊似的溜上了樓，回到自己的小房裏睡覺，真是神不知鬼不覺，第二天，太太問起他，總是問答十二點半回來的。

元旦日上午十時以後，方公館裏的人才陸續起身。

十一點鐘，三小姐吃罷早飯，又出門去了，今天他要參加青年會的新年祈禱大會，她知道午飯最快須在一時半左右開出來，又等不及了。她很有一點虔誠教徒的精神，祈禱上帝吃飯重要得多。

大少奶奶以為大少爺今天總可以留在家裏了，便教她那七歲的孩子去向他說：「爸爸，今天是新年，放假的日子，下半天，你帶我去瞧電影好不好！」

大少爺向他瞪了一眼：

「我今天有應酬，連中飯也不在家吃哩！」

「爸……」孩子不明瞭他的話，好似在哀求着。

「等到陰曆年，我一定帶你去，陽曆年不是玩的時候。」母子倆都非常失望。

將近十二點了，有客來了，但也不是別人，又是老王，當他見了老爺，便鞠躬如也地說：

「恭喜！恭喜！我是來拜年呢！」

「哈！哈！拜年還要再等一個多月，今天拜年，可沒有元

寶茶吃！」

老王便接口道：「是啊！究竟一般人還是看重陰曆年的。

「對！陽曆年除了公司裏結結賬，換一個日曆之外，簡直

沒有別的事！」

老王和他談了一會，便講到公司裏職員的計劃，但是要發這一批人，須發十萬元的解散費。新年開市以後，恐怕銀根緊，一時覓不到現款，必須老爺設法整出來。

這下子可又使老爺楞住了，到那兒去調動現款呢？他祇得吞吞吐吐地說：「到開市後再說罷！」

一點鐘——方公館開午飯了，老爺留老王吃飯，老王不肯，告辭去了。

在吃飯之前，大少爺，二小姐，二少爺都陸續出去了，照例祇剩四個人同桌吃飯。

吃飯時，太太忽然若有所思地道：

「我倒忘了，今天是陽曆年初一，該多弄幾樣菜吃吃！」

「那麼今天晚上，叫廚子做幾色菜，大家來喝一點酒，就算慶祝新年的吧，或者他們也要回來吃飯的！」

老爺說出這話，不免有點後悔，今天下午，不是要陪紅霞出去看戲嗎，散戲出來，她一定要上館子，再趕回來吃飯，豈不麻煩，但他又不能收回成命，沈吟了片刻，又道：

「也好，但是今晚要到九點鐘再開飯，我外面有事，要遲一些回家！」

吃罷了午飯，太太忙着幫助廚子辦菜，老爺在二點鐘就出去了，大少奶奶因為大少爺不肯帶孩子去看影戲，孩子鬧了半天，祇得自己帶他去了。

一霎眼已是六點鐘——

三小姐回到家裏，見了太太，便道：

「媽，青年會舉辦冬賑募款，要我負責一千塊錢，這是一樁善事，給窮人做棉衣用的，你替我想想法子好吧！」

「我那有法子，待會兒你去和爸爸講！」

六點半鐘，大少奶奶回家，孫少爺的手裏，提了一大包玩具，歡天喜地拿給大家看。

八點半鐘，大少爺忽然回家，大少奶奶覺得很奇怪，他是難得這麼早回家的。

「有什麼事？」她納罕着，但却不敢問他。

老爺也回來了，其實他和紅霞在黃園酒家已吃了半飽，但他今天興緻很不差，還打算再喝兩杯酒呢！

九點前十分，他們開始吃慶祝元旦的晚飯了。

還是很難得的現象，食桌上祇少了兩個人——二小姐和二少爺。據太太說，有時候，她是一個人在家吃飯的。

巧得很，大家剛坐定，二小姐也回來了。

「飯吃過了嗎？」太太問。

「吃過了！」

「不要緊，你再來吃點菜吧，今天陽曆年，日裏我們未辦菜，你爸爸叫在晚上補辦，湊巧你們都回來了！」太太很高興地說。

「也好！」二小姐便坐了下來。

大家正在喝酒，二小姐忽然問太太道：

「媽，表哥今天對我說，你昨晚向姑父調借二萬塊錢，是不是？」

太太很窘，期期艾艾地說：「唉，是你的大姐夫，動用了

公款……！」

「也只有大姐肯這樣，姐夫這人最拆爛污！」

「她說過了年就還的！」

「哼，我看她拿什麼來還，這筆錢一定是落到爸爸身上

……！」二小姐是心直口快的。

老爺還沒有想到這一層，被二小姐說破，臉上立刻變了色：「我那有錢代她還債！」

話雖如此，可是他也覺得將來他總脫不了干係。

晚飯之後，老爺躺在沙發上抽煙，大少爺忽然靠近他的身邊，向他說：

「爸爸，我有一個朋友，囤積了一百箱洋蠟燭，因為急等錢用，現在願以八萬塊錢脫手，這是一個好機會，買下來準定賺錢，爸爸，你能不能替我想八萬塊錢的法子？」

老爺聽到了錢，真是頭痛。

「我這幾天已被錢攪昏了，你這件事……！」

「爸，好在只有八萬塊，總好辦……！」

「喂，老實告訴你，我連期票也不敢打給人家了。」

「那麼，四萬吧，我再另向別人借四萬！」大少爺絲毫不肯放過他。

「開市後再說吧！」

大少爺才離開了他，三小姐又過來了。

「爸，青年會舉辦冬賑募款，派我負責一千塊錢，爸，你捐一千塊好吧？」

又是錢，老爺的腦袋真要爆炸了，他很不高興地看了三小姐一眼，大發起牢騷來：

「怎麼你也是這樣，平日不見你的面，要錢的時候，就來喊爸爸了，你還在唸書，為什麼也是離不了錢……！」

三小姐不敢再說什麼，她很傷心地回到房裏痛哭了一場。

從除夕到元旦，四十八小時之間，方公館裏的人們是這樣地生活着，也許在這一年中，他們仍將是這樣生活的。



解疑記

予且

我寫好「藏紅記」的那一晚，心中非常的不寧靜。我覺得牧師把紅意小姐送回去，終究不是

一個妥善的辦法。雖然這一着做出來，免除了醫生夫婦間的爭吵，減少了老人和醫生間的間隙。對於紅意小姐，未免太殘酷了。她好像是老人禁園中的一枝花，你硬去把牠摘下來。摘去之後，還想把她放在枝頭，那無論如何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我們有時也會想，花雖不能放上枝頭，仍可放在瓶中，不過瓶中的花除去很快的彫謝之外，那裏還有更好的命運？

我一連幾天都在想着，想着紅意小姐不知變成什麼樣子。她也許回去之後，會遭受更多的魔難。那天晚上被押送着來的時節，必定受過重大的壓迫。看她那淚痕滿面的光景，簡直使人對她發生無限的憐憫和同情。

我想來想去覺得這是一件使人難過的事，尤其是在醫生。他要救紅意小姐，但是他太沒有準備了。紅意小姐究竟值不值得救，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某日的中午，我又到牧師家中閒話。牧師道：

「醫生終究是個理想的人。他要救紅意，但是他並沒有準備，我以為先要能替紅意找一個出路，纔能

救她出來。譬如前天晚上那件事，老人已經把她送出來了。他反而對她毫無辦法，白白的着了一些急，還有他的太太……」

牧師說着停了一刻。又問我道：

「他們夫妻兩個人和好了麼？」

「沒有看出什麼來，昨天下午我運了你的囑託，跑到他那裏去，他們仍舊是好好的在那兒閒談着。後來他送我出門，我們還看見那老人站在田野間，嘴裏囁咕着：「惡魔！惡魔！」……」

牧師笑起來道：

「惡魔兩個字用得很多，惡魔不一定要奇形怪狀的。凡是耽於酒色，以及重視聲色貨利的人都是惡魔。」

我們談到此處，他女兒便笑着從裏面走出來了。她說：

「這位小姐救出來之後，她自己也是痛苦的。像我們這個鄉間，那兒來的那些好香料給她用，也沒有那些好衣服給她穿。又有什麼人家讓她每日不做事，睡到九點多鐘方纔起身呢？」

牧師小姐的話是不错的。我們誰也沒有養活和救育紅意小姐的力量，這裏的問題，不僅是「救出」還

要「教養」。倒是她的父親不相信。他說：

「她不是生來就是如此的，這完全害在她家庭的環境和老人的虐待。既然是人工把她造成如此，就能仍用人工把她造轉來。」

牧師小姐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抿着嘴兒笑。

「笑什麼？」牧師很莊嚴的問着她。她不回她父親的話，反而向我說：

「爸爸昨天送紅意小姐去的時候，一定受過什麼刺激。否則今天不會說出這些話來的。前天晚上他還主張紅意小姐跟老人過一輩子，怎麼今天又主張人工改造呢？」

我看着牧師的臉，他臉不禁有點紅。半晌，他說道：

「到老人家裏的時節，也沒有受什麼重大刺激。不過坐了半天冷板凳，看了他一次冷冷的面色罷了。只是在路上走的時候，實在太難堪，許多人都聚集着看，而且竊竊地私議，倘使我要沒有這聖職在身，早就不知給他們看作什麼人了。平心而論，她的衣服太豔麗，面貌頭髮太好看，走路太扭捏。總之，我們這鄉間不能容這樣的人存在着。關在家裏是不對的，放出來也還是不對的。我們不能望老人活上一百年，夏天還要穿棉褲，又能穿幾個夏天？一旦他死了之後，事情便要糟的。」

牧師這樣一連串地說下去，他頭上的青筋倒又暴

起來了。我看出他的心，也是預備救紅意的。他說醫生太理想，就隱伏了救紅意的意思。還想到了以後怎麼辦。如今再說出人工改造的話，那救的意思，豈不是更加顯明？我暗想着醫生又得了一個同志。並且渴望着他們有點什麼新舉動。

一連過了十幾天什麼舉動也沒有看見。下午，我也懶得出去，我更不願意看見老人站在田野間。

有一天，醫生忽然跑來向我說老人不站在田野間已經有五六天了。我說：

「是他害了病？又請你去看病嗎？」

「那怎麼會？」他突然地笑起來。「自從那次送

紅意之後，我就一直沒有見過他的面。據我想起來，他一定是恨我的。恨我，還找我去看病嗎？」

「這兩天你看見過牧師沒有？」

「看見的。老人不出來，還是他告訴我的呢？他說他天天為紅意禱告，求上帝改變她的心。禱告是有效力的。如今她的心改變了沒有，我們不知道。可是全村的人都知道他家裏有個絕世的美人。大家都把這件事當作新聞傳說了。他們對老人發出無窮的興趣。你想老人不出來，不是因為人言嘖嘖嗎？」

醫生說的很起勁。我想這個「救美人」的心思又復在他的心內燃燒起來了。我說：

「你預備再救她？」

「談何容易！」他輕嘆了一聲，接着說：「我救

她的心並沒有死！」

我不禁也笑了起來道：

「你太太也會不再說你多管閒事嗎？」

「太太是沒有關係的。前天牧師倒和我談過，他說我是一個空想的人。誠然的，我實在是太沒有預備了。譬如那一晚，老人把紅意送了來，我就沒有辦法。」我說：

「你以為爲老人真的曾把紅意送給你？」

「送給誰姑且不去管他，送出來總是一件事實。」

「我看他送出來必定不是真意，那裏有這樣的事。他會輕輕巧巧的把紅意送給人。我們並沒有聽見紅意說過什麼話。」

「真的，我們那天晚上竟沒有問過她一句話。」

「我看你那時很胆怯！」

「真的是很胆怯。」

說着我們不禁相對着笑起來了。

但是，醫生的興致却很高昂，他坐在那裏想了半天。說道：

「我想牧師也有救紅意之心的。」

「那你們便是同道了。」

「我從他的談吐聽出來。他說靠我們幾個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你現在沒有方法使他再把紅意送出來，送出來你也沒有方法收留他。這不是他有心嗎？」

我們談到此處就沒有再談下去。又過了幾天，醫生忽然匆匆地跑來向我說：

「老人現在叫人來找我替他看病，我到底還是去也不去？」

這真是令我奇異的，第一我不相信老人是真的害了病，雖然是好些天沒有再到田野。第二，我以為爲老人總有點恨他，他那天向老人說的話未免太重。他又說：

「在理，見病不治，不是醫生的道德。不過我是一個不懸壺的醫生。」

「你到底是去也不去？」

「不是不去！我倒是真有一點胆怯。我怕他對我有點不利。」

「怎麼會對你不利？你們並沒有深仇大恨哪！你既沒有收留紅意，更沒有做一點與他不利的舉動，雖然那天對他把話說重了一點。但他是一個老人，總不至於因爲你的幾句話就會做出什麼危險事來的。」

他想了半天，毅然的說：

「那還是去罷！假設我有什麼不好，你總得要幫忙。」

我雖然答應着他，心下不禁暗笑。我笑他太胆怯，把事情看得真是過於嚴重。

他來的時候是個下午，直等到晚間他纔回到我這裏來，劈頭的一句話，便是紅意小姐已經失蹤了。

「失蹤？那樣嚴密的看管之下會失蹤？不過你是去治病的，你該先告訴我，老人的病究竟怎麼樣？」

他楞了半天，然後說道：

「我錯認了這位老人了！」

這句話說出來真像銀鈴之響於幽谷，我的耳膜不禁爲之一新。他接着說：

「他一見我去，就執了我的手說，你實在是一個爽直的人，我也不必瞞你，那一天你當面數說了我一番，我心中的確是有怒意的。否則我也不會叫人把紅意送給你。爲什麼把紅意送給你，我也說不出一個適當的理由。我自小兒就是一個嬌生慣養的人，養成了這樣一個脾氣。說的清楚點，也許這就是人家所說的「少爺脾氣」罷！我那天逼着紅意到你那裏去，不是紅意情願的，她哭了好久，結果還是逼了去，還逼了她化粧！」

「我的一切，已經和你說的很明白。像紅意這樣美貌的人，不把她放在我面前，我就枉活了一輩子。把她送給別人，我簡直就是瘋狂。我怎肯送給你？我知道你沒有辦法我纔這樣做的。可是我雖不願送給別人，別人可以把她帶了走，如今她失蹤了。我這病是由她失蹤而起的。像我這樣的年紀，這樣的身體，也不能期望從病中再恢復健康。不過使我恨恨在心的，就是我沒有把紅意從患難中救出來，反使她再陷入深坑。我費了心血使她成爲一個玩偶，結果被人家去享

受，她之失蹤不會有好結果的。在我們這個地方沒有一個人有資格和她成爲配偶，她也決不會再看上第二個人。她之失蹤，好像是一件東西被人家偷了去。東西被偷了去，輾轉販賣，與東西本身是沒有什麼關係。人的輾轉販賣，恐怕就要不堪其蹂躪了。」我說：

「你相信他這些話是真的？」他說：

「我怎樣不相信？他說時態度是那樣的誠懇，兩滴老淚，已經滾下了腮邊。」

「他藏的那樣嚴密，怎樣會失蹤？」

「我也是這樣的想着，並且問過他。他說嚴密是嚴密的。世界上那裏又有絕對嚴密的事。這房屋原不是他造的，看守房屋的人和用的人原也不全是他的腹心。說着他又拿了一封信給我，叫我替他寄出去。並且說，他是一個極其孤獨的人，爲了收藏一個紅意，把外面一切親友謝絕，跑到鄉間來。他有一個兄弟住在碧城，這封信就是給他兄弟的。兄弟如果肯來，這一切東西當然是屬於他的兄弟，如果不肯來，那也只好聽他。我當時就問他，難道一個心腹都沒有？他說以前自己相信是有的。如今，他搖了搖頭。半天，他說有了心腹，這封信也就不煩你寄了。你是個直爽的人。能當面說我的就是最愛我的人。其餘他一個也不相信，連牧師也不相信，他說牧師就是一個僞君子。後來我又問他怎麼知道紅意就像一件東西被人偷了去？到底是誰偷的？他默默地在枕邊拿出一張紙頭，

紙上寫着三個名字。」

說着他就把紙頭拿出來給我看。上面寫的是：「李大陸，張升，王其煥。」我說：

「這三個人到底是什麼人？」他說：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人。當我問他的時候。他因為說話太多，又過於興奮，已經氣喘噓噓。同時房外又擁進一些人來，我也只好胡亂開了一個方子就退出來了。」

醫生這一番話，真使我墮入五里霧中。裏面難解的問題，實在太多了。一時令我覺得頭緒紛煩，要分析都無從分析起。他怎麼會找醫生替他送信？怎麼會把名字寫在紙上交給他？紅意怎麼失蹤？老人又怎麼會知道紅意是被人家偷了去？這重重的問題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但都是放在眼前的事實。我看着醫生，他的容顏似乎很萎頓。我問：

「你預備怎麼辦？」他很失望的說：

「怎麼辦？我還有什麼辦法？我總不能替他去找紅意。知道紅意是不是真的失蹤呢？我如今能做的，只有替他寄這一封信。」

誠然的。他能做什麼？最多也不過是替他寄這一封信。我只好向他說：

「也許他明天會再請你，你還可以多得一點消息。」

他聽了點點頭，就向我告辭了。

天已經漆黑了。我在晚飯之後，點起燈籠去找牧師。到了牧師的門口，門已經上了鎖。鄰家向我說，他們父女都出門了。

「一道出門的嗎？」

「不是——他小姐先走，小姐走到省城裏去讀書。」

「牧師呢？」

「走了不過四五天，他說他就要回來的。」

我失望的回了家，自己埋怨自己，不該為人家的事這樣的興奮，這次「閉門羹」是自己討着吃的，還說什麼？

兩天我都沒有出去。四鄰傳來的消息都說那「美貌小姐」失蹤了。她是由牧師帶走的，牧師和她最好，兩人有說有笑的在街上走着，這是誰都看見的。

「牧師走的時候，天還沒有亮，你知道他帶沒有帶人？」

知道他的人是這樣的說着，好像是為他辯白，實際反而使大家格外的疑心。接着還有人說：

「牧師早就說過，我們鄉下那能容有這樣的人？」

「那定是他帶走的。」

就這麼你一句他一句說着。談鋒只是在這位小姐如何標緻如何標緻的一方面旋繞着。至於為什麼他要帶走紅意，誰也不討論。

過了三五天光景，情勢格外惡化起來。又一個惡消息傳遍了全村，那便是老人已經撒手歸天了。老人歸天的時節，家中的人都說是吃錯了藥。藥是醫生開的，醫生又怎肯忍這一口氣，他要辯白，却又無從辯起。他家裏並沒有一個正式的人來找他，他只好悶氣着。連日老人家裏都是辦着喪事。這喪事的主持人就是這裏的村長。老人在這鄉間，不是沒有遠親，但他們都是些窮人，老人一向是不理他們的。老人歸天他們雖然想來攬幾個錢，一看見村長出來，大家就趕緊把頭縮回去了。村長是個能幹人。他在老人窮族人中揀了幾個，聽了他的命令，襄助辦理，裏裏外外，都還看得過去。大家就把這件事，草草的辦過去，誰也沒有深切的注意，只不過批評着那些紙扎的人形箱籠和倉庫用品等如何美觀罷了。

在喪事完畢之夜，就有一種很暗晦的消息，常在人家談論中透露着。我用暗晦兩個字，就是說大家並不怎樣明顯的談着，尤其是看見我或是醫生的時候。當他們談的很高興，倘使有人一追問底細，談的人自己就會說，這是捕風捉影的事，不足深信的。可是沒有人追問的時候，大家却又越談越起勁。這談話的要点是什麼？便是老人之死，是因為錯服了藥，藥方是醫生故意開的。醫生為什麼開這個藥方？因為醫生是牧師的好友。牧師就是帶走紅意小姐的人。他家裏人不是走空了嗎？而且是分開走的，不使人注目。他為

什麼天不亮就動身，還不是怕人看見他帶走了紅意。紅意是老人最得寵的人，但是老人太老，不能攔絡她的心。所以她就不得不跟人跑了。她跑了之後，老人怎肯干休？所以最好是殺掉老人以絕後患。恰巧天賜之緣，老人害了病，醫生遵了牧師的密囑，下了毒藥，把他弄得歸天了。

這就是一班人的秘密宣傳大綱。可是任憑說得怎麼樣的嚴重，怎麼樣的活龍活現。說的人却可以隨時自認爲假的，更沒有人找醫生來清算這一筆賬，這一下却把醫生急壞了。

他到我家裏來很懇切的向我說，他一定要把這謠言消滅掉。我說：

「你原不是一個懸壺的醫生，又是老人自己叫人來找你的，只要問心無愧，怎能顧到外面的流言。」

「因為是不懸壺，就更被人家疑心。他們說不懸壺的醫生可以隨便的開兩樣藥都沒有關係的。你看這可氣死人！」

「牧師不在這裏，我總要洗刷我自己的一部份。我想我沒有別的法子，只有去把那藥方從他家裏拿出來，和村長去解釋一番。」

「這樣也沒有用。」

「雖然沒有用，我自己的心可以放得了。」

我想他除了這個辦法也沒有其他的辦法。鄉村不比城裏，可以登報聲明，可以開會研究。而且他這樣

做，即使對外沒有效果，對於自己的心，却可以安慰一下。

可是在第二天下午，醫生匆匆到我家來的時候，他的臉色都變了，他顛巍巍地從懷中掏出來一張藥方，聲音顫抖的非常，向我說：

「不知是誰，假造了我的藥方？」

「假造？你是用你自己的方子紙寫的吗？」

「我沒有懸壺，自己那兒來的方子紙？」

「那末紙是他家裏的？」

「是！」

「字跡像不像你的呢？」

他又自己復行看了一遍說：

「說像也有點像，說不像也就不像。」

我拿過來看一看，確如他所說的；實在是似是而非。我問他：

「他家裏的人說這是你開的藥方嗎？」

「也沒有一定說。老人去世之後，用人也就星散了。屋子裏只剩下那原來看守房屋的人，我去向他們討藥方，他們就給了我這一張。」

我覺得醫生太書生氣了。這時候去向用人去討藥方，根本不是一件該做的事。討的結果，只有兩條路，一條路就是回說沒有或是找不到。另一條路就是給你，給你是於你無利的。他們可以加給你一個賄賂用人私竊藥方以圖滅跡的罪名。

我沉沉的想，想着他們實在沒有假造藥方的必要。我不禁問他：

「到底方中的藥，是不是和你開的相同？」

「好像一兩味不同。」

「有沒有毒品呢？」

「這是很難說的。這一兩味不是毒品，可是這樣分量攪和起來，照老人的衰弱之身，可也就使他歸天了。」

醫生說完話，兩眼望着窗外，那向北的窗櫺，光線射在他的臉上，格外顯得慘白。他無神的掏出一枝煙來，擦了火柴，吸了一口噴出來，那成了球的濃煙，陣陣散發在太空。

這真是一個十分無聊和混沌的局面。我說：

「裏面的問題太複雜了。我們平心靜氣的談一回。」

醫生現在已經是六神無主，聽憑我怎麼說怎麼好了。我從抽屜中拿出來一張白紙，向他說：

「我們把重要的事和重要的話寫下來，然後再加以研究，總能得着一點頭緒。」

於是我便開始寫了。

「大標題一共是兩個！」

1 紅意的逃走

2 老人的歸天

紅意的逃走是一件事實，這是老人死前親口說的

。逃走的原因根據傳說是老人太老不能籠絡她的心。逃走的狀態也是老人說的，像一件東西被人偷了去。她不會再看上什麼人，出去只會被人販賣，結果是不堪其蹂躪。帶她逃走的嫌疑犯，還是老人說的，一共是三個人。」

我又向醫生討了那張名單，名單上面寫着：

「李大隆，張升，王其煥。」

這第一個標題算是我寫完了。於是我又換上第二個：

「老人的死確是吃錯了藥，藥決不是毒藥。這是由醫生所搜得那張藥單上看出來的。老人被害的原因根據傳說，是牧師帶走了紅意，密囑醫生暗下開了不適宜的藥致他的死命。」

我怎麼寫得下，放在面前的醫生，我怎能相信他是受了牧師的密囑呢？況且，這一張不適宜的藥方還是假造的，我和醫生都能看得出。

我也不再寫了，我只沉沉的想着。醫生道：

「可看出什麼頭緒來？」我說：

「我們只能就不變的事實來注意一下，其餘的全是恍恍惚惚，又叫人怎麼說呢？」他說：

「那些是不變的事實？」

「第一是紅意之逃，不是紅意的本心。第二是老人所給你的那張嫌疑名單。第三是老人之死必定是吃錯了藥。」

他想了半天，說道：

「你說的不錯。不過我得要聲明。錯誤藥方不是我開的，雖然我沒有把真的藥方找出來給你看。」

我不禁笑起來道：

「我幾時說你開錯了藥方？倘使我要是偵探，不免對你就要起疑心，因為你的辯白實在太顯然了。」

我和醫生談了一刻，並沒有談出什麼結論來。當晚我心裏就盤算着。

「牧師為什麼走？而且走的這樣兀突呢？他是有心救紅意的。我看出他的心，他說醫生太理想。醫生既然太理想，當然他便從事於實際的工作了。他研究過救了紅意以後怎麼處治的方法。如今他突然的走了，也許是替紅意安排好了一個窩，偕着紅意一道去。他是不會進老人的屋子裏把紅意偷去的，一定有內應的人。內應的人是誰，也許就是李大隆，張升，王其煥罷！我研究這三個名字，張升像是一個用人。李大隆王其煥又是誰？那我便無從揣測了。」

我挾着這個疑問直到了第二天，我便開始打探這三個人到底是什麼人。果不出我所料，張升是一個用人，但是遠在紅意逃走之前被辭去的。李大隆是看管房屋的人的兒子，年歲約摸十四五歲。王其煥是個什麼人，我更無法去打聽了。

這時候忽然有個好消息傳來。就是牧師已經回來了。牧師應該是一位大眾注意的人，就是我，也對他

十分注意。我問他：

「你走爲什麼不向我們提一聲？」他道：

「我因爲要掉一個地方去傳道，所以事先要去接洽的。」

他滿臉挂着笑，好像那邊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一般。

「紅意小姐失蹤的事你知道嗎？」

「那裏會有這種事？老人看守她那樣的嚴密！」

「老人現在已經歸了天！」

「他死了嗎？」

他雖然是驚訝的說着，但是臉上仍舊很冷靜。我想這幾天的事不能不告訴他，對於他的關係太大了。他是帶走紅意的人，並且還負了密謀毒死老人的罪。可是他聽了我的一番話，始而驚奇，繼而冷淡。末了，他向我說：

「這件事總要洗清纔好。我是一個就要離開此地的人。」

他凝想着，想了大半天。終於向我說：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在我也是要走了的。老人現在家中沒有人，有誰出來管這些麻煩。」

他的話說出來，真是冷靜而又甘脆。我也不禁對他有點疑心起來了。他怎會變成這樣？對於有關於他自己名譽地位的事會這樣冷淡？我索興將假造藥方的話一併告訴他。他說：

「人家爲什麼要假造藥方呢？他的藥方是不是從老人家的用人處拿來的呢？倘使我要是偵探，我也許疑心那假藥方就是他給老人吃的藥。他的辯白太爽直。老實說，他不應該去搜藥方。」

他說時態度真是十分冷靜。我氣不過，也將那三個嫌疑犯也告訴了他。他說：

「張升是沒有關係，因爲他在紅意失蹤之前就走開。李大隆是個孩子，又有什麼嫌疑？王其煥你打聽不出我是知道的，他是採芝堂藥舖裏一個夥計，這與紅意的走有什麼關係！」

我真氣不過，毅然的向他說道：

「照你這樣說，這件事是毫無研究之價值了！」

「有什麼價值，不過是自找麻煩而已。」

我氣憤憤離開了他，趕緊把這些話告訴了醫生。醫生想了一刻就猛然向我說：

「我看紅意就是他帶走的。老人親自告訴過我，他一個人也不相信，連牧師也不相信，牧師就是一個僞君子。今天你告訴了他這些動魄驚心的消息，他態度淡然，而且還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在他也是要走的。老人現在家裏沒有人，有誰出來管這些麻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是他叫人不要注意。人家不注意，怎會疑到他。還有老人家裏沒有人出來管這些麻煩，他說這話又是存了一種什麼心。這三個嫌疑犯，他說毫無關係。怎麼會？這是老人親自給我的，怎能

說毫無關係？况且，他還知道王其煥是藥舖裏一個夥計，這些事真是太令人疑心了。」

他這一席話，說得振振有詞，我也疑心牧師與這些事多少總有點關係。幾天以來，我也不去看他，聽說他也沒有走。有時他還夾在人羣裏談着。誰也不敢當面說他帶走了紅意！另外還有一個消息傳出來說牧師要替教會買老人的那所房子，已經和老人的兄弟接洽好，這次他再要離開此地，就準可成事，王其煥也天天和他厮混着，因為果然這件事成功，就把後園一塊地讓給他家裏人種菜。老人的房屋原是和王其煥家只隔一道牆，只要在牆上開一個門，王其煥家裏的人，就可以很容易走過來種菜了。

這些事真是越來越奇妙，我真沒有那些閒空去仔細打探。醫生常到我這兒來，來了就說牧師是個偽君子。可是他對於這個偽君子並沒有一點辦法。只在我的耳邊絮聒着：「這兩天村長拿皮鞭子打人，他還在裏面湊合着說好說歹的，這那裏像個牧師？」一類的話。

這樣約摸過了一個禮拜，牧師笑嘻嘻地走了來。向我說：後天他就要動身了。村長特別辦了一桌酒替他餞行，叫我一定要到一到。帖子一會兒村長就要派人送過來的。我說我不去。他一定要叫我去，並且說：

「醫生也在座，你爲甚麼不去玩玩？也許有好東

西給你看。」

我實在不想去，却被他說有好東西給我看，把我好奇心打動了。

到了第二天的中午，我和醫生都到村長家裏去。村長也並沒有請什麼客。就是我們這幾個人。酒過三巡，大家的興致都是很豪的。這時外面走進來一個人，牧師起身笑着。並且介紹給我們說：「這就是王其煥，我請他來談菜園事務的。」

他請王其煥也入了座，也請他喝了幾杯酒。他的臉色忽然一變，很嚴厲的問他道：

「你既然故意弄錯了藥去害老人的性命，爲什麼還要假造藥方去陷害醫生，醫生是和你無冤無仇的。你說！」

牧師的話真有雷霆萬鈞之力。王其煥登時嚇得面如土色。他趕緊分辯說：

「什麼藥方，我不知道？」

「不知道！」

牧師從容地由懷中掏出一張藥方，翻過來給他看。說道：

「這就是你畫的那一塊種菜地的圖樣。大概你還記得你當時和我說話的光景罷！這是你自己從你裏衣口袋掏出來的，你賴也賴不掉。寫藥方的醫生還在此地。」

我們都覺得非常驚奇，尤其是醫生，他趕緊站起

來看，果然就是他所寫的那張方子。我們六隻眼睛都釘住王其煥，王其煥的全身已經顫抖起來了。他說：

「這誠然是醫生開的藥方，我照這藥方配給的，因為老人病重，他家裏人催的很急。所以就忘記放在藥包上。我想在第二天還他。不料第二天他們家人沒有來，所以一直放在自己的口袋中。」

「不讓你看見，你大概是不會承認的。」

他掉頭向醫生道：

「你那張藥方帶來了沒有？」

醫生慢吞吞地從懷內小皮夾中掏出那藥方，遞給了牧師，牧師便將兩張藥方一正一反的擺着說道：

「你自己把這張真的上面寫的幾角幾分的「角」字和假的反面圖上寫的東南角的「角」字比一下，不是一個樣子，是不是出自你的手呢？那天我叫你寫「東南角」，你寫的很高興，不想你就上了當了。你爲什麼要毒死老人？你說？」

王其煥的臉色，陡然變過來。他忽然站起了身。

牧師很快的將他一把拉住說道：

「你想走？是辦不到的。」

村長立刻叫人把他捉住了。他雖然掙扎，但是沒有一毫效用，一會兒功夫，就把他給捆起來了。

這是一個錢行裏，却早已失去錢行的性質。座上的客人已經變成了階下囚，他們也離了坐位。我看牧師的神情很緊張，他一再的追問着他。他說：

「我並沒有下毒藥呵！你們可以看那方子的，裏面並沒有毒藥。」

「不打你是不肯招的。村長，你那條鞭子呢？」說着他向村長使了一個眼色，村長便急急跑到後面把鞭子拿出來了。我看這根鞭子是皮製的，柄尤其製的相當精巧美觀。牧師拿起這根鞭子向他面前一揚，他嚇得叫起來道：

「請你不要打，我說出來好了。」

牧師執着鞭子望着他。他說：

「我和他無怨無仇，實在沒有害死他的心，只不過想他多害幾天病罷了。我不想到他會死。」

牧師想了一刻，又問道：

「藥是誰拿去的？」

「是李大隆！」

「一向他家裏買藥都是李大隆？」

「不，以前是張升，張升走了之後，纔是李大隆。」

。

「你和他們都很熟悉。」

「不！不！」

牧師把鞭子一揚。冷笑着說：

「不認識，你會知道那園的東南角藏着東西。因爲知道了藏着東西，你就起了壞心。每天下午你回家的時候，總要在那東南牆腳下做點功夫，你是想在人家不知不覺中將牆腳打一個洞。不想被老人看見，你

就不敢再動，是不是？」

「是的。他每天下午都要到那裏去看。他的眼睛實在太利害了。」

「後來老人不出來，你爲什麼不繼續你的工作？」

「我從李大隆那裏探聽出來，裏面的地比外面高。而且他的祖父是個忠心的人，我就是進去也會被他抓住。張升就是爲了常到那東南角上去，纔被大隆的祖父攔攔了老人辭掉他的事。」

「所以你就想向我討這一角做你家的菜園，你在牆上開一個門，讓你自由去發掘。你想看東南角，不想就受了東南角這一個「角」字的害。」

牧師說完，便向我說：

「怎麼樣？你這一次來不是白費的。」又向醫生道：

「你心下也犯不上再難過了，你的不白之冤如今已經是太白了。」

「王其煥就交給村長罷！」

他又入座，端起了酒杯喝了一口，又夾了一筷子菜。那條鞭子仍在他膝上放着。

他這一副幽閒的態度，實在令人着急。我們都望着他。村長坐在那裏，好像低頭想一種什麼心事。王其煥這時已鬆了綁，被那兩個人帶去看管了。我說：「你怎麼知道的這麼多，可能說給我們聽聽。」

他說：

「你們現在就要聽嗎？」醫生說：

「當然的。我們現在心裏很急呢？」

他臉上挂了笑，想必他心中原有的煩悶，到了現在已經完全消除了。牧師道：

「這裏不是適宜的談話所在。村長這裏有沒有比較清靜一點的房？」

「有的。有的。」

說着他便領我們走入後進一間小室裏。這小室非常的明亮。窗外是一個不通外面小院，院中還栽了一些花。

進去的時候，村長是在前面領導着，第二個是醫生，第三個是我，第四個是牧師。我回頭向牧師看看，牧師露出滿臉的笑容，他手中仍拿了那條鞭子。

我們坐定了之後，我和醫生便要牧師說。牧師道：

「這事真相的大白還是靠了你們兩位，倘使你不詳細告訴我的經過。醫生不從他那小皮夾中拿出那張方子紙給我看，這事的真像是不會明白的。這張方子紙既是假的，當然沒有研究之必要。我當時就想，假的裏面要找出真的來，真的就是我們探求的線索。我特別注意了方子紙右角上面的價錢是三元九角六分。一角一字寫的奇怪，這個印象已經深入我的腦內了。於是我又繼續着想，老人爲什麼寫那張字條，那三個

人名字怎會在一起。這個問題很費了一些盤算，你們說這就是偷紅意的嫌疑犯，我想來想去是不對的。這裏我有幾個證明。第一個就是老人對於紅意的態度。他雖然是一再說明他不留在面前，枉生一世；送給別人，他是瘋狂。但是他很明白，紅意一露面，這種局面是不會支持長久的。所以失蹤之後，他絕不尋找，絕不追究。反以紅意失蹤後生活爲念，這是一種什麼態度？他不是不知道紅意的失蹤處所，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勢下放棄她，這當然與他的病有莫大的關係。好像他自己也說過的。」

醫生點了點頭。他又道：

「老人既存了一個放棄的心思，對於她的前途發出虛空的長嘆，却並不去找。怎麼會寫三個名字叫去找呢？況且，這三個人中有兩個就是他的用人。而且紅意的失蹤在他病前。在他沒有病的時候，他都不找。在他病勢不起的時候，還會開三個名字給你，叫你去找？找回來又怎麼樣？你自己應該想想看？」

他這一席話說的很有道理，我們只是想請我們思想太笨了。連這樣簡單的事都想不出。醫生說：

「你說這三個名字和紅意的失蹤沒有關係？」

「當然。老人死時心中並不是想的紅意。他想的是一個愚笨的問題，他不知道怎能告訴你是誰？他若是知道了，辦法老早就決定了的，還等你問他？他把字條

給你，是預備另告訴你一件事，可是他已氣喘噓！不能再說話了，是不是？」

醫生點了點頭。

「這就是我第一個證明。第二個證明是從我腦中想出來的。我想老人每天下午都要出來一次，眺望田野是一件事，他在眺望之外，更有沒有其他的作用呢？我想到我每次看見他都注意他牆外的牆。隔壁就是王其煥的家。王其煥看見他的時候總是走避的，於是我想到了與他寫的條子必定有關係。不過這個關係很暗晦，我不得不試一次。於是我便揚言要買他的房屋。不想王其煥就來找我了。他說他要一塊地作菜園。只要我少要幾個錢，他買也肯買的。他什麼地方不能種菜，單單要在這個地方種菜？我想這是探索關係的好機會。不想因爲沒有紙，他竟在懷中把你的藥方掏出來了。我心裏真喜歡。便陪了他畫圖，結果叫他寫了東南角三個字，一切的事都在這裏證明了。」

「對於這件事，我還有補充的說明。就是他這藥方子是後來補寫的。他將藥交給李大隆的時候，藥包上面是沒有藥方的。」

「怎麼會知道？」

「從他今天招認的口供中聽出來的。這事不是短時間裏所能造出的謊言。至於說預備第二天還他一席話，就全是假的了。他這藥方是因爲醫生向李大隆討，李大隆告訴他，他纔假造的，因爲假造，原藥方不

能不放在口袋中，以免被他人拾去。爲什麼怕被他人拾去。因爲他已闖了大禍，準備卸責，讓醫生去承担了。他這心生得很早。當他聽見老人服藥死亡之後，他覺得這件事已經鬧大，所以就揚言醫生錯開了藥方。這些話他雖然沒有照實的招出來，逼他招出來，決不會相差太遠的。」醫生問：

「園中東南角上，究竟有什麼東西？」

「我怎麼知道？不過照我想起來，只有李大隆的祖父知道；李大隆也不知道。張升知道一點，大概還是從李大隆祖父聽來的一點。究竟藏的是什麼？張升還不知道。張升的事是李大隆祖父攔撥老人辭掉的。須知世界沒有這樣多管閒事的人。只有自己做錯了事自己想彌補。」

「究竟藏了些什麼？」醫生又追問一句。牧師道：

「這就不是我們所要研究的事了。我們既不想研究，還研究它做什麼？忠僕爲了他的主人，總是遇事盡責的。老人雖不在，還有他的兄弟！」

「那麼紅意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紅意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牧師也冷冷地接了這一句。

房中的空氣就陡然地靜寂下來了。

半晌，醫生說：

「我想……」

他的聲音變成十分的顫抖。我們全都望着他。

「也許……也許那就是埋藏紅意的所在罷！」

「紅顏自古是薄命的。」牧師帶笑地嘆了一聲。

村長隨着點了點頭。

醫生接着說：

「我看王其煥不是與紅意沒有關係的。老人殺死紅意，埋藏在花園的東南角，他心一橫，就去害了老人。」牧師道：

「王其煥又怎樣知道紅意會死？又怎樣知道會埋在園中的東南角？」

「放在眼前的，不是李大隆嗎？李大隆雖是個孩子，又焉知他不會走漏消息？」牧師笑道：

「老人爲什麼要殺紅意？他是最寵愛紅意的人哪？紅意又不愛任何的人，更沒有什麼違反他意志的事。老人會一再在你面前說過的，你難道還不相信。我再向你說一遍。老人不是不知道紅意的所在，他是迫於情勢不能不放棄她。他因憂成疾，服了不適當的藥而致命的。」

「那麼紅意還活在世上？」

「不活在世上，這一條鞭子的柄上，怎麼會有她身上的香味？」

說着他把鞭柄給我聞，一股香味鑽入我的鼻觀。我想這不是紅意身上的香味又是什麼呢？

牧師又說話了。

「這鞭子是村長的。有資格拿這鞭子的只有村長一個人。我很慶幸，前一次村長打人的時節，我來勸解，拿了一次他的鞭子，帶走了一片香味。今日又很慶幸，又向村長討來，給你們兩位聞一次。」

他微微地笑着，村長的臉色却十分的難看。他說：

「紅意小姐受你的蹂躪已經不少了。手汗是最能沾染香味的，你不用力，那兒來的手汗。沒有手汗，柄上又怎麼會這般的香？」

他停了一刻，又放下一副和靄的容顏。說道：

「多年的相知，我也不便再問你怎麼樣處置紅意。不過我可以明白告訴你一個人的心志，不是鞭子所能打過來的。我那裏倒有她住的地方，我已經接洽好了一位黃師母，她是住在碧城的一位慈善家，她那裏，紅意小姐可以住，可以學琴，可以學歌，可以讀書，可以幫她做慈善事業。不過我不勉強你，你願放棄她。我明早就動身，可以隨我去。我是天不亮就動身的，她隨我去不會有人知道。」

他接着就笑了一陣。又說：

「如果你不願的話，我決不勉強。後面的事，你自己負責我又何必來找這些麻煩？」

村長被他這樣一遍再遍，真也沒有辦法了。他說：

「以往的事，我已是大錯，如今尚在錯誤之中。」

我逼着老人叫他紅意送給我，否則我就要使他身敗名裂。他很可憐的向我說，送的話，他實在是不忍。如果要的話，他叫我在夜裏去領了來的。他當然受了很大的刺激，這與他的病，有莫大的關係。我也是一個犯罪的人，我還看管什麼王其煥？」

牧師道：

「王其煥的事是大家知道的事，不能不辦的。你的一切，只有我們幾個人知道，而且知道的還不詳細。」

「那我在你面前。不！在上帝的面前總是一個有罪的人。」

「上帝是最能憐憫人的！」

俗話說：「世間沒有不散的筵席。」我們的筵席，也就是這樣草草的散了。

在第二天的太陽出山的時候，我立在田野間，看見村長從到碧城的大路上回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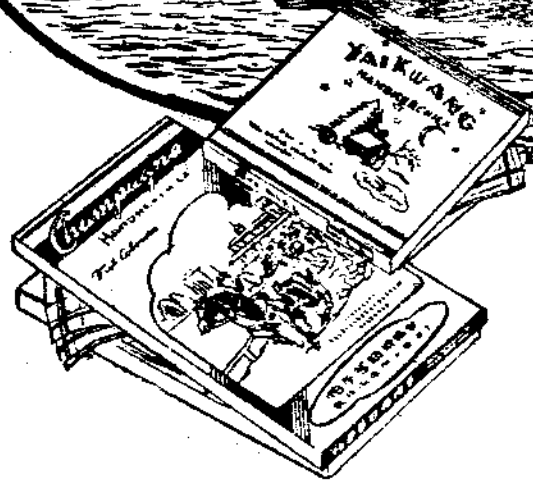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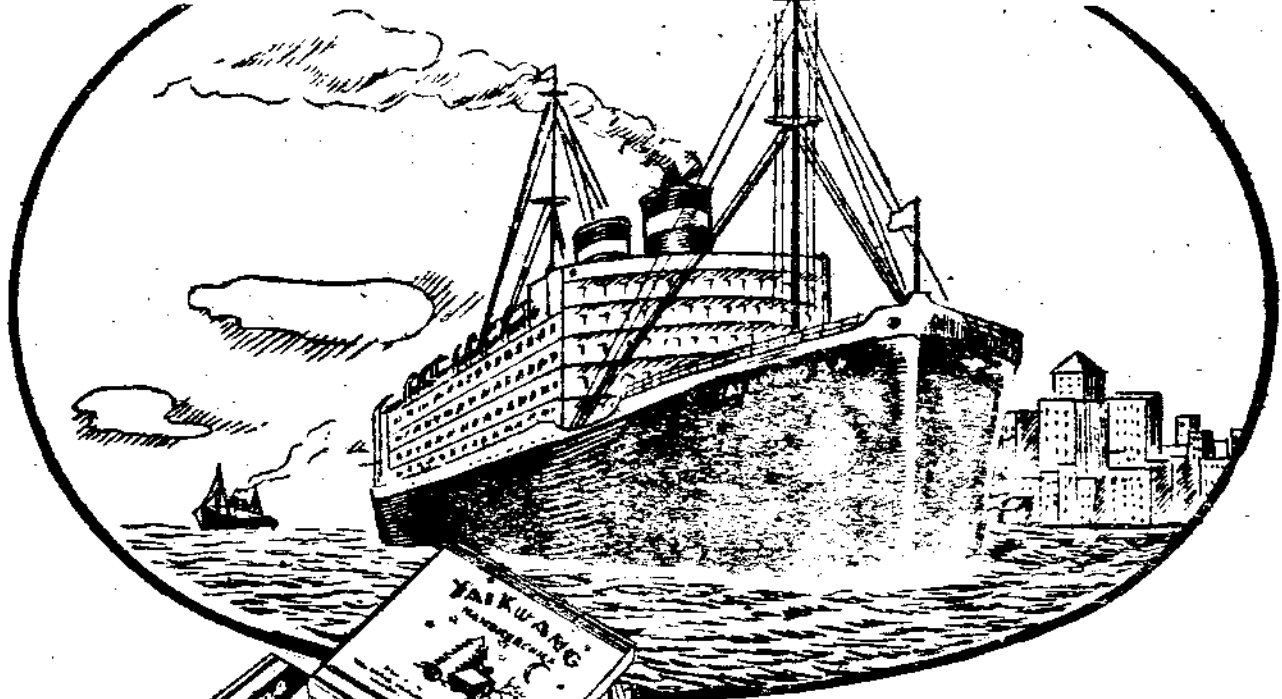
「他不是送牧師和紅意小姐去的嗎？」

我不敢問他。他也沒有說什麼，只向我笑着點點頭。那林間的小鳥也清脆的叫着，好像是在歡迎他。

平生不作兔三窟，
世事何堪鼠兩端。

(韓滙)

亞光手帕染織廠



亞光手帕
質精耐用
高尚仕女
愛不釋手

香檳牌

亞光牌

標商



冊註

TRADE



MARK

YA KWANG HANDKERCHIEF FACTORY

SALES OFFICE: 430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TEL 97801

號〇三四路江浙海上所行發



藍田種玉記(上)

包天笑

陳介子醫師徵求志願輸血者啟事

茲因爲一特殊的病人輸血起見，需要志願輸血者男性一人。資格：(一)年齡在二十與三十之間。(二)體格健全，無特殊嗜好。(三)從未患過性病，亦無其他傳染病。(四)家世高貴，從無有患精神病者。(五)本人須大學畢業生，須驗文憑。待遇：俟錄取後面議。凡願應徵者，請先將全身照相及履歷一份，寄某某路某某醫院陳介子醫師處，俟再通信約談。不錄則將原件奉還。

這樣的一則廣告，登在某大報上，頭便說有一特殊的病人，那末怎樣一，却打動了一位青年的心。這位青年，還是陳介子醫師的一個遠親。雖是遠親，却是酬酢往還，互相通問，並不顯得太生疏。

「不遇這個廣告，登得有點奇特。那位青年丁季玉默忖道：『輸血就輸血得了，找一個體格強健而血型相同的人就完了，爲什麼這樣的嚴格呢？至於要沒有花柳病與精神病的人，那還說得過去，因爲怕他的血不乾淨。若說到家世高貴，而且要大學畢業生，這是個什麼理由呀？還有他開

定的資格，與自己也正相合。第一項的年齡，說是在二十與三十之間，而丁季玉今年纔二十六歲。至於體格的健全，不必說了，他是一位終年不息病的人。以前在學校裏，也曾在體育界中占一席，出校以來，茲事便廢了。更沒有一點特殊的嗜好，連香烟也不吸，不用說阿芙蓉膏了。偶思小飲

，三五杯後，即便醺然，也不能算是嗜好好了吧？

原來丁季玉尚未娶有夫人，因爲他的家況是不大寬裕呀。上有一老母遺產，貽留給他。並無兄弟，却有兩位妹妹，尙在中學肄業。因此他的家累頗重，而自從在某某大學校畢業以後，適逢事變，沒有得到一個較好的職業。僅在某一公司，當一個不甚重要的職員，所獲薪水，不足以贍家，時常在左支右絀之中。所以他對於這個廣告，不免心中有些歡動了。

他雖然是一位性慾旺盛的青年，然而却從未身入勾欄，與夜度娘盡其一宵的歡娛，因此花柳病決不能侵襲其身。本是一書香人家子弟，警饒門第，詩禮家風，也可以說得到。并且先世也沒有患過精神病的。把這幾種資格說起來，并沒有一點不合之處，這是不必寫什麼履歷，也是陳介子醫

師所知道的事呀。

關於輸血的事，血是人身至寶貴的東西，怎麼可以浪費呀？但是像他那樣身體健全的人，在相當程度之下，輸出一些血去，有什麼妨礙？在那個輸血風氣未開之先，人家以為血是吾身的固有物，不能有一滴分贈於人的。但是到了如今，在醫學道德上說：人類有互助的義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什麼不可呢？況且人家在性命呼吸之間，而於我並沒有什麼損失，我又何必吝惜此區區呢？

丁季玉想到此，便決定去一訪陳介子醫師了。雖然他是一個志願的輸血者，但是他想到既然登報徵求，自然也有點報酬。自己雖然不是一個賣血者，然而為境况所迫，得此也不無小補。好在輸血只有一刹那的工夫，並不妨害我的本業。

第二天早晨九點鐘，丁季玉便到那個醫院去訪問陳介子醫師了。那個醫院雖不大，却很精潔，因為陳介子醫師是長於內科及外科，因此太太小姐們來住院就醫者甚多。丁季玉想到

他的廣告上說特殊的病人，不知怎樣一個特殊之法？所輸血給予的病人，也不知是男性，還是女性？是小孩，還是老人？

這醫院很寂靜，他們是不看門診的。丁季玉取了一張自己的名片，交與看門的一個老人，老人領着他走上台階，就把名片交與一位女護士了。「他是來看陳醫生的。」簡單的說了一句，看門老人便走出去了。那個女護士年紀約摸有三十歲光景了，風姿却還好。便問：

「看陳醫生什麼事？不是關於醫務上的事嗎？」

因為那個女護士看季玉體格壯健，不像是個有病的人，所以這樣的問了。但是丁季玉預備與陳醫生面談，覺得不便把自己是看了廣告而來的這層意思，告訴女護士，讓他知道自己是一個志願輸血人。

「是的！我與陳醫生是本來認識的！」丁季玉道：「有一件小事相商，所以來訪陳醫生。」

女護士見他不肯說出什麼事來，

大概不是為看病而來，也許與陳醫生另有什麼私事相接洽。

「那末請等一等吧！」女護士道：「這個時候，陳醫生正在各病房看病。請在會客室裏略坐一坐，至多也不過半個鐘頭吧。」

女護士說着，便領他到會客室裏來，這會客室是相當的華麗。深紅色的牆壁，四壁懸着不少的油畫與水彩畫。玫瑰色天鵝絨的沙發椅子，還擺列着各種古玩。此外便是陳介子醫師的一架放大照相鏡了。

約摸等了有半個鐘頭，陳介子醫師進來了，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人，態度非常沉靜，對人也極為和藹。他是在德國學的醫學，回國已有十餘年了，但是歐洲第二次大戰以前，他又到德國去過一次。他覺得歐洲的醫學，日新月異，他從前所學的種種，漸漸兒的陳舊了。醫學界正在推陳出新，現在的新發明又出現了不少，他在德國又研究了一年有半，然後回國，便創辦了這個醫院。不過他以私人之力，創設了這個醫院，一切設備，倒

也完美，就只收費較貴，不免有些貴族氣質。

陳醫生進來以後，還不知道這位姓丁的見訪，到底是爲了什麼事？只得和他敷衍一陣子，讓他自己開口。

「老不見你老兄了，不知道現在什麼地方得意？」

「雖然在某一公司裏當一個職員，然而位置是並不高的。」丁季玉說到那裏，不高興再談自己的職業，便繼續說道：「昨天見到這裏的一則徵求志願輸血者廣告，未識已經有人來應徵了嗎？」

「當天就得幾封應徵的信，但覺得都不大合格。」陳醫生道。

「那末要怎樣纔合格呢？」
「除了廣告上所登出的幾種資格之外，還有許多是須得面談的，所以這個人選，倒是不容易呀。」

丁季玉想：這事有些奇怪了，僅僅是徵求一位志願輸血者，照它廣告上所定的資格，已經越出範圍以外了。爲什麼要家世高貴，又要大學畢業生，這不是去題很遠嗎？那時丁季玉

又再進一步詢問了：

「廣告上說是有有一位特殊的病人，不知是怎樣特殊之法？可以預先請教嗎？」

「這個！……」陳醫生頓了一頓，隨後說道：「這個要人選決定後，然後可以披露，現在殊不便與老兄言。」

「但是我今天奉訪陳醫生，却是有所請求而來的。」季玉從衣袋中取了一張昨日所登廣告的報紙，誠懇地說道：「尊處徵求志願輸血者，鄙人願盡這個義務。因爲廣告上所定的資格，都與鄙人相合。第一是年齡，定的是在二十與三十之間，而我今年是二十六歲。第二，體格還算強健，別無他種嗜好，可以查驗。第三，從未作挾邪游，也沒有害過花柳病，更無其他足以傳染的病症。第四，家世雖不高貴，也可以算得清白家風，累代書香，與尊府謬託葭莩之戚，是閣下所知道的，先世也從沒有患過精神病的人。至於第五，不才也會在某某大學畢業，倘要驗文憑，我已經帶來

了。於資格上是並無不合，其他尚有何種手續？請明以告我。」

「你願意應徵爲志願輸血嗎？」陳醫生熱視着丁季玉。

「願意！」丁季玉很肯定地說。
「但是選擇何人，我還沒有全權取你爲應徵人之一。不過照廣告上所規定，要全身照相及履歷一份，我雖與你是親戚，但這個手續，却是仍舊要的。至於大學文憑，那倒不必驗得，我是知道足下在大學校畢業過的。現在這樣吧！三天以後，仍在上午九點鐘，請仍到敝院來一談。屆時，請將照相及履歷，一同帶來。」

丁季玉唯唯，就告辭了。臨走之前，他忽然想起，既然是爲病家輸血，血型是否相同？那末現在也得預先驗一驗血吧？他將此意，和陳醫生說了，陳醫生却只笑笑，搖了一搖頭。

「現在無須驗血，待三天以後，你來過了再說吧。」

三天以後，丁季玉又到那個醫院裏去了。那天不必這個看門老人引導

，他便走上台階去了。又遇到了上次那位女護士。

「請等一等吧！這個時候，陳醫

生正在各病房看病。請在會客室裏略坐一坐，至多也不過半個鐘頭吧。」

丁季玉便和上次來相同的，坐到了會客室去了。他想陳醫生出來，總要等到那個老辰光。今天却比上次優待，還送了茶烟進來。丁季玉本來不吸香烟的，此刻爲了枯坐無聊，藉消岑寂，却拈了一枝香烟，只吸了一半，便放下來了。

停了一回兒，會客室裏又進來了二人，那人也是這位女護士引導進來的，却是一位摩登少婦。聽她和女護士的談話，知道也是來訪陳醫生的。這個醫院裏，女太太們來得極多，不足注意。這位摩登少婦到了會客室裏，也不理睬丁季玉，丁季玉當然也不和她招呼。停了一刻兒，另有一位女護士來招呼了，把那位女客領到裏面去了。

又過了半點鐘，陳醫生方進來了，今天比了前天等候的時間較久，陳

醫生却致其抱歉之忱：

「今天在病房中耽擱很久，使足下久候了。」

「沒有關係。」丁季玉說着，便將自己的照相，以及繕就的履歷，交於陳醫生了。陳醫生也不過約略看了一下，便仍舊安放在封套裏。

那時他便問起了季玉的家況來了，又問到了他老太太的健康，以及他兩位令妹的學業。厥後，又問到了季玉會否訂婚？有無愛人？照他的年紀，也可以結婚了，老太太不無有抱孫子的希望了吧？陳醫生問了許多話，却沒有一句提到輸血的一件事，好像把輸血一件事，已經忘掉了。

可是丁季玉有些耐不住了。

「關於輸血的事，陳醫生不知曾否及量過？我的資格還相合嗎？」他禁不住這樣問了。

「你的熱心很可感。」陳醫生微笑的笑了一笑，繼續說道：「不過我是受託的人，怎樣纔可以合意中選，另外還有作主的人。告訴你吧！希望中選的人，還不止你一人，不過你確

是在希望中選之列。你今天來了，我想在兩三天內，便可以決定了。」

「兩三天？」丁季玉覺得這位陳醫生，似乎在一再游宕，因問道：「這位病人，似乎不急急的要輸血吧？我聽得說凡是要輸血的病人，都是非常緊迫的。現在既不急急，我也就不必來了，何必再約什麼日子呢？」

「不！」陳醫生道：「足下實在是最有希望中選人之一。因爲這是一個人特殊病人，而他們的報酬也特別的大，所以不能不鄭重一點。因足下的資格條件，一切都合，所以我說是最有希望的中選人了。現在這樣吧！請足下先行回府，在這三天內，無論中選與否，我一定通知你。」

「實在是毫無關係的事。」丁季玉道：「我偶然看見了這個廣告，覺得那資格項下，與我相合。而我又身體健康，血液充足。輸出數十西西的血，於人有益，於我無損，我又何樂不爲呢？況且我與陳醫生，又關着點親誼，所以前來試問一下。至於報酬待遇，那倒隨便，我並不是賣血爲生

的人呀。」

雖然丁季玉如此說，可是他的動機，不能說不是爲了一點報酬。你想想，既是登報徵求，而且又說是一位特殊的病人，并且說明報酬是錄取了面議的。這一回，陳醫生又說：「因爲報酬是特別的大，所以不能不鄭重一點」的話，這豐富的報酬，也足以誘惑一個貧寒的青年呀。

丁季玉回到了家裏，到了第三天，果然接到陳醫生的通知書了。說：「這個輸血人一定選定了他。同時和通知書一同送來的，却是一個請柬。這請柬是陳介子醫師出名的，約他在本日下午七點鐘到某某飯店小酌，到時一問餐館裏的僕歐，告訴他是陳介子醫生請的，他們就會領你到那裏去了。」

下午七點鐘的光景，丁季玉便到某某飯店來了。一問餐室裏的僕歐，知道陳介子醫生已經來了。他暗暗地想：輸血就輸血好了，那是直捷痛快的事，用不着請什麼客。然而他偏要請客，可見他們鄭重其事，或者有病

者的家屬在內，是他們要請客，並不是陳醫生要請客。陳醫生不過借他的名義罷了。

及至他被僕歐領到了那個屋子裏，却見只有陳醫生一個人在那裏。今天見了丁季玉進來，很爲殷勤。起初也不過隨便閑談，到後來，陳醫生方始說出了實話。

原來有一位非常有錢的女人，她既沒有了男人，并且也沒有翁姑，而膝下並無一男半女。她的宗族中也沒有一個人可以繼承的，但她很想膝下有一個兒子，至少也要有一個女兒，不至於孑然一身。照她那樣的情形，年紀又輕，最好去嫁一個人，是正當的辦法。但她不願意。她以爲所嫁的人，倘然勝於我的，我所有的財產，被他鯨吞去了。并且他將來另有所歡，我倒吃他的虧。倘然嫁一個不如己者，或者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既不榮譽，而且反要養他，祇覺得其可厭，她所以不願意嫁人。

那末豔羨兒女，不妨領幾個養子或者養女，從嬰孩的時候，便可以領

到家裏來。一切的教養，也可以和自己親生的一樣。但是她却恨着那班養子養女，見着許多親戚人家的養子養女，到頭來總沒有一個好結果。所以她以爲不是自己肚子裏生出來的，不能算兒女。她爲了這件事，很爲煩心，想到了倘然要兒女，就得嫁人，嫁了人，却準備受氣。這個問題，常常交戰於她的心胸中。

她與陳介子醫師，很爲熟識，因爲她有什麼身體上不舒服，總是陳醫生診治的，陳醫生是內科兼女科專家呀。有一天，陳醫生偶然談起了人工娠妊法，他說：這一次到德國去却很研究過。而且曾爲助手，幫助了一位德國博士，施行過這種手術，居然有效。實在說起來，在外國已經不算什麼奇異的事了。

那位女人，聽得很有興趣。

「陳醫生！像我那樣，也可以施行人工娠妊法嗎？」

「這個我不敢說。」陳醫生道。

「爲什麼呢？」

「在外國是無足爲奇，在中國却

是破天荒。并且這種事，於中國法律有所抵觸，我們當醫生的不敢做。」

「對於別人，或者在中國法律上有所抵觸；對於我，在法律上却無所抵觸。我沒有丈夫，是你陳醫生所知道的。我即使有一點財產，是我自己所掙得來的，也不是吾父母所傳給我的，也不是有什麼配偶所留給我的。所以我極自由，我要一個兒女，我可以獲一兒女，沒有可以阻擋我的。人家說：這個孩子是沒有父親的，就讓他沒有父親好了。世界上沒有父親而生長的人也不少呀！做了父親的人而不負責任的，也不知凡幾。我所顧慮的，倒是我現在的身體，能否生育，我要請你檢驗一下。」

「在從前你會否生育過呢？」陳醫生問。

「雖不會生育，却會流產過一次。」她回答道。

「既已流產過，自然能生育了。」

這時陳介子醫師，也有一點躍躍欲試的心。因為他在德國，施行了一

次人工娠姪法，居然有效。但他是幫助着德國一位醫學界老博士施行手術的。那位老博士的施行手術，不止一次，其施術而有效的，也不止一次。雖然那一次，是陳醫生施行手術，而受了老博士的指導，然他究竟是一個助手。他想：沒有老博士指導而單獨施行手術，不知能否有效？他總想有一個機會，可以試它一試。

但是他回國以後，在中國是極難遇到這個機會呀。因為中國是個宗法社會，對於血統極為嚴格，而且對於嗣續，對於遺產，有種種問題。有一回，他想在自己的夫人那裏試一試，他想把自己的精子，用人工手術輸送到夫人那裏去。但是他夫人不答應他這樣辦。為什麼正當的性交不舉行，而要弄那種花巧呢？這正是「舍正路而不由」呀。經陳醫生再三譬解，說那是學術上的事，並不是弄什麼技巧，而且試驗下來，於我有益，而於你無損呀。

然而他夫人終不能俯如所請。他說：「你求學術，為什麼把我作試驗

品呢？倘然為天然的性交，陰陽翁合，自饒興趣，今做了你學術上的試驗，有何意味。況且你說與你有益，於我無損，在你試驗有效，或者是有益的，在我十月懷胎，要生育這個孩子出來，撫養長大，要費却許多心血，怎麼於我無損呢？假使是正當的性交，那是精氣交感，自有於飛之樂。現在給你做試驗品，即便成功，這孩子也不過是一個試驗成績品而已。」

陳醫生被他夫人這樣的拒絕，也只得罷休了。但是他心中總想遇到了一個可以試驗的機會，把自己在德國所學習的試驗一下，究竟自己單獨施術，也能成功嗎？可是機會來了，却遇到了這位女人，而且是一位富有資財的女人，她竟欲大膽嘗試，這真是陳醫生所求之不得者。因此他們決議下來，便預備實行那種手術了。

第一步，就是那位要生育孩子的女人，檢驗身體，是否可以生育。自然，世界上也有許多不能生育的女人，然而她却從前曾經流產過，可見得

她是一位能生育的女人呀。不過女人中也有始而能生育，後來不能生育的人，不能以曾經流產而決定呀。及至陳醫生檢驗以後，她是確能生育，而是極易生育的人，並無性病，一切條件具備，這是第一步的程序已解決了。

於是便議到第二步了，第二步便是對方的問題，上帝造了人類，苦的是一個人不能生育，必須要兩人合作，而兩人之中，又須要一男一女。現在以女人為主體，而選取男人了，須得如何樣子的男人，方為合格。然而世上男人太多，抓一把來，揀取了誰呢？在提議時，女人有一個最重要的主義，就是要嚴守秘密。男女兩方都要隔離開了，只有醫生可以知道是誰。因為醫生與女人是兩個目的呀！醫生的目的，在試驗他的手術是否有效，而女人的目的，却是在生育一個孩子。

女人的主張秘密，却是對的呀。她的意思，是要一個孩子，却並不要丈夫。倘然她是要孩子而又要丈夫的話，她儘可以去嫁一個人就是了，何必試驗這個人工廠法呢？惟其她

喜歡自己親生一個孩子，而又討厭有一個丈夫，所以她樂於為此。假使不能嚴守秘密，而為對方的男子知道，這不是要顧慮到將來生出糾紛，纏繞，與許多麻煩的事來嗎？

本來男女兩方都不知道，并且手術是隔離了的，豈不是很好嗎？但是女的一方又不放心，因為一個是施者，一個是受者，她的選種之法，也要合乎優生之學，怎麼可以隨便令一個野男子承乏呢？雖然沒有肌膚之親，却有吐納之義，擇種留良，也是天演的道理呀。因此這個選種的權，初選由於陳醫生，復選是要由這位女主人自己操之了。

第三步是商量徵求種子的事了。但這是中國破天荒的事，即便登報徵求，將用怎樣一個措詞之法呢？還是陳醫生想出了一個法子來，先從徵求志願輸血者着手吧。實在却不是志願輸血者，而是志願輸精者。先從應徵者的資格上規定了種種，譬如像年輕，體健，無嗜好，無夙疾，家世清貴，大學畢業的許多條件中，選定了基本

人材，然後再商量辦法，告訴他以實情。好在只是醫生出面，而女的一方面，並不漏臉，絕沒有一點妨礙呀。

這一天晚上，陳介子醫師與丁季玉會見了，始告訴他以實情。丁季玉聽了，始而愕然，繼而憤然，到後來也就釋然。

不是輸血，而是輸精，這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而吾中國從來所沒有過的事呀。講到輸精，對方總是一個女子，歐美不足責，我們中國禮教之邦，怎麼有這樣大膽的女子呢？丁季玉自然要問陳醫師道：

「對方是怎樣的女子呢？」

「這個不能說。」陳醫生道：「不但是現在不能說，將來也不能說，而且是永遠不能說。這是我們有誓約的，你不能知道他是誰，亦同於她不能知道你是誰。雖然到那時候，兩人是在一個醫院裏，然而彼此隔離，永遠不能見面。你要知道這裏頭並沒有一點感情在內，而且不容許有一點感情，只不過視為一種買賣行為就完了。」

（待續）

低徊

何蒼同

位於滬市繁盛之區，市層兩層，下爲小肆，樓上則有肆主分割爲若干室，分賃於人，所居率屬貧窶，後樓一角，爲黃陸氏所居。氏，孀也，膝下一女，方於上年歸白驪心爲室，黃陸氏平日以洗衣爲業，含辛茹苦，薄具資蓄，拚擋作奩，幾罄所有，顧黃陸氏以願遂乘龍，嬌女有托，一身之衣食易謀，百世之絲纈惟此，中心愉快，蓋難言狀。驪心執業於某公司，雖學業甫滿，位階不高，而穎敏冠於輩曹，經理特爲器異，銜命以當折衝，因應殆無不愜，周旋於顧客之間，有如老買，應對於貨利之場，羣許英俊，夫也多能，妻也克相，白黃氏以母女之天性，藉定省於歸寧，驪心以姑甥之摯情，效饋問於暇日，黃陸氏屈指雙雙將蒞臨之際。藉手擾擾爲將迎之謀，恒節數日之食，以供一餐之需，問暖嘘寒，滔滔不絕，加餐勸酒，殷殷靡窮，話家常於酒後，敘天倫於斗室，小樓春滿，歡欣莫京，鄰人親望，無不健羨。黃陸氏本出世家，夫家亦屬望族，始焉式微，繼復小康，洊臻榮達，終蹈貧窶，今茲蹇澀，初未稍勝，惟女孝婿賢，二十年來，神茹形沁，幸有今茲，歡抃和樂，薄願已償，蒼天固非

贖贖哉。

好景難常，人事莫測，鼙鼓震乎東南，劫燹將遍閭里，富豪盡室而遶難，市井頓形蕭條，驪心執業之公司，亦因營業不振，遽告停頓，驪心始尙藉借貸以度日，繼乃并典質而俱窮，夫妻對泣，淚濡牛衣，驪心以顏面攸關，不欲遽作稗販，終日咄咄，一籌莫展，卒由白黃氏建議，相將寄居岳家，白黃氏卽助乃母洗漿補綻，聊博微資，一家三口，未成餓殍，黃陸氏體念嬌客非因荒蕩而失業，實爲大數所指歸，枉尺宜予矜憐，直尋庶其可望，與其靦顏而博斗升，誤其進取，不如株守以待狡兔，冀於將來，百端慰藉，恩待有加，故雖拮据之彌甚，尙不失爲和樂之家庭。

天公設施之奇，常出恒人意表，滬上雖搆兵三月，而所謂繁盛之區，未遭劫灰，干戈既息，羣焉來歸，鄉間萑苻未靖，富室紛至沓來，視爲桃源，人滿爲患，坑谷皆盈，邀遊於酒紅燈紫之場，酣嬉於露初星晚之候，凡百商家，莫不利市三倍，新興事業，若雨後春筍，驪心舊居停既恢張舊業，彼爲其得意之人，自在首先羅致，貪天之功，遂致饒給，分枝布濩，遍於東西，驪心遂升爲分店之主，當方面之仕，年終衛績，列於冠軍，紅利分潤，數累萬千，故居湫隘，至礙觀瞻，別賃廣廈，以求舒適

，几案陳設，亦復楚楚，念岳母眷顧白門，恩情周浹，迎將同居，俾申侍奉，縱板輿之略殊，實甘旨之媿母，騷心出有包車代步，母女唐有婢媼隨指，休沐暇日，或小宴於食肆，或聽歌於舞臺，在黃陸氏滄海會經，毫不為異，而白黃氏歡場初至，無上寵榮，至是黃陸氏始復返於小康焉。戰氛繼興於歐陸，風雲復亟乎大洋，在理商業不無再受影響，而事實却有大謬不然，各公司商店之業務，反隨炮火而俱進，利潤什伯，勝算屢操，騷心居停既由一狹小之機構，增添無數枝柯，植根益固，布條彌茂，若喬木之向榮，宜心花之怒放，其時新創之業，風起雲蔚，千萬資本，瞬息立集，饒富之家，正虞資財無可安頓，唯一之途，唯在投資，騷心及其居停，與有同苦，每見報章招股廣告，即立時攜帶現款，前往登記，但股份之徵募，僅為總額之極小部分，正如粥少僧多，難於徧沾，往往額滿見遺，即幸能派得，亦不過什伯之一二，焉能償其所欲，乘興而去，敗興而歸，於是深感出資為股東，其難不殊職員之謀事，與其求捷徑於終南，貼盡情面，不如首發難於三楚，自樹風聲，好在於棄於糞，取之不竭，集三五同志之力，復誦一二聲望素著之人以為號召，不虞事之不成，至於營業範圍，正不嫌其廣泛，果也經其列名發起，無不水到渠成，若輩推己

及人，不欲令有向隅，投資者既繁有徒，不妨一再增資，產業因物值而滋長，股票因增資而溢價，騷心得居停之提攜，亦担任若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今日開會，明日出席，讌會酬酢，更無虛夕，黃陸氏白黃氏喜增也夫也百尺竿頭之日進，母兮女兮縱深更久候而無怨，躊躇滿志，斯之謂矣。

上海自開埠以來，所經風波，當亦不鮮，而迄未能掩抑其繁榮，且每經一次怒濤，一面顛覆幾許財主，一面却又產生無數富翁，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又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者，正可為之移詠，即如近頃干戈遍於瀛寰，而上海一部分人士，反因難而得福，始則外匯，繼則居物，近則股票買賣，風行一時，瀾漫全埠，白髮紅顏，靡不涉獵，街談巷議，非此不尙，早購夕漲，夕買早昂，携滿囊其豪爽，黃金唾手可致，顧上海苟無此五色繽紛之紙片維持者，當又嘆不景氣之侵襲焉，騷心既已廁於富商之列，况身兼無數董監，出手得盧，自在意中，黃陸氏母女亦出其私蓄，爭相購買，一而十，十而萬，不知又增多少財貨，珠翠綺羅，滿盈夾袋，騷心已更自築新宅，喬皇輪奐，儼然朱門，婢僕如雲，頤指氣使，顧非大丈夫得意之秋耶？惟騷心磨日而不流連章臺，黃陸氏母女亦均苦奔命於酬應，姑婿夫妻數日難

得一面，華屋僅供婢僕之享受，主人不過視同逆旅，中夜歸來一爲棲息而已。未幾騷心又別營金屋，密貯阿嬌，患難夫妻，早置腦後，偶爾言旋，不異應卯，欲如昔者話家常於酒後，敘天倫於斗室者，不可復得已。一夕母女兩人，博罷歸來，時維秋宵，暑氣未斂，室內鬱蒸，殆不可居，乃命待婢攜竹榻於庭中，陳瓜果於几案，白黃氏衣浴衣，斜倚竹榻，恣口狂噉，猶未足以盪滌胸間，忽念及騷心連宵不歸，酸氣勃發，始覺騷心縱歡緒於妖姬，委仇儼若敵履，繼復叱罵婢媪，借端洩憤，畢竟慈母愛女，無微不至，欸欸慰荐，伴其歸寢，而黃陸氏却以此輾轉反側，不能成寐，輒復自起，步出露臺，仰望露湛星稀，感人生之如寄，又聞蟲鳴四壁，若呻吟而助悲，秋令本極肅殺，况在深夜，黃陸氏亦不覺觸目淒涼，入耳寡歡，平被勾起無數心緒，白黃氏夢回，隱約見母氏室中，燈炬猶明，呼曰，「母猶未睡耶？」黃陸氏方深感慨，遂至嗚咽，猝聞女呼，際不及答，白黃氏已倚裳而至，見母斯狀，不知如何亦復酸楚，少選，顫聲言曰，「母乎！吾儕有今日，始願未之及也，所不足者，騷心忘其糟糠，另締新歡，雖然，男兒薄倖，自古已然，於今爲甚，吾非不能奈何騷心者，恐走極端，轉致債事，故每一觸發，幾欲請律師按今律而治之，而輒復

隱忍，冀其悔悟，若其竟不悔悟，亦兒命所注定，好在吾儕衣食，固不騷心是賴，得能母女相倚終身，足償吾願，毋以兒之不快增母悲恫也。」黃陸氏唯唯，久之，始言曰，「兒知汝母之所悲，尙不止此乎，自兒之生，廿五年矣，吾迄未以家事告若，非不若告也，始而言輒增痛，遂不欲言，繼而返於優裕，有不必言，今晚觸景溯往，歷歷如在，固非心有所思，或亦天之垂誠，兒乎！若亦知乎吾黃陸兩氏幾度苑枯之往蹟乎？」

黃陸氏復言曰，「吾陸氏，名門也，三橋遺母，孝友克淑家風，二俊能文，聲名著聞日下，汝外王父雖自幼習賈，不廢典憤，凡友朋酬應之作，胥出其手，文名藉甚，所至爭賞，貨殖一端，更指揮若定，無不如意，彼創於前，人躡其後，人既則效，彼又更新，當時風氣未開，凡新事業之創始，人必咨汝外王父而後行，固亦商界聞人也，不料因橡皮股票，遽傾其家，終至身殉，汝外王父臨沒言曰，吾不信橡皮股票之可以殺人也，自汝外王父下世，家益不支，汝外王母爲省食指計，亟將吾耦於近村黃氏，黃亦右族而式微者，汝父業製銅鐵之術，俗所稱外國銅匠者是也，其業卑，其入豐，汝父早失怙恃，故婚後攜吾來滬，吾儕克勤克儉，薄有著儲，未幾入一業保險箱者爲跑街，肆爲外人所設，

俄而保險箱之業大盛，則所謂交易所信託公司者乘時崛起，無慮百數十家，無不需此也，汝父初不知交易所之為何物，亦不知其所營何業，第聞有得其股票者，無不獲什蕪之利，汝父以與若輩經營保險箱，廉其值，無居奇，聲氣素洽，亦稍稍求得之，不逾日而果贏，後乃蒐求於市間，亦莫不然，於是傾所有而購之，借貸以倍之，又不足，復以股票轉押而增進之，予勸其略為售去之，則曰，此連城璧也，得之良非易，奈何自圯其財賄，最後乃棄其故業，與友輩自設交易所，為理事，議甫定，霹靂一聲，交易所股票忽焉大落，狂瀾既成，挽救無人，債主環迫，安從歸償，焦急成疾，遂以不起，楚楚母女，歸鄉則恐貽譏，江東父老，未易見也，吾故隱名，寧自力食，避鄉人輕薄口舌，或反覺耳根清淨也，天不吾棄，復有今日，惟吾與汝，亦自營殖，誠如兒言，衣食無虞，固不牛子是賴，惟念汝外王父死於是，汝父死於是，設其生於今日者，寧有此不幸之事哉？」

白黃氏聞言，亦若有無限低回者，不知念其外祖父耶？念其父耶？抑別有所懷耶？

於時晨光熹微，裨販者，除不潔者，已僕僕於道路以逐一日生存之資，黃陸氏自念，曩者吾與吾女亦嘗於此負布囊攜既浣之衣以易……。

白雪

膚肌嫩白

楚翹花雪



★售有處各★

出品公司限有粉股發總和飛海自



紅痣記

柳雨生

這是輕雲離開上海以前四個月的一天上午。

輕雲向剛才到我們辦公室裏來坐定的偵探長朱寶福睜了一眼，笑道：「到底是什麼案子，值得你這樣操心呀！」

朱寶福的紅潤的圓臉，牽動了一下，也跟着笑道：「並沒有什麼大事。」——他見到了輕雲，臉上的愁雲頓時消去了許多。他又緩緩的接下去說道：「我所以打電話給你，不過是怕你另有別的事情，請你緩一步不要多去罷了。」

「我自從接到你的電話後，就不預備出去了。」輕雲從烟罐裏摸起一枝 Woodbine，一面燃着火，一面催着說：「現在請你快點說吧。」

朱寶福忽然把臉色放端莊了起來。

「馬春熙這個人，你大概總聽見過罷？」

這個名字好熟啊！不到半秒鐘，我已經知道了這個人是誰。

我因插嘴道：「他不是華通企業公司的總經理麼？」

朱寶福很沉重的點了點頭，答道：「不錯！不錯！不過你只知道他是華通公司的經理，却還不知道華通公

司是囤積紙張的著名大戶呢！」

這時，輕雲嘴邊的紙烟忽的落了下來，他自己又接住了。他接着說道：「怎麼？莫非紙業統制會去調查過麼？」

朱寶福哼了一聲。

「調查倒是去調查過的，不過都被他們瞞了過去。至於我這個消息，却是馬春熙的女兒馬小鳳告訴我的。」

輕雲訝道：「你和他莫非是早已認識的麼？」

朱寶福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你且聽我一段的說！自從紙業統制會第一次派人去調查華通企業公司之後，已經有點疑心它是大戶囤紙的經營機關，所以，前幾天第二次又派人去調查，誰知仍被他矇蔽了過去，也就算是杳無實據延宕下去。誰知還不到一天，那位神通廣大的魯平，竟出現在他們眼前了。」

輕雲揚了揚眉頭。「魯平又出現了麼？」

若在平常，輕雲聽了「魯平」這兩個字，不自然而然的面色會莊重起來。這「魯平」在我從前的筆記裏雖沒有記載過，但他的確是上海社會近年出現的一位神出鬼沒的人物。簡單的說，他就是一位俠盜，他自己的行動既不受法律的束縛，而又無時無刻不是為維護人道和

正義而活動的人。他和輕雲之間已經有過三次的糾纏——誰叫輕雲的職業和他的却正巧處在很微妙的地位呢？——其中有一次輕雲險些兒遭遇到空前的失敗。所以，每逢輕雲聽到他的大名的時候，未嘗不怦怦心動，這當然也是一種所謂見獵心喜的表示。不過這次他聽了這個名字，雖也照平日的問了一句，但也是淡淡的，非但毫無緊張之色，還有些——對不起！——很樂意的樣子。我不由的覺得非常的奇怪。

朱寶福回答道：「是的。他寫了一封信給馬春熙，內容很有點警告的意思。」

說時，一面從他的制服衣袋裏，取出一張信箋，交給輕雲。輕雲接過約摸一看，便放在寫字檯上。我走了過去把那信拿來一看：

馬先生：

際此世亂羣離，文化消沉不振，出版原料缺乏，汝尙囤積居奇，豈真無心肝者與？聞本月十日汝四十壽辰，欲假樂安大酒店祝賀，且大事鋪張。真耶？假耶？果爾，則汝真喪盡天良者矣！獨不念嚴冬凜冽，災黎嗷嗷待哺，文人赤貧，淪爲乞丐耶？會當有以小儆爾！

我在讀信的時候，一面瞧見輕雲忽的把臉一沉，說道：「這個馬春熙莫非請你們署裏來保護他麼？」

「不是的。他是一個最看不起吃我們這口飯的人。」朱寶福說到這裏，拍了一拍自己的胸膛。「並且，這

事他根本就不相信，不過這一來可把他的女兒小鳳急壞了！她才十八歲，是位很漂亮的小姑娘，今天早晨一大早就跑到署裏來告訴我，說她有一條翡翠項圈，價值很大，深怕它被魯平借端拿了去，因爲她讀過幾篇關於這位耳朵上有一點紅痣的朋友的紀載，深知道他的脾氣是言出必行，總會有點兒舉動的。我因問她願意不願意叫署裏派人去保護？因爲現在離他父親的生日只有幾天了！他却不贊成，因恐被他父親知道，一定反對這個主張。我忽然想到你，便告訴她你或者可以担任這個職務，暗中盡一點保護的力量。她非常贊成，又叮囑了我幾句，才告辭回去。我一面趕着把上午的公事辦妥，一面便先打電話給你，請你稍候。這案情是這樣的，你到底願管不願呢？」

輕雲噴了一口烟，把烟蒂向吐孟裏噴的一盪丟掉，用疑慮的眼光向朱寶福瞧了一眼。

「探長！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爲人麼？這種懲治紙老虎暴發戶的手段，我樂且不暇，難道願替他去做保鏢呀！你還是替他另請高明罷。」

朱寶福訝道：「你不願管麼？」

「這種事情，我真不願意管。我希望你以後像這種事，還是少作成我些的好！」

我知道輕雲這時憤怒的心情，又被那「富而不仁」的老話所激動了。爲了貧苦的同胞，他可以犧牲個人的一切。這件案子他如果接受，即使有很大的報酬，他也

是於心不安的。這時我知道爲了他所懷抱的博愛素願和人類應有的廣大的同情心，寧可使他自己和朱寶福間平日的友誼稍微有點兒損失，不願爲一個國貨的吸血蟲盡效力！

朱寶福也很知趣，但仍作和緩的語氣，問道：

「你真不願意管這案子麼？」

輕雲很堅決的答道：「是的。我並且希望你也不要管它呢！」

朱寶福一聲不響，向輕雲和我說了聲「再見，」挾了他的厚呢大衣，竟自出門去了。

* * *

這天我們的僕人錫永剛把晨報送進來，我便急急起塵，接過來翻閱。這幾天裏，我心裏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輕雲不愛管的和馬春熙家有關係的魯平一案。我先把晨報的第四版一看，但見那驚人的大字標題，什麼「魯平又一案，」「樂安酒店之怪劇，」便已使我失聲叫喊。「阿呀！——果然的，那神通廣大的魯平真出現了。」

這時輕雲恰在隔壁，聽了我的語聲，便也問起我來。

「立堪！你說什麼？」

「那魯平……」

「是麼？我早料到的。不過這案我不願管罷了。……你再仔細翻翻報紙，那魯平是否在跳舞停止的時候，

先把電燈熄滅，然後再進去的？至於那項圈卻沒有被盜，不過，馬春熙却被綁在後園裏，赤裸着背，凍了許多時候……」

輕雲的談話，我不用多述；我只把那第三版報紙大略看了一過，便已經證明是事實了！

我直跳了起來，喊道：

「怎樣？你莫非昨夜也在場麼？還是今晨的報紙你早就看見的？」

輕雲一面回答，一面從隔壁化驗室走了過來。

「正是！正是！我昨晚果然也在場的。」

我大喜道：「哈哈！你莫非早把魯平捉住了，到現在還戲弄我呢？」

輕雲正色道：「立堪！你真是糊塗極了！我若是把他拿住，報紙還有不登載的麼？」

我不由的有點掃興。

「那麼，你是去幹什麼的？你不是告訴我昨夜你是到光明戲院聽音樂的麼？」

「我現在也不瞞你了！我昨夜到樂安酒店去，實在是另有目的的。」

「到底什麼事呀？快些告訴我罷！」

「你這樣機靈的人，還不知道麼？須知那魯平……」

輕雲的話說到這裏，突然停止了！原來這時辦公室的門，忽已推開，我們的僕人錫永送進一封信來。輕雲像有什麼預感似的，急急的把那信拆開，不禁驚訝失

色。

那信道：

馬某爲富不仁，僕欲警之久矣，惜無聞耳。今君竟先假僕名爲之，聞訊之下，不勝快慰。惟昨夕君自舞廳逸出時，爲一衣制服之汽車夫所見，急行得脫！今明告君，其人非他，即僕也！後會有期，敬祝康健！

耳上有紅痣之友人敬上。

於是我和輕雲二人，默默的對視着，停了一會，我才開口問輕雲道：「是你麼？」

輕雲依舊不回答，但目視着地面上的交織着圖案的真席，點了點頭。

儻許

君·博·

藕斷絲連歲歲情。阿誰影事太淒清。燭心早已成灰冷。簾夢難堪入夜生。兩處歡愁餘冥想。一場恩怨悔同盟。紅樓咫尺銀簫倚。儻許人間訴月明。十載風流跌宕情。記會走馬去江城。花前兀自癡心誓。酒後偏教熱淚生。善病憐卿頻寄札。耽禪笑我更逃名。日來不盡瀟瀟意。猶訝蕉聽話雨聲。

美而廉皮鞋童裝商店

榮譽出品

標準皮鞋●新童裝

式樣比衆好 售價比衆巧

地址：南京路四二九一三一號 電話：九一五八號

東南藥房

新藥業同業公會會員

王抱濟利

金滬權威

零售均照批發

貨價比眾便宜

專配醫師處方

調劑準確可靠



地址 五馬路五四六號（近大新街）

電話 九六五五五 九四一三五



求婚的故事

趙爾謙

年老的國王奧厄克爾對他的盾手說：拿惹爾我今天覺到得不舒服，予素所愛惜的幾根老骨頭，疼痛滋甚，你照罷，仁慈的死神，行將來臨。

拿惹爾能操着手琴的絃子和他抓住小馬克里司禿夫的繩繩，一棧的稱心順手，就對國王說：陛下，是否准我為你奏一點音樂，我那裏有一只六絃的古琴，其聲清絕，王國內所有之樂器，無出其右者。

國王發問：是不是你那位善於吹笛子的叔父給你的古琴，你昨天就用牠在我女兒密厄拜爾的音樂會上奏起樂來。

就是那個。

帶病的國王坐滿他的椅子說着：好罷，就這樣辦。拿惹爾剛巧取出他的古琴，廳上的大門忽然開啓，爲一位着黑色虎斑天鵝絨的扈從讓出一條路來。

國王就問：你來做什麼？

扈從鞠躬而對：陛下，就是最近戲園得勝的三位武士欲向陛下的女兒密厄拜爾公主求婚，他們的意思！願國王在三人當中選擇一個做女婿。

不過，這是前幾天的事，國內的貴族竊向密厄拜爾求婚或親者有好多起，國王討厭起來，因而想起這個戲園的辦法，用以決定選出一個女婿來。

你回報這班武士們，我昨天已遺發我的傳令官，從亞爾巴庸城發出佈告，說在兩星期內武士中如有最堪嘉許的成就，我的女兒就將許給他。現在呢，我的孩兒，你去罷，好讓我們平安。

扈從從新鞠躬而退。

他就對武士們說：先生們，國王昨天已遺發他的傳令官，從亞爾巴庸城發出佈告說：在兩星期內，武士中如有最堪嘉許的成就，他的女兒密厄拜爾定許給他。

三武士無法固請，遂各自散去。

伯魯陀斯年最長，是一個虔誠正直的少年，回到臥房內不多時，即雙手捧頭跪在天鵝絨的祈禱檯前。

仰起頭來注視象牙製的苦像他說：我的天主，我求你，我能够做什麼呢？那一種才算出類拔萃的行爲能得國王的歡心？因爲愛公主的原故，我覺得用力將長槍一揮，能摧毀最厚的牆垣，就如同用拳擊斷我的木槓一樣容易！

但是象牙苦像寂然無聲……

伯魯陀斯無法解除困難，他就在皇宮左近徘徊了好幾個黃昏。

他未曾能够滿足私願，沒有幸福在峨特式發光玻璃高窗後面，能彷彿看見美女的側影，但是聽見樹蔭後面

有切切私語之聲。

是拿惹爾和園丁萬西暢談衷曲。

萬西說：可惜得很，再歇幾年頭，這個美麗的森林，就無痕跡可尋。國王不是去年還命我斬盡園中樹木，託言樹身長得太高，遮蔽官中殿宇嗎？可好他不久就放棄這個意見，但是我總怕這個意見不會完全放棄。

園丁的談話指導了伯魯陀斯應做的事實。明日他糾合伯爵領域內所有的樵夫，把王宮前后左右附近十里內森林中所有的樹木盡行剷光。

後來把這些鉅大的切斷的樹幹聚集在一起，堆積成山，高度超過小教堂兩倍，伯魯陀斯歡喜得搓手。

當伯魯陀斯沉思着自己成就的時候，他的情敵，第二位武士名梁德爾者也正在想着如何才能完成最堪嘉許的行為以悅王心。

一天早晨他散步於王宮附近的地旁，忽然一個念頭，從智慧中產出，他自言自語的說：我去從這個池中釣起千條精美的魚，去問問那個從前受過我保護現充王后的首席御廚，能否為我做一千盆美味。

這個廚師，曾經受過武士的保護，素精於烹調之術，依照少年武士的意思，做了十盆裝皮毛的竹籠魚和鯉魚餛子，二十盆銀白魚黃瓜，十二盆鮪魚，五十盆美國的白鱸魚，十盆淡水鯉魚炒素菜，再加上淡水魚炒韭菜，炒茴香，炒綠色覆盆子各色不同的菜蔬。

等到菜蔬齊備，烹調得整齊齊齊，梁德爾遣人送到

王宮內的冷藏間后，就靜待御定期間的滿限。

雖則限定內的頭十天尚未過去，拿勒萊係戲園中勝利武士之殿軍，而年亦最輕，仍在考慮自己能够做一點什麼事情。

他聽見說那二位情敵有所成就，但是做得古怪而無效果。

他散步於林中，兩手放在背后，滿面愁容，正當這個時候，他看一個老年婦人在他的近旁搜集枯樹枝極為艱苦。

兩只手白得好像羊皮紙一般，腰是屈曲難堪，她是因頑寒冷，因而四肢戰慄。

拿勒萊就說：老太太，為什麼緣故你自己搜索這些枯柴，難道一個個人總沒有嗎？

老年婦人回答說：青年的紳士，一位鄰婦有時幫助我，因為沒有錢給她，今晨我把她辭退。哦，貧困混雜在生命的悲哀中，到真是早死的好！

老太太，假若你願意討人喜歡，使得我高興，你只能拿這幾根小樹枝，拿勒萊一面說，一面把一把木材放在她的懷抱中。至於那些笨重的木材，我今晚親自送到你家裏來，并且我允許你，不出三天，你將有許多木材，裝滿地窖子，還有剩餘呢。

我謝你，——老婦說着，就舉步回家——我謝謝你，少年的紳士，仁慈的天主將要酬報你。

三日以後，她地窖果然有用以取煖的木材，足數十

二年之用，這就是她活在世上的餘年。

等着限期滿後，武士們赴王宮請見，伯魯陀斯和梁德爾均頗自負，祇有拿勒萊低着頭。

他自言自語的說：我對於密厄拜爾公主的愛情，總要偉大，無論如何，還要大過我的自負，因為實在我自己也不知道說什麼的好，我雖然在跑，但是不知道我的腳步的趨向……

伯魯陀斯黎明即抵官門，梁德爾中午亦到，只有拿勒萊傍晚才來。

對於這三位武士，盾手拿惹爾只能一一報之以淚。盾手對他們說：哀哉，不幸的朋友們，你們回去罷，國王前天已經去世了。我們尚未替他安葬，因為引導靈魂上天堂的梯子，一星期內不過豎起來一次，但是三天以後，我的老主人就永遠離開這裏了。

三位武士同聲嘆息的說，天主！我們做什麼才好！拿惹爾說：到天堂上去，我們的好國王在天堂上沒有位置，這是情理必無之事，到天堂上去，聖伯多祿，或者能讓你們進去。

三天過去了，天神的梯子豎立起來。伯魯陀斯無憂無慮，兩腿壯健，拾級攀登。

聖伯多祿立在天堂門口的高處，腰帶旁掛了一串鑰匙，就問道：你到那裏去？

伯魯陀斯問：國王不在這裏嗎？

聖伯多祿回答說：是在這裏，請你不要通過天堂的

門限，除非你未來天堂前的最近數日內，行過一件善功。

伯魯陀斯極端的驚訝說：一件善功！

是的，就是最近數日內有最高愛德的行爲，我看不出你做了什麼。

伯魯陀斯回答說：那麼我不會劃平一個森林以圖國王的歡心嗎？

聖伯多祿回答說：弟兄，這個不算一件善工，請你原諒，我不能讓你通過天堂之門。

武士嗚咽而言：然而，密厄拜爾公主，我心愛的公主呢？

聖伯多祿說：我不知道你要說的是什麼。天神。我請你放鬆這個梯子，先請這位先生下去。

梯子會自然的降落，伯魯陀斯回到地上，傷心到極頂。

現在輪到梁德爾到天堂。

聖伯多祿問他：你要什麼？

——好聖人，我願意和國王奧厄克爾談心，他許我和我的女兒密厄拜爾結婚。

聖伯多祿說：哦，你將才那位朋友十分傷心的原因也就是爲了這個嗎？我是十分高興的謹隨尊便，但是祇要在未來此前的數日內行過一件善工的人，才能通過天堂之門，不容氣的說，在那本「仁愛善工」的表冊上看

不出你做些什麼。

梁德爾高聲叫道：有這個可能嗎？我豈不會叫那受

我保護的廚司烹調一百盆奇形異狀的魚送到王宮內去嗎？

聖伯多祿說：不成問題，但是這個算不了一件善工。於是梁德爾復回復地上，滿衷苦楚，說不盡單相思的失望。

現在輪着拿勒萊去。

他剛巧踏上天梯最后之一級天堂之門，就一齊洞開，讓他經過，聖伯多祿看見他，竟然歡喜得眼淚淌出來。

當他步行前進時，天神組成的樂隊，在空中做美麗的飛舞爲他唱仁慈和愛情的讚美詩歌。

在一個山谷的深處，四週滿佈着百合花和黃金色的太陽，國王奧厄克爾坐在那裏彈琵琶。

他很親密的對拿勒萊說：你知道，等我彈得格外好一點，我就加入天神樂隊；我曉得這個還需要充分的時間，但是，對我說，你究竟是誰。

拿勒萊一膝跪在地上回答：陛下，我是戲鬪得勝第三個武士，也是年紀最輕的一個，我求你把你的女兒密厄拜爾公主許給我吧，她是我心愛的。

國王明白人心內所想的是什麼，因爲拿勒萊已經有當選的資格，也不露出驚奇的样子。但是用分外柔和的聲音對他說，我的好孩子其實爲了這件事，你用不着一直跑到我這裏來，因爲皇宮的門和天堂的門一樣，在你面前，自然會得開開來。但是我十分高興看見你。你是一個壯麗勇敢的武士。回到皇宮去，密厄拜爾在那裏等

你，她坐在侍衛室內一張矮小的椅子上，你趕快去吧，因爲她渴望你在她的身邊，關於你結婚的問題，絲毫不必張皇，一切有我所下的命令了。

拿勒萊聽見國王這番甘言蜜語，不覺深深的一鞠躬，表示十分的感激，他就吻了國王奧厄克爾的白斑鹿皮的拖鞋。

他想返王宮，心中感覺到無限的快慰。

密厄拜爾公主，着上官庭的服裝，坐在她那張低小的椅子上等他，椅背上有木製的小柱頭突出，上面雕刻些畫像。她着了一件白綢鑲金邊的禮服，顯出十分瘦長，格外挺直，她微微的一笑。她的兩條長辮子的尾端，盤在左右膝頭上面，如同兩條和善的小蛇，她纖弱的指頭就撫弄於其間。

拿勒萊從老遠的地方看她不是十分清楚，就好像爐灶深處的星星之火，他一步一步的前進。

馬上聽見遠處的一聲：哦，我的王子，同時她抬起頭來，張開兩手來要抱他，她的額頭是純潔的，她的蛋形面龐是鮮豔的。

差不多一秒鐘的工夫，整個王宮如同睡覺一般，這是他們兩人最美丽的最幸福的時候，因爲人生中有幾個剎那是不可避免的必需：一切的事物必需沉寂無聲和睡覺一樣。一千六百七十年三月他們倆在小王國內的聖熱羅尼莫堂內舉行婚配聖事。



海上的月亮

蘇青

茫無邊際的黑海，輕漾着一輪大月亮。我的哥哥站在海面上，背着雙手，態度溫文而瀟灑。週圍靜悄悄地，一些聲音也沒有；溶溶的月色瀾漫着整個的人心，整個的世界。

忽然間，他笑了，笑着向我招手。天空中起了陣微風，冷冷地，飄飄然，我飛到了他的身旁。於是整個的宇宙變動起來：下面是波濤洶湧，一條浪飛上來，一條浪滾下去，有規律地，飛滾着無數條的浪；上面的天空似乎也湊熱鬧，東面一個月亮，西面一個月亮，三五個月亮爭着在雲堆中露出臉來了。

「我要那個大月亮，哥哥！」我心中忽然起了追求光明的念頭，熱情地喊。一面拉起哥哥的手，想同他一齊飛上天去捉，但發覺哥哥的指是陰涼的。「怎麼啦，哥哥？」我詫異地問。回過頭去，則見他的臉色也陰沉沉地。

「沒有什麼，」他幽幽回答，眼睛望着雲天遠處另一鈎淡黃月，說道：「那個有意思，鈎也似的淡黃月。」

於是我茫然了，一鈎淡黃月，故鄉屋頂上常見的淡

黃月哪！我的母親常對它垂淚，年青美麗的棄婦，夜夜哭泣，總於變成瘋婆子了。我的心祇會往下沉，往下沉，身子也不由的沉下去了，摔開哥哥的陰涼的手，祇覺得整個宇宙在幌動，天空月光凌亂，海面波濤翻滾。

「哎唷！」我恐怖地喊了一聲，驚醒過來，海上的月亮消失了，剩下來的祇有一身冷汗，還有痛。痛在右腹角上，自己正患着盲腸炎，天哪！

生病不是好事，病中做惡夢，尤其有些那個。因此平日雖不講究迷信，今夜也不免要來詳夢一番了。心想，哥哥死去已多年，夢中與我攜手同飛，難道我也要逝世了嗎？至於捉月亮，……

月亮似乎是代表光明的，見了大光明東西便想去捉住，這是人類一般的夢想。但是夢想總成夢想而已，世上究竟有沒有所謂真的光明，尚在不可知之間，因此當你存心要去捉，或是開始去捉時，心裏已自懷疑起來，總於茫然無所適從，身心往下沉，往下沉，墮入茫茫大海而後已。即使真有勇往直前的人，飛上去把月亮真個捉住了，那又有什麼好處？人還是要老，要病，要痛苦煩惱，要做噁哩噁嘛事情的，以至於死，那麼撈子月亮於他究竟有什麼用處呢？

說得具體一些，就說我自己了吧。在幼小的時候，

犧牲許多遊戲的光陰，拚命讀書，寫字，操體操，據說是爲了將來幸福，那是一種光明的理想。後來長大了，嫁了人，養了孩子，規規矩矩的做妻子，做母親，天天壓抑着羅曼諦克的幻想，把青春消逝在無聊歲月中，據說那是爲了道德，爲了名譽，也是一種光明的理想。後來看看光是靠道德與名譽沒有用了，人家不愛你，虐待你，遺棄你，吃飯成了問題，於是想到了獨立奮鬥。但是獨立先要有自由，要有自由先要擺脫婚姻的束縛，要擺脫婚姻的束縛先要捨棄親生的子女——親生的子女呀！那時所謂光明的理想，已經像一鈞淡黃月了，淡黃月就淡黃月吧，總於我的事業開始了：寫文章，編什誌，天天奔波，寫信，到處向人拉稿，向人獻殷勤。人家到了吃晚飯時光了，我空着肚子跑排字房；及至拿了校樣稿趕回家中，飯已冰冷，菜也差不多給傭人吃光了，但是飢不擇食，一面狼吞虎嚥，一面校清樣，在廿五燭光的電燈下，我一直校到午夜。戶口米內攪雜着大量的砂粒，塵垢，我總於囫圇吞了下去，總於入了盲腸，盲腸潰爛了。

我清楚地記着發病的一天，是中午，在一處宴會席上，主人殷勤地勸着酒，我喝了，先是一口一口，繼而一杯一杯的吞下。我祇覺得腹部絞痛，但是說出來似乎不禮貌，也有些欠雅，祇得死進着一聲不響。主人舉杯了，我也舉杯，先是人家央我多喝些，我推却，後來連推却的力氣也沒有了，腹中痛得緊，心想還是喝些酒下

去透透熱吧。於是酒一杯杯吞下去，汗却一陣陣滲出來了，主人又是怪體貼的，吩咐開電扇。一個發寒熱，患着劇烈腹痛的人在電扇高速度的旋轉下坐着吃，喝，談笑應酬，究竟是怎樣味兒我委實形容不出來，我只記得自己坐不到三五分鐘就繼續不下去，跑到窗口瞧大出喪了。但是大出喪的靈柩還沒抬過，我已經痛倒在沙發上。

「她醉了！」我似乎聽見有人在竊。接着我又聽見主人替我僱了車，在途中我清醒過來，便叫車夫向××醫院開去。

醫生說是吃壞了東西，得服瀉劑。服了瀉藥，我躺在床上，到了夜裏，便痛得滿床亂滾起來。於是我哭着喊，喊了又哭。我喊媽媽，在健康的時候我忘記了她，到了苦難中想起來就祇有她了。但是媽媽沒有回答，她是在故鄉家中，瞧着一鈞淡黃月流淚哪！我感到傷心與恐怖，喃喃對天起誓，以後再不遺忘她，再不沒良心遺忘她了。

腹痛是一陣陣的，痛得緊的時候，肚子像要被裂了，我祇拚命抓自己的髮。但在鬆下來痛苦減輕的時候，却又覺得傷心，自己是孤另另的，叫天不應，喊地無靈，這間屋子裏再也找不出一個親人。我爲什麼離開了我的母親？她是這樣老邁了，神經衰弱，行動不便，在一個愚蠢無知的僕婦照料下生活着。我又爲什麼離開我的孩子？他們都是弱小可憐，孤苦無告地給他們的繼母欺



獅子

譚惟翰

今天，近黃昏的時候，叔父到我寄居的地方來。他上了三層樓的扶梯，走進我的臥室裏，已經按不住有些兒氣喘了。到底是五十開外的人了，多走了幾步路也會感到吃力。我忙倒了一杯茶給他老人家喝。他伸出瘦細的雙手，捧着茶杯，杯裏的水也隨着他顫抖的手指起了跳動。

他喝着茶，盤着皺紋的眼角彷彿開出了花，這些年來，在愁困之中很難看到他有這般的高興，他顯然一個子是在那兒發笑了。可是他又像深怕別人看出似的，故意的壓制他內心的喜慰，然而那祇是徒然，他無法禁止他的笑。

他的確是在笑了！灰白的八字鬚直往上翹，他不用手去撫摸它，兩眼裏還透着迷醉的光。我正在注意他，不料他猛的想起一句話來問我：

「你小時節玩的那一對泥獅子還在嗎？」

一時可把我弄糊塗了，我睜着眼癡呆的望着他。

「棕色的，搖得響的——我記得是連一個羅漢，兩盞風燈一起帶回的……」

他喝了一口熱茶，又提醒了我一聲；於是我立刻明白他問的是什麼。我說：

「好像還在箱子裏，要尋或許還可以尋得到。」他點點頭，隔了一會又問：

「你還記得送獅子給你的那個人嗎？」

我眼前渺茫的出現了一個秀美的人影。

「記得——她的名字是不是叫素紋？」

「不錯，素紋！素……紋！」

叔父重覆的唸着這兩個字，似乎想從自己的聲音裏喚出昔日的美景。可不是，連我被他這麼一提，不由自主的我也鑽到孩童時的夢憶裏去了。

二十年前，過新年的時候，我隨叔父坐包車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我不記得走進的里弄叫什麼名字，但我記得弄裏每一家的大門前面都裝着好些圓罩的電燈，燈罩上用紅漆寫着一個個動聽的女人的名字。電光很亮，硬把黑夜鍍成輝明，好像是在屍骨上抹着脂粉一樣。當時我便起了一種很不舒適的感覺。

幸而我跟叔父踏進的一間屋子是相當幽靜，潔淨的。叔父被一個年輕的女子接待着，在這兒，他有比在家裏更多的笑容。我記得那時節叔父的頭髮並沒像如今這樣的禿脫，咖啡色綢面的絲絨袍，外面套上貴重的皮大衣，嘴裏啣着雕花的象牙烟咀，樣子倒也顯

得風流瀟灑。

因為是新年，這兒的主人頭上便插着兩朵紅花，踩着輕盈的步子閃來閃去；脚上的一雙綠緞繡金的鞋幫兒就像一對小雀兒在雲空裏飛舞了。

這個女子是下江人，我初次聽見叔父用不純熟的上海話也許是蘇州話同她交談，我已經感覺叔父的偉大了。這就等於鄉下人聽見留學生講洋話一樣的代表欽佩與驚奇。

叔父的話我雖一句也聽不懂，可是從那一舉一動，一言一笑的表情看來，我可以斷定叔父是很愛這個女子的。

我們在這裏吃了夜消，後來那女子又拿了好幾樣精巧的玩具給我玩，就是兩個小泥獅子，一對風燈和一個羅漢。大約叔父還有許多私話不好當着我的面和那女子說，便吩咐娘姨領我到隔壁一間房裏拿了四盆水果同糖食給我吃。我一個人坐在紅木條桌旁邊玩獅子，吃糖菓，直到夜深叔父喊我回去，我才捧着一個大紙包乘上了包車……

叔父同這個女子有着密切的感情，兩人相識也不止一兩年了。素紋是她的名字。據叔父說她頗能幹，聰明，尤其精於刺繡。如果叔父不是因為家裏已經有了三位太太，恐怕這位素紋女士也早跟從他了。如今在叔父想來，不知是憂是喜，是滿足還是懊喪呢？

由於內戰的影響，叔父遷了居。他到上海也有十

五六年了。在這十五六年裏他的生活有了可怕的變動。不知道是命運在捉弄他，還是他有意任命運去捉弄。他似乎不會有過打算，爲着將來；不，即使是爲着明天，他認爲那也是多餘的。他有過分的魄力和勇氣，我不敢說他是唐突和缺乏修養，他受着財迷的衝動，冒下了最大的危險。說它是一最大的，一因爲他把他半世的生命都交付給它了。他做着交易。在得利的時候，曾經買過三輛新式的汽車，他有了過剩的錢財供給給他作無聊的消遣。他什麼都享受到了，可惜是像夢樣短促的時間。他終久還是失敗了！把事業當作賭博去做的人，結果自然不會逃過賭徒應遭的惡運。——一下子他從高峯上摔到了深淵，失去了財富，失去了歡樂，失去了友情，然而可悲的是連個落脚的地方都不給他……

時間帶走了他的年華，他的奢望，他的夢！兩位後娶的太太在未滿二十五歲的年齡都被病困折磨得早死了，留下了幾個無力入學的兒女在青春期却度着遲暮的歲月，幸福與快樂不沾他們的份，他們都成了少年的老人。

悔嗎？——但叔父是決不會說這一個字的。現在他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每日走着老遠的路，飢一餐飽一頓的，過着和從前絕對相反的生活。他鑽到東，跑到西，爲了最低的生活代價成天的在替別人做牛馬，這一切的變化又豈是他當初所能料到的？……

的確，這是太巧妙的事，今天他到我這兒來，並且問起了那一對獅子。他告訴我：他上星期偶然在馬路上碰見了那位素紋女士的老娘姨——她還認識他。叔父問起素紋女士的近况，又將自己服務的地方的電話號碼抄給了她，叫她有便交給「三小姐」——這是娘姨對素紋的稱呼。

叔父今天高興極了，原來素紋果然有電話請他去談談。他到了一所公寓裏，找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位美人，那位情侶，但如今她的頭髮也已成了銀色，雖不像叔父的那樣蓬亂。她看見叔父感嘆的說：

「十八年了！」

叔父學她的口氣給我聽，「確是十八年了！」他們像在唱「汾河灣」回審的那一景，我不覺暗自好笑了。

叔父越說越起勁，我看他又有了年青人的精神。雖不免在說話的時候，常要給興奮逼得嗆咳幾聲，但實在可以明白他是出自內心的喜悅。他說素紋已嫁了個商人，過得很舒適。男人已有六十多歲，不常到她這裏來；又說素紋還記得我，她沒想到我也是三十歲的人了……

一點一點從她的服裝，她的外貌，一直到她的生活近况，叔父都講給我聽了。與其說他是講給我聽，還不如說他是在講給自己聽吧。我知道他從回憶中得到的多麼大的快慰！即使是傷感，在這時，也該蒙

上一層甜蜜的外衣，不是？

臨走的時候，叔父又說起下個月初便是素紋的生日——虧他還記得那麼清楚！他說想送她點什麼禮物，可是公司裏無論什麼稍稍中意的東西全都標價太貴。「實在買不起啊！實在……」他不斷的搖着他的腦袋。他的背越發顯得彎了！

忽然，我想起了個主意。我說：

「若是我把那對獅子找出來了，就作為禮物送還給她可好？這樣倒可以說是個真正的紀念品哩……」

「那好！那好！」叔父非常贊成我的意見。

當夜，我就搬了好幾口衣箱，在一隻放舊衣的皮箱裏，發現了那對可愛的精巧的泥獅子。獅子的腦袋已經上了霉，像老年人的髮絲一般的蒼白。我忙用一條濕毛巾替它通身揩了揩，它立即恢復了二十年前的活力與光彩（人為什麼不能這樣呢？）獅子雄糾糾的站着，真像要叫出聲音來！

叫出什麼？這恐怕祇有送禮的人和收禮的人自己知道，旁人也無須猜想了！

▽人誇豔極偏耽靜，

▽天遣情多莫諱癡。

——袁枚——



聖徒奇
案之一

難兄難弟

程小青

那多言的貝惠克常常這樣說：「你們從來不會看見像這樣兩個寶貝的弟兄——華德和威廉。他們的促狹本領簡直不相上下，祇想作弄人家，人們給弄得跌倒失敗，他們便會感覺到愉快。要是他們倆之間有機會可以欺侮對方，那末誰也不肯輕輕錯過這個機會的。」

很不幸的，弟兄間構釁失和的事實在世界的歷史上並不算為新穎。像雅谷和以撒，該因和亞伯，在最早時期就表演過相害相殘的活劇。這金賽爾家的華德和威廉，弟兄倆，是自幼就彼此不睦的。

當然這種不睦並不是從胚胎中帶來的，也不是一下子就造成的，而是經過多年的失教放縱累積而成的。當華德四歲的時候，覺察到他的才生了兩個月的弟弟威廉，佔有了他的父親跟母親的大部時間和注意，就開始嫉妒，很想利用那把玩具的木斧在他的

弟弟的頭顱上擊一下子。這自然祇是一種幼稚的嫉妒心。威廉到了七歲，晚上躺在牀上，等他的十一歲的哥哥華德睡熟以後，他會悄悄地爬起來，把華德衣袋中保藏的糖果、銅幣、繩

子和有彈性的樹膠圈等搜索一空。這原是一種報復行動，不過它已從嘗試而漸漸達於熟練的程度了。但是華德到了二十歲時，發覺他已經能够模仿威廉——十六歲——的書法，他就順利地把威廉存在銀行裏的儲金提出了一大部分。這一注儲金的短少終於成了一個謎，事後也沒有給查明白。總之，他倆的相互傾軋欺詐的技倆，隨着年齡經驗而逐漸擴展開來，正在向着高峯邁進哩。

威廉向他的哥哥建議說：「這個週末你到我家來玩玩怎麼樣？」他那時已二十七歲，貌是心非的矯飾工夫自然更老到了。

華德應約到他的弟弟家裏去。在

深夜時分，他潛行下樓，進入他的弟弟的書室，偷看一切關於威廉的私人函件，知道了威廉正準備用廉價接收一注已經破產的修理舊鞋事業。華德就從中搶了過來。

華德三十五歲了。一天他也假殷勤地邀請威廉。「你有空到我那邊去吃中飯。」

威廉就揀一個華德不在家的日子去訪問。他欺蒙了一個不知他們底細的書記，讓他留在華德的私人辦公室的等候。他從書桌上的信件中查知了東非洲的礦務出讓事件，華德正打算接辦。威廉就用一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這礦務股票從華德的計劃奪了去。

那位多說話的貝惠克先生，儘可以再舉幾件像這樣的事實，來表明這金賽爾弟兄倆的「各有千秋」的詭譎和促狹的手腕。

貝惠克說：「就是他們的父親也

不能不小心戒備他們。他也不能算是一個典型的父親。喂，你總已聽得過那個南非洲的財翁約瑟·金賽爾爵士罷？他就是這一對寶貝的父親。我聽說他此刻住在馬拉甲。我在我的業務失敗以前，本來是他的法律顧問，現在我的家裏還保藏着爵士的最後遺囑。因着他還在海外，他不知道我的不幸的遭遇，但我既保藏着他的遺囑，遲早我總要恢復我的職務的。當他在倫敦的時候，他正攪得我頭痛。最初他叫我立了一張遺囑，把產業平分給這兄弟倆。接着他毀掉了它，另外立一張，將財產全部給華德一人。後來他的主意又改變了，重新立一張完全傳給威廉的遺囑。可是最後他又撕毀了那遺囑，再行立一張新的。他顯然分辨不出這兩個寶貝究竟那一個更壞，所以這樣子猶豫不定。我記得有一次。……

貝惠克先生如果記得一次，那是可以證他以後再會記得的。他的多言的特性，一半是因着他的喜歡多說話的天賦，一半却是由於他無限制地喝

下肚子裏去的紅色杜松子酒的效果。這酒的代價，西門，田丕烈——聖徒——是常常準備着代付的。

聖徒第一次遇見這位貝惠克先生是在倫敦西區的一家酒店中；以後他又好幾次在其他酒店中遇見他。貝惠克常常做着將近恢復職務的好夢，話題常常會轉到這方面來，聖徒總不忍搗碎他這個夢。其實這復職的希望，就是在貝惠克先生自己的信念中也是非常渺茫的。杜松子酒實在是貝惠克先生的致命傷。聖徒和他接談了幾次以後，看見他的水汪汪的眼睛，顫動的手，和紅而腫的鼻子，就不相信他再有恢復他以前的律師地位的可能。不過聖徒並不是一個勢利小人，他的交際又是多方面的，所以給貝惠克先生付些酒帳也滿不在乎。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二十世紀的非法活動分子，祇要像演劇般地幹一下子，就可以安享他所得到的不義之財。其實這見解是錯誤的，聖徒就從來沒有這種經驗。他知道金毛的綿羊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等他剪取。他所享

受的，都是他平日細心地找尋到的種種線索，然後費了心力才得到收穫的。因此他對於平日所接觸的人物，或偶然聽到的閒言蜚語，他總不肯輕輕放過。因為有時候，這種看似無關緊要的瑣事，會適逢其會地演變而引導他獲得一注意外的收入。當然，徒勞無功的事也不是絕對沒有的。

這位貝惠克先生的多言就是一個例子。律師是往往參預人家的秘密的。他們因着事業失敗而喪失了地位，心中不免總有些懷恨，因此，他們腦子裏所蘊藏的情報，對於像聖徒一類的人，往往會有一廢物利用一的價值。聖徒所以無限制地把杜松子酒供給貝惠克先生，也未始沒有這樣的用意。他知道他的「喋喋多言」中或許有一天會開花結果，不過遲早說不定罷了。

過了幾個星期，這位鎮日沉醉的貝惠克先生果然有用處了。那時聖徒已好幾天不看見他幾乎把他忘懷了。一天早晨，聖徒的女伴蓓德麗·霍梅從報紙上讀到了一節新聞，就告訴聖

徒。

伊說：「喂，你的朋友約瑟·金賽爾爵士死了。」

聖徒正坐在窗檻上吸着紙烟，目光照着陽光燦照的格林公園。他一時還沒有觸動什麼意念。

他淡淡地說：「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那個多說話的貝惠克的當事人。」他的腦子開始回到貝惠克時常講起的那些故事。「讓我看一看。」

他把報紙上的新聞仔細地讀了一遍，知道約瑟爵士是患肺炎症死的，病勢很急驟，起病時祇在上一天早晨十點鐘。倫敦的一個著名的法律事務所保持着他的遺囑；他的鉅產的如何支配不久就可公開宣布。

西門隨意地說：「唔，這一來華德跟威廉又有一個新題目可以互相絞絞腦筋哩。」

他說了這句，也就把這事擱置了。那天黃昏，他在一家酒店中讀着晚報。報上又續登這件事的消息，據說金賽爾的幾百萬財產，根據一九二七年立的一張遺囑，將平均分配給他的

兩個兒子——華德和威廉。

這件事明明是可以結束了。據西門料想，約瑟爵士大概對於他的兩個寶貝兒子終於分別不出高下和優劣，祇索採取了這唯一的辦法。他聳聳肩，認為這是他的十二年游俠生活中的另一件勞而無功的事，就把它放棄了。他正在把報紙翻到另外一版時，忽覺有一隻笨拙的手拉扯他的衣袖。他旋轉頭去，看見那位多言的貝惠克先生，穿着一件蛀損而發油光的常禮服，戴着一頂因多年擱置而變成綠色的高帽，站立在他的背後。

「哈囉！」西門喃喃地招呼了一聲，機械地叫了兩杯紅色的杜松子酒。「你剛才可是送喪回來嗎？送誰的喪呀？」

貝惠克接了送到的酒杯一口氣喝了半杯，用袖子抹他的嘴。

他懇摯地說：「喂，老孩子，我馬上要復職哩。你得給我道賀。」

他顯然是醉得很厲害了，語聲也很模糊。聖徒也就不大信任他的說話的真實性。

西門鬆懈而有禮貌地答道：「那好極。你什麼時候得到這個消息的呢？」

貝惠克說：「他們馬上就得叫我復職哩，因為我是唯一一個保有金賽爾的遺囑的人。」他的呆鈍的眼光照到了聖徒手中的晚報。「你讀過這新聞嗎？他們說依據了一九二七年的遺囑，那財產將均分給華德和威廉。吓！——貝惠克搓扭他的手指。「不，那張遺囑是在好幾年以前立的，早已失效哩。我保有的那一張是在一九三二年立的，因此他們不能不請我復職。你想我雖是個落伍的律師，可是還保持一張價值幾百萬的遺囑哩。」

聖徒的鬆懈態度立即消逝了。他把驚惶的眼光向酒室的四周瞧了一瞧。幸而桌子上大半是空的，沒有人注意他們。那個女招待也在一角裏和伊的同事們偷偷地談笑。

聖徒緊張地說：「等一等。」他拉着貝惠克走到一隻更孤立的桌子旁，那邊可以沒有人偷聽的危險。「請你再說一遍。」

貝惠克先乾了杯子，向四周看看，分明再要滿一杯。他說：「事情很簡單。我有着一張金賽爾的最後的遺囑。我從報紙上看到了這一節新聞，本來就要到那法律事務所去告訴他們。但我走過這裏。想喝一盞，喝一杯酒，給我自己慶祝一下。現在我想那些律師都已回家去了。」他高興地揮着他的兩臂。「我祇能等到明天再看他們了。現在還是再喝一杯酒。這酒是應得由我來付帳的。」

他伸手摸索他的衣袋，掏出了兩個半辨士一個六辨士。他把錢放在桌子上，迷糊的眼睛在錢上面雲了幾雲。他似乎已領會到這數目還償不了酒帳，忽把兩隻手捧住了臉，哭出來了。

他嗚咽地說：「完了，完了！我的錢都已完了！老孩子，借一鎊給我。我來付今天的酒帳。」

聖徒緩緩地說：「密司脫貝惠克，那張遺囑現在可在你的身上？」

「自然在我的身上。老孩子，我已經告訴你，我正準備到法律事務所

去告訴他們，以便他們可以恢復我的法律顧問的職司。對不起，今天的酒錢你再給我付一付罷。」

西門將自己的酒杯舉起來，不慌不忙地喝完了。

他問：「密司脫貝惠克，你能把這張遺囑賣給我嗎？」

那律師掀起了眉毛，顯得很詫異。「什麼？老孩子，把遺囑賣給你？這怎麼可以？職業道德不能不顧到啊。

不，我不能將遺囑賣給你。喂，你借十個先令給我也好！」

聖徒說：「密司脫貝惠克，假使你有一注終身的年俸，每年有五百鎊收入，你將怎麼樣？」

那倒了霉的律師嚥了一口唾涎，含着眼淚的眼睛射出一種光彩，真像陽光從四月裏的陣頭雨後面照射出來一樣。

他說：「如果我有了這樣一注收入，我將買杜松子酒。買得很多，一桶，一桶，一桶！我要用杜松子酒洗澡。在每一個星期六晚上，我要睡在杜松子酒裏！」

聖徒說：「我可以給你終身五百鎊的年俸，跟你換那張遺囑。如果你願意，馬上可以簽一個約，把這交易談妥。你用不着多顧慮職業道德。我可以答應你，我決不損毀或者藏匿這張遺囑；我祇要借用它一兩天。你贊成不贊成？」

不到一個鐘頭以後，西門勇敢地負着貝惠克先生的癱瘓似的身體，送到這退伍律師的寓所中。因為這交易成功以後，貝惠克急於要慶祝，結果便醉倒了。接着西門回到他自己的寓所，把交易的經過告訴蓓德麗·霍梅。

伊願慮地說：「這件事你不是太冒險嗎？貝惠克是不會保守秘密的。而且你買了這東西又有什麼用？」

西門答道：「自然是有用處的。貝惠克的多言，也未始沒有辦法，我想克羅仿謨總可以暫時封一封他的嘴。因為我的計劃祇需要一個較短的時

間，在他能夠到外面去亂說以前，我的計劃大概已可以完成了。在我所希望得到的一注本金，祇要把半數生息

聖徒說：「我可以給你終身五百鎊的年俸，跟你換那張遺囑。如果你願意，馬上可以簽一個約，把這交易談妥。你用不着多顧慮職業道德。我可以答應你，我決不損毀或者藏匿這張遺囑；我祇要借用它一兩天。你贊成不贊成？」

不到一個鐘頭以後，西門勇敢地負着貝惠克先生的癱瘓似的身體，送到這退伍律師的寓所中。因為這交易成功以後，貝惠克急於要慶祝，結果便醉倒了。接着西門回到他自己的寓所，把交易的經過告訴蓓德麗·霍梅。

伊願慮地說：「這件事你不是太冒險嗎？貝惠克是不會保守秘密的。而且你買了這東西又有什麼用？」

西門答道：「自然是有用處的。貝惠克的多言，也未始沒有辦法，我想克羅仿謨總可以暫時封一封他的嘴。因為我的計劃祇需要一個較短的時

間，在他能夠到外面去亂說以前，我的計劃大概已可以完成了。在我所希望得到的一注本金，祇要把半數生息

聖徒說：「我可以給你終身五百鎊的年俸，跟你換那張遺囑。如果你願意，馬上可以簽一個約，把這交易談妥。你用不着多顧慮職業道德。我可以答應你，我決不損毀或者藏匿這張遺囑；我祇要借用它一兩天。你贊成不贊成？」

不到一個鐘頭以後，西門勇敢地負着貝惠克先生的癱瘓似的身體，送到這退伍律師的寓所中。因為這交易成功以後，貝惠克急於要慶祝，結果便醉倒了。接着西門回到他自己的寓所，把交易的經過告訴蓓德麗·霍梅。

伊願慮地說：「這件事你不是太冒險嗎？貝惠克是不會保守秘密的。而且你買了這東西又有什麼用？」

西門答道：「自然是有用處的。貝惠克的多言，也未始沒有辦法，我想克羅仿謨總可以暫時封一封他的嘴。因為我的計劃祇需要一個較短的時

間，在他能夠到外面去亂說以前，我的計劃大概已可以完成了。在我所希望得到的一注本金，祇要把半數生息

，就可以償付我所允許他的五百鎊年俸了。」

蓓德麗燒着了一支紙煙。「可用得着我幫忙？」

西門答道：「當然。不過你的任務並不難。你祇要裝做一個不滿意的書記，有野心而沒有道德，去告訴威廉，金賽爾一種情報。」

蓓德麗依照着西門的指示，在下一天早晨就去訪問威廉。威廉從不會聽得過蓓德麗·霍梅的姓名。當那個打字員將霍梅的名片遞進去時，威廉·金賽爾躊躇了一下。

他問道：「伊生得怎麼樣？」
那女打字員帶些譏諷的口氣，說：「伊很漂亮。」

威廉又沉吟了一下，點點頭說：「好，我要見見伊。」

他看見了伊以後，承認那女打字員的描述並不誇張。蓓德麗本來很美，何況在加意修飾以後，當然加得上「漂亮」形容。伊特地用了朱紅的脣膏，灑上了多量的香水，又把指甲染上了顏色，一切都依照聖徒所估量

的配得上威廉的胃口。

威廉說：「我愛，好啊。我想我們以前不會在什麼地方——」

蓓德麗冷淡地說：「我們不會會面過，但現在我們會面了。我是你的哥哥的秘書——說得正確些，以前是。」

威廉的眉毛蹙緊了，露出懷疑的眼光。

「可是他差你來見我？」

蓓德麗仰起了頭發出一種苦笑。

「他差我來見你？如果他知道了我此刻到這裏來，他說不定要謀殺我呢！」

「爲什麼？」威廉·金賽爾的語調很審慎。

伊坐在他的書桌的角上，自己從桌上的烟盒中抽取了一支紙煙，把一條腿有姿態地搖宕着。

伊說：「美貌的，你聽着。我這裏來是想出一口氣的。你的哥哥爲着我做錯了一件小事，把我趕出來，辭掉了我的相當好的職務。現在我很願意有什麼人能够讓他吃些苦。我從

他平日說起關於你的話，知道你們兩個並不怎樣睦洽。所以我想你就是一个能够幫我出氣的人。我能够告訴你一件事，會使華德感到頭痛。不過你若要知道這個情報，你得給我一注代價，因爲這件事對於你更爲有利。」

威廉把手指在書桌上彈作鼓聲，兩隻眼睛合成了縫，顯然在沉思。在實際上他原沒有够得上「美貌的」資格，但他對於像蓓德麗這樣的美貌女子用這種字樣稱呼他，當然會覺得很興奮。他在十六歲時，面孔就形成了一隻耗子；現在到了三十八歲，這耗子形不但沒有變化，反而加深了些。這時他的眼睛眯成了兩條狹縫，連兩粒鼠目也陷進了深眶裏去，幾乎完全看不見了。

他假同情地說：「我愛，你失掉了職位，我很同情。但你做錯的是什麼事呀？」

「我祇拆開了一封信，別的沒有什麼。他的辦公室中的信本來都是我給他拆的，但那一封信，信封上寫着「秘密」的字樣。昨天早晨我到辦公

黛略略遲了些，有些兒心急慌忙，所以沒有注意到信封上的字迹，就都拆了開來。我剛才看完了那封信，華德恰巧走進來。他一看見，馬上發脾氣，把我趕出來。這就是昨天早晨的事。」

威廉·金賽爾又問：「這封信說些什麼？」

伊答道：「那是關係你們的父親的遺囑的事。」

威廉一聽得這句，他的身子突然坐直了。

「唔，怎麼樣？」

「那信是一個來照過華德一兩次的人寫的。我老實告訴你，他們談話的時候，我曾在鎖孔中偷聽過，知道那張報紙上宣布的遺囑並不是你們的父親所立的最後一張。這個人是個律師，他有着一張更後的遺囑，華德預備向他買下來。那封我讀到的信，就是這個律師寫的，信上表示他已決意接受華德所允許的一萬鎊的代價，將那張遺囑賣給他。」

威廉的眼睛已不再陷落在深眶裏

了。在蓓德麗的情報說到後半部時，他的眼睛已睜得失了常度；等到終了時，他們幾乎要跳出窗外來了。他靜默了幾秒鐘，接着就開始怒吼了。

他喘息地罵：「這醜惡的豬！」

這是他對於這情報的直接而無可

避免的第一個反應，但第二步反應，他覺得他應當用他的腦子了。他把自己的憤怒抑制了一下，開始瞭解這故事的內容。如果華德肯出一萬鎊購買這張遺囑，那一定不是無意識的。

因為一萬鎊是一個駭人的數目啊！無疑地這張遺囑有着更大的價值，否則華德決不會這樣子傻。在威廉腦子裏所能想得到的，祇有一個答案：就是這較後的一張遺囑，一定是取消了華德的繼承權哩。換一句話說，他們的父親的幾百萬財產將歸他——威廉——一個人承襲了。華德發急了，才肯出鉅價購買這張遺囑。他分明要把它悄悄地毀掉了，來履行那張兄弟倆平分的舊遺囑。這顯然是一種欺詐，要侵吞他——威廉——名下的一半財產。

威廉嘎聲問道：「這個律師叫什麼名字？」

蓓德麗現着微笑。「我料想你要查問的。我知道這個人的姓名地址，不過要我告訴你，你得化些錢。」

威廉照應鐘，嚥了一口氣，就開了抽屜，把支票簿拿出來。

他說：「多少？要是數目在情理之中，我可以付給你。」

伊呼出了一串烟環，向他估計地諦視了好一回。

伊說：「五百鎊。」

威廉的眼睛又一度睜大。他怔了一怔，呼吸也有些呃逆。接着他的臉上現出一種忍痛的表情，就用力提起筆來，在支票寫了。

蓓德麗將支票仔細地看了一眼，摺好了放在伊的手袋裏。伊拿起一支鉛筆，又把那本紀事簿移到伊自己的面前。

威廉接了這張小紙，凝視了一下，他的手有些發抖。接着他從他的椅子上竄起來，奔向壁角的帽架前去。

他向蓓德麗說：「對不起，我馬

上要出去，有些事。你再來玩。再見。

他跳上了一輛街車，照着荷德麗·霍梅寫給他的地址急急地趕去。他焦急透了，好幾次遭受岔路上的停頓，或笨重而緩慢的貨車遮住了他的路，他幾乎急得發昏。他在座位上忽起忽坐。他除下了他的帽子，掏出了他的表，他瞧瞧他的帽子，想把他的表戴上頭上。他撫摸他的額角，探頭出窗口外去，吐着口水。他的脚在車廂中踩着，他的呼吸在咽喉間迸喘。他的惶急和焦慮把他推送到相近瘋狂的邊緣。

車子終於把他送到培司華街的一所公寓門前，那是他的目的地。他掙扎着從車上跨下來，從衣袋掏出一握銀幣，一小部分交在那車夫的掌中，大部分都落在地上。他踉蹌地走上了階級，用足了全力擦那門鈴，幾乎把鈴鈕陷進了牆裏去。他等待的時候，汗從額上滴下來。他又摸出表來，落下來；他企圖搶住它，搶不着，就用脚把表踢到街的中心。他的神經簡直

快要爆裂哩。

門開了，一個女僕把好奇的眼光注視他。

他魯莽地問：「密司脫貝惠克在家嗎？」

女僕說：「我想在家。你要進來嗎？」

這邀請是多餘的。威廉·金賽爾像一個未經訓練的人跑過了一英里路，咻咻地喘着，隨着那女僕跌進了一間客室。他還是惴惴不安地發怔，兩隻脚交替地踢着擦着。好容易客室的門開了，一個高大身材的男子走進來。

這個人不是真的貝惠克，這注解似乎也是多餘的。好在威廉絕對不會想到這一點。他不會見過西門·田丕烈。就算見過的話，這時他也斷乎認不出。因為聖徒穿上了一套黑色的衣服，裝上一條硬領，占綴了一個領結，戴了一副金邊的夾鼻眼鏡，頭髮上又搽上了些粉，確乎像一個年紀在四十左右的律師。

威廉並不運用一句社交上應有的

套語，就突如其來地無禮地發問。

他顫聲問道：「壞坯子，這囑在那裏？」

貝惠克先生掀起了他的灰色的眉毛，冷靜地說：「我想我還沒有機會見過你——」

威廉像一隻炸蟻在熱盆子裏跳着，咆哮地說：「我姓金賽爾。我要那張你準備賣給我的騙子哥哥的遺囑。要是我拿不到，我馬上去報告警察！」

那律師把他的十枝指尖互相抵着。他仍柔和地說：「密司脫金賽爾，你有什麼證據足以證明有這一張遺囑的存在？」

威廉停了一停跳。他的腦筋靜了一靜，對於這回事更明瞭了一些。他開始知道這種虛聲恫嚇的方式不會有什麼效果了。因為他的確沒有任何證據。

他換了一種語調，說：「好，我不去報告警察了。我可以出錢購買。你要多少？」

西門弩起了嘴唇，答道：「我懷

疑這遺囑現在是否還可以出賣。密司脫華德的支票已經送進了我的銀行。我祇等這支票的轉帳手續辦妥以後，就要將這遺囑交給他。」

威廉又吼叫地說：「不行！華德既然沒有拿到這東西，你不能再交給他！我可以給你他給你的同樣數目，你也用不着把他的錢還他。他不敢到法庭上去控告你的，因為他說不出爲了什麼才給你這一注錢。」

聖徒搖着他的頭，緩緩地說：「我想我不願意輕易毀掉我和密司脫華德的交易，除非你願意付出兩萬鎊。」

威廉忿怒地罵道：「你真個歹徒！你是個賊！」

這臨時的貝惠克先生仍耐着性子，溫和地說：「是的，可是你自己也跟我一樣。」他略頓一頓。「要是你願意的話，這一注錢必須是現鈔才行。你最好馬上到你的銀行裏去，把錢趕緊送來。我並不是一定要你這麼辦，不過密司脫華德說過，他在一個鐘頭之內就要到這裏來。所以我得告訴

你，要是你真有意思接受的話——」

其餘的話是用不着多說了。結果是威廉在匆促的決策下同意了。他迅速地離去；離去時的急遽還超過了他來時的程度。西門·田丕烈在他走了以後，打電話給蓓德麗·霍梅。

他說：「我愛，你的工作幹得真巧妙。你的情報的酬報是多少呀？」

伊愉快地說：「五百鎊。我得到了一張不捨頭的支票，直接到他的銀行中去兌了現。現在我正在洗掉臉上的顏色，打算洗好了就去買幾件新衣服。」

聖徒說：「你再買一隻黑色的小鼠，給它取名叫威廉。我要留一個紀念哩。」

不到一個鐘頭，前門的鈴又響了。西門從窗口裏瞧瞧，看見門外站着的是華德。他親自出去開門，把來客領到裏面。

華德·金賽爾比他的弟弟稍微高一些和結實些，但耗子形的臉和料珠般的眼睛，弟兄倆却完全像出一同一模型。不過就眼前說，他們倆外貌上

的表情並不完全相同。因爲華德的狀態沒有威廉那麼地焦急。

他瞧着西門說：「密司脫貝惠克，我的支票已轉進了你的帳沒有？」

聖徒說：「我想此刻總已轉好了罷。你如果能等一等，我可以打一個電話到我的銀行裏去，問一問確實。」

他果真着手打電話。華德坐定了搓着他的手。他乘這空閒！默默地回想，覺得他的幸運想不到會寄託在他的名字上。因爲他的名字的第一個字母W，和他的弟弟的恰巧是相同的；幸虧他的名字的其次的字母排列在威廉的前面，因此這個落伍的律師在電話簿上找尋已故的約瑟爵士的直系親屬時，先發見了他的名字，隨即打電話給他。如果他的名字的字母並不是這樣的順次，而落在威廉的後面，那會有怎樣一個局面？華德實在不能再想下去了。

聖徒從電話機那邊回過來。「是的，你的支票已經轉入了我的帳。」華德說：「那末，密司脫貝惠克

，現在你可以把遺囑交給我了。」

西門皺緊了眉峯，答道：「這局勢有些困難。」

華德突然沉下了臉，怒聲說：「什麼？困難？你這話有什麼意思？錢已經拿到了手，你難道想——」

西門解釋道：「你得明白，並不是我作難你。你的弟弟已經到這裏來照過我。」

華德楞住了，倒退了一步，接着他又威脅地跨前一步。

「你這卑鄙的騙子！你想——」聖徒阻止他說：「等一等。我想你的弟弟威廉又來哩。」

他推開了暫時癱瘓的華德，走出去開前門。威廉站在階級上，鼓脹了他的兩片鼠頰，好像剛才逃脫了一隻餓貓的腳爪。當他們走進甬道時候，他的顫動的手伸到衣袋裏去，摸出兩厚疊鈔票，塞在聖徒的手掌中。

他喘息地說：「密司脫貝惠克，錢都已拿來了。我不會多耽擱，是不是？現在你可以把遺囑給我——」

在這個時候，他已走進聖徒特地

為這件事租賃的客室，瞧見了他的哥哥。他所以不能完成他的語句，理由是容易明白的。

於是室中完全沉默。沉默中這兩位難兄難弟交換着尷尬的眼光。西門·田丕烈却安閒地摸出他的紙烟盒來，抽出了一支，慢慢地送進嘴裏去。

威廉的紅灼的眼睛睜視着華德；華德也吐着白沫地瞧着威廉。聖徒用他的打火機打火，發出一聲的搭聲響。這微響好像割斷了綁縛這兩個人的無形繩索，使他們恢復了活動。因此他們使用着同樣的語調互相招呼。

華德吼着說：「你這狡猾流氓！」威廉哼着說：「你這陰毒的壞蛋！」

在這樣交換了一句天倫間的問候以後，他們開始覺到除了他們倆以外，室中還有第三個人。這個人似乎還不能過分冷待。他們就制止了含着謀殺意味的相互挺進，都旋轉了身子，大家移轉進攻的目標。

一切他們有生以來所想得到的惡

毒污穢的咒罵詞句，都通過了他們的意識，一直奔涌到他的嘴邊。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忍住了；他們瞭解到咒罵還不到時候，而且也不是解決這難題有效工具。因此他們又靜默了一下。

華德是首先理解這難題而企圖用有效方法解決的人。他張口了，他的焦痛的咽喉，發出一串顫抖的聲浪。

他說：「貝惠克，不管這隻咬人的耗子給了你多少，我可以加一倍給你。你把遺囑給我。」

威廉發狂似地接着說：「不，別聽他！我可以給你三倍——四倍——五倍！不，我可以給我所得到的財產中的百分之二十——」

華德也咆哮地呼喊：「我給百分之二十五！——二七五——」

聖徒舉起了一隻手，喃喃地說：「喂，孩子們，等一等。你們先聽——聽遺囑上的條件不是更好些嗎？」

華德大聲說：「我知道的。」威廉也搶着說：「我也知道，用不着聽得。我給你百分之三十——」

聖徒微微地笑了一笑，從他的胸
口袋中拿出了一個封漆的大封套來。
他隨即將封套拆開。

他說：「我也許會使你們誤解哩
。你們自己讀一讀罷。」

他舉起了那張遺囑，讓他們觀看
。這弟兄倆擠在一起，氣息咻咻地念
着。

我——約瑟·金賽爾——現今決

定把我在臨死時所有的一切財產，毫
無例外地都捐贈給倫敦醫院，相信這
樣的處置，較善於把它遺留給我的兩
個不長進的兒子。

這遺囑是約瑟·金賽爾親手寫的
，而且經過合法的簽署，證明和封固
，時間上也是最後。

西門將遺囑摺攏了，重新放好。
威廉·賈華德；華德也賈威廉。在

他們的生命史中，這是他們的第一次
完全協調。他們倆祇有一個意念，他
們的行動也是一致的。他們深深地呼
了一口氣，不約而同地旋轉身來。

幸而這兩個人沒有一個是壯健的
傢伙；可是西門·田丕烈倒是的。他
會答應貝惠克先生，他決不會損毀這
張遺囑。這諾言他是完全遵守的。

X X X X

威權品補名著界世

壽

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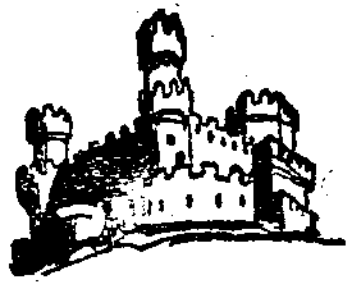
康

補針 補丸

神經衰弱·性能減退·戒除煙癮·
久婚不育·未老先衰·病後虛弱·
速用

奏效迅速，功力準確，使君如願以償。

上海派克路：柯爾登藥行獨家經理



同情

程育真

倘或我真能置身於「蘭芳斜陽院」的 Manderley，那我才算不虛度此生呢！

那裏，籬落飄香，疎林如畫，仰首樹頭紅葉翩翩，俯視小池潭水溶溶……

一時想呆了，竟忘了手中握着的 Rebecca 早就平躺在草地上。重新在地上拾起書本，用手帕揩去泥跡，又翻開幾頁。

一時，Manderley 又似乎清晰地歷歷如在目前。

這回子連自己也不明，怎會癡到這個地步，到什麼地方去找 Manderley 呢？究竟還是作者幻想的筆下產物，想到這，我禁不住好笑起来。

「真，幹嗎？一個人在傻笑？有什麼趣味兒的故事講來大家笑笑」小蓮兩手反藏，滿臉狡滑的神氣從屋裏奔出來。

「你手裏藏着什麼？要笑大家笑，有吃各人嚐。」我立起身來想要過去搶。

「別急，如果不給你吃，我也不會帶過來了。」她拿出兩手，我急急偷窺，原

想有什麼好東西可以飽餐，一望之下就宣告失望，原來是四五塊豆腐干和兩包花生米。

「噓，我還以為是什麼好東西，早知是這個誰希罕來搶？」對準椅子，拍的一聲我又倒了下去。

「真的不要吃？」小蓮瞪了眼，尖着嘴朝我笑。看她那股神氣使我耐不住也笑起來。

「不希奇。」

「好」她立刻當着我的面，拿豆腐干夾着花生米大嚼特嚼，「真有意思，金聖嘆說：『豆腐干與花生米其味無窮，』現在才是身歷其境的嚐試了。」

嘻的一聲，我又笑起來：「你說起身歷其境才引起我的興趣，適才看 Rebecca 忽兒對於 Manderley 大有好感，我倒有心想去一遊……」

「眼望着沉落的夕陽我喃喃低語：『要是我真能隱居在那裏，我再也不會羨慕這煩囂的都市，我愛靜我愛……』」

「別說那些夢話了，你羨慕那些類乎空中樓閣海市蜃樓的 Manderley 嗎？你的男子，適中的身材，穿了一身深青的西

的憧憬太不容易成爲事實了，小姐，把思想放得實際一些。」

真的，我的幻想，我的美夢給小蓮殘忍地打得粉碎，這時候我再也拾不起齊整的一片兒。

「照你這樣說，究竟怎樣才是實際呢？」

「來吧：預備車子，咱們一塊去參觀伯特利孤兒院！」

「孤兒院？你的提議真夠新鮮，」我欣然從椅子上跳起來。

騎過熱鬧的靜安寺，我們的自由車停頓在極司非而路卅八號伯特利孤兒院門前。

小蓮向僕役遞進一張名片。

「拜訪你們林院長。」小蓮的態度顯得十分老練。

「你幾時印就了名片，這樣聲勢赫赫地。」等傭人進去以後，我悄悄按耳問她

「才印了一星期，拜望朋友簡便些！一語未了，祇見傭人後面跟着一位中年的男子，適中的身材，穿了一身深青的西

裝，臉上架着玳瑁邊的眼鏡，一臉微笑走近門口：「宋小姐，有什麼事見教？」

「這位就是林道亮院長嗎？」小蓮恭敬地彎了彎腰，回過身來指着我：「密司程。」我隨着也引了個禮，「林院長，我們想參觀貴院不知道可能允許，在時間上有妨礙嗎？」

「不，我們十分歡迎，裏面請坐。」林院長笑容可掬帶領我們穿過天井走進一間佈置得雅潔簡樸的會客室，四壁懸着基督的圖像和經句。

「請用一些茶。」林院長態度和藹可親。

靜默中各自呷着熱茶，我抬起頭朝着

林院長：「院長也崇信基督嗎？」

「不單相信而且是牧師呢，」小蓮忍不住大笑起來，我倒反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兩位小姐，預備先參觀那一部？」

某後，林院長站起身來。

「隨林院長引領，如果不太打擾的話，希望能全部參觀一次。」

「很好，不過一切設備簡陋，請多多指教！」謙遜地笑了一笑。

跟隨林院長走過一條甬道：「這是教職員的辦公室，這是兒童成績展覽室，這

是……！」

我們連連點頭，辦公室中雖然不夠寬敞然而佈置得十分整潔適當，兒童的成績展覽室也別緻有趣。

經過廣闊的草場時林院長細細向我們解釋。

「本來這個孤兒院在十五年前設立在南市，八一三事變，狼煙遍地孤兒院就付諸炮火中，於是孤兒院避難香港作暫時之棲止。直到民國卅年春才由院長計張多加女士在上海另設院址，連年戰亂，無家可歸之流浪兒童更加增多，計張多加女士因為東西奔波積勞成疾，因此責任由我來義務代理！」

「林院長的精神真令人欽佩，這年頭世態炎涼，人情冷暖誰都想爬到尖頭頂兒專顧自己發財莫管他人飢寒。林院長却犧牲自己的享受濟貧憐幼，為幼孩造福真是難能可貴。」小蓮情緒非常興奮。

「宋小姐說得好，因為基督愛人如己的熱忱毅力深深感動我，在主裏面我就該賙濟貧孤者，因此這一些小小的幫助談不上是犧牲。」誠懇博愛的精神使我肅然起敬。

想到剛才我還欲隱居他鄉作隱淪者，真是格外見得我的自私。我慚愧得低下了

頭。

林院長繼續解釋道：「這裏的設備不能十分完美，總算賴主洪恩又得各方慈士之助，還能勉強過去，使孩童們不致成爲餓殍，不過我們對於兒童們的衛生也頗注意，譬如衣衫被褥我們就常常洗換，至於飲食方面本來是一粥兩飯，每桌兩葷兩素，可是生活費用之激增，一日要維持二百多的兒童比較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現在已改爲兩粥一飯，深信神會眷顧這些孩子，讓我們盡自己的力量培養扶助孤苦的兒童。……」講到這裏對面走過來一位年輕的女子，林院長隨即頓住了話含笑向我們介紹：「這是內人。宋小姐，程小姐。很榮幸他們來參觀敝院。」

「林師母，我們出於意外的打擾很見失禮吧！」小蓮真會應付。

「不，很歡迎，不過這裏設備簡陋招待不週……！」林師母慈祥的一笑。

林師母態度非常溫和，談吐清楚，臉上並不施粉搽脂却顯得十分自然和舒服的美，眼睛奕奕有神，顯見聰敏能幹的。她安祥地走到我們身旁。

「反正沒事，讓我也伴你們吧！盼望兩位小姐能多多指教！」

「不敢當，林師母太客氣了，說句實

話，我們對於林院長的犧牲精神已經佩服極了。」

「不能說犧牲，祇是在 主裏面互相有一點微薄的援助，兒童總算安然無恙，這是比較得可以自慰的。」

「可是現在生活費用如此駭人，要維持下去決不是容易的！」小蓮插了一句。

「就是呀，十二月八號以前，尚可挹注，以後就捐款日見減少，爲着這許多孤苦的兒童，聖潔的靈魂，我們還要努力維持下去，一面盡量掙節，一面加意緊縮。」

盡我們的力在這驚風駭浪下維持過去，最使人感謝的是各方熱烈的惠助和教師們義務的教導，是的！人世間的同情是頂尊貴最可愛的。」

我們都沉默無聲，與其說深深感動，還不是說是慚愧無地，我偷偷拉出手帕擦去眼角裏淌出來的熱淚。

走完草場跨進一條長廊，在一間見方的教室裏坐着數十個兒童。

林院長放低了聲音，「這是比較年長的一班學生，我們注重在他們的德智體羣四方面的培養和訓練。將來成績好預備送國外留學（以前有過）資質愚頑的就介紹到社會上學習謀生之技能。」

這時候孩子正全神貫注，靜心聆聽先

生的講解。

忽然其中有一個孩子立起身來舉手發問：「先生，書上說每一個人有父母，我們的父母呢？有人說我們是從石縫中裂出來的，這可是真的嗎？」

室中立刻哄然大聲發笑，我們也禁不住掩口大笑，可是笑過以後心中馬上感到一陣心酸，淚珠兒跟着就奪眶而出，小小的年紀，就失去了天倫之樂，這是人間最悲慘的遭遇，社會的陰暗，戰亂的果子。

門外站立了一回，就走到運動場邊，遠遠有許多年幼的小孩在邊敲拍皮球，踢毽子！……

「瞧呀，這些整潔無邪的孩子，多麼天真多麼活潑，要是自己的父母看見了他的子女該多麼快樂呢？……」小蓮話還沒說完，就有些哽咽了。她反身瞧着院長：「林院長你的愛真偉大！誰肯眷顧流浪的難童呢！」

「父神說過『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如果我們有錢財一定好好滋補他們，可是現在……！」說到這裏林院長不勝惆悵。

談話正進行，遠遠奔來一個五六歲的孩子，他奔到林師母面前要求擦眼，因爲不小心風沙吹進了眼。

維他化安幼

延年益壽 第一補腦粉

信益藥廠監製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林師母十分慈祥彎腰小心為孩子擦眼。一回，孩子說聲「謝謝」又癩也似奔到羣衆那邊去玩了。

離開運動場我們折向東邊甬道，那裏是兒童的臥室及餐室，房間裏是一律白色的被褥，簡單整潔，頗合衛生之道，食堂洗滌也很清潔，因為時間怕太晚我們就回到會客室中。

「謝謝林院長林師母。」小蓮拿起茶杯呷了一口。

「以後有空，請常常來玩，這一次真是招待得太不過了。」林師母謙和地說。

「林師母太客氣了，這次參觀以後使我見到社會的另一面，使我們的思想可以實際一點。是的，我們要幹些有為的事業。」我有感地說：

說話時，小蓮向我一瞥，從她的眼睛裏似乎顯示這一次帶領我來參觀孤兒院，對於我思想上顯然有很大的改變。

臨行，林院長誠懇說了最後一句話：「盼望兩位小姐能常常紀念到這些可憐的孤兒！」

我忍不住流下了淚，跟小蓮騎上自由車趕快離開孤兒院。

路上，小蓮發表她的感想：「真，這時代誰都顯揚自己，真能隱藏在後面為人

羣造福濟貧救孤的人真是少數呀！」

「所以我說，我們應該也盡一份力量間接地給孤兒們一些錢財上的幫助，『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況我們就親眼瞧見這數百個純潔的兒童孤伶伶地被人們遺忘在這角落裏。」

車子駛過靜安寺，緩緩滴在福煦路上。「真，我覺得林師母有一句話使我深深受了感動，你記得嗎？這世界上唯有同情是最尊貴和可愛的。」

小蓮拉出手帕擦眼，是擦淚水還是風沙吹進了眼，我不知道，我也沒有仔細觀察，因為我自己的目光也有些模糊。

「我在想，如果在這艱苦的生活下孤兒院不未雨綢繆，預呼將伯，我怕難免有臨渴掘井的危險，一旦孤兒院真的不幸而解散，叫他們到什麼地方去？」

「唉……」我喟然而嘆「小蓮，我現在明白了，這時代不再適合幻想的夢了。我要抬起頭來看清這個世界向前勳進，我要伸出手來幫助待救的孤兒！……」

不覺大地已經是黝黑的一片。抵家門口分手時，小蓮給我留下僅僅一句話。

「真，讓我們為這些孤兒代求祝福，願人們都一掬同情之淚。」

立愈瘋濕疼痛

筋骨丸

主治男女老幼
新得久患筋骨

疼痛瘋濕骨痛偏正頭風腰背
痠痛半身不遂麻木寒腿風寒
潮濕楊梅毒瘋四肢拘攣下癱
癱瘓等症屢服他藥針灸無效
只用此丸一料立愈重者兩料
全好准能除根永不再犯此丸
妙處在服後兩小時內即能感
覺患處麻癢跳動並有微汗滲
出乃此丸功能舒筋活血追風
祛濕之鐵證也每料三十元

筋骨膏

貼上能將週身
瘋濕搜集散出

故能迅速止痛永遠除根每貼
二十五元外埠函購加郵七元

上海三馬路一一五號中
南銀行對面

蓋世堂獨家發行

電購九二二三三四



鳥羽之屋

孫了紅

漢布斯特特的潘卜萊路上，有一所孤立而精緻的小屋，屋子的前部與後部，各有一個小花園。在這精緻的屋子裏，住着一位郝先爾先生，他是一個強健的中年，約摸有三十五歲，沙色的頭髮，略帶一點禿頂。他的模樣，像一個富於幻想的藝術家，又像一個考究實際的手工匠；他這漢布斯特特的房子裏，就充滿了藝術的和手工的擺設——有些年齡很高的傢具，還是中古世紀的遺物。

郝先爾先生的牆紙是綠色的，燭台是黃色的。他的書房裏零亂地散放着許多古董，他把這些東西稱爲「雜碎」。它們有的是從意大利掏摸來的，有的是從希臘掏摸來的，而大多數的東西，却是用比較不同的方式弄來的。

郝先爾先生的癖好是文學。他是一個著名大學的畢業生。他有一個意見，認爲真正的文學，在眼前已經失傳，沒有誰再能創造。他研究文學如同研究一個毀滅的古城那樣用心，在歲月的消逝中，他的心智却因之而擴大了。

有一個靜靜的黃昏，他坐在家裏靜靜地讀着莎士

比亞的商籍詩；一陣敲門聲，他的兼帶廚子的女僕走進來了。這女僕剛穿上櫻色的制服，戴的是咖啡色小帽，圍着咖啡色的圍裙。

「先生，有一位某太太要見你，她是坐着一輛汽車來的。」

郝先爾先生放下他的商籍詩。

「某太太坐了一輛汽車來？她來幹什麼？」

「我不知道，先生，——她說是關於一本書的事。」

郝先爾先生說：「請她到客廳裏坐。」

有許多討厭的人爲了書的事情來拜望郝先爾先生，因爲他在當地，一直享有着小詩人的美譽。

女僕說：「很好，先生。」

他在讀到的地方夾了一張紙條，放下了書站起來，穿過了狹窄的走廊，踱進了他的客廳；這是郝先爾先生家中的一個典型的房間，最富於藝術的氣氛。裏面陳設着一張靠背長椅，一具小瑟，兩幅麥地西的版畫，還有一條精美的毯子。

郝先爾先生在這小客廳裏看到了一個人影；這個

矇矓的人影，和這屋子裏的一些美的線條比起來，顯得不太和諧了。

那位太太是一個矮胖的舊式的女人。郝先爾先生從來不會看到過這種模樣的一位太太。她的頭髮顯然是染過的；一頂尺寸太大的帽子，式樣非常摩登，可是戴着的角度却很時髦。她臉上的粉漬，擦得像死人面孔一樣的白。身上所透出的香水氣味，不禁使郝先爾先生爲之戰慄。至於她的時髦的頭飾，却又被過長的裙子和古怪的皮襖襯得黯然無色了。

郝先爾先生一面招待着她，一面靜靜地聽她開口。她的語聲尖銳得有些刺耳，她說：「不，謝謝你，我不要坐下。你就是郝先爾先生嗎？對不起，你可以替我看一看這個版本嗎？」

他從這位太太帶着手套的大手掌中接過了那本書，一瞥之下他看出這是一種名貴的寶物；一本非常罕見的關於威尼斯 Messer Aglopins 的註解。他謹慎地翻着書頁，低下頭去細讀書上的字句，因爲屋子裏是太黯了。

「是的，太太，這是一種罕見的書，——或許要值三四百鎊。我真羨慕你有這一宗東西。」

他有禮貌地微微彎腰，把書遞還了她。他又問：

「您是——？」

「休波維麗特太太。你也許知道我們的家族吧？」

他們是息樂普郡人。我祇盼望我的姪子不但出身是息樂普郡，最好他的精神上，也能帶點息樂普郡的氣息。」

她微微揚一揚她的黑眉毛，閉上了眼睛。從這小小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她這被提及的姪子，顯然有點不孚衆望。

於是郝先爾先生問：「你不坐下來嗎？」

「我喜歡站着。」

她的尖銳的高音刺進郝先爾先生的敏感的耳朵中，使他感到一種痛苦。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要把我的事情來麻煩你？我有一種脾氣，一直看不慣守財虜，而高登——我的姪子——就是一個守財虜。我的丈夫完全是上了他的花言巧語的當，否則，他決不會留給他三萬鎊，和留給我的數目一樣多。」

「在股票交易上，我是吃過不少虧的。他們和你說價錢要漲了，而事實上却在大跌；他們還說是對市面非常熟悉。就爲這種緣故，今天我會到我的姪子那裏去商量一筆小款子——因爲親愛的阿爾弗春天要從南非回來，我需要修理一下我的園庭——先生，你猜看，我的姪子他怎樣對付我？——他竟把他的欠款摺子丟給我。」

「當時我若不是被激得生了氣，我真要揚聲大笑

。於是我向他說：「親愛的孩子，你還以為我不知道你怎樣藏著你的錢嗎？你這討厭的守財虜！」我把這樣難聽的名字，稱呼自己的姪子，真是一件痛苦而又可怕的事。但是，我可以發誓，一點也沒有冤枉高登。老實說，我很有幾件關於高登史翰文的事情，可以湊在所得稅委員們的耳朵邊，悄悄告訴他們哩！」

這位太太聽完了她這不必要的一大套，她搖擺著她的大頭，痴痴地笑着；於是她又低頭看看那本書，提出她的主要的問句：

「三百鎊……我很需要這一個數目。先生，我想你不打算把它買下吧？」

這本書的真實的價值，至少可值五百鎊，可是郝先爾先生在猶豫着；他的嗜好是想買下，而他的審慎心却叫他考慮一下再行決定。

他說：「現在我還買不起它，不過，你既第一個拿來給我看，那末不妨請你把姓名地址留給我。」

於是這位太太把她的坎辛頓的地址寫給了他。

「下星期三以前我不在鎮上，我要到巴黎去買些衣服。」

這位太太像煞有介事地這樣說，可是郝先爾先生却並沒有回報她一個有禮貌的笑容。

最後，這位太太又噲噲着說：

「我很喜歡你，你完全具有一副正當商人的派頭

。如果高登史翰文的品性，能够及你一半，那末我們的日子，就要比較愉快得多。他竟這樣吝嗇，連辦公室裏的電話也不裝一架。我常常向他說：「親愛的孩子，你以為我穿過這個可怕的城市到巴克勒布瑞街來，爬上一個起碼的寫字間大樓，那是爲了看你嗎？」事實上，我常常向他提議，我情願裝一架電話而自付電話費……」

郝先爾先生靜聽着這些不必要聽的話，他沉着臉，顯然不感絲毫興趣。但是，當這位矮胖的太太拖着蹣跚的步子上車去時，郝先爾先生却客氣地伴送着她。她堅意要把這本書留下。郝先爾先生對於這種慷慨的割愛，心裏有點感謝。

他目送着這位太太的車子消失於視線之外，再回到屋中，關上了門，他把那冊珍本的書，帶到臥室之中，懶懶地重新翻看。

這裏有些新鮮的東西映上了他的眼膜。

那天一定有誰先已看過了這本書，因爲，書裏有一張紙條，代表着夾書的書籤，——那是一張茄藍提銀公司的收納據，日期就是當天，數目是十八萬元匯成美幣。

郝先爾先生把這張紙條翻來翻去地看着。這本書，過去或許就是高登史翰文的所有物，而這張紙條的頂端，還有用鉛筆隨手塗成的高登史翰文先生的幾個

字。——啊，一個屬於金融界中的人，顯然還是一個相當富有的人。關於這些，在沉浸於藝術氣氛中的郝先爾先生，雖然覺得十分生疏，可是在某一點上他也感到非常有趣。

那位矮胖而噲噲的太太，即刻向他說過的一些不必要的話，此刻重新又浮到了他的耳邊。

第二天。

郝先爾先生因為有點事情到城裏去。他駕着一輛便宜的小汽車，這車子在這條通到城裏的道路上，先前已經駕駛過了千百次。巴克勒布瑞街上的寫字間大樓很多，他先走進他所要找的那一幢。

那密佈着發光的小片子的租戶牌上，他找到了高登史翰文先生的名字。那個房間是在五層樓上，號數是九九九。郝先爾先生乘電梯上樓，走過了長長的甬道，他把步子停在一個門口，這裏的玻璃門上，印着高登史翰文的字樣。左下角另有幾個字是：

瓦爾海斯掘金辛迪加 (Syndicate)

聯美金融辛迪加

從這玻璃門上的字樣，可以知道這是一個總公司。他推開門，昂然走了進去。

這裏，有一個L形的櫃台攔成了一個應接室似的部分。他站在那裏，直等輕輕敲了幾下台面，一位戴眼鏡的年輕小姐方始來招呼他。

那位小姐把他打量了一下，却敏捷地向他說：「史翰文先生不在這裏，和他的姑母一塊兒吃飯去了。」

郝先爾先生淡淡地笑了一笑。

「我預備等他一下。」他說時，舉了一舉手裏的一個小包，「這本書就是那位太太的，我要親自還她。」

那位戴眼鏡的小姐更仔細地向他凝視了好一會，然後，她才揭起櫃台的入口板，請他走過油漆布的地板而踏進辦公室的裏部——這裏有一道板，把這辦公室劃分為兩個部分，一扇門上裝着不透明的玻璃，通連着這內外兩間小室。——她拉開一個椅子，一面遲疑地向他說：

「你最好請坐一會。我剛到這裏還祇有兩天，我不知道這樣招呼你，是對不對？我的前任的那位女士，她是因為一種小小的吝嗇而解雇了——我的意思是說，她會偷偷拿了一辦士半的郵票。先生，你大約不信有誰竟會這樣吝嗇吧？然而她竟這樣做了。——可是高登先生通知我，我今天也要走了。」

「我對這個消息非常惋惜。」郝先爾先生向她微笑。

戴眼鏡的小姐解釋道：「今天早上，他自己遺失了他的鑰匙，他對我的那種神氣，簡直就是侮辱。先

生你想，難道我會從他的古舊的保險箱裏，拿什麼東西嗎？」

郝先爾先生靜靜聽着她的話，心裏在想：他第二次又遇見了一個喜歡說話的女人。他並不想把這談話繼續下去，他却十分希望他能單獨在這屋子裏面，靜悄悄地坐一會兒。可是不久，他竟如願以償了。

他目送那個苗條的背影走出那扇不透明的玻璃門，一面他急急把視鏡收回來，仔細看着四周的一切。

那座被談及的保險箱，鑲嵌在牆壁中間。那是一座美國製的舊式保險箱，它的年齡少說些也超過了二十歲。他一面打量着這保險箱，一面心裏在轉念：容易得很，只要鑽兩個洞；一個鑽在鎖孔上面，一個鑽在鎖孔下面……其實，連這個也用不着，如果用一把三面頭的鑰匙，不需要一刻鐘的時間，什麼麻煩都沒有。

想念的時候，他從椅子裏面站起來，輕輕走到門口，從那塊不透明的玻璃上的一個透明的圓圈中悄然望出去，他看見那個小姐的背影，正自俯在書桌上而在寫什麼東西。他一面張，一面摸摸褲子後袋裏的一根皮製的護身棒。

一絲微笑浮上了他的臉。

他想，他真不難一下子就對付了這個可憐的女子，但是照這樣辦，危險性是太大了。史韜文先生也許

隨時都可能回來。於是，他又回過身來，再仔細察看了一下那座保險箱。他的臉部堆上滿意的微笑。接着，他又走到桌子邊上，隨手翻着那些攤在桌上的備忘錄和紙片等等。

大部分的東西他不很注意，有一封用複寫紙打就的信，却引起了他的興趣。這封信的打字技巧，壞到不能再壞；大約就是出於那位戴眼鏡小姐的玉手。信是準備寄給寬街信用公司的，日期却註明當日。

他偷看那封信上的話：

親愛的李應先生——我打算明天就結束這樁買賣，而在所約定的你的律師那裏會你——至於你說我做到了一宗大生意的話，我却並不同意。

在眼前的情形之下，我並不以一萬八千鎊這個數目為怎樣便宜的價錢。不過，無論如何，我既說出了口，我也決不反悔。並且，我深知律師們都歡迎現款，所以，我已預先準備下這筆現金，而不再打算以任何支票付給你們。

郝先爾先生用套着手套的手，把這封信小心地放回原處。——他有一個奇怪的習慣，除了在自己家裏以外，他從不脫掉手套。許多人都以為他這習慣，是因於優雅的教養所致。其實，他自己當然知道，這習慣的養成，是由於另外一種微妙的原因。

他推開那扇玻璃門而走進外面的一間。手裏依舊拿着那本書。

「我想，你擅專把我引進史韜文先生的私人辦公室，那似乎有點不大對。如果我做了你，我決不會再把這件事情去告訴他。」他向那位稚氣的小姐，溫和地笑笑。

下樓的時候，他站在看屋人的小屋子門口，打聽這所大樓上，是否還有餘屋出租，租戶住在裏邊，享有多少免費服務的權利？看屋人一一都告訴了他。

「還有那打掃的人，什麼時候開始來打掃呢？」他這樣問。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打掃人的來去的時間，往往就是一個某種人物決定行動的時間。

看屋人告訴他，他們要到午夜時候才來，因為有許多辦公室租給了證券經紀人，忙的時候，他們要工作到很晚。其次，他又打聽到，這所大樓上共有兩個入口處，有一個自動電梯，租戶可以自動駕駛。至於總電梯却開到九點鐘就要停止。

這一切一切，郝先爾先生完全知道了，而且，他所知的還不止於此。這裏的地下室中，有兩間餘屋出租。看屋人很客氣領他去看，並竭力讚美這兩間屋子的精緻。

「不，先生，我的職務到六點鐘就下班了。可是我們還有一個值夜班的人。我們所以這樣謹慎，爲的是這座大樓之中，常常藏着大量的貴重物品和金錢。」

我們有一個租戶史韜文先生，在今天早上，他還向我問過這個問題，他搬到這裏來還不過兩星期，他是從摩爾門的什麼地方搬來的。一位神經質的先生，看來胆子小得很。」

郝先爾先生裝做一本正經，看那兩間屋子，一面却以不經意的態度，靜聽這看屋人的報告。最後他說，他準備在這城裏，替幾個終日辛勞的店員們，組織一個小小的文學會。濟滋的詩或者可以讓幾個被束縛的靈魂得到一點解放。

看屋人努力裝出內行的樣子，十分稱讚這個主意，雖然他不知道這個濟滋，畢竟是什麼人。

郝先爾先生悠然踱出了這座巍巍的大廈。他把他的廉價的小汽車，從原路上開回漢布斯特，一路開得很慢。到了家裏，他先把汽車停放在他的花園小屋中。於是，他慢吞吞踱進自己的臥室，脫下了手套，專心計劃着他的黃昏時的工作。

他是一個聰明的，可以說是非常聰明的人。當他專心於一件生意時，他往往像在研究一首年代悠遠的英國古詩；他總是一面細細思想，又一面細細加以分析。

他對他的將要進行的工作，可以說是算無遺策。沒有一個人，知道一點關於他過去的事；也沒有一个人知道爲什麼他要把他的小屋子稱爲「烏羽毛」。

？——這是一件相當可怪的事；甚至連他們環上的青銅裝飾，也是刻成鳥羽毛的樣子。總之，他從不會把他的這種怪癖，向任何人提出解釋。

然而他把他這屋子，直爽地稱爲「鳥羽毛」，這是一個最大的失策，因爲，如果他在任何一件討厭的案子上沾到了嫌疑；或者是蘇格蘭場的那些老朋友們知道他還存在，那末，他這輕飄飄的「鳥羽毛」，就會變成一個重大的綫索。

這「鳥羽毛」的名稱，是有些歷史性的來源的：曾有一個時期，他並不是現在的郝先爾先生，而是一個平凡的詹姆士康納爾。那時候，他曾以偷盜與行兇的罪名，旅行到了達特莫爾監獄裏面，被判了七年徒刑。在這監獄中，一面他曾受過許多鞭笞，留着一個永不能忘的印象，而另一面，他又曾在這監獄圖書館裏，擔任過幾時的圖書管理員，使他養成了一種文學上的嗜好。在那監獄的對面，有一個旅館，名字就叫「鳥羽毛」。那時候的詹姆士康納爾，每次走到監獄的操場上時，他的苦思的眼光，對於這家旅館每每引起許多幻想。

也許，由於在那籠子裏面關得太久的緣故，這使他對於那個可羨慕的鳥羽，發生了很深的憧憬，而這印象也一直留到他脫離監獄以後。因之，他就把他所住的屋子取名爲「鳥羽毛」。

關於以上的事件，在倫敦方面至多只有兩個人知道。

就在當天，郝先爾先生等候着一個關於那本書的電話，但是，那位矮胖的太太竟並不會打電話來。在七點半的時候，他在汽車後面，放了一個小皮包和一件粗厚的大衣。他開出這廉價的汽車，繞道於好樂威而開到埃平林路。在樹林的隱蔽處跳下車子而很快地換好了衣服。接着，他又開回白奇街而把車子停在那裏。自己却步行到了巴克勒布瑞街。

那個時候，大樓的一扇門已經關閉，裏面的人也減少了活動。他等候到了一個適當的機會，一溜烟敏捷地掩到甬道裏面，跳上了那座自動電梯而直開上五層樓。這裏的甬道之中，除了一盞燈以外，四下都很晦暗，任何一間辦公室中都不見一縷燈光。這情形使他鬆了一口氣。

史韜文先生的辦公室的門，自然是上了鎖的。但是這種小小的阻礙，也不過使他受到了三分鐘的麻煩。之後，郝先爾先生已悄然溜進了室內，並從裏面闖上了門。

他倒並不想開電燈，他喜歡用他自己用慣的手電筒。

自由得很，辦公室的內外兩個部分都像死一般的靜寂。他先很敏捷地查看了一下窗子，準備在萬一發

生意外的時候，可以很方便地悠然脫身。

放下了手電筒，他從衣袋裏取出了其他必要的用具，他開始工作了。在二十五分鐘以內，他把那柄特別的鑰匙，試驗了二三十次，最後終於弄開了這鎖。他轉一轉黃銅的握柄，輕輕拉開了這沉重的保險箱門。

啊！錢，大量的錢，差不多已經飛進了衣袋，他這樣想。

他跪在這保險箱前，向裏面探視，奇怪！這保險箱裏除了許多玻璃的碎片之外竟是一無所有！——實際他在沒有看清這保險箱裏除了玻璃碎片一無所有之前，他的身子已經跌倒了！

他的頭顱恰好撞在保險箱的邊緣上！
這大約是第二天。

督察長布里斯收到了一封信，這封信是由一個不知誰何的專差送到他的私宅中來的。

那封奇怪的信上這樣說：

你將會在巴克勒布瑞街，希臘大樓九百七十九號的房間內，找到我們的朋友詹姆士康納爾先生。我想，你在找到他的時候，他已不會說話，所以他決不能再告訴你我是一個何等優越的演員。我會到他漢布斯特的小屋子裏去拜訪過他。——最困難的一件事是，爲了我要假裝矮胖的樣子，我在和他談話的時候，一直是屈着雙膝。像這樣的滋味，我

不知道你在什麼時候可以試試看？

我會用種種方法，引誘他來偷盜我辦公室內的一隻保險箱。我在最後關上這保險箱門之前，曾把一大瓶科學上所知道的最毒的瓦斯拋在裏面。這種瓦斯，我稱它爲X3，也許你能知道它是什麼。他是一種液體，但在遇到空氣之後立即會發揮它的作用。所以我想，他在打開箱門的幾秒鐘內，必然已經死掉。你不妨就去確查一下。可是你最好帶着一個防毒面具，然後再走進去。因爲失掉了像你這樣的一個人，那是未免可惜的。

這信並沒有具名，但是後面却有一個重要的再啓：

我爲什麼要把他送上那條路去？當然其中有些必要的理由，事實上你當然也很明白他過去是怎樣的一個人。——如果我們當面遇見的話，遲早一些，即使我不送他回去，而他也是十分願意送我回去的。

至於我這一次，怎樣就會容易地找到他？那只要問問他的美麗的「鳥羽毛」，就知道了。

附記

寫完了這篇東西以後，有一點我必須自行檢舉：華雷斯先生這個原作，短雖短，而情節却相當曲折。但是，由於東西兩方人慣習以及文字上的種種不同，原作有好些地方，使人看着不很容易就懂。爲了想教讀者讀的時候少費點力，於是，我在落筆之際，就依照着「我」的意思，盡力加以改

動；這種大膽的改動，甚至還涉及於情節方面。這樣，却使我在這篇文字上所犯的過失，確乎不止於是「不忠實」而已。況且，讀者們也都知道：這位愛特茹華雷斯先生，他是被稱為「世界偵探小說權威作家」的一個，像我這樣的「國貨起碼文人」，對於他的大作，竟敢妄加修改，這真是一件「不勝遺憾」的把戲。依理而論，至少，我該向他道歉；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的事件！但，不幸的是：我們這位權威作者，膽子似乎很小，他在「莫洛托夫麵包簾子」未曾送達倫敦以前，他已拔出他的英國長腿，逃進了另一個世界。所以，我即使準備向他道歉，事實上也已無法辦到。好在我的毛病害得很重，我想不久之間，T·B·先生就會介紹我和這英國同行見面，到那時候，我再向他認罪吧。

以上只是笑話，規規矩矩地說，我很想向讀者聲明：關於上文種種不妥之處，都該由我來負責，讀者切不可把責任錯加在華雷斯先生的身上，這是真的。還有一點，關於偵探小說這種東西，一向就被前進的先生們，逐出在文藝園地之外，並不加以重視。夫既不是正統文學，則偶然弄上一些繡繡的花巧，事情似乎也還不礙。好在以後，我也並不再想玩這種吃力的把戲了。

因為原稿還有空白，信筆把它填填滿，順便就算「憑後無憑，立此存照吧。」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由小讀者柴本達君襄助寫竟 (Edgar Wallace 原著)

X X X X X X

國產胚胎素製劑

蒙生胚

用先天補物。

補後天虧損。

含有人參維他命乙一磷鐵鈣腦下垂體賀爾蒙配製。故不僅有益於男女老幼之營養。且為唯一有效之合理大補劑。所謂用先天補物。却病延齡。四時宜服。

主治：腰酸腿軟、神經衰弱、久不生育、血管硬化、返老駐顏、補助發育、發達腦力、亢進食慾。

新亞藥廠監製 藥房均售

上海 新年 大香 賓票

在上海馬廐當眾開獎

●●民國卅三年一月三日星期一●●

●●新年大賽馬第三天第五次●●

本香賓票定額五萬號。自一〇〇〇〇號起至五九九九號止。每號

售中儲券五十元。分作五條。每條十元。本香賓票如全額售罄時：

頭獎 (即頭馬) 獨得中儲券 七十五萬元

二獎 (即二馬) 獨得中儲券 三十萬元

三獎 (即三馬) 獨得中儲券 十七萬五千元

甲等小獎 (即起步

而未得馬位者) 合

得中儲券十五萬元

乙等小獎 (即

未起步而有參

加資格者)

合得中儲券

廿五萬元

領獎

地點

上海黃

陂路 (

即馬霍

路) 三

〇四號

上海跑

馬廐總

會



帽子的風波

譚筠

平靜的黎明醫院裏，起了一次情勢幾乎嚴重到不可收拾的軒然大波。

事情是這樣開始的：

星期一的早上，滿院裏照例地比平時格外寂靜，因為昨天是假期，住院的醫生和護士們多數都是夜深了才回來，所以現在正還沉酣在他們的黑甜鄉裏。可是其中有一位護士小姐，因為昨晚回來時才接到的她情人的來信沒有就覆，今天特地一早起來寫回信。她經過走廊去取水的時候，偶然瞥見牆上有一張新貼的院長親筆寫的佈告。她連忙站住了腳細細地瞧看。上面寫的是：

自本星期一起，凡本院護士，在值班時間之內，一律須戴制帽，以清職別而壯觀瞻。切切毋違！此佈。

院長馮思坦×月×日

她一面看，一面已在想：「這一定是韋醫生鬧的鬼！別人那會想到這種沒要緊的事？可是院長為什麼會聽從她呢？」

她頓時忘記了去取水，急急轉身跑回宿舍裏，把同房間的幾個睡得正熟的護士小姐們一個一個用力推醒，嘴裏不停地咕嚕着：

「大家快快起來看呀！院長已准了韋醫生的建議，叫我們

一律戴帽子上班的佈告果然皇皇的貼出來了！」

「不要騙人！我昨晚在廳裏看魯男子，還是在一點鐘回來的。我還要睡一會呢！」

「小施別鬧鬼！誰都不會相信，院長會聽從她的話？你難道不認識她，沒有看清她那副尊容呀？」

「你自己起身得早了，一個人悶得慌，要騙我們起來和你玩兒，是不是？」

「……………」

滿房間的小姐們沒有一個人相信她的話，都是翻了翻身子，嘴裏噙哩咕嚕了一陣，仍舊一動不動地睡了。

施小姐恨得只管在地板上跺腳，小嘴擡得高高的，一個人自管自咕嚕着：

「你們都是渾蛋！大清早我來窺你們做什麼？不相信，自己披了衣裳起來跑出去看一看就知道！好！你們準備着你們的帽子吧！可是要我戴，我情願走！……………」

大家聽她說得這樣地認真，才一個一個從迷惘中清醒過來，他們脫落了脂粉的臉上都是出不高興的神色，陸續地從被窩中坐起，一面穿衣，一面開始商量她們的對策：

「真會有這事！她的本領可不小！我們倒也要給些顏色她看看！」

「這是她的假公濟私，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反對！」

「這次我們如果一服從，就等於完全失敗在她的手裏，她以後更不把我們看在眼裏了！」

「我們可以推了代表去見院長，告訴他：佈告不取消，我們不上班，拚着捲了舖蓋回家去！」

「……………」

全個房間裏的空氣，頓時十分緊張。

不到一刻鐘，別個房間裏的護士小姐們也都知道了這消息，大家都提早從暖被窩中爬起來，就在施小姐的房間裏開了一個全體護士的緊急大會，推定兩位在院裏歷史比較長久一些的呂小姐和方小姐做代表，趁沒有上班以前，向院長去請願。

一一

現在必須介紹那位在事後造成這個軒然大波的主角韋醫生了。

她是一個道地的山東人，北洋醫科專門學校畢業生，芳齡已經到了三十有四歲。她有着一副十分壯健的體格，魁梧的形貌。如果她是一位男性時，在英雄氣概中帶着幾分妖媚，準可以得到一般女性的歡愛，而成爲一個情場的驕子。不幸的是她是一位女性，那麼命運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她雖然不是一個深藏在閨閣中的千金小姐，在外有過許多的同學，也有過許多的朋友，但是至今還不曾有過情人。

這是她潛藏在她心靈深處的最大的悲哀。她這時已經錯過了一個女子最最適宜於結婚的年齡，整天地只是埋首在維他命，卡爾新……的中間，讓她的寶貴的青春，在枯燥無味的呆板生活中溜過去，溜過去。

那麼她爲什麼不是自己珍惜她的青春，而竟木然地讓他這樣消逝過去呢？在這裏面，更有着她說不出寫不出的深刻的創痛。

她曾經眼看着那些她的女同學們或女同事們，在比她現在年紀輕得多的時候，一個一個都有了歸宿。而她的男同學和男同事們，不是已經有了太太，也必有了年輕的花枝招展的情侶。他們中從來沒有人輕視過她，甚至有人還很尊敬她，可是始終沒有一個人追逐過她。

她在黎明醫院裏，看見那些比她年輕的護士小姐們，在下班的時候大家一味的尋歡取樂，常常會惹起她心頭無名的憎惡。使她尤其忿恨難受的，是在診病室裏，或飯廳上，那些年輕的男醫生們時常和他們目笑眉語，甚至借着一個含着雙關意思的小題目，當着衆人無忌憚的打情罵俏。這時她恨不得自己是這裏的院長，立刻把這班妖形怪狀，有傷風化的敗類攆出去。

還有難堪的事在後面呢！當他和她發現她在一旁而估量她已看見了他們的一切時，大家常常互視着故意做着可笑的鬼臉，而他或竟立刻改作莊嚴的態度，有意跑過去和她招呼，說些又像恭維又像譏諷她的話。這時她理他不高興，不理他又不好，常常使她蒼黑的臉上紅得泛出紫顏色來。

於是，她常常一個人在心裏發出這樣的怒吼：

「我要報復！我要報復！」

她的心情一天不好一天，對着護士小姐們時常發出不必要的怒斥。她們又似乎都知道她的心緒，不但不因她無緣無故地怒斥而也報之以惡聲，反而更是和顏悅色地對她說些恭維得她實在有些無地自容的話，使她極不好意思地不能不自動地遠遠避開她們。

這當然更增加了她的憎恨。她每一看見她們，心頭的怒火便不由地已在燃燒：

「小鬼頭！總有一天，哭給我看！」

在上星期的某一天，她輪班到病房裏去診察住院的病人。她握着次序一間一間走過去，照例地有一二位護士小姐跟着她，幫助她替病人量熱度，動小手術。

一個住院已經多天的老婦人看見她們走進她的房間，無心地向着她這樣問：

「小姐，我幾時才能出院呢？」

護士小姐在旁看見她突然呆了一呆，她知道又打動了她的心事了，而且也傷損了她的自尊心，連忙代她向那病人說明：

「這位是我們院裏的先生，不是小姐！」

那老婦人才注意她的臉色，可是她不知道她的臉色比剛才更難看了，黑裏含着青，似怒非怒地。她連忙陪着笑：

「先生！對不起！我實在不認識先生！因為這裏的先生都是男人，所以我以為先生也是小姐了！」

她好像自己也發現了什麼，突然收了怒容，立刻也改做笑臉：

「沒有什麼。這不能怪你，就是我做你也弄不清楚。這是因為這裏的小姐們都不戴帽子的緣故。」

她又若無其事地回過頭來對近旁的一位護士小姐說：

「我們北方的醫院裏：護士小姐們都一律戴帽子的。不但病人不會弄錯，而且也很壯觀。」

護士小姐不响，對她笑了笑。

不料不到一個星期，一張院長命令護士一律須戴帽子的佈告，突然在壁上皇皇的貼出來了。

三

呂方兩位代表，在醫院裏時名正言順地被一切的人喚着「小姐」，可是她們實實在在都是已經做了母親的人了。

她們在這裏都已有着十年以上的歷史。在十幾年中，由小姐做了太太，再由太太做了母親。論現在的年齡，比了韋醫生並不大，可是她們從到院到現在，從來沒有在值班時戴過帽子。

她們雖然年齡比一般小姐們都大，但她們也是當然的戴帽子的反對者，所以承大家一推舉，便義不容辭地馬上去見院長。

院長今天也特別起身得早，他不等他的太太醒了和她道「晨安」，一個人先到辦公室裏去坐着，好像在等待着什麼似的。

僕役們都感到訝異，雖然他們都不說，但他們已經在院長的臉上發現了醫院裏即將發生什麼意外的重大的事故的消息。

果然辦公室外有人在打門。

院長立刻吩咐僕役去開門，而且說：「請來人進來！」

呂方兩位小姐見了院長，很迅速地進了寒暄。

院長平時本來待這兩位老小姐是很客氣的，今天却更其客氣了。他讓兩位都坐下來講，而且還吩咐僕人倒茶。

比較性急的方小姐正想要開口，院長已含笑地搶着先說：

「兩位看見了那張新的佈告沒有？」

「我們正是爲了這件事來的。」呂小姐回答。

院長又笑了笑，道：

「我也料到會引起誤會，本來想先向你們來說妥了再貼出去；後來一想，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小姐們決不會反對的，所以就在昨晚貼了。後來又想到，這是一件平時沒有人提

起的突然的事，應該和諸位先解釋一下，所以我今天一早起來，正要差人來請諸位。不料兩位先來了，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他滔滔地想接下去解釋。

「很好！」這是方小姐的聲音。「可是我們也先得把來意說明。因為我們是代表，一方面代表着全體小姐們的意見，同時又須把院長的意思去回復她們。關於全體小姐們的意見，」她回頭看着呂小姐，「呂小姐，請你講一遍吧！」

呂小姐也不推辭，因為她知道方小姐性急，性急的人說話往往容易脫落不連貫。她從容地：

「院長，本來醫院裏的小姐們必須戴帽子，這正同學校裏學生須穿制服上課一樣，這是一種規則，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理由。可是在一般學校裏，也並不一定都要學生們穿，而使學生們也都已成了習慣。如果因此發生了什麼不利於學校的事故，那麼學校為整頓校風起見，不妨突然來一下不穿制服不許上課的命令。但是現在學校裏明明風平浪靜，全無必須革除這個已成習慣的必要，而突然來一下緊急命令，這一定非說其中另有作用不可了。——」

院長的面漸漸斂去了笑意，聽到這裏，似乎已經忍耐不住：「方小姐，事情不是這樣說的。在一個學校裏，當局不一定要學生穿制服上課，這是當局的放任。正同一位先生在教室裏不叫學生背書一樣，你不能因為他一向不叫你背，他後來因為覺得這是他放棄責任而要你背時，你就拿來作為拒絕背書的理由。至於什麼作用，我也猜想得到，」他不覺又微微一笑，「你們一定以為我是會無緣無故想到這事的，一定另外有人向我建議了，我才這樣做。其實，這更是不成爲什麼問題的，諸位只要問這事是不是應該做，不要問有沒有什麼作用。如果

是應該做的，那麼就算建議的人有什麼作用，你們爲什麼定要反對？如果是不應該的，那麼即使沒有什麼作用，你們儘可反對。——」

不等院長再說下去，方小姐已先站立起來，吐出不很婉和的聲音：「院長既這樣說，那麼我們不必再把來意說下去了。不過，院長有院長的立場，我們當然不能說院長不是。但是這事究竟來得太是突兀，而且大家都知道完全不是院長自己的意思。所以還得請院長多加考慮！」

呂小姐眼睛看着方小姐，意思是叫她不要太性急，怕事情要弄僵。

院長也似乎更不高興，而且他的心裏又自以爲全無必須取消這個命令的理由：「那麼這樣吧，就煩二位把我剛才所說的話去回復諸位小姐們。這是醫院裏的一種規則，應該遵守的規則，而且也沒有什麼難做的地方，所以勸她們不要多作懷疑，大家平心靜氣地照行就是。」

呂小姐知道雙方的話都已碰到了壁，不能不把大家最後的決定，也就是她們所負的使命，提出來警告院長：「可是，我們是代表，我們不能不把大家的決議告訴院長；如果院長一定要我們戴帽子，那麼我們就從今天起，全體不上班！——」

院長似乎呆了一呆，可是立即又鎮定了，冷然地笑了笑：「那也沒有辦法！有理由的反對我當然可以接受，可是這一次的反對，我認爲實在毫無理由可說。沒有理由而我如果接受了，我以後還可以出什麼佈告嗎？」聲音很堅決地，不由地也站立了起來。

呂方二位小姐知道事情已成僵局，但是她們的使命也已盡了，就若無其事地向院長告辭，回身走出了辦公室的門口。

四

醫院裏開診的時間到了。

醫生們都穿了白外套到診察室去，可是小姐們一個也沒有到來。

韋醫生今天特別高興，她不但嫌沒有護士小姐做她的助手，而且還忙著去做別位醫生們的助手。

當別人在說起今天的風潮時，她老是笑着這樣說：「院長沒有錯！我們北方醫院裏的小姐們是從來沒有不戴帽子的。這真的小姐們實在太胡鬧，叫我做了院長，我也一定要堅持到底的。這是一個醫院裏的紀律問題，她們實在太沒常識了！」

話儘這樣說，別的醫生們的神色都有些異樣，雖然大家都不能對這事有什麼批評，但顯然都是不願意有這種不平常的事情發生的。

而且，成爲問題的，是病房裏的病人。這天他們或她們沒有看見過一個小姐來照料他們，有的嚷着要起牀，有的嚷着口渴，有的……結果，好像醫院裏的人都已走空似的，一些回嘴也沒有。

實際上倒也不是絕對沒有一個人，院長在談判決裂時已經調派本來在分院裏服務的李小姐暫在總院值班。可是她只有一個人，上半個整天跟着輪班醫生到一間一間病房去診察，直忙到下午才得自由地去服事病人。

照着習慣，小姐們對於住頭等病房的病人都是比較地另眼相看的。這天既沒有別人，所以李小姐只好一個人盤桓在各間頭等病房裏。

這時候，恰巧有一位某銀行的經理陸先生住在這醫院裏。

他和院長是老朋友，所以他在病房裏受到特別的優待。他今天看見平日服事他的小姐換了人，覺得很是奇怪，便問李小姐：

「醫院裏發生了什麼事嗎？」

李小姐便把一五一十把小姐們反對戴帽子；全體罷工的事告訴他。他笑着說：「馬院長也太固執了！這事沒有什麼了不得，讓我出來調停一下就沒有事了。李小姐，你快去請馬院長進來一次，如果他這時正空着。」

李小姐笑着立即起身跑出去，不多一會兒，馬院長果然繃着眉，腳踏在地上不大有力地，慢慢地踱進來。

在老朋友的面前，院長完全說出了他心裏的實話：「這是韋醫生向我建議的。我以為這是一樁很平常的事，她們沒有可以反對的理由，所以不曾多加考慮，貿然出了那張佈告。但既出之後，爲了維持我的威信，當然不能因了她們的反對而取消。現在事已至此，那只有讓她們辭職，拚着全數換用新人就是了！」

陸經理笑了笑：「老兄，不必這樣堅持下去。大概小姐們的所以反對，就是因爲她們知道是韋醫生所建議的緣故，她們並不是反對你。所以我想出了一個折衷辦法，由我來調停，這事延遲到秋天再實行，理由是因爲現在天氣還很熱。以後，當然不必再去提他了。這樣，不是對於你面子上既沒有什麼損失，她們是聰明的，當然不至於再提出其他的什麼來了。」

院長想了一想，不覺展開了繃着的眉頭，笑着拍拍陸經理的肩：「到底你是大經理，你的主意很不錯！」

「那麼事不宜遲，我們立刻請她們的代表來重行談判吧！」陸經理說到這，又回頭對李小姐：

「李小姐，又得麻煩你走一跑了！」

李小姐不說什麼話，喜孜孜地又跑出了那間病房。

五

這時宿舍裏正被迷濛在一片愁雲暗霧中。

小姐們有的在理衣服，有的在打鋪蓋。表面上她們都很堅決地在實行她們早上全體大會的決議，而實際上是各人有着各人的心，這是從她們的談話裏聽出來的：

「院長真豈有此理！對我們是毫無情誼，一點面子都不給我們！我們一定走，看他怎樣？」

「其實是不走的好，因為我們一走，他們可以另外再用一批新的小姐；不走，他不能趕我們出去，新的也不好進來。」

「這都是小施鬧出來的。如果我們看見佈告晚了些，大家已經上了班，我們一面工作，一面交涉，事情不會弄得這樣僵！」

「我看：還是隨各人的便吧！願意走的走，不願走的不要走，因為各人有各人的環境，像我回去沒有問題，別人我就不敢担保！」

「這也不好！每個人都自由行動，那麼力量就分散了，早上的請願不成了無的放矢嗎？」

「我看：我們今天不要就走。就是打好了鋪蓋，不妨等到晚上再說！」

「大家爭氣些！別給章醫生笑，如果讓她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

忽然聽見走廊裏有人跑過來，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放下了手，眼睛一齊望着門外。

李小姐笑嘻嘻地跑進來，且跑且嚷：

「好了！好了！大家快把鋪蓋放開來吧！有人出來調停了！而且，你們馬上可以勝利了！」

大家都不相信，因為她們想不出有誰適宜於出來做這樣一個調人。

李小姐又催促她們：

「你們快快推定代表跟我去呀！他們正等着你們去談判呢！」

「且慢！你且告訴我們，調停的人是誰？院長將怎樣取消他的佈告？」

經過李小姐一說明，大家都不覺拍手高呼：「勝利！」

宿舍裏的空氣，頃刻明朗起來了。

「那麼仍舊煩勞呂方兩位小姐走一輪吧！」

「贊成！」「贊成！」大家一致贊成。

呂方兩位小姐也並不推辭，立即起身跟着李小姐一同走出宿舍。

六

不到半小時，小姐們都照常上班工作。當她們撞見章醫生時，都微笑着眼睛釘住在她的紫紅色的臉上。

年輕的醫生們照常地借看題目和小姐們打情罵俏，有幾位本來很莊重的小姐們，今天也故意做出輕狂可笑的样子來，當她們看見章醫生在近旁的時候。

在晚飯的時候，不但吃的時間比平時延長了許多，而且連中午吃膳得特別的飯吃完了還不夠，把本來預備留着僕役和廚司們吃的都吃空了！



天涯

廖康民

受盡了艱辛，

挨過了二十八天

頓的旅途生活，千

幸到達了別離四年的上海。母親一見我，

病就減了七分。近年來她患着失眠症，可

是這天晚上，睡了不久就聽得她一陣陣的

鼾聲；我是連翻身都悄悄地，怕驚醒了她

。四年來，我可以說不曾失眠過，然而今

天回到了舊地，往事湧上心頭，我真打不

定主意，究竟願不願，或者說該不該去探

望我底朋友志剛和鳳茜？四年前他倆結婚

的前夕，我懷着纏結的心情辭別了滿面掛

着淚水的母親，單身走向遙遠處。壯麗的山

河邊滋了我的心胸，於是我專心在新的事

業上，逐漸淡忘了前情。然而年老底母親

是如此地想望着我，我終於回到了上海，

可是就在第一天晚上，煩惱像蟲似的蛀入

我的腹心。我懊悔不該回來，不由深深嘆

了一口氣。不想些微的聲息驚醒了母親。

「怎麼你還不會睡着？在想心事嗎？」

「不！媽！沒有什麼。」我支吾地回

答。

「啊呀！瞧我多會忘事，你來了半天

，我還不曾告訴你哪！」老太太睡到半夜

忽然想起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似的向我說

：「本來當時就要寫信告訴你的，因為知

道你快要動身回來了，免得你在路上難過

。」

「媽！是什麼事？你快說哪！」

「噢！真是想不到這樣強壯的年輕人

倒會先去了。在兩月以前，你的朋友志剛

生傷寒病死了。」

「什麼？死了？你說……你說志剛死

了？」我頂上好像給木棍重重的打了一下

，片刻間消失了知覺，似乎有些耳鳴，也

許是母親在說話，我已不能辨別；腸中一

股熱氣直往上冒，最後在眼睛裏凝成了淚

水。

是九年前的夏天志剛和我一同考進了

K大學。在中學裏我們是最好的朋友，他

是運動健將，高大的身軀，黑油油的臉，

全校的同學幾乎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綽號

，雄獅。相反地，我喜愛書本，課外的時

間全部化在圖書室裏，陽光很少晒着我；

其實我也醉心山水，盼望着遨遊；然而我

對於各項運動都不感到興趣。說真的，我

底面貌和身材都有幾分像女性；所以在初

中時，許多同學常喜歡欺侮我，戲弄我，

每次總是志剛替我解圍的。誰都奇怪兩個

外型，甚至性格的大部分成對比的人會持

久地做好朋友的。

將進大學的青年是興奮而愉快的。我

和志剛都熱烈地盼望着新生活的開始。K

大學給我們的影象是夠好的。志剛一想起

那廣大的運動場，立體型新建築的健身房

將是自己一顯好身手的場合就忍不住的笑

。我是慕念着那壯麗的宮殿式校舍，樹木

蒼翠的校園，校後的一條小河，河的兩岸

儘是些都市裏見不到的鄉村小景。因此我

們每天計算着開學的日子，然而還一天，

我完全淡忘了未來的學校生活，我整個心

情迷戀住一個僧魔的身影。

這僧魔的身影是昨天新搬來的芳隣，

不過昨天母親她們在談論着後門對家三樓

上新搬來的母女二人時，我未曾感到絲毫

的興趣。今天清晨，我慣例地走上晒台深呼吸些清新的空氣，突然對面屋裏傳來一陣悅耳的鋼琴聲，練熟而輕快的；我走進這街內有二年多了，不曾聽到過一次琴聲，於是我想起昨天新搬來的那一家，正是晒台對面的一間屋裏，貼靠着右邊窗沿有一架烏亮的鋼琴，一雙潔白輕柔的手在音鍵上靈活地上下翻飛着，可是她（當然從那雙小手上可以決定是她而不是他）的臉和身子都給那討厭的半掩的窗簾遮住了。從這雙潔白，輕柔，靈活的手，我不難想像出她底容貌；腦際浮起第一個面影是Dona Durbin的，我曾經在一本雜誌上見到她一張彈琴的照片，那一雙手也正和眼前的一般可愛；不！中國人和美國人的面貌怎會相像？於是我又想起小學校裏教我唱歌的音樂女教師來，那一雙活躍在鋼琴上的手也在我腦子裏印上過深刻的影象，然而也不對，音樂女教師的年齡已將近三十，眼前的我可以拿得穩是二十左右的姑娘，容貌也定然比那位音樂教師嬌美得多。因此我又想到前天在理髮店裏遇見的麗女郎，那豐姿，豔麗間更含着無限的媚氣。說實話，平時我理髮最不耐煩，儘儘「馬前」，這一天却不嫌慢，我不時斜過頭去瞅她，那理髮師總也覺得了，幾次

把我的頭按了回來。我想眼前的彈琴姑娘也許像——不！那麗女郎是個舞女模樣的，怎會相像？從琴聲裏，我相信她是一位柔婉的，靜嫻的……我正在痴痴地幻想，在揣摩出她的面容，祇見眼前閃過一個俏麗的身影，我似夢般驚醒過來，那鋼琴上已不見一雙潔白輕柔的手。她已走進後房，我未曾看到她的臉，祇是一個俏麗的身影緊緊地扣住了我的心弦。

傍晚時分，我在外回進街內，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啊！多俏麗的身影，正是一天縈繞在腦際裏的她。我趕緊快步向前，超出她一肩，我看她，她也轉臉看了我。兩條天然的濃黑而細長的眉，密密的睫毛間射出絲絲智慧的光，一張潮潤（像粘着些蜜似的）的小嘴微開着就像在笑；我不瞬眼的看，她那兩眉略蹙，我頓時想到「宜嗔宜喜」四字來。

每天清晨晚後，我必得欣賞一番，有時更靜靜地聽她彈罷一曲。可是我始終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祇聽說她們是溫州人，幾次想含笑招呼一下，然而總鼓不起勇氣。別說看到她，就連想到她也會心跳。很快的幾天過去，已是開學的日子。

志剛來約我一起到校，住進了同一房間。他興匆匆地十分欣喜，我儘是若有所

失地提不起精神來。註冊選課以後，我尋不見志剛，獨自一人回到宿舍裏，盪窗眺望，望着下面人行道上的一個個嘻笑高談的同學們，當然打扮得鮮豔的女同學更引人注意些。每次我看到遠處身影綽約的女同學，總會想到「她」，隨即心裏突的一跳。

快是吃晚飯的時候，志剛笑容滿面地跳進房來。他拉住我的手告訴我他已有了一個愛人。愛人？我不由笑了起來，沒聽你說有過女朋友，怎麼一下子倒有了愛人？而且他是出名的厭惡女性的硬漢。他瞧我不信，就說：「我一直對於女人都沒有好感，可是今天我遇見的一位真道人喜歡，不止我一個，許多同學的視線都集中在她身上，在填寫選課單的時候，她的墨水筆乾了（註冊處僅有的一枝當然已經有人在用），我正好在她身旁，偏是她先開口問我借筆，於是我站着看她寫。巧極了，同一樣是社會系，課程是相同的；我的註冊手續已完畢，有些地方她不清楚的，我也向她說了。後來我選送她回宿舍哪！」

「這樣就算是你的愛人？」

「她對我好着呢！我們說了好多的話，她還告訴我她的爸爸已經故世，家裏祇有她和母親二人。」

「變得真快！你這樣一位英雄好漢有

心思和女人談家事？」

「此一時，彼一時也。」他得意地拍着我的肩膀說：「如今我們是大學生了，該有一個愛人，是不是？你也得找一個才對！」

我比你先有了！祇是在我心裏，誰也沒知道，也許「她」知道？她那對智慧的眼總瞧透了我的癡情吧！

晚飯後，我和志剛在校內書店買書。眼前一閃，閃進一個熟悉的身影，俏麗的身影。志剛把我的手一拉，那邊「她」的宜喜的嘴衝着我開展了，她在對我笑？我竭力鎮定自己。「原來和小姐是同學。」一句很得體的開場白，怎麼也說不出口。

「我來介紹，這位是李鳳茜小姐！這位是……」

「她」又向我笑了一笑。
天！志剛的「愛人」就是她。

當時我連有沒有報她一笑也記不清了。我楞住了，我祇覺得自己的心跳震耳欲聾，志剛不知聽見了不曾？無論志剛是如何地粗心大意，他看了我的面色也感到奇異，他問道：「你們認識的嗎？」

「好像眼熟得很。」是她回答的。於是我無話可說，我也實在沒有勇氣再說；我臉上升起一陣火熱，別讓志剛看出我臉

紅。快走吧！是的，我該先走一步，讓他倆談心一歇。我的喉間像哽塞住似的，勉強向志剛說一聲：「我先回去」，轉臉來又和她苦苦地笑了一笑，狼狽地溜回了宿舍。一進房，納頭床上；別間房裏有人在拉梵華琳，我聽來分外的淒涼。喉間的哽塞昇化在眼裏變做淚水滴下。

該是誰的愛人？分明是我認識在前，認識嗎？剛才她說：「好像眼熟得很」，為什麼祇說是眼熟？而且還是好像？她心裏對我真如此淡漠？也許她保守這秘密，對了，她兩次對我一笑，神秘的眼光中不是在向我示意嗎？真的，她容或是有情於我。可是這秘密能永遠瞞住志剛嗎？他知道了她的住址，就在我家對門，他會相信我不知道嗎？儘管我的心裏先佔有了她，然而將來美人屬我時，志剛不以為是我搶了他的？是他搶了我的還是我搶了他的？事實擺在眼前，他倆已在公開表演，百啄莫辭，不義的是我了。如果我現在就向志剛訴說我心中已熱戀了她多天，他也許會退讓給我，他一向對待朋友，尤其對於我是十分慷慨熱誠的；然而他夠朋友，我就不夠朋友了。

偏是志剛回房來時興奮得發狂似的，問我鳳茜美不？可喜不？我臉上裝笑，肚

裏直笑呢！他說校裏已經有好多個同學在向地追求，他決全力以赴；他又說祇要有了她，他什麼都不要了。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說給我聽的，然而我心裏依然感到冰冷，我怎能向他說出我心頭的祕密？我祇向他說：「你說有了她，什麼都不要了？那麼朋友也不要了？」

「我當然不是這意思，我是說一切物質上的；喲！我總不會忘了你的，你可別吃醋呵！」他回復了舊時把我當作女性般開着玩笑說。

我吃她的醋嗎？我吃你的醋哪！我默然無言。

三年多過去，志剛和鳳茜已成爲公認的一對。我的朋友戰勝了所有的情敵，我不會做他的情敵，他却始終是我的情敵，然而永久是我的摯友。這位直率無隱情的朋友從未疑心到我也愛她，他祇知道了我和她是隣居，他曾幾次正經地要鳳茜替我介紹女朋友，我堅決拒絕，我的理由是怕見女人，他看到我每次遇見鳳茜總是窘急地溜走，他就深信我真的犯上了怕見女人的毛病；他爲我執心，我自己也執心；他就心我犯上這毛病不能交女友，不能娶老婆；我就心有一天會過不住壓抑的熱情，瘋狂地向她傾吐我的愛意。

不幸的事終於發生。志剛的父親在南洋故世，他是獨生子，必須要去料理後事。臨行時他囑託我在校照顧他的鳳茜，充她的「保鏢」；我趕緊提醒他我是有毛病的，怕無能為力，我勸他先和她訂了婚再去南洋，免生枝節。他苦着脸說此刻還有心緒議婚？可是隨即他又一半像開玩笑地說：「好了，我把她交給你；等我回來，你再還我。」

志剛走後，我倒是真的克盡友道；我終日留心着她的行止，我時常目送她走進女宿舍，教室，膳堂，圖書館，實驗室；我儘可能保持一個可以張望得到她的地位，然而我絕對避免和她對面相遇，我怕心跳（當然我見了其他的女子是決不會心跳的），我怕不能自持，怕她看出我的秘密，其實她早就瞧透了！

怎麼也排遣不來鬱結的心情，我走出學校後門，沿着那條小河走着，我無心賞覽兩岸的景色，祇是低了頭一路踢弄一塊石子。我憎恨命運的作弄，要不是爲了我的朋友，這百般是好的意中人既是貼隣又是同學，憑我的人品心思，怕不是我的？真是既生瑜，何生亮？就說我此生遇不見她，沒有那琴聲來勾引我，如今在校裏退而求其次，總也不該像現在一樣凄絕苦悶

了。唉！男子漢該襟懷開展些！我仰起頭吸一口清新的空氣。天！就在不遠的前面，她拎着一個布袋正舉起一手拂理着被春風吹散的髮絲向我這邊走來。按例，我又得心跳，向後轉；可是此刻仗着憤激的勇氣，我堅定地迎上前去。

「散步嗎？」她先含笑問我。

「是的。」我似乎有些氣喘，僅僅說了兩個字。

「志剛有信來嗎？」

「沒有，他才去了五天呢！」我居然說了這一串話，心跳也比平時遇見她穩定些，祇是仍不敢正眼看她。

「哦，是的，他還在船上呢。」

我忽然覺得兩次回她的話太冷了些，我斜眼覷她，她正啓開那動人的嘴在甜甜地笑，那兩片潮潤的紅唇！我真想親親她。

「我想在那邊桑樹上採些桑葉。」她搖晃着那只空癆的布袋。

「鳳茜小姐養了好些蠶，我聽志剛說起過的。」

「志剛和你什麼話都談的嗎？」

「是的，我們是最好的朋友；不過——話很難說下去。我又低下頭，看到她的空的布袋，我的靈機一動，望着她說

：「鳳茜小姐不是桑葉不會採着嗎？」

「低處的桑葉都採去了，高枝上的我折不到，想回宿舍去請一丈青來幫忙。」一丈青是校內有名的長脚女同學。她說着玩皮地一笑，我分明看得出她這一笑內還包含着要求我去幫忙的意思；細密的睫毛間射出絲絲的光，逼得我垂下頭，我嚙嚙地說：「也許我可以採得到。」

桑葉採了滿滿的一袋，我腹內的絲傾吐出了一半。

起初我和她總約在校外談話，幾次被人撞見，隨後也就索性不避人耳目了。

有些同學依然信任（？）我是爲志剛做她的「保鏢」，可是多半的同學都在背地裏議論我賣友，侵奪了朋友的愛人。

我和鳳茜的感情愈冷淡，志剛回校的日子也愈近了。問題怎樣解決？犧牲朋友？犧牲愛人？就是我仍退讓，同學們不會在志剛前說我閒話嗎，那祇要用將來的事實證明。不過鳳茜究竟愛誰？兩個都愛？那麼誰的分量重些？

接近了兩月，我已經很知道她的性情，她需要現實的愛情安慰，她不像我一樣多幻想。如果沒有我，志剛離開幾月，我想，她是可能接受別一位同學的求愛的；即便不是誠意接受，至少她不會得罪人，

她也會敷衍，她願意享受，她喜歡任何人傾倒她。她有極美無疵的外貌，然而沒有完善的品格；她不值得我熱戀嗎？可是我又怎樣能擺脫這深入腦際心坎的美影？如果她是真心向我，我又忍心捨棄她？我總要確知她對我和志剛的比較。

「你感到我和志剛怎樣？」我忍不住直率地問她。

「你嗎？和你在一處，我感到溫暖；我知道你對我的好意，可是別生氣！你富有我們女子的氣質，說真的，我倒比你爽朗些！不過我很喜歡你，你是我的——」她笑了。

「是你的什麼？」我希望她說出愛人，或則理想的，標準的什麼。

「就是我的。我是說你是屬於我的。」她格格地笑出聲來。我一向都醉心地底動人的笑，然而此刻因了羞惱，我有些厭惡她的笑聲。

「志剛呢？」我逼緊着問。

「志剛粗心大意，不如你會體貼。不過他有的是男子的雄偉，奔放的熱情，他像一團火籠罩住我。」她的頭斜着向上，似乎在幻想地說。我禁不住升起一股妒意。

「那麼你是屬於他的？」

「志剛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嗎？」

我知道片刻間我的耳根也是紅的，隔了好一陣，我的心才平靜下來，我使勁地用上牙咬痛自己的下唇，屏住哽塞在喉頭的氣不使它化成淚水。我們靜默了半晌，所向地提出了最後的要求，要求她永遠不讓志剛知道我也愛她的秘密。她答應了，而且安慰我（不如說在我心上又下了一鈞的好）說：「別傷心！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隨便什麼時候，我都喜歡和你在一處談話遊玩。」

又是一年多過去，志剛忙着準備結婚，我也擬好了遠遊的計劃；就在他倆結婚的前夕，我辭別了傷心的母親悄悄地出走。

往事一幕幕地映現出，這一晚我怎麼也不能睡着。眼巴巴地等望到天明，母親又替我煮好了藕粥，我其實不想吃，爲了使她老人家高興，勉強吃了好些。抹一抹嘴便想出門。可是媽喊住我說：「才八點鐘，人家怕還睡着呢！」

是的，志剛已不在人間，此刻去探望一位年輕的寡婦是嫌早些。我楞楞地坐下等時候。

「鳳茜看來是命硬的，瞧她眉毛多麼濃黑！幸虧你沒有和她成功。」媽好像在

說志剛是爲她而死的。不錯，她的眉黑特別的濃黑，我彷彿記得有一位懂得相術的人說過眉濃黑主情慾重，難道……我突然升起一個淫邪的意念（別忘了我如今是一個將近三十的單身漢）。我從椅子跳起就往外走。

「這麼性急！不帶一柄傘嗎？怕要下雨呢！」

天上是烏膩膩地，然而是否就下雨還是問題，況且這問題此刻在我心頭是顯得小而又小，不值考慮。我同一聲：

「不用了！」

我已跨出大門。

一路上我眼前祇閃現着一個俏麗的身影，我急急忙忙地往前趕就如賽狗場的狗追那電兔一樣。我想鳳茜除了志剛當然就數我是她的愛人，我走進她屋內，她將如何地驚喜，我該緊緊地摟住她，那可喜的身段兒！此後她總是我的了，不想這九年的想思債終有償清的這一天。我曾爲她悲哀抑鬱，遠涉山河幾經磨難，如今我得從她——我胡思亂想的什麼？我是去吊喪還是去求愛？我怎麼對得住我的朋友志剛？我不曾爲他痛哭却先爲自己慶幸。我竭力撇開淫邪的思念。

雨絲飄到我臉上，我又禁不住回憶到

一天，在細雨濛濛中和鳳茜步行着。我攙着她那雙潔白柔婉的手，她貼靠着我身邊；我又心跳起來。如果鳳茜見我以後，有心再嫁給我，那麼我真拒絕嗎？母親也許不贊成我娶她的，不是她說鳳茜命硬嗎？什麼命硬？還不是男的命裏該死。說實話，鳳茜真能嫁給我，我就短命也甘願，然而在那下我有臉見志剛？還是乘早回頭，見了面自己怕把持不住。我站住了。可是……我仍往前走，冒着雨。

又轉了一個灣，志剛的家（如今還是歐鳳茜的家好）已望得見，自然地又是一陣急促的心跳。我真不敢再往前走，我該向她怎樣說？第一我為什麼在她結婚的前夕不別而行？第二為什麼恰恰又在志剛死後回來看着她？她不想我是——不是我是來吊喪的，除了在志剛靈前灑淚一拜，我祇安慰她幾句就行，過往的舊情一概不提。

打定了主意，再往前走，就離她家門幾步路，突然聽到了琴聲。啊！她依然在清晨彈琴。九年前我在阳台上第一次見她的情景又映現在眼前，我的心房重復震盪。雨已下大，然而我仍佇立在雨中，靜聽她彈罷一曲；此刻她彈的大概是流行的歌曲，以前不曾聽她彈過，而且聽來琴聲不

如往時那般熟練。不！我聽錯了，何嘗是她在彈琴，分明琴聲是從她家隔壁傳出的呢！

敲了好一歇門，才有人應門，不是她的聲音，也不是她母親的，大概是老媽子吧！門開了，站在對面的不像是女僕，也許是親戚，是房客。

「您找誰？」是一口北方話。我疑心自己走錯了門，再看門牌號數才囁嚅地問：「請問這兒是陳家？陳志剛！」

「陳志剛？他死了！死了兩個多月啦！」

「同溫州去了。」

「什麼？走了？」這突然的回答正像志剛的死訊給我一樣的刺激。我感到無限的悵惘和空虛。

「您早來三天還可以碰到她們。陳太太是和太太一塊兒去的。」

「請問您知道她們溫州的地址嗎？」

「那倒不知道了，她們沒給留下。您先生不進來坐一會兒？」

雨水和着淚水不住地從我臉上滴下。我仰首望天，祇見灰暗的兩空無邊無際。

消 災 兒

主治

肺炎腸炎

腹瀉及淋

病等分注

射劑片劑



丙 康 藥 廠 出 品

師周公之法

唐文治

中國孔聖學會會員，敬聆該會會長唐蔚芝先生所講之「師孔子之法」與「師文王之法」後，（已分登十一與十二兩月號本刊。）以晉書有「仰味叢農，薄尋周孔」語，周公（名旦）係文王之子，相武王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定制度禮樂，制冠婚喪祭之儀，天下大治，故孔子對於周公，亦甚敬佩，而樂誦其言，甚至有一久矣，吾衰也，不復夢見周公」之歎！故請講「師周公之法」，唐會長以周孔均是聖人，所以並稱，見諸載籍，各會員既有志研究，殊堪嘉尚，遂講解如下：

孫壽成敬識。

嗚呼！人獸之辨，不綦嚴哉！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敝列聖之德。終之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可見周公施諸政事以教庶民者，無非欲人之遠於禽獸。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孟子又言：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蓋紂奄飛廉，有形之夷狄也，（此夷狄，謂其無禮義教化。）虎豹獅象，有形之猛獸也，而無父無君者，則無形之夷狄也，非周公其孰能驅而逐之哉？爰敘周公功德，以尊師統而塞亂源。

▽周公之敬天命△

有天下者，當敬畏天命，吾於師文王篇已言之，或疑為虛渺，非也。蓋敬天者，敬心也，敬事也。何言乎敬心？詩：昊天有成命，周公所作也。曰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單者，厚也。為之不懈倦，非敬心乎？何言乎敬事？詩敬之，周公所作也，曰天維顯思，命不易哉，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士者，事也。天監厥事，非敬事乎？書召誥篇，周公召公所合作也，曰節性惟日其邁，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後儒疑性命之學為虛渺，若能以周公為師，則保定國基，亦孔子之固矣。

▽周公之至孝至弟至性至情△

千古言性情者，首推周公，唐李漢謂周情孔思，見周公為性情中之大聖，孔子為思想中之至聖也。周公至性至情，見於鴟鴞東山之詩者，尙已。而其尤至者，厥惟書金縢篇與詩常棣篇。金縢篇曰：自以為功，功者，質也，以己身為質，故曰以且代某之身。（某指武王，史諱其名也。）下文曰：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龜，非要約神明也。蓋當時周室未寧，東都未定，頑民蠢蠢欲動，若武王遽崩，則周之邦家，危亡在即矣，下載公曰體，王其罔害。驚喜之辭，友愛之情如見矣。後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大孝之情亦如見矣。至誠可以感天地泣鬼神，所以召風雷之變也。常棣之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語從肺腑中流出，篇中言兄弟八死喪之感，兄弟孔懷，喪禮也，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葬禮也，急難禦侮，惟兄弟是賴，至第五章一轉，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則聲淚俱下矣。末章曰是究是圖，宜其然乎，何其情之至也。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此周頌思文之詩所由作也。中庸贊周公善繼善述，其達孝矣乎，文王大孝，周公達孝。書君陳篇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明王以孝治天下，後人欲法周公之政事，宜師周公之孝友，蓋政治學未有不本於性情學者也。

▽周公勤政愛民樹八百年之基業△

召誥篇曰：天既遷終大邦殷之命，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民至此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矣。祖厥亡，出執者，小宛之詩曰：哀我墳寡，宜岸宜獄。墳寡者，顛連也。皆入岸獄矣。非周公其誰能救之？無逸篇，周公所作也，古之人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為幻，曰訓誥，曰保惠，曰教誨，其愛民之精神，惠民之懇摯，一日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其於政治中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無時或休，所以能奠八百載之基業，非知覺之清明，至誠之貫徹，曷克臻此！譴張為幻者，上以欺誑教其民，則下以欺誑教其上，天下之所以治者，誠也，所以亂者，詐也，誠與詐之界，實人心生死之幾，而周公恤民之隱，道在親民，周易姤卦，周公之繇，辭曰：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遠民故上下蒙蔽矣。史記魯世家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近民則民歸，遠民則民怨，斯千古政治

之大較也。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秉父兄之教以爲政，周誠和萬民矣。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其感民之情至矣夫。

▽周公之制禮△

周公著作，具載於易書詩三經，而其尤大者，則在制禮。其作儀禮經，喪祭二禮，專在教孝，曾子讀喪禮至於泣下霑襟，其感動孝思，實無涯涘，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有以報其祖考而伸其至情，其作周官經，亦首重孝弟，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八刑首不孝不友之刑，大司馬掌九伐之法，國有鳥獸行則彌之。曲禮曰：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人既無異於禽獸，天乃以草薙禽獮之法待之，盡根株乃上，無遺育，無俾易種，此即兼夷狄驅猛獸之志也。

▽周公不有天下△

魏氏源一書古微一曰：昔者武王嘗薦公於天，而公不受。據逸周書度邑解，王告叔旦曰：汝維朕達弟，乃今我兄弟相後，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叔旦恐，涕泣拱手云云。既而武王疾病，公禱身請代，仁智材藝，自任而不疑，公之能自必於天審矣。厥後武王崩，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臨終復命伯禽葬於周，以依成王，向使公從武王之命，天下方習於殷人兄終弟及之舊，而震於周人傳子之新，朝覲訟，獄讞歌者，不之武王之子而之公，周公豈不有天下哉？乃卒涕泣而不受，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此其大忠大孝，古今來一人而已矣！

▽孔子之師周公△

孔子法周公，繫諸夢寐，迨其衰也，不復夢見周公。論語中載從先進，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中庸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皆懷周公也，作春秋據魯史，以周公之法治人，故曰周禮盡在魯矣，禮運篇傷魯之衰，則曰：吾舍魯何適？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魯卒乘周禮而後亡，豈非孔子抱殘守缺之功哉？論語微子篇末，載周公謂魯公之訓，開國承家，本原忠厚，培數百年之氣運，有以夫！有以夫！

活 力 富

膠 囊 劑 及 滴 劑

◀比目魚肝油精及天然丁種維他命混合劑▶

總論 「活力富」係由北海所產比目魚肝用最新科學方法提煉濃縮之比目魚肝油精其所含甲種維他命較之普通魚肝油多至數十倍服量少而收效宏且易於吸收本品又加入了種維他命對於醫界應用範圍之廣無與匹敵

成份及性狀 「活力富」液劑係深色之濃稠液體腥味較普通魚肝油為淡每公撮含甲種維他命六萬國際單位丁種維他命一萬國際單位丸劑為透明橙黃色之圓形膠囊每粒含甲種維他命一萬二千國際單位丁種維他命二千國際單位

特徵 「活力富」之含量適合於美國國際維他命公司出品之標準又在攝氏六十度以下定必凝凍此可為其品質濃厚之證明如滴劑凝凍時可用溫湯燉化服用

主治 結核性疾患 體瘦虛弱 重病後恢復期 戒煙時及戒煙後 青年發育期間 乳兒發育不良 腺病性體質 神經衰弱 精力衰退 角膜軟化症 乾性眼炎 夜盲症 佝僂症 骨軟化症 齦齒 婦女生產前後 瘧疾 傷風感冒等

用法及用量 液劑每次服八滴至十五滴膠囊劑每次服一粒至二粒或由醫師指導得增減其用量

包裝 液劑·每瓶五十公撮 膠囊劑·每瓶一百粒

· 本埠經售處 ·

南京路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
南京路南洋大藥房
雲南路濟華堂大藥房
四馬路南華大藥房
勞合路康福大藥房

· 外埠經售處 ·

南京復興路首都藥品消費合作社
蘇州觀前大街集成大藥房
及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辛亥革命書徵(四)

魏如晦

民國俠烈傳

何勁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湖南演說科刊。收林廣慶、黃繼明、蔣成華、張先培、楊禹昌、孫鼎臣、王家駒、吳祿貞、馬宗漢、張榕等十傳。線裝本，一冊。

締造共和名人事略

平江居士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刊。一冊。十

共和人物甲集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民國元年(一九〇九)刊。一冊。十

頭顱影

有正書局編印。發刊年月不詳。一冊。十

革命黨小傳

上海自由社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四月至六月刊。六冊。收黨人小傳一百六十八篇，兼附肖像。人名如次。

黎元洪	孫文	黃興	湯化龍	趙聲	林文	林覺
民	林尹民	陳與桑	劉元棟	陳更新	方聲洞	
陳可鈞	龐雄	李生及少年	仲霍	姚國梁	李雁	
南	宋玉琳	王明	饒輔庭	石慶寬	孫君武	胡

俠魂(以上一集)	馮超讓	章雲卿	勞肇明	周		
華	林常拔	羅仲霍	李芬	羅坤	梁緯	喻紀雲
李晚	林冠慈	陳敬岳	李海書	陳汝環	何天	
華	劉六湖	石經武	吳適	歐柏南	何錫蕃	孟
廣順	李燮和	劉復基	彭楚藩	楊宏勝	易堂齡	
張承勳	吳祿貞	尹銳志	汪兆銘	龐雄	張世	
膺(以上二集)	姚國樑	饒輔廷	宋玉琳	黃復		
嘉	李達泉	李讓業	鄧弼臣	畢永年	楊守仁	
史堅如	吳樹	鄒容	劉鋒	熊成基	陳天華	禹
之謨	何自新	陸浩東	陳文波	徐錫麟	陳伯平	
馬宗漢	周達	溫生才	陳軍雄(以上三集)			
秋瑾	周之貞	李沛基	熊天覺	邊振新	焦達峯	
陳作新	王又西	王賡言	楊韻珂	詹蒙	張沛	
如	張鶴年	王讓	譚劍英	姚斌	周岐	劉大雄
甯協萬	王人傑	方慶雲	冷遜	顧笑生	林天	
羽	張鐘瑞	李朝棟	胡瑛	趙膺	唐吉蘆	唐照
林圭(以上四集)	鄒大綸	楊再興	丁香蘭			
張先培	楊禹昌	黃之萌	彭家珍	薛成華	彭澤	
藩	周實	阮式	陳興芸	張榕	陶成章	李景沆
李君白	黃鸞鳴	葉仰高	白毓崑	熊朝霖	何	

任之 孫諫聲 江來甫 蕭鍾音 張金彩 劉懋德
 姚鑫山 薩福麟(以上五集) 張振武 馬祖金
 周詩 張我權 楊恢 屈開延 薛哲 王品超
 楊任 胡良輔 孫錫皋 陳磊 陳王林 余昭常
 朱世潔 朱元成 王廣言 李儒清 唐自起 吳守
 欽 蔡德辰 黃際隆 王金銘 王家駒 陶駿保
 王璋 張壽榮(以上六集)

鄭成功傳

隄石著。光緒甲辰(一九〇四)清國留學生會刊。除本傳十七章外，並附鄭成功世系表及鄭成功年譜。並有浙江潮雜誌本。一冊。*

臺灣開拓鄭成功

丸山正彥著。張鑄六譯。光緒癸卯(一九〇三)四素寄廬刊。首附鄭氏世次。一冊。*

租國女界偉人傳

咀雪廬主人著。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六)新民社版。以民族的觀點，敘述中國歷史上之女偉人，自孟母以至洪宣嬌、蕭三娘，共得三十九人。一冊。

右「史乘」目，凡一般載記四十七種，傳記三十一種。載記第一部分，為南明史料，收錄標準，以前此無刻本者為限，據庭聞錄節編之滇事總錄翻印之明季稗史，叢書抽印之所知錄，皆不攔入。出版較遲者，如南疆逸史(一九一五)，亦未收，惟書名更異者，如聖安本紀則錄存備攷。間有一二種，因原書在港子目祇得暫闕

。革命史料，亦收至民初，後來印行之蜀中先烈備徵錄、華僑革命史、中華民國歸國史等，以尙未能大量集中，暫不著錄。關於黃花崗一役，所收尙有一廣東刊本，收輯材料極富，戰前寄與壽昌參攷，已失於戰火中，今並書名亦不能記憶矣。咀雪廬主人著作，尙有租國女界文帝譜一種，未見，不知是否一如偉人傳之有關民族革命。三月十五日校後記。

詩文集

文變

蔡元培編。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商務印書館刊。三卷。選文凡四十三篇。皆「當世名士著譯之文，」而先哲所作，於新義無忤者，亦間錄焉。「其目的在使讀者一尋其義而知世界風會之所趨，玩其文而知有曲折如意、應變無方之效用」(文變敘)。此為當時公開的文學選本之最富有新思潮及革命傾向者。線裝二冊。

黃帝魂

黃帝子孫之多數人(按即張繼)編。收論著二十九篇，皆清末新聞雜誌所刊有關種族革命之文字。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四)刊。宣統辛亥(一九一一)重刊本，增至四十四篇。重要者有下列諸論著：

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敘 君禍 正仇滿論 釋仇
 滿 說漢種 漢奸辨 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 孫逸

仙與白浪滔天之革命談 革命之原因 革命必剖清
人種 駁革命駁議 論復仇主義 駁康有為書 覆
張之洞書 獄中答新聞報 蘇報案 鄭成功 記仇
滿生 祭沈蕙文 敘庚子銷夏記*

石達開遺詩

殘山剩水樓主人編。光緒丙午（一九〇六）刊。收石
達開遺詩二十五首。按此集實為南社發起人高旭所擬
作，僅會國藩寄書至賦詩答之一題，傳出自梁啟超手
。柳亞子先生有文記當時擬作經過甚詳。前殘山剩水
樓主人敘，後哭尸跋，亦均出高氏手。*

秋瑾詩詞

秋瑾著，王芷馥編。光緒丁未（一九〇七）刊。章炳
麟、蘇子穀敘。何震跋。收秋瑾詩詞各一卷，詩凡八
十七題，詞三十七闕。此後所見，有秋瑾遺集，王紹
基編，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明日書店刊。秋俠遺
集，王燦芝編，同年中華書局刊。諸集中，以王燦芝
本為最完備，所附遺墨銅版亦最多。燦芝，秋俠女也。

吳綬卿先生遺詩

吳祿貞著。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刊。收西征草一卷
，凡詩二十二首，詞二闕。又戊廷草一卷，凡詩三十
首，詞四闕。卷首有張元濟、程明超、樊增祥、孫洪
伊等序文、題詩。後附延璋各界哀祭詩文聯摘存、歸
化韓民哀祭詩文聯摘存各一卷。末謝炳樸跋。

馬君武詩稿

馬君武著。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編輯，翌年由文明
書局印行。收詩九十七首，又譯詩三十八首，皆壬癸
間所作，反映革命思想極濃。譯詩為拜倫哀希臘、歌
德阿明臨海岸哭女詩、Mignon歌、虎特縫衣歌。

潮音

蘇子穀曼殊著。金閣寺僧錫校錄。宣統辛亥（一九
一一）東京神田印刷所刊本。收曼殊譯詩一卷，及其
他雜作。後有拜倫年表。末附西班牙雪鴻女史手鈔曼
殊阿闍梨英吉利閩秀詩選一卷。

革命時代大文章

李右之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著易堂刊。二冊。

革命文牘摘要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輯編。華、英對照本。收革命初期
主要文件四十種。洋裝一冊。

革命文牘類編

時事新報館編印。宣統辛亥（一九一一）至民國元年
（一九一二）刊。十冊。

共和偉人尺牘

古今圖書館編印。民國元年（一九一二）鑄記書局刊
。八冊。

黃漢魂

何勁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湖南演說會刊。內容
收有關革命之文電、論著、詩詞，凡數十編。初集一
冊，續編未見。

中國的名學

王治心

什麼叫名學？與西洋的邏輯 (Logic) 印度的因明，同是辨析義理，尋求真知的學問。不過邏輯與因明，自發明以來，經過不少學者繼續的研究與改進，便在學術界上有極大的貢獻，西洋人往往稱之為科學的科學。中國則不然，假定我們承認先秦時代的墨子，為最早發明名學的人，則早於希臘發明邏輯的祖師亞里斯多德約百年，可惜二千年來沒有繼續加以發揮的人，連原有的著作，弄得殘闕不全，因此，大多數學者，幾乎連牠的名稱也不能知道。直至晚近自胡適之著先秦名學考，用西洋論理學方法來整理中國名學以後，方有人加以注意，承認名學家是論理方法與邏輯因明有同等的價值。

邏輯是創於希臘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 C.) 為對付當時的詭辯學派而著機關論，以三段論法成立了演繹法邏輯，經過十六世紀的培根、洛克、等繼續發揮，進而為歸納法邏輯；又經十九世紀彌勒把兩法加以調和，更成為演繹的歸納邏輯。黑格爾又綜合而完成所謂辯證法，馬克斯再變成新辯證法，於是論理的方法，乃日趨於精密，而為西洋科學進展的基礎。

因明為印度古學術之一，較邏輯的發明尤早，相傳始創於劫初瞿曇氏，經過足目氏的改進，立定了「宗、因、喻、合、結」五支論式，這便稱之為古因明。及至佛滅後約千年，有陳那著成理門論，與其弟子天主復著入正理論，改五支為三支，僅以「宗、因、喻」立論，而稱之為新因明，其論理法式，實與邏輯相同。

說到中國，本有不同的兩派名學：一為應用的名學，即儒家各家所揭櫫的正名主義與以名核實的政治論；一為論理的名學，是用來辯證知識的一種方法論。我們這裏所要說的，就是後一派，在漢書藝文志中有獨立的名家，所舉有七家三十六篇，(一)為鄧析子二篇，這本書本有可疑，不過據荀子不苟篇云：「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髮，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斯鄧析能之。」淮南子詮言訓中亦曰：「鄧析巧辯而亂法一，是可知鄧析為名家，與惠施公孫龍是一派的。(二)為尹文子一篇，劉歆稱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與宋鈞彭蒙田駘等同學於公孫龍。「然原注則云：『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呂氏春秋正名篇中注云：『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究竟尹文與公孫龍有沒有師生關係？是一個存疑的問題。而莊子天下篇中

列宋鉞尹文爲一派，稱其「見侮不辱，救民之亂，禁攻侵兵，救世之戰」，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墨翟宋鉞合爲一派，則尹文似亦爲墨家中人。近人馬敘倫說今本尹文子二篇，爲仲長統的僞作，與顏實同其意見，謂爲魏晉人僞託，而金受申則云「尹文子本身，或有後人加入的話，但決不是完全僞作。」（見稷下派之研究）不過就今本尹文子研究，見得他主張正名，一部分雖與公孫龍相同，然却與儒家的正名主義相近，所以胡適之說：「尹文的法理學，與儒家的正名主義毫無分別。」（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其實他所主張的八術——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實含有法家成分，與公孫龍的論理學家完全不同。（三）公孫龍子十四篇，今已殘闕，僅存六篇，莊子徐無鬼篇云：「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爲五』，持白馬非馬，堅白同異之論。在今存本中，首篇跡府，疑非原書，所記與孔穿辯難的話，或爲後人所屬入，而自白馬至名實，都爲名家語，其論「堅白同異」，則曰：「目視石，但見其白而不見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乃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同一石而有形色與性質的分析。其論「白馬非馬」，亦具同一理由，言白馬則重在白而不在馬。語雖簡單，與邏輯因明的組織形式頗合：邏輯命題有三部分組織，——主辭、賓辭、連辭——與因明的所別、能別、隨自樂爲所成立性、相同，所別等於主辭，能別等於賓辭，隨自樂爲所成立性等於連辭；主辭是判斷中原分合的主概念，賓辭是解釋或規定主概念的內涵，連辭是連結主賓兩辭而表示其關係。本此原則以解釋「白馬非馬」，與因明中「聲是無常」的組織與上列的論式無異。說者謂莊子天下篇中所舉的二十一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礙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驢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是公孫龍的學說。這裏二十一事，只舉其命題——結論——沒有舉出其理由——前提——，蓋因出於莊學者反對派口中，故不免於割裂，雖經銓莊者多方解釋，終不能說得明白。然其中有若干條文，亦甚合論理學的原則，例如：末一條「一尺之棰……」確是科學上不易的定律。（四）成公生五篇，已亡。（五）惠子一篇，書亦亡佚，注云：「名施，與莊子同時」，莊子天下篇稱「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並舉其歷物十事：「1.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2.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3.天與地卑，山與澤平。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5.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6.南方有窮而無窮。7.今日適越而昔來。8.連環可解也。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10.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凡此十條，大旨是無大小、無高低、無正中、無絕對的同異、無絕對的方向，其間第五條所舉同異，

實在是論理學上的大問題，我們從因明學上的九句因。——一、同品有，異品有；二、同品有，異品非有；三、同品有，異品有非有；四、同品非有，異品有；五、同品非有，異品非有；六、同品非有，異品有非有；七、同品有非有，異品有；八、同品有非有，異品非有；九、同品有非有，異品有非有。——見得因明學審定理由的正確與否，全在同品異品上斷定，在九句中只有第二第八兩條為正因——有充足的理由——其他凡通異品，或一部通異品的，均屬不定因或相違因——即理由不充足——。邏輯上也是有相同的方法，名為「對當」：一、為反對對當，即分量同而性質異。二、為小反對對當，與第一條同，其分別在「為全部的反對，2.為局部的反對。三、為差等對當，即性質同而分量異。四、矛盾對當，即性質與分量俱異。也是從同異上比較出理由來的。(六)黃公四篇，(七)毛公九篇，書皆亡佚。班固所舉的名家書中，祇有殘存的公孫龍子可以供我們作研究材料，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材料的缺乏。幸而有非名家書的墨子，却有一部分名家的學說，且略述於下：

墨子一書，據漢志稱有七十一篇，而今傳僅五十三篇，可以分為兩部分研究：一部分講兼愛主義，是近於宗教學說，一部分則稱為墨辯，是論理的名學。關於墨辯的一部分，一共只有六篇書，即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大半是講名學的原理與法則，經上下是名學的命題即結論，經說上下是名學的前提即理由，大取小取是名學的原理，說明論理的所以然。因為年代久遠，以致脫漏錯亂，不能卒讀。據晉書記載，知曾有魯勝為之作註，稱為墨辯註，惜其書已遺失，祇在其本傳中見到序語，說：「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莊荀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從這短短的幾句話裏，有兩點可以叫我們注意的，即一為引說就經，始於魯勝；一墨辯為惠施公孫龍名家學說所從出。原書不但經與經說分開成篇，並且每詞句皆直行連貫，不易索解，不過其書中有一讀此書旁行」一句，要叫人橫行讀去，例如第一句寫在上行，第二句寫在下行，依次以單句上列，雙句下列，把全篇寫完，然後將上行橫行讀完，再讀下行。經說亦然，依次以說配經，即成一完全命題，例如：

(經)故，所得而後成也。

(經說)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大故

有之必然。若見之成見也。

(經)止，以久也。

(經說)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矢過楹；

有久之不止，若人過梁。

(經)體，分於兼也。

(經說)體也若有端；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經)必，不已也。

(經說)必：謂台執也，若弟兄。

把經說與經這樣一條一條地配搭起來，每條便成一個三段論法的論理學形式，這便是魯勝所說的「引說就經」。雖然他怎樣引說就經，我們不能知道，但是到清朝像畢沅的墨子註，孫詒讓的墨子閒詁，都懂得這樣讀法，給我們後世人以極大便利。不過那些註解，不能叫我們滿意，因為他們都沒有論理學的根柢，所以有許多隔膜，及至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出來，他所敘述的「別墨」一篇，用西洋邏輯與印度因明方法，把這「辯」的一部分，分析出論理學的形式，真是一個新貢獻。同時，梁啟超也用這方法研究墨學，著成墨子學案與墨經校釋二書，也可以說是墨學的功臣，我們試把墨子學案與他早期所著的墨學微比較一下，便可以證明他對於墨辯一部分所獲得的新知識；他那墨經校釋，更是完全用邏輯因明來整理的。所整理出的一百七十八條，（如上表格中的例子）貢獻更多，雖有許多修正他的話，如伍非百的墨辯解故……等等，究竟是一種不朽之作。

胡適之稱這一部分為「別墨」，原不是他的創說，我們在莊子天下篇裏早已見過這個名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譬，以騎馮不忤之辯相應。」亦足以證明魯勝「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之言為不謬，承認墨子確為中國名學的祖師。小取篇裏有這樣的話：「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在這一段話裏，上半段是說辯論（論理學）的原理，下半段是說辯論的方法，「以名舉實」三句是演繹法，「以類取」二句是歸納法。演繹法是由普通原理斷定特別事實的方法，即審定此事物的是否正確的方法；歸納法則相反，由特別事實推見普通原理的方法，即由已知的事物而獲得的新知識。「以名舉實」，即從名稱核之事實，名實既符，便可取信；「以類取」，即從同類的事物加以推斷；都合於演繹歸納的原則。小取篇中又舉出七種重要辯論原則，即「二或，二假，三效，四辟，五律，六援，七推」，在本書都有詳細的說明，言辯論有多方面的推斷。非命篇中又舉出三表法，即「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更說明辯論的理由，必須要有例證，這些都是論理學上的推理方法，可以用來對已尋求正確的知識，對人糾正其錯誤，亦即因明學上所說的「能立」與「能破」。

墨子的名學，雖與邏輯因明有相同的方法，然却與因明學特別的相同。邏輯的三段論法，第一為大前提，第二

爲小前提，第三是結論，而因明的三支，則以結論列第一，（即是宗）大前提小前提合併爲第二，（即是因）第三有一個例證，（即是喻）例如：

凡人皆有死——大前提，孔子人也——小前提，故孔子必死——結論。

這是邏輯的形式；若因明則變爲：

孔子必死——宗，因孔子是人——因，例如周公——喻。

因明上有過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

「聲是無常——宗，所作性故——因，猶如瓶等——喻。」

「聲是無常」，是全命題中的結論，「聲」是所別，是主辭；「無常」是能別，是賓辭；「是」是連辭。在因明上稱爲一許一不許，因爲「聲」是普通人所承認的，所謂一許；「無常」是敵方所不承認的，即爲不許，凡立一宗，必定要一許一不許，方能成立，若主辭賓辭都爲敵方所承認，便用不着立什麼宗，這是立宗的必要條件。但要問爲什麼聲是無常的呢？理由就是因爲聲是所作性的緣故，（所作性便是有多種原因湊合而成的意思）凡具所作性的東西，都是無常，所以聲是無常的。這在因明上稱爲「遍是宗法性」，就是說所具的因，必須在宗法中有普遍的屬性。（法亦即所別）怎樣證明所作性是無常的呢？怎樣證明聲是所作性的呢？便必須舉出例子來，所以用「瓶」來做例證，因爲瓶是所作性，所以瓶是無常的，瓶既因所作性而無常，證明聲也是無常的。用這個方法來解釋經中任何一條，恰恰是相同，例如前舉的「故，所得而後成也」，是一個結論，「故」是所別，「所得而後成」是能別，其理由凡是一個「故」，（或說是一樁事體）可以分析出若干「小故」來，（小故也可以說是各種成分）有了一種或幾種成分，不見得會成完全的大故，（即一樁事體）若是缺了一種成分，（一個小故）必定不能成，這便是理由。怎樣證明呢？就拿「看見的成功看見」做例子罷！要看見必須眼睛無病、光線充足、眼與物之間無隔膜……等等小故完全無缺，方能看見。這方法不是與因明的論理方法完全一樣的麼？若是我們明白這種道理，不妨取墨經校釋一類的書，加以研究，便可以見得中國名學的一斑，這裏恕不能多所舉例了。

末了，要向諸位鄭重的聲明，我在這裏所說的一套話，並不是叫我們丟棄了已經進步的西洋邏輯——論理學，——從新回到二千年前去再捧出擱置已久而不完全的墨子公孫龍子來應用，乃是叫我們明白我們的祖宗曾經有過這樣的發明，不幸爲後世提倡「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思想所誤，使這種尋求真知識的學問埋沒了幾千年，而成爲科學落後的國家，不勝有無窮的感歎！

說明與例表一〇（即左旁七）

單用時，足作之，臣作之，言作之，形聯為左旁時，足，臣皆作之，言作之，然亦可以「之」代也，表例如左：

言	臣	足	眞	部首
之	之	之	草	
	之		符號	代表
詞	議	詒	例	
	議	詒		
		詞		
			備	考
<p>言旁皆可作「之」，然若遇字如「詞」，草作「同」，既不美麗，且與他字易混，不如以「之」代也。</p>				

說明與例表一一（即左旁八）

單用時，走作𠂔，矢作𠂔，立作立，夫作夫，形聯左為旁時，走，夫，立皆作𠂔，矢作𠂔，然亦可以「𠂔」代也。表例如左：

夫	立	矢	走	眞	部首
𠂔	𠂔	𠂔	𠂔	草	草
𠂔					代表符號
覓	獨	𠂔	𠂔	例	
	輝	獨	𠂔		
					備考

說明與例表一二（即左旁九）

單用時，日作日，目作目，田作田，形聯為左旁時，皆可以符號「𠄎」

代之。表例如左：

田	目	日	眞	部首
𠄎	𠄎	𠄎	草	
			𠄎	代表符號
			例	
				備考

說明與例表一三（即左旁十）

單用時，阜作阜，貝作貝，弓作了，自不單用，形聯為左旁時，阜，自俱作了，貝作貝，弓作了，然亦可以符號「7」代也。表例如左：

自	弓	貝	阜	眞	部首
7	3	2	7	草	
7					符號代表
					例
備					考
<p>「7」符之應用，亦小有區別：即从阜之「7」，草時與右旁可連可否。而从貝从自者，習慣皆必須與右旁相連。</p> <p>彈，見徐度禮千字文。</p>					



歌德長詩

德國歌德作
創造譯稿改定本

▽歌德小史△ 德國詩人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生於一七四九年，卒於一八三二年，遠於文學，科學亦精，兼擅小說戲曲音樂，著作甚富，「浮士德」劇本，「少年維特之煩惱」小說，各國皆有譯本。拿破崙入普，曾親往訪之，與語大悅，其感人之深有如此。創造先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最後改定此詩譯稿，交孔令毅金祖同二公付梓，金先生遠赴巴蜀，弗克就緒，今荷孔先生付本刊假印，洵讀者之幸也。——編者——

克略培（一）

運命與同情

「我不會看見過市場和街道有過這樣冷靜！
全城空巷，就像經過了打掃，就像一座荒塚！
我覺得全城的居民，剩下的怕不足五十人。
好奇心真是無事不為！大家都要向外飛奔
去看那可憐的逃難者之愁慘地過路的人羣！
那些人在堤道上經過，跑到那兒要一個鐘頭，
大家在這正午的熱塵中都爭着向那兒竄走。
我是怎麼也沒有那樣忍心，去看別人的災難，
那些逃難的都是良民們，說來也真是可憐，
僅僅帶着點隨身衣物離開了萊茵河對岸，
那美好的鄉梓，逃來我們這裏豐腴的山間，
在這山間和峽谷的平安的角落四處盤桓。」

你是做得很不錯的啦，娘子，你派遣了大郎
毫無愛惜地拿些舊衣舊布和些簞食壺漿
去周濟那些可憐人；這是樂善好施的榜樣。
大郎兒真是會駕御，把馬駕御得真是有方！
馬車兒是很新鮮的，看來真個是堂皇漂亮；
四個人坐車，一個人執轡，都是十分的寬敞。
這回是他一人坐去；轉彎抹角得何等快暢！
在臨着街面的門道上泰然自若地坐定，
對着堂客這樣說着話的是金獅館主人。
X X X X X
於是那伶俐的明達事理的主婦回答着道：
「老爹，其實呢那批舊布我實在是不想送掉；
因為那布是還很有用處，有錢也不好買到，
假如在要用時。不過我今天却是給了不少，
更好的大衣和襯衫我都是拿出了好幾套；

因為我聽說有好些幼兒和老者都是赤條條。你該得原諒我啦？因為連你的衣箱都抄翻了。尤其是那套寢衣，那面子是印度的印花布料，裏子是精細的法蘭絨，我也給在了一道；因為那衣裳又薄，又舊，樣子也太不時髦。」

然而那位慷慨的主人笑着，又這樣地回答：

「那件印度布的舊寢衣，我倒是有點捨不得，那是道地的東印度布啦；那是不容易再到手的。好的！我也不再穿它了，現在的男子別有路走，他們是高興穿着長外套，上衣總要十分緊湊，總要穿着長統靴；短鞋和小帽都已不合時流。」

「你看啦，」主婦又說道，「那兒已經轉來了幾個，

那去看熱鬧的；逃難的人一定是已經走過。你看啦，都是一鞋子的灰塵！臉上在燃着火！一臉都是通紅，都在用手巾抹着臉上的汗。叫我真不願去啦，在這熱的天氣要跑去。看那樣的熱鬧！真的，聽人講講也就滿可喜歡。」

慷慨的老板又接着在說，語氣說得多牢靠：

「在這收穫時節有着這樣的天時真是稀少，五穀會乾燥地收進倉，就像收進乾了的草；

天是那樣的高朗，連一點兒雲頭也見不到，從清早起來便說是這樣微微地涼風嫋嫋。天氣是不會變的啦！穀物都已經是熟透了；從明天起我們要開始割取着豐收的禾稻。」

當他這樣說着時，轉來的人已逐漸加多。

成羣的男女穿過街道，走向自己的家窩；還有那位有錢的隣人，本地的第一豪商，也在（郎道製的）廠馬車中攜帶着他的姑娘，風快地趕回了那對街的，他那新造的房廊。街坊又熱鬧起來了；因為這個小鎮的人旺，這兒有不少的手工業，也有好幾座手工場。

就這樣那一對賢惠的夫婦坐在那門道上，每時留心地看着街坊上的人們來來往往。

但最後那有品性的主婦又開始說出話語：「你看啦！老爹，神甫大師從那邊走向這兒；也還有隣居的那位藥店老板和他一起；他們會把在外面所見到的對我們細講，有好些情況看起來一定是會使人悲傷。」

兩個人和藹地走攏來，向着老夫婦致禮，在門道上的橈子上坐下，橈是木板所製，他們拂去了腳上的灰塵，又用手巾扇着風。

他是最先開口，說話的神氣有點近乎詛咒：

「媽的，人總是一個模子鑄下來的，真是難受！

隣人有什麼災難，大家都嘻嘻着口幸災，樂禍！

那兒是燒了房子，大家便要趕快跑去看火，

每逢有可憐的罪人受死刑，要跑去看看命。

落難的良民逃荒，都要跑去豁落着眼睛，

全沒人想一下，這樣的災難回頭便會來，

要來碰着自己呀，不管是來得或遲或快。

輕佻，我是看不慣；人總是一些輕佻奴才。」

× × × × ×

於是卓越的，有理解的牧師開始發言，

他是本鎮的威望，人還年輕，將近壯年。

他有生活上的智識，又了解得聽者的需要，

聖經上啓示着我們人類的因果和其妙竅，

他透熟着那種高華的價值，而又學殖淵深。

他說道：「自然母親愛給吾人以無害的本能，

我是不想多說壞話；因爲凡是悟性與聰明

有所不能的，却往往要靠着這難馴的天性。

假如好奇心不以執扭的刺戟來誘引吾人，

你看，我們怎能了解得，眼前的森羅萬景

相互關係間的美？因爲人是開始去求新，

其次才以不倦的勤勉去求有益的事情；

最後是求德行，那使他高貴而受人尊敬。

人在年輕的時候總不免是輕率之快侶，

見面的寒暄彼此交換了，藥店主開了喉嚨，

那使他不避危險，無論是遇着什麼難題，

只要一通過了，便立地無痕無跡地平穩。

目前雖是輕狂，但到相當年齡便要收斂，

不問在順境逆境都能一樣地熱心阻勉，

那的確是可以嘉獎；他是勸善而懲惡焉。」

× × × × ×

牧師剛一住口，那不能忍耐的主婦便娓娓請

教：

「請告訴我們吧，把你們所見的；我是很想知道。」

藥店老板沉痛地說起話來，他說：「真是傷

心，

我所見到的沒一樣不刺着我這一雙眼睛。

那樣千頭萬緒的災難誰個能夠說得詳盡！

在我們還沒走下牧場，便老遠看見了灰塵；

逃難者的行列從西山翻過東山滾滾而進，

看不出它的頭和尾，更分別不出有多少人，

但是在我們走到了那橫過澗谷上的路時，

步行的人和車子愈見是擁擠得不成名器。

可憐就是那樣我們也把那些難民看得周到，

看得出各個人的情形，那逃荒是怎樣的苦惱，

有的又在歡喜，因爲打救了自己的性命一條。

看來真是有些難乎爲情，是那般好好主人，

平時是有條有理，把全家的用具放得規整，

以備隨時都可以到手，免得用時呼應不靈，但這時却堆積在大車小轎，倉倉惶惶逃命。衣櫃上放着羅篩和毛毯，面盆中放着被條，照着穿衣服的玻璃鏡上有麻布片子覆蓋。啊！那情形就有點像二十年前的那次火燒，在那時，災難把我們一切的思慮完全顛倒，不值錢的東西搬了出來，值錢的又被丟掉。這回又是那個模樣，大家都把些壞的東道酬費辛苦地運着，徒使牛馬們吃力不討好；運着些舊了的木板和木桶，鳥籠子和鴨罩。婦人和孩子也同樣奔波，提着些大捲小包，有些籃子和小桶中塞着全沒中用的物料；人於最後的所有物總不肯放手，真是無聊。在那紅塵萬丈的路上大家都擁擠在一道，簡直是絲毫的秩序也沒有，亂得不能開交。有的力弱想慢慢地走，有的却忙着往前跑。婦人和孩子有些被人擠得在放聲號啕，牛也在叫，馬也在叫，那其間狗兒也在叫，老者和病人呻吟不絕，在車頂面着被條，他們在那滿載的車頭上坐着東偏西倒。但有時被擠出了路，那憂鳴着的車輪錯走到堤防的邊上；車子便倒入陷坑，車上人發出一聲驚叫，倒栽葱，落下地坯，然而就只那樣便了事都要算是萬幸。

隨着是箱籠倒栽下去，落在車子的近旁。真的，誰個看見了那箱籠落下的，都會想那先落下去的人會被箱籠壓破了腦樞。就那樣車子是壞了，人咧是弄得可憐相；因為其它的人都走過了，忙着竄向前方，各人只顧得自己，顧不到別人的身上。我們便趕快跑去，看見了那些病人和老丈，他們居家時久病着睡在床上都覺得難當，現在是睡在地坯，又受了打撲，呻喚得淒涼，濛濛的灰塵窒着呼吸，頭上更燃燒着太陽。」

× × × × ×

那位慷慨的主人聽着了這番話不勝惆悵，他說：「希望赫曼遇着他們，給以飲食和衣裳。我是不高興去看，看着受難的人使我心痛。好在最初我們接到報告，聽說災情很嚴重，我們已連忙把有餘的東西拿了些去施送，希望有些人能得到舒復，我們也好安心。但是這悽慘的狀況，我們不好再談下文；因為太悲慘了，使我們的心地實在難忍。我們向後堂裏去吧，那間屋子更加涼爽。太陽照不進，炎風也吹不透那厚實的牆；媽媽會把八十三年前的陳釀給我們一瓶，我們在那兒倒可以消消暑氣，解解煩悶。在這兒嗑不出趣味來；蒼蠅攢集着酒杯。」（待續）

詩

喜源誠兩兒遠游

何·澄·

一紙書來語盡詳，跋山涉水苦全忘。
 少年志氣艱能旺，故國精神亂始強。
 莫謂旅行無大用，應知閱歷豈尋常。爾
 曹徒步兵荒裏，都是將來作事方。

愈歷艱難愈念親，孝思流露到風塵

，兩兒切莫傷離別，老父依然耐苦辛！

亂世清貧心自淡，全家快樂氣如春。但

期爾輩能堅忍，惡俗之中作好人。

（按源·誠·爲何亞老公子之名，

近有遠游，作此壯之。）

遮眼

倪·文·宙·

朕有孤懷對短檠，靜中欹枕味人情，
 親交半爲寒儉絕，車轍難逢長者經，
 未許鷗搏開世界，漫將蟲技寄身心，
 軒窗縱綰千秋意，遮眼詩書足自矜。

偶成

倪·文·宙·

早歲心情未許酬，中年哀樂付深愁，
 空拈紅豆思南國，終誤青衫繫楚囚，
 春燕歸時人已老，塞鴻去後意徒稠，
 欄杆倚處登臨晚，冉冉飛雲過小樓。

詩

Doctor

博士 金筆

吸派
水克

吸博
水士



美觀便利
耐用經濟
男用女用
應有盡有

製精廠筆士博國中

〇六二六一 話電 樓三號卅百三路西江 處理經總

病廢閉門記

胡樸安

▽身體八條：

- (一) 坐時要挺起腰幹，立時要固定脚跟，行時要整齊步伐。
- (二) 時時要嚴肅此身，不要有一刻鬆懈，但須極其溫和，不可過厲。
- (三) 自己力量能勝任的事，皆須自做，不可使人。
- (四)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大英雄，大豪傑，皆從此中磨鍊出來，時時求身體上快樂之人，結果必為情落之人。
- (五) 槍砲炸彈，毀壞我們的身體，何等可壯！飲食男女，毀壞我們的身體，何等可恥！疾病憂愁，毀壞我們的身體，何等可憫！我們雖不必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但須要做等於出入於槍林彈雨中之事。
- (六) 吃飯睡覺做事休息，皆有一定規則，年事雖老，不可以老自逸，須知有規則，方能使得身體強健。
- (七) 能與最下等人同甘苦，方能與最上等人爭人格。
- (八) 每日鍛鍊身體一小時，無論用何種方法鍛鍊皆可，但須勿助勿忘。

▽學問八條：

- (一) 無論做何種學問，皆須有基本工夫，譬如建築房屋，先有地脚工作，再有水泥鋼骨工作，裝修工作在最後，房屋愈高大，地脚工作愈重要，所以僅有裝修工作的文章，而無基本工作的學問，其文章亦不足觀。
- (二) 一切的事，斷無有僥倖而獲的，學問尤其如是，聰明不足恃，工夫是有把握的。
- (三) 書本上的知識，與事實上的經驗，二者不可偏廢，無知識的經驗，不能進步，無經驗的知識，不能應用。
- (四) 無論何種學問皆可做，但須以做人之心做學問，不可以為利之心做學問。

- (五) 學問無止境，到老做不盡，學問無定在，隨處可以驗。
- (六) 無論何種學問，皆有用處，只須自己做到可用的地位，惟有用與無用，不以金錢為標準。
- (七) 做學問要博而約，專而恒，博則能通達，約則有歸束，專則能深入，恒則不間斷。
- (八) 自十五歲至二十五歲，每日八小時讀書，二小時做事，自二十五歲至五十五歲，每日八小時做事，四小時讀書，自五十五至六十五歲，每日四小時讀書，四小時做事，六十五歲以上，每日二小時讀書，二小時做事。

▽處家八條：

- (一) 每月用款，有一預算，無論如何，不可超過。
- (二) 量入為出，必須留有餘之款，為預備費，以為不時之需，切不可借債，切不可賒帳，要知生活有規則，一切的事始有規則。
- (三) 物件須整理清潔，最好皆有登記。
- (四) 每人每日，皆有一定之工作。
- (五) 每日全家大小，聚談一次，或談時事；或談古事；或談處家的道理；或談做人處世的道理。
- (六) 假使彼此有點誤會，當時說明，切不可留在心中。
- (七) 節儉勤勞，是處家之要，必須家長以身作則。
- (八) 不正當之娛樂，切不可有，費時傷財，惜心情身，莫甚於此。

▽處世八條：

- (一) 當以自己力量，能做得到的，輔助社會，萬一經濟力量不够，則以身體輔助，萬一身體力量不許，則以精神輔助。
- (二) 儘使有與人交涉的事，須為人設想一遍，不可專就自己一方面着想。
- (三) 與人金錢來往，雖至親好友，必須清清楚楚。

(四) 人託我的事，假使我做不到，須坦白拒絕，不可敷衍，一經答允，無論如何困難，皆須做到。

(五) 不當面諛人，不背面毀人，不輕易相知，不追念舊惡。

(六) 不要占人半分便宜。

(七) 接人須和氣，縱使與人辯論，仍是守溫柔的態度，尤其對敵體以下的人，不可有疾言厲色。

(八) 不可無好名之心，不可有爭名之事，不可離人而立於獨，不可隨人而自己毫無主張。

我在紀元前三年，已以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顏習齋·四先生之學說，爲我讀書做人之標準，後來又加了戴東原·段玉裁·二先生，(已詳記在五九之我中。)久之遂走入東漢學派一路，對於做人大致雖不錯，然已不甚謹嚴矣。自建立樸安主義，抓緊現在，訂自勵四十條，雖不能條條做到，而無時不以此四十條，來往於腦中，如面師保，不敢自逸。十月八日是我六十年前誕生之日，子姪輩循俗例，欲爲我做壽，我曰：做壽見於何書？道靜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見於詩經。豈非做壽之託始乎？我曰：孔子做壽，見於論語，自十五志學而後，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豈非千年一做壽，檢點自己之行爲，而證其所至乎？我年六十，始建立樸安主義，抓緊現在，訂四十條以自勵，擬諸孔子之三十而立，尙且不够，爾等試看我到年七十時如何？此是我之做壽也。日本學者於還曆紀念，由友朋各著論文一篇，出書一冊，亦略略有點意味，然已不及孔子之自壽矣。吾國只有張菊生七十紀念，出書一冊，蔡子民七十，柳亞子五十合出書一冊，是仿日本學者還曆紀念之行爲，似已無甚意味。余不僅不循世俗之例做壽，即仿日本學者還曆紀念之例，集友朋之著作，出書一冊，亦不願也。因檢點生平，託長歌以寄感云：

我生今年年六十，耳聰目明惟齒豁，健步猶能脚如飛，雄談有時口不輟，憶昔少年會讀書，塗抹約略識之無，我父教我做人道，不怕飯淡與衣粗，劈柴擔水事事做，寒能耐凍飢耐餓，畫水偶與書卷親，夜深時枕牛角臥。洪水爲虐何滔滔，平疇惟見魚鼈驕，故鄉有田耕不得，况更羣盜紛如毛。中年隻身走海上，守職尙能會計當，雄心不甘商人伍，夜深時聞書聲朗，是時清室政不綱，日喪百里暨邊疆，革命怒潮遍宇內，民氣如焚愈激昂。讀書略解民族理，慷慨悲歌難自己，殺人未執三尺戈，筆伐嘗書千張紙，革命工作未完全，寂寞民生與民權，帝制自爲袁世凱，軍閥領袖段芝泉。蟄居海上不能奮，教書原是我本分，煮字不療終日飢，強聒常來一朝忿。始知萬事貴精神，做人須要認識真，蕩蕩大道平如砥，真理不分舊與新。建都金陵大局定，友朋彈冠互相

慶，我亦追隨理大邦，政蹟未成身已病。辭職長歌歸去來，天生我非政治才，新式人格長相勸，故紙生涯亦可哀。忽然東風陣陣緊，霹靂一聲夢驚醒，奇書滿屋慘無煩，秋雨如絲散不盡。平生腹膺孔孟言，武事有本文有根，不與凡人爭瑣碎，獨立高邱看朝暾。中國學術信有用，禮云知恥近乎勇，一念起處而無私，萬感交集而不動。人生有志事無難，常覺前途總樂觀，自悔然後人來侮，生於憂患死於安。所以六十不敢逸，晨興總是日未出，舞劍時吐氣不平，讀書常以理爲質。心志須言骨須強，奇意鬱塞爲文章，生氣蓬勃老不懈，未能中行即猖狂。寥廓如天厚如地，未必人人知我意，混迹人世六十年，獨醒何妨衆皆醉。鷄鳴不已風雨蕭，日暮時覺路途遙，不問未來與過去，未死之時常自豪。

我六十歲以前之思想與行爲，略見於長歌中，一念起處而無私，萬感交集而不動，不問未來與過去，未死之時常自豪四語，尤是我建立樸安主義，抓緊現在之兢兢自勵者，壽我者當注意歌中此四語也。

我當時在持志學院教授。覺得學生時時墮落。毫無一點向上的志氣。私意以爲他學校。或未必盡然。後來細心查考。各校皆是魯衛之政兄弟也。我雖建立樸安主義。抓緊現在。却未將樸安主義之名詞對人宣布。只時時以抓緊現在。勉勵學生。且以自勵四十條。與學生共勵。不僅毫無效驗。且毫不能感動。一傳衆咻，我竟無如此環境何也？因作男女青年歌，意謂正言不能感動，譏言或可以感動，卒之冥然無感，寂然不動也。

如今人，新學得時髦樣，鏡光的頭髮，璧挺的衣裳，一開口，我是個不妥協的硬心腸！我是個不怕死的好兒郎！一心惟情願，萬事不思量，不問張家短，李家長，只曉得爾趁豪，我趁強，喊口號，喉嚨響亮，談時事，意氣激昂，讀書無理解，遇事總鋪張，實則空空洞洞無一物，滔滔汨汨都是謔，若能騙得小小的富貴如願償，忘記了從前的慷慨形狀，最初自命爲鐵打的堅硬漢，到後來便成了一個銀樣的蠟頭槍。到不如規規矩矩，沈沈默默，留得一點樸實之氣在天壤。（右男青年歌）

開口講平權，趁雌風，高談雄辯驚四筵，要與男子爭平等，勇往之氣直無前，緣何不肯與男子裝束同樣，必定要翻陳出新，打扮得奇奇怪怪鬥芳研，湯頭髮，淡黃塗臉上，修指甲，鮮紅染指尖，衣及膝，袖齊肩，厚裝西書腋下夾，高跟皮鞋腳上穿，渾身洋貨十分足，一年裏，流出金錢萬萬千，果真是女子愛好本天然，既不是呵，一霎時可以改變，比不得智力體力，不能在短時間，與男子爭後先，若謂困於習慣難獨異，毫無勇氣太可憐，到不如學一點家政，做一個妻良也那母賢。（右女青年歌）

張一麐先生

孫箴成

◆附錄新舊詩存◆

報載張仲仁先生，（名一麐，江蘇吳縣人。）於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以便血症歿於重慶南岸清水溪。按仲仁先生今七十七歲，昆仲三人，長早去世，先生行二，幼即迭在本刊撰稿之張雲搏先生，（名一鵬，今七十二歲。）仲仁先生之尊人，會試以知縣即用，攜眷赴保定候補，故先生入泮後，隨宦北上，其尊人宰正定縣，廉潔自持，政績斐然，患病告歸時，清風兩袖，行李蕭然，不久逝世，家貧如洗，其太夫人主持家政，裙布荆釵，親操井臼，備受辛勞，時先生年二十四，歷館同邑陸汧二府，并率乃弟雲搏前往附讀，每考書院，屢列前茅，所得束修膏火，以供淑水，家庭之樂，融融如也。旋舉孝廉，應經濟特科試，授補用知縣，分發直隸，時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奇其才，聘為幕友，小站練兵，先生與段祺瑞一文一武，袁氏頗為器重，視如左右手，旋項城以軍機大臣入京，調先生赴都掌書記，迨項城稱病回里，先生亦南歸。時程雪樓（名德全）任蘇撫，慕先生名，延入蓮幕，辛亥武昌起義後，各省獨立，程毅然反正，被舉為江蘇都督，先生從旁策劃，得以兵不血刃，保存蘇省元氣不少。時余供職蘇軍，率隊隨程督攻甯，因是識荆，袁氏被舉為總統後，即召先生為總統府秘書，旋調充機要局局長，而迎養其太夫人入都。楊度等六君子發起籌安會時，先生任教育總長，曾以私人名義，晉謁袁氏，探詢意旨，并表示反對六君子之主張，而詳陳利害，時袁氏已為羣小所蠱惑，故表面上聲明並無帝制自為之意，佩其卓識，而慮與委蛇，先生明知袁氏具有野心，無法挽回，迫於環境，不能公然反對，礙於私交，未便辭職南旋，不得已藉視學為名，終日不到部，而赴各學校視察，以避免楊度等請其附名勸進，其處境之難，不言可喻。雲南起義後，各省響應，及四川獨立，袁氏知大勢已去，乃召先生進府，謂悔不聽足下之言，受羣小包圍，致罪叛親離，一世英名，付諸流水，現已噬臍無及，擬罪已而辭職，此文非足下執筆不可，乃即席擬就，相與太息，不久即棄官奉母南旋，與張季直等創立蘇社，從事本省地方事業，旋被舉為省議會議員。民國十一年，余與先生同有事於國是會議，該會議係全國商教聯合會會長聶雲臺責任之等所發起，由各

省省議會。省教育會。省農會。及銀行公會。錢業公會。律師公會。總商會等八團體，推選代表，來滬商討國家應興應革事宜，并私擬憲法，以供政府之採納，會議時，先生所發議論，合於國情，言簡意賅，深合衆意，因是時相過從，頓成莫逆。星期返蘇，或品茗話舊，或把酒論文，甚相得，十三年齊盧交關，先生始則奔走江浙，陳說富道，冀弭兵禍，開戰後，設立團體，籌募鉅款，以救護傷兵，撫恤難民，保全地方元氣，至今蘇民稱道勿衰。廿六年事變後，在鎗林彈雨中，往來蘇滬，辦理救護事宜，不遺餘力，×軍西撤後，易服匿居山中，以避紛擾，次年繞道來滬，東邀江浙旅滬舊雨於青年會，聚餐訴苦，而組江浙同鄉聚餐會，以聯情誼，俾通聲氣，推予與汪伯軒龐甸材主其事，月會兩次，相互酬唱，積稿成集。先生不久赴香港，被聘爲參政會參政，往來滬港間，會寄詩來滬，慰問聚餐會諸君，（詩詳後。）前年秋王丹揆先生作古後，舊雨中因其生前有功社會，擬爲請獎，予會致函先生，并徵其近作，旋接覆函如下：「壽成先生左右：奉上月廿八日手書，敬悉一二，所稱九月一函，久未答復爲歉，弟年力就衰，記憶力尤銳減，往往閱過輒忘，承徵近作，抄上數首，以見一斑，非應酬強迫，則詩興不來，未足爲大雅告也。丹老請獎問題，久久未有回音，或丹老家中不以此爲輕重耶，弟意當此世局，虛榮本似浮雲，或併此而不易得，則不如勿爲矣，聚餐因物力中止，似可改爲茶點，尊見如何？不日將飛渝，忽忽奉布，順頌吟安。弟塵頓首。」一關顧舊雨之情，溢於言表，自茲以後，未通魚雁，豈料從此人天永隔，聞此噩耗，能無黃墟之感！回憶民國十一年夏，先妣虞太君六十晉六時，先生在北京香山避暑，會郵寄七古一章至蘇，以表慶賀。二十年夏先慈領帖時，先生除撰聯哀輓外，并冒暑躬臨弔唁，雲天高誼，覆存均感，用將篋中所存先生遺作，彙錄於後，以表哀悼，而誌鴻雪。

▼壽孫壽成先生令堂虞太夫人六十晉六▲

將進酒，介眉壽，壽者誰？孫太母。母也有子何權奇，江左孫郎好身手，少年投筆志從戎，功成身隱輕圭齒，小駐蘇臺奉版輿，劉綱况有神仙偶，爲言紗幔衍芳徽，一門賢孝傳蓋曰，劇論洗濯敬慈姑，荆布勤劬資健婦。大陸風雲起壯圖，衆生厄運丁陽九，請纓難願步終童，移山不妨嘲智叟，轉戰江淮不自功，歸來伏處羣書叢，且喜高堂近古稀，樂躋絕頂忘耆耄；問君何以祝長年？惟有冰桃與雪藕，好將令譽答春暉，何羨朱門酒肉臭，飯生未獲躬賓筵，冒暑京西尚奔走，遙飛一瓊醞萊衣，白雲冉冉生巖岫。

▼饒孫伯母虞太夫人▲

事上以孝，馭下以慈，克儉克勤，美德無慚留形管。

天賦節生，沐佛節死，多福多壽，拈花含笑赴黃泉。

▼題孫壽成先生卅週從戎紀念錄▲

孫壽成先生，以名諸生於光緒三十二年投筆從戎，辛亥攻克金陵後，即解甲歸田，至民國二十五年，距從戎時已卅易寒暑，曾召集舊日同袍，在蘇州虎邱舉行卅週從戎紀念，各界名流贈詩文以表慶賀者甚夥，彙輯成帙，來函囑題，碌碌久未應命，近日來書催索，為題兩絕句以報之，并謝遲延之過。

投筆從戎盡出羣，卅年回首氣凌雲，而今虎阜鷹揚裏，應被人呼老子軍。（余嘗言青年有童子軍，則老人盍組織老子軍。）

莫謂吳人多脆弱，君家篋有十三篇，干將門巷要離冢，烈士何須慨暮年。（余嘗著蘇州之武士道，載於斗報中。）

▼賀孫壽成吳松如賢伉儷銀婚▲

孫君性倜儻，弱冠即從戎，青廬藉軍幕，顧盼何豪雄，民國既成立，得失如雞虫，學校擁皋比，文史足三冬，商場繼籌畫，奄有陶朱風，梁孟賢伉儷，流寓棲吳中，南陔飫甘旨，笑語常春融，西俗號銀婚，佳氣門閭充，持此鎮薄俗，偷軌環球通。

▼東江浙同鄉聚餐會諸公▲

巴渝三度效飛仙，每憶申江別緒牽，老驥長鳴撐健骨，哀鴻苦笑聳吟肩，生於憂患渾無礙，洗盡浮華大自然，讀罷諸公酬唱集，青年盛會變童顏。

▼和三弟寄詩元韻二首▲

香海時聞客叩扉，年將大耋體偏肥，據鞍會效軍容壯，繞樹休嘲佛脚依，名士已多洵浪盡，勞人常作戾天飛，循環剝復如樞轉，指望揮戈返夕暉。

黎明雨過小窗開，蔬筍清筵取次排，老去轉借童子戲，客中最喜故人來，巾箱書卷多新購，施架衣裳少舊裁，吐故納新窮益健，晚涼獨自倒銀杯。

▼與右任君勸遊成都▲

豆花紺紫菜花黃，墟集人歸負戴忙，帕首猶穿諸葛孝，武鄉遺愛至今長。（二月一日壁山道中。）

山脈潛藏潤下鹹，陽冰陰火鎮相銜，錫來富媪龍蟠地，俯聽長江戰鼓嚴。（自流井。）

鐵繩升沉三百丈，機輪運轉有牛羣，火花噴涌鹽池內，一見神奇勝百聞。

勞人又到錦官城，卅九年來百事更，丞相祠堂工部宅，摩挲銅狄不勝情。（三月三日至成都。）

梁山賢令魯靈光，提學還山畫錦堂，黃綺高年猶矍鑠，桐城一老姓名香。（贈方和齋君。）

新會而還見此人，會通平實性情真，（汪容甫云：所學觀其會通，所行歸於平實。）五洲星斗羅胸次，萬

丈光芒世罕倫。（誦君勸立國之道一冊。）

鳥心花淚感春城，飛將於今更遠征，稷契許身原不忝，尙聞野老哭吞聲。（空軍詩人禪心歐血集題句。）

▼贈張善子畫師返國過香江▲

九州生氣仗吾宗，歐美歸來虎嘯風，莫把輸財誇卜式，酬金何似寸毫豐。

鉅萬酬金獻國家，僑胞歡躍護中華，青城山上髯仙宅，海外流傳博望槎。

▼祝陳光甫先生六十壽▲

卅載前同李郭舟，桑田彈指幾春秋，點金疑有仙家術，置驛常通海國郵，憶昔漢皋曾捧手，欣逢香島又添籌，扶疏松柏青山路，齊向元龍百尺樓。

▼在中央劇場演岳武穆▲

由來賢母有佳兒，報國無忘涅背時，試問西湖雙錢像，颯然人面辱門楣。

老子胸中數萬兵，天涯淪落一塵埃，眼前銀幕青衫濕，浩氣丹心祝太平。

▼祝沈定九先生七十壽▲

鼎盛家門不瘵貧，玉昆金友盡堪珍，津門懸榻懷前夢，吳市圍棋記舊塵，同歲孟光誇厚福，含飴顏峻樂天倫，南飛一鶴三巴唱，我輩行堪大隱隣。



明太祖御製皇陵碑攷

張一鵬

歲在庚午，李子印泉，錢子梓楚，約余皖北之游，迂道訪皇陵衛祠，由劉汪趙三裔世守，與商，得拓碑十紙，字大逾寸，前署孝子皇帝元璋述，通體韻文，粗枝大葉，英氣逼人，且敘微時事，絕不諱飾，每句著一圈，爲碑板中創見，惜已毀損過多，及歸，檢太祖文集，有追贈義惠侯劉繼祖誥，涉及捐地葬親事，碑文云：伊兄慷慨，惠此黃壤，卽繼祖也。又有賜署汪文勅，按汪本無名，乃太祖賜名，卽碑中汪氏老母遺子相送之人。今復將碑文補完，以窺全豹。碑序謂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見思往日之艱辛，况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爲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辭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而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長。田主德不顧我，呼叱昂藏，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漿，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孀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勝翔，里人缺食，草木爲

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兄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爲我哭，我爲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哀動遙蒼，汪氏老母，爲我籌量，遺子相送，備禮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未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爲計，雲水飄颻，我何作爲，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烟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落魄而快伴，四風鶴唳，俄漸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彊。時乃長淮起盜，民生攘攘，於是思親之心昭著，日盼遙乎家邦，已而既歸，仍復業于於皇，住方三載，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穎，次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城，深溝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及趨降，既憂且懼，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之際，逼追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奮臂而相戕，知者爲我畫計，且禱陰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卽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

創，少頃獲釋，身體安康，從愚朝暮，日日戎行，元兵討罪，將士湯湯，一擄不得，再擄再贖，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棄戈與鎗，予脫旅隊，馭馬控繮，出游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渡清流，戍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慨慷，知仲姊已逝，獨存謝府與甥雙，駙馬引兒來我栖，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攜兒絮女皆從旁，次兄已沒又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鋼，羣雄並驅，飲食不遑，暫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孰，禮禮是尚，遂定建業，四守關防，厲兵秣馬，靜看頽頽，羣雄自爲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仁良，余乃張皇六師，飛旗角亢，勇者効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將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平吳越齊魯，耀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崑函，地險河滄，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刀而燦若星鎗，已而長驅乎井陘河山之內外，庶民咸仰，關中即定，市巷笙簧，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月輝滄海，鍾山鎮岳而帶接乎銀潢。欲厚陵之徽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賦，於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蒸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彷彿於殷商，淚筆以難述，諡嗣以撫昌，稽首再拜，願時時而來饗。

元 芳 大 藥 房

經售各國良藥
精配各種處方

謹請
比較

貨真
價實

上海嘉定路(卡德路)大同路(愛文義路)口一四二號



沒遮攔

范烟橋

▽雜詩△

年來百不如意，難有好懷，以是久不作詩，偶檢舊時日記，却有數什，亦

雪泥鴻爪也。同社屠守拙夫婦銀婚索題：「客裏相逢又換秋，不堪重話舊蘇州，羨君猶作銀婚詠，患難夫妻到白頭。」題蘭花畫冊：「正則離騷抒孤憤，所南墨妙寄哀思，何當歷劫山河後，縱對幽香怕詠詩。」泉唐查炯谷會與余合作書畫便面，題其畫：「清風明月用無盡，松蔭溪流境至幽，惟此綫間乾淨土，手摹心往滌煩憂。」吳翁子鼎贈余人物便面，詩以謝之：「殘水剩山着眼驚，已無琴趣託閒情，吳翁故作鏡吹曲，當作中原凱歌聲。」同事王守方於前年參加世界運動會歷遊歐陸，以手冊索題：「壯游元幹喜君能，千里騏驎萬里鷗，我愧蹉跎無一就，澄清孟博負車登。」草橋中學同學聚餐，戲集唐：「最難風雨故人來，欲飲琵琶馬上催，同學少年都不踐，鄉音未改鬢毛摧。」

▽聯語△

聯語之製，別有機杼，曾濂生自謂其所作輓聯，較文章為勝，然非擅文章者，亦難成佳聯也。有時為不相

干者作聯，信手拈來，却有妙句。呂宋路邑廟市場落成，有請為城隍殿作楹帖，羌無典實，難以着筆，乃憑空設想云：「邑陬淪陷，何時天日重光，生聚小休興利市。」一「廟貌煥新，此日雲車暫駐，神靈永祐拓商場。」後恐觸時忌未懸。天渣戲院映影片，某友屬撰聯賀之：「萬象現銀屏，有海外異聞，實中勝事。」一「終朝盈錦座，多觀風佳士，論藝名姝。」一得同社王巨川之尊人申甫先生赴告，溯其行誼，與奉政公雅近，輒以聯：「為桑梓盡瘁，為戚族解紛，若翁與吾翁同，讀瀧岡表，彌增哀思。」一「能山水漫遊，能晨昏定省，君境較我境優，誦陟帖詩，深悔離行。」一蓋事變後，余離家來海上，奉政公病，不能常侍湯藥，負疚至深也。里俗，五七供座亭，安靈位，書聯於楹：「買宅吳門，值萬方多難，視聽之娛，有春雨黃鸝，秋風桂子。」一「修文英闕，頓四大皆空，音容久杳，剩遺詩數什，日記萬言。」一陳蝶仙先生之喪，余應程守中君之請，代其同事撰輓聯數懸：「論交在師友之間，掛劍應焚天籟集。」一「建業於詞華以外，佩章偶得默翁章。」一因守中藏有天籟集為蝶仙先生所愛讀，而默翁為先生晚年別署，守中偶得一石章，適為默翁兩字，即以相贈。一博學於文，博愛於衆，已有盛名傳海外。」一「有子傳薪，有女傳經，應無遺憾在

人間。「一」天不鑿生，興業利人以利己。「一」公真無敵，至情憂國而憂家。「一」金都戲院落成，賀以嵌字聯：「金奏抑揚，俊采星馳投電笑。「一」都房旖旎，參差花影上銀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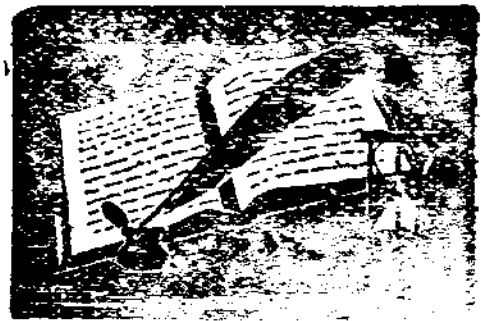
，爲軍閥時代唯一之民意團體，故奉政公之喪，先生自九龍寄聯來云：「盛會憶東林，只餘前輩同參，巨卿故友偏先逝。「一」行蹤滯南海，正值萬方多難，老子孤軍僅怒號。「一」猶見其老當益壯之慨也。

▽張仲仁先生軼事△

▽民國大學△

張仲仁先生吾吳之魯殿靈光也。其人溫文爾雅，從未見其疾言厲色，宜臻上壽，今聞客死於渝，爲之嗚咽。余會爲蘇州明報撰說部「吳宮花草」以好好先生彭之，先生頗善其稱，云：「願他日以此爲余私諡。」緣吳人之睚眦瑣碎，苟得先生一言即解，而先生必反覆剖理，絕不左右袒。凡有求於先生者，能力所及，無不一一諸之。事變前兩三年，章太炎陳石遺李印泉諸老先後買宅吳中，文酒之會屢舉，先生每懷白銅水烟袋以往，其製特巧，可以折疊盈握，與印泉先生之旱烟筒吸雪茄烟，同爲前輩韻致。嘗爲余言：「君喜作小說家言，余有許多資料，可以供給。」惜人事粟落，未遑承接。猶記先生述洪憲曆本甚趣。當時項城稱帝，羣下多方逢迎，有請頒曆以示正朔者，中央觀象台台長鄒海濱有難色，請命於先生，先生云，可印百本，以送各重要機關，聊以塞責，不必多耗紙墨也。其後事敗，曆本之流傳於外者，竟視同珍物，一冊值百金。先生笑謂，深悔未曾多置幾冊，不然可作百回醉也。奉政公與先生同籍吳社，常共論里政得失，而吳社之集，每合數郡俊士百數十輩

辛亥革命後，諸事無樊籬，尤以治學爲甚，國民黨置大學以羅致青年，率草草不工。南京有民國大學者，宋漁父爲校董，校長爲方某，文法商各科都具，同學逾千人，余僅與同舍數人稔，餘都不相識，即教授亦不記姓氏。自由出入，漫無拘束。某日校方令諸生置短服，同學反對，揭文以示意，駢四騷六，不知出伊誰手筆。漁父應項城召入京，會來校演講，不久遭狙擊，而二次革命作，南京倏擾，校遷於滬，然卒以國民黨爲當時所嫉視，校亦不能倖存，曇花一現，恐至今知者亦罕矣。余在校不甚讀書，專事漫遊，按圖索驥，名勝古蹟必一訪之，往往乘興而去，敗興而返，如隨園之夷爲菜畦，半山亭之僅留土阜，誠所謂聞名不如見面也。惟掃葉樓讀壁間詩，可以永日。余謂國中勝地，宜仿其例。凡有詩人墨客之留題者，應張諸壁，以留勝緣。至於隨意塗抹，須加呵止。校舍舊爲師範附屬小學，在大石橋，而余之寓所在雙龍巷，一日大雪，覓車不得，徒步而歸，遍地皚皚，獨行踽踽，當時頗以爲苦，今日迴想，覺此况亦復可喜益饒有詩情也。



答覺居士問

范古農

(一)問：經云，一切唯心造，然則轉世投胎，與夫分段生死，變易生死，當如何解釋，豈亦唯心造乎？

答曰：一切唯心造句，出華嚴經，其前尚有數句，如「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法而不造，乃至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畫師能畫一切者，以其具有一切藝術也。心能造一切者，亦以其具有一切功能也。人生在世，即是心中功能之一組，發起現象，正如一部影劇之開演而已。此一組功能之現象，演畢以後，更換一組功能再發起現象者，即為轉世。須知心中一切功能，具足十法界，本來平等，因其中有一種特殊功能，能將一切功能中，特別引起與他相應的一部份功能，集成一組，所以分成段落，此所成之段落，即是一個法界。此一組功能，次第發起現象，從始至終，即是一期壽命。此種特殊功能，即是業力，若是人法界業力，即將一部份與人法界相應的功能，集成一組而發起人的現象，即是做了一個人。其餘九法界，可以類推。六凡法界與聲聞緣覺之未究竟者，及菩薩之未永伏斷二障（煩惱·所知·）者，其更換集組功能時，為分段生死，若聲聞，緣覺之已究竟及菩薩之已永伏斷二障者，其更換集組功能時，為變易生死。至於六凡之分段生死時，欲界胎生之功能組更換，必由最上愛欲業力所驅使，於中陰（中間五陰）身位，赴淫欲事，為發起一生現象之始，此即所謂投胎也。分段生死者，分段身之生死也。此分段身乃有漏業所感得，生死頗不自在，變易身之生死也，此變易身乃無漏業所感得，生死能得自在，此其不同耳。由此觀之，轉世投胎，及分段生死，變易生死，皆為心中一組功能始終之現象，非亦唯心所造乎？華嚴經又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勿小視此心也。

(二)問：傳云，釋迦牟尼佛本早已可成佛，祇因悲世心切，所以在周昭王時，重入凡胎，生在淨飯王家，根基深厚，無與倫比，然則既可成佛，為何在人世間，十九歲時，重行出家修道，歷十年而後成佛，為何非生而即成佛？

答曰：佛有三身；一曰法身，以一切法性為身，與一切法平等不二者也，號毗盧遮那佛。二曰報身，以一切功德為身，一切功德成就圓滿者也，號曰盧舍那佛。三曰應身，應現世間之身，與世間有情相似者也，號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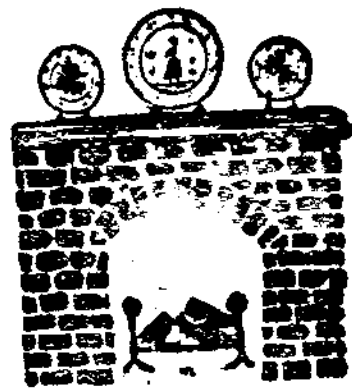
釋迦牟尼佛。然法身是佛之體，報身是佛之相，應身是佛之用，名義雖三，其實一佛而已。又法身無相，諸佛所證，報身唯地上菩薩能見，其餘皆見應身而已，是同一佛而所見有殊耳，來問所云，但就一期應身佛而言，應身佛出世，必具八相；一曰從兜率天退，未成佛時，即是菩薩，此菩薩示現來生成佛，必於前生化生兜率天之內院，教化天衆，時至而後退入人間。二曰入胎，菩薩為教化世人，所以示同人道，現入胎之相，然與俗不同者，現六牙白象，乘日光明，從母右脅而入，不以淫欲因緣而入胎也。三曰出胎，菩薩住胎十月，復從母右脅而出，亦不與俗同，既出胎後，處王宮，為童子，習文藝，及娶妃生子，皆與世同，欲令世人，起佛與我同類，彼能成道，我亦能之心理耳。四曰出家，捨帝王富貴家國，作去飾孤寂生涯，此乃示人以成佛，須捨樂也，入山訪師，自修苦行，先後十年，所以降服外道，令知習苦不足為貴。五曰降魔，菩薩捨苦行出山，往摩竭提國，於古佛成道處金剛臺上趺坐，入金剛定，將斷煩惱，將畢生死，欲界魔天恐怖，來害菩薩，惑之以魔女，懼之以魔軍，卒不能動，遂乃降服。六曰成道，天魔去後，煩惱頓斷，生死已盡，具六神通，證一切智，為天人師，號曰釋迦牟尼。七日轉法輪，昔以自度，今已度人，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後來弟子結集三藏，傳至於今。八曰入涅槃，佛所說法，皆已吐露，衆生但當奉行，即可得度，久住於世，亦復無益，乃示現滅度之相而逝，又以生必有死，會必有滅，示世無常，策勵修行，亦所以為教也。至此而應身佛一期之事畢矣。總之；應化菩薩，來世成佛，具此八相，今古同然，所謂悲世心切，欲令人知佛猶是人，佛所說法，人盡能行，若不胎生而生成佛者，何以令人依教奉行也，今世人多好奇，欲佛從空而來，或生即成佛，不知此等舉動，僅足以起人之迷信，而不可以令人學佛也，豈佛出世之心哉？

大眾醫藥房

經銷
各國專配
良藥醫方

備貨充足
價格公道

霞飛路六〇一號
電話四四八三



使 命

武者小路實篤著
華 岱 譯

這一篇文章

，是爲了對日本並無厚意的亞西亞民族一部分人而寫，所以很想寫得他們看得明白。

亞西亞人而不信用日本，又不甚愛日本，實在抱憾；但這是事實。

我很想問問這種人：若然東亞沒有日本這國度存在，亞西亞便成怎樣？

今日的滿洲，到了那時，還是中國的呢？還是俄國的？請老老實實想想。不用說得，沒有日俄戰爭，滿洲一定成了俄國的了。不但滿洲，沒有日本的話，朝鮮不用說，連中國北部也成俄國的，南部成了美英的了。

如果說這樣的來得幸福，那也不必談了。

但是沒有日本，他們無論如何，結果除做美英的餌食外，別無他法，遲早會如此，所以不如此者，無非爲有日本國毅然存在罷了。

日本與俄國戰而勝，爲了東亞，有何等強力的好結果，這在着清事實的人，都不能不承認。一部分歐美人，以爲自己比亞西亞人種優等，把我們當做奴隸看待，還以爲在道上毫無愧色。對這不正情形，有抗議實力的，只有日本。公平的看法，是誰都不能不承認的事實。

從人類全體的立場講：A人種，不可把B人種當做無教育的奴隸看待，弄得他不能活命。各人種各有特色，各有長處，有造成偉大文化之力，早由歷史證明着。但一部分的歐美人，因爲自己產生物質文明略早，發明了優秀的武器與文明的利器，遂用暴力去逼迫其他人種，於是少數歐美人，把多數亞西亞人種當了奴隸，去築成他們今日的文明。

然而，他們不能安眠在這不正的行爲上，這因爲有日本國存在啊！

日本國看起來很小；然有此小國存在，最後便使彼等的不正行爲，要嘗到刑罰了。日本是幹這重大工作而留着的國度，他不受美英人的輕蔑。未經到美英人侵略

一些，也只有日本。這是應當大書特書的。此事，日本人是誰都知道的，即東亞的人，印度的人，也很知道此事；不過同時，竟有人不知道這日本是對人類有特別使命的。

然而事實存在，而且是很大的事，這一次的大東亞戰爭，就是日本爲達成使命而戰爭。

若然這戰爭，果如重慶政府所希望，日本敗了，便成怎樣？中國怕要受俄國與美英的管轄，與印度緬甸菲律賓一樣了。蘇聯現在忙着與德國戰爭，或者無暇向中國伸手也未可知，於是只好聽美英指揮。細細的這樣一想，重慶政府的人們，也應當會明白：日本一強，在他們是有利的。日本人只要他們肯改過，能夠明白日本的精神，與日本協同而爲亞西亞勞動，就好比放蕩的兒子回來那麼很歡迎。日本決不想滅亡中國，很想與他和睦。

當然，十分明白日本的立場與精神，而與日本協力，非常重要；但日本決不想把人當奴隸。從歷史上說：我們很尊敬中

國人，至少當他同等人看待，非常親切。發展到日本完成這使命。

當然我們也曉得日本人決非全部都是善良的人；但善良的人，在日本結果可得最後勝利。至少在今日的日本，凡不正的人或野心家，是受排斥的。又在這重要之時，我們當然不許個人爭勢力或有野心的，真的愛日本，就不可不淹滅自己的野心。

所以日本人而不爲日本着想的，紊亂東亞秩序的，當然會受制裁。

如有不懂日本人的日本人，只要證明此人的事實，在日本是會罰這種日本人的。

日本的使命，要把東亞成眞東亞，要使東亞民族，不受美英人輕蔑，將本來的生命，更忠實的活下去。

日本真是一個好的國家！他預備着到一朝緊急之時，他肯立起來，解放東亞。

他爲了此事，真預備着了。

並且我們的祖先，爲了此事，如何苦心努力，而現在的日本，爲了此事，如何努力，如何犧牲，明白的人是明白的；但大概的人，決不會想像到全國會這樣的大努力罷？

並且可以由天佑而使日本完成使命。天佑二字，外國人若不明白的話，那末，可以說日本的種種運命，重疊起來，可以

發展到日本完成這使命。

大東亞戰爭，不是我們高興開始的；但種種的事情，相逼而來，弄到非開始不可了。實在不得已而站起來的。不能不站起來了，同時已預備着我等的勝利了。

日本如果一敗，那末，在亞西亞，在東亞，不能再慘酷了。明白了此事，亞西亞民族，當盡力愛日本，望日本勝利，並且幫助他；但是還有人做了美英的爪牙，來對付日本，同時對付東亞，對付亞西亞，我實在覺得奇怪。

這大概有種種理由，是我們日本人所不明白的；然總不外乎人情，所以從一面看來，雖有應當的理由，而同時又被美英等的黑幕所牽制着。

但無論有何理由，他們更應當想：結果還是日本強了，他們才有救。

足不能動，而去滿足他自己野望，也是造成日本站立之時。於是日本，才遭遇把特別預備着的國民站起來的運命了。

如此一站起來，日本就可以完成人類所給與的使命了。

完成使命的實力，已經有了，所以可見是天與的運命，使我們完成使命的。

美英怎樣的看日本呢？他們十分研究日本，他們應當很明白日本，日本海軍的無敵，專家應當知道的。所不知道的，是日本會爲了亞西亞而站立起來。

他們太唯物物的觀看日本了，他們先入爲主的看輕亞西亞人，也輕蔑日本人，以爲日本人科學的知識不足，頭腦不及他們，這就是他們不能不受罰的大原因。

他們的敗，是自作孽。

我的話，說得太過頭了。

我很希望亞西亞的人想想：亞西亞若沒有日本，或者日本雖有而太弱，便成何等結果？當真能夠想這件事的人，才能抓住日本存在的意味，於是對日本的強，就能感謝了。這件事，就是以日本爲敵的人，也不能不知道，亦不能不感謝，重慶政府也要明白，因爲日本強了，美英等才肯

而會佩服了。

實在，最後把日本留着，使這日本站起來，愈想愈覺得是效果很大的痛快辦法，而是巧妙的配搭了。

德國與英國戰爭，日本也非站起來不可，這又是站起來的最好時機。又美英，恐懼日本，要把日本弄得赤貧，使日本手

可，這又是站起來的最好時機。又美英，恐懼日本，要把日本弄得赤貧，使日本手

可，這又是站起來的最好時機。又美英，恐懼日本，要把日本弄得赤貧，使日本手

可，這又是站起來的最好時機。又美英，恐懼日本，要把日本弄得赤貧，使日本手

可，這又是站起來的最好時機。又美英，恐懼日本，要把日本弄得赤貧，使日本手

看重重慶政府；若日本弱了，還有誰來做朋友。

這結果，將來一定被美英所合併，因為日本強而才得存在，這是真話，當然日本爲了能強，才受人攻擊，却是事實；但是再想想，結果日本強了，是應當感謝的嗎？

我想到這裏，不禁駭然，覺得日本無論如何，竟非強不可，日本強的意味，也知道了。

我說過幾次了，日本是最後剩着的國家，這國家站起來，世界便能入新秩序，亞西亞重新產生，世界上亞歐美鼎足而立，可以有永遠和平的希望，人類能夠結共存共榮的果了。

此次大東亞戰爭的光輝戰果，就是完成這使命的意味，所以泰國不用說，緬甸印度的人們，內心都望日本勝利，每有機曾，可以表現他們的誠意，看了近來的報紙，就可以明白，這非常痛快。

亞西亞人而甘爲美英的奴隸，吃了一些餅食，就會搖尾，亞洲有這種亞西亞人，我們實在可恥；但這些人是例外，大多數對日本的精神，都有同感，日本心裏很喜歡他們，希望他們本來的生命，可以好好的養下去了。

那些不能不屈服於美英勢力的弱國，不能只管使他弱下去，日本情願犧牲了去幫助他們。

於是責任漸重，更非使日本強盛不可了。

日本以外，現在亞洲，可憐沒有得與美英相戰之國，所以日本不得已而出此，同時日本人以爲：這是光榮的使命。

日本的國民，忍耐着種種不自由，去盡力於這大事業，以爲很光榮。

實在能夠生在這種痛快的時代，我們不能不喜。雖然知道喜得尙早，但總非喜不可。

三

我還要反覆的說：

日本是爲了拒絕亞洲全體給美英等任意擄取，爲了將亞洲之富歸還亞洲，爲了處罰把亞洲人當奴隸，爲了這些而留着的唯一國家。日本人自己很明白日本的立場。亞洲的人，世界的人，事實上都很清楚的明白了。

爲了要完成這重大使命，在種種意味上，日本都預備着。預備完畢，才站起來的。

爲了此事，如何精密的預備，我是門

外漢，竟無從想像，這是此次忽然生出來的，實在爲了今日，不知費了幾十年的苦心了，這大事業，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

爲了勝利的預備，實在很充足；但勝利後的預備，成就了多少呢？今後對於這方面的預備，一定也很完美的產生。國的所以強，無論學問方面，實業方面，都非十分發達不可，尤其是近代戰，武器優秀，是重大要件之一，所以造成武器的能力，也非成世界第一不可。還有一個要件，是關連種種方面的。日本的所以強盛，這理由，我將另行細述，而一面，在物質文明，非至不亞於外國不可，這一層，日本進步到如何？當在今後和平戰爭中會出現。

若以爲日本僅武力有進步，那末，就是說：對近代戰爭，毫無知識了。

日本是亞西亞武力的代表者，同時，在種種生產部門，也非做代表者指導者不可。這資格的十分充足，只消看已往各外國招聘日本技術家的事實，就可以明白了。今後更能表示日本這一方面的優秀。

日本對於日本的使命，決不羞愧，同時，更應當確實的去做。

實在爲了亞西亞人而預備着日本這樣

一個國度，是很有趣味的。英國的手，雖伸到了中國；但是停在那裏了，占領香港，把勢力範圍圍到九龍，更收上海的實利；但在明治維新忙亂的時候，已經伸到日本了，幸虧我們的先覺者，知道他們的野心，不使他有隙可乘了。又或者以為日本是窮國呢？還是怕日本國民的意氣？就不敢對日本再伸手過去了。在當時，日本的武器，或者不及英與美也未可知，日本的薩爾長岡，對美英軍艦的大炮，也嘗過苦汁；不過他們見日本人勇敢而不怕死，到底恐怖，不能看輕日本了；但一到今日，不免有種種後悔罷？他們的不向日本伸手，這是天佑日本，因為日本是將來要完成大使命的。

日本存在，在亞洲實在有益，此事，亞洲人要深思才是。

我們日本人，對於日本的強，當然感謝。因此，獻自己生命的人們，獻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丈夫與兒子的人們，還有獻父親的孩子們，想到那些人，我竟不可以言語形容；但那些戰死的人們，是為日本皇帝，為日本同胞，而獻生命，當然很光榮的，至少真的愛日本的人們，為祖國而死，是以為名譽的。

日本的使命很大，所以要達成這使命

，很願意很喜歡獻生命，也是自然之理。誰曾想日本就是滅亡也不妨，日本從自己的責任自己的使命講：非訂勝不可。不但是為日本。

亞西亞的人們！
並且是為你們。

知道了此事，你們應當更喜歡日本強盛。而且日本更強盛，就可以為你們防美的侵略，於是你們願意協力幫助日本強盛了。

而日本也會報答你們的信念，很喜歡為你們而戰。

這助弱除暴，是很合乎日本人的性質的；但這是對於深信日本希望日本強盛的國家而言。對於怕日本強，希望日本弱的國家，我們當然不喜歡的，況且我們的強，是為着正義，不是為利慾，不想學了美英來榨取，到處總希望亞西亞人的生命，用很完美的姿態活下去。

勿忘最最大的事，因此，我們非強不可。

我們不必去喜歡討便宜的人；但不能不喜歡和善的人。亞西亞中，日本最強，所以我很想養成這一點寬大之德，別去管細小的事，尤其望日本人以外，也很寬大。當然帶敵性者，也不必寬大，要使他

反省，認為他真的能夠反省，同時可以取寬大的處置。使人畏縮，使人不平的，決不是聰明人。

否則，成為獎勵阿諛與偽善，結果，反而沒趣。最好放出本心來，快快樂樂的活下去。

日本人本來很天真，是無慾的淡泊人種，能十分發揮這美德。性急而易怒，對戰勝很有用處。

日本人立刻會忘利害關係，糊糊塗塗的忘却前後，這決不是惡性質；但因着對手如何，因着時候與場所如何，也難說不會誤大事，這應當注意，尤其是對方是弱者的時候，對方若正在無可如何，反而多害。

日本很強，所以有義俠心而極寬大，他有感化其他亞西亞人的心腸，這是很必要的。

但是，對於這些，若向別處去說，反而更好也論不定？

在這裏，最好是讚美日本的強；而主張亞西亞的有救。

桃李縱存應避舍，
芝蘭何得敢專權。

和紀靖

二一年

姚 暉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下旬，日美外交不絕如縷，美國以類似最後通牒之通知書

陷，此大戰爆發後之第六十九日也。三月二日日軍分三方面在爪哇登陸成功，五日佔領巴達維亞，八日佔領仰光，此大戰爆發後第九十日也。三月十三日，佔領蘇門答臘之棉蘭城。四月三日，日軍開始總攻

一切英國勢力。英國政府拒絕要求，廿地等被捕下獄。十四日日大本營發表，八月七日以來所羅門方面共擊沉反軸心軍艦二十五艘，運輸船十艘，毀飛機五十八架。九月一日，日本決定設立大東亞省。

交與日本。十二月八日，日本對英美正式宣戰，即以海軍航空部隊向夏威夷珍珠港猛襲，同時進攻香港，並以空軍轟炸新加坡及關島等軍事設備。上海公共租界，天津及廣東之英租界均有日軍進駐。日本與越南成立軍事協定。三日後，日德義三國

擊八打雁半島之美菲軍。九日佔領緬甸臘戍，十八日美機空襲日本東京，橫濱，神戶，名古屋等地，無大損害，此為大東亞戰爭二年之中日本所遭之唯一的空襲。五月一日日軍佔領緬甸互城，三日佔領八莫，四日佔領阿恰布飛機場。五日，非島方面在克里基多島登陸，七日即佔領該島並攻略馬尼拉港口全部要塞，九日日軍本間最高指揮官入駐馬尼拉城；此大東亞戰爆發後之第一百五十三日也。

廿五日日本營發表，日海軍之一部已開抵大西洋與軸心海軍共同作戰。十月廿六日在聖大克盧斯羣島海面與反軸心艦隊交戰，擊毀對方軍艦十一艘，飛機二百架以上。十一月十二日日軍在瓜島登陸。十六日日軍在南太平洋戰果查明共擊沉對方戰艦航空母艦八艘，擊毀六艘，擊落飛機二百餘架。所羅門海戰第一次戰果，反軸心戰艦航空母艦等五十六艘被擊沉，二十四艘被擊毀，運輸船二十二艘被擊沉。廿八日日空軍猛炸達爾文港。十二月六日日空軍轟炸印度吉大港。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一週年紀念日。戰線延長二萬餘公里。東亞各地已無英美軍踪跡。

。九日以後，日軍在香港登陸成功；十二日以後，日陸海軍部隊非列賓打納峨島登陸成功；十三日以後，日本與泰國成立攻守同盟。其十五日，即佔領章克島；其十七日，香港英軍無條件投降。此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之事也。

六月七八兩日先後佔領基斯加島及阿茲島；十日，印度獨立運動大會在盤谷開會。七月日大本營發表日海軍自開戰以來擊沉敵方潛艇九十七艘，又海軍航空部隊自二月二日至七月二十日在新幾內亞，所羅門，及澳洲北部方面擊落反軸心機四百卅四架。八月八日，印度國民會議派全印委員會第二日決議要求英國退出在印度之

一九四三年一月，日軍轟炸印度加爾各答，又炸所羅門，新幾內亞。廿八日日本東條首相在議會宣佈緬甸於本年中將實行獨立，非列賓獨立之期亦不遠。十日，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本佔領非列賓首都馬尼拉，在四里伯島美那多登陸，佔領馬來西岸要衝麻六甲。日德義在柏林簽訂軍事協定。佔領柔佛海峽。二月，馬來方面日軍渡柔佛海峽成功。十五日新加坡攻

自二月二日至七月二十日在新幾內亞，所羅門，及澳洲北部方面擊落反軸心機四百卅四架。八月八日，印度國民會議派全印委員會第二日決議要求英國退出在印度之

一九四三年一月，日軍轟炸印度加爾各答，又炸所羅門，新幾內亞。廿八日日本東條首相在議會宣佈緬甸於本年中將實行獨立，非列賓獨立之期亦不遠。十日，

日宣布自去年八月七日所羅門海戰起至本年二月七日止共擊沉擊毀反軸心艦船一四五艘，擊落擊毀飛機九九六架。廿七日駐緬甸部隊發動新攻勢。三月三十日日本管發表日空軍自年初以來在南太平洋擊落擊毀反軸心機二百零二架。四月十二日統計英美自一九三五年至本年三月止喪失商船三千零四十萬噸，相當於開戰前所保有之船舶噸位數。

機大編隊交戰，擊落美機五十八架。八月一日，緬甸實行獨立，對英美宣戰，日本承認緬甸，並與緬締結同盟協定。十三日，日空軍大編隊轟炸達爾文港。日本營於廿三日發表，日軍於七月下旬撤離基斯加島，美加軍於八月十五日登陸。廿六日反軸軍在印度錫蘭方面設立亞洲東南指揮部，任命蒙特巴頓為司令。九月四日美軍在新幾內亞霍巴附近登陸，連日空軍大編隊加以轟炸。十六日日空軍襲擊達反軸心軍陣地。十月廿七日美軍在摩諾島登陸，此後發生五次玻璃維爾島海面大戰，兩次吉爾貝特羣島海面大戰，美軍航空母艦兵艦，被擊沉擊毀者甚夥。戰至今尚在進行之中。

五月十二日美軍在

阿茲島登陸，十八日日軍佔領印緬邊境要衝蒙特。三十日守備阿茲島日軍全部殉國。六月十四日，江特拉鮑斯訪日。廿六日菲島成立獨立準備委員會，洛勒爾氏任委員長。七月四日，日泰首相會談，以馬來北部四州及皮申聯藩二州劃歸泰國領土。八日印度國民軍組織成立，鮑斯氏任統帥。十二日日海軍轟炸倫特巴島登陸美軍。十七日日空軍在玻璃維爾島上空美與

Blue Star
出品 高貴

藍星髮油
藍星髮霜

理經總行新一
號三二一路海上大
六四〇二八 五四〇二八 話電

贈送日曆

購藍星霜二瓶或藍星髮油一瓶憑各商店發票至大上海路
(舊愛多亞路)一二三號本行換贈一只或電話通知當即
送上掉換



望絕自紀(八)

屈彈山

吳下士風，晚近雖亦稍衰。然經學大家，尙有曹叔彥元弼，胡紱之玉籍二公。文學有

張仲仁師，大學教授有汪旭初東寶，及吳瞿安，顧頡剛諸人。詩家有吳江費仲深樹蔚，金松岑天翹。寓公則有騰衝李印泉根源，廣搜文獻，裨益藝林。江寧鄧

孝先邦述，既富藏書，益工書畫。閩侯陳石遺衍，幡然一老，主持壇坫。尤以樸學大師餘杭章太炎先生爲最著，先生於年前來吳，有暑期講習之舉，以論語，大學，儒行，喪服，經傳四種相號召。既而買宅於張王故宮西偏，益以棟正末俗爲旨，特設講帳，一時章門弟子，負笈載途，號稱極盛。而松岑創設國學會，別樹一幟，以與之抗，亦復與海內廣通聲氣。四五年間，吳風大振，所惜者，吳中子弟，氣局過吝，猥薄成俗，有小慧而乏大器。卽世家門閥，求其落落大方者，吾見亦罕，蓋吳地市街湫隘，眼界不開，人之胸懷，不免隨之而狹耳。

吳江陸仲英，初名元鼎，以與省吏同姓名，改鼎奎。寓居吳下，與余爲卯角交，家饒於財。以吳城水道，多淤塞，遇火災，輒乏水灌救，多致延燒。又苦

城內食水不潔，居民飲者恒易腹疾，遂出資三千金，鑿自流井五，四置城隅，一借玄妙觀地；取古人市井意，仲深撰文記之，而余書諸石。甫樹碑觀中井側，乃吳人毀山門古建築，漫及陸氏之井，封閉地下，余碑亦仆於他處。陸氏功德，日久遂無人知之矣。井渫不食，爲我心惻，良可慨也。

光緒以來，吾家復興，稍稍購置書籍。改革後，約有五六十篋，余供職京師，不便攜帶。吾父養疴吳下，一日偶欲取書讀，則篋衍已空，窮治，得僕役私竊狀，訴之官，追還什二三。時余大喜購書，熱於京師海王村情形，遂賃一廬，自設書肆，不欲者去之，自用者留之。延一冀縣人馬君理其事，樊樊山，金鞏伯兩公爲書兩榜，一時京師士人，往來者頗衆。然此事殆近嬉戲，非真視爲一業也。不數年，余南下，遂歸之馬君。吳人鄒君百耐者，芸碧侍講之子也，極書甚富，約余同設肆於吳下，余力助之。時吳人多開倉徵租，余題曰：百雙樓書倉。或不解百雙二字意，有言書冊精美，如白璧百雙然。有言取放翁詩：「買書安得黃金百，覓句如求白璧雙」句意。余一笑置之，營業故不惡，旁人爲之側目。未幾，余有他就，鄰獨

任之，遂易他名。後余在吳無聊，忽又興至，復設一肆，顏曰國學小書堆。章太炎，鄧孝先兩公爲書榜，規模雖不具，而門外多長者車轍。蓋知余之小隱於市，爲不合時宜者流也。三年而余又倦矣，收拾殘餘，留有用書，猶可五六十篋。大難旋作，屋穿雨漏，腐蝕者過半，悉捆載以棄之，至是完書遂無幾矣。嗚呼！有福方讀書，若余者，殆真無福者哉。

一二八役後，喘息復定，然有識之士，咸惕然於來日之大難，吳下有東齋者，公園中一茶肆也。公園爲唐宋郡署舊址，東齋亦郡署舊名，一時碩彥，羣集於此，觀物哀吟，憂傷憔悴，幾似月泉社矣。久之，得許君，遂贖資付梨棗，題曰：「東齋酬唱集。」而馮夢，无恙兩公，復爲作圖，駸駸將爲吳中故實矣。不意陽九之隕，百六之會，魯未後亡，吳先爲沼。石道，耿吾，九珠，竹林，仲深，志吾，事前先卒。師愚，霜崖，樞夢，歿於難中。出亡未返者，次淮，无恙，及余也。莘縣以簪纓世胄，古稀耆年，卒死鉏耨，最爲慘絕。餘客則紛紛投袂，競爲識時務之俊傑，配來驅人，賢者果不免耶？

吾父生平，未嘗與人通譜，余亦謹守家訓，知交無多。然師事之者，與夫風義在師友間者，其人故不尠。酌翁劉志襄師焜，壬寅解元，聯捷入詞林，善文章，長浙省府機要秘書。余隨侍數載，爲人求學之道

，訓誨備至。一日從容謂余曰：「子質美矣，能再讀書三年乎？」余終身愧佩其言。師睡不時，有南皮張文襄風，後杭某君長滬警廳，延師相助，勞瘁以卒，年五十餘。余避難過蘭，展幕未果。舟中遙拜，爲之悵然。會稽王書衡先生，初名儀通，避清帝諱，改式通。中山西籍進士，能文章，爲歸安沈子敦尙書所識拔。余之入政事堂也，左右兩丞實主之，與公而三，時方任秘書長也。先生不善書，余恒代之，自書字則娟秀如弱女子云。嘉興陶拙存先生，余列岳也，清季爲名公子，又爲資政院碩學通儒議員，名聞海內。性溫和而又剛健，論斷大專，洞若觀火。晚年多病，余每歲輒至禾造訪。難作，先生避地桐鄉，爲武士所苦，客死旅邸，而勤齋故居，全燬於劫火，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先生弟恂存，與余同歲入學，中年墮車折臂，早卒，亦善士。又嘉興金殿丞先生蓉鏡，余外舅陶子佩先生弟子也。以名進士爲軍機章京，後官湖南知府，與巡撫端方忤。端語人曰：「某有痰氣耶？」先生遂名其文曰痰氣集。改革後，從鄉先輩老人游，遂不出。建高士祠於彪湖之畔，蒹葭秋水，先生老於其中，蹤跡不入城市，余到禾必訪之，談藝無倦。嘗示余作詩之法，曰：「意筆色必三者俱備。」未幾逝世，無後，高士祠藏書盡散，再過州門，令人腹痛。吳江費仲深先生樹蔚，項城時任肅政史。未幾，

洪憲之局成，先生故與項城有戚誼，毅然拂袖去，遂居吳下。十數年來，軍役煩興，先生苦心擘畫，地方賴以安堵。十六年後，政治益弊，爲吏者率少年無常識，不能以理喻之也。先生則憤慨填膺，因是血壓增高，一日得暴疾，遂卒。先生工詩，深得宋人神髓，喜交貧士，恒勸勉爲之推轂。時余初設書肆，先生知余貧，立貸五百金以成之。吳人多吝，余亦豈乏姻婭，未有慷慨如先生者也。先生歿時，余病未敢撫棺一哭，不意墓門之草未宿，而彌天之劫遽來，使先生地下有知，其腸斷爲何如也。

嘉興績學能文之士，已不多見，惟學佛人往往有之。北門范古農居士。初號拱微，余游學時過於日本，學物理專門之學。畢業回國，忽盡棄其學，而博通內典。主辦佛學報，解難析疑，辨才無礙。昔唐之惠蔚以居士稱法師，古農洵當之無愧。先是吾郡耆宿，精禪學者推寐叟，古農游於其門，遂有出藍之譽矣。又余友戚則周，禾南門外人，與范同時，在東習警察學。歸國後，歷任德清臨海縣令，有能聲。一日問范書，忽大澈悟，遂居僧寮。旋渡海謁印老，求爲弟子，不許，俄而發狂，不得已歸之。印老之有弟子，自破始也。越歲剃度，法名明道，余遇之吳下，始知印老自普陀下山後，閉關於報國寺，而彼乃此寺之住持也，大爲歎服。年餘，忽得胃疾，浸至不治。臨沒，

印老特出關，諄諄開示，得善相焉。又余了翁者，名霖，嘉興梅里人。壬寅居於鄉，工文詩，著有梅里志及詩集。亦從寐叟古農游，刻苦學佛，不求聞達，余到滬再訪之。小樓一角，老病垂危，而神明湛然，不久竟逝世，有生西之瑞也。又吾邑乍浦徐君敷定，隱於商，然好學不倦，著有李介節先生年譜。晚歲長齋學佛，用力甚猛。一日訪余於吳，同游木瀆，宿靈巖寺。每僧人上堂誦佛，余與之隨諸僧後，俄而遶轉，俄而禪坐。夜間佛燈熒然，萬籟無聲，惟聞佛號，此情此景，不啻置身塵世外矣。敷定後避難來滬，客死旅邸，得大解脫。以上諸公，皆吾鄉學佛傑出者，而余獨退轉，愧慙孰甚焉。

余寓杭不久，時游栖霞山紫雲洞，與一海寧僧談。一日，偶詢以湖濱諸山，何處最佳。僧曰：「以靈峯爲最。」嘗月夜獨立峯際，覺其絕幽勝，余始知有靈峯。嗣遂屢游，出錢唐門九里，西溪之南，玉泉之北，有山翼然，卽靈峯也。其名先曰鷲峯，下有一寺，白鷲峯禪院，石晉開運間爲吳越王所建。延名僧伏虎光居之，今骨塔猶存，竝留趺坐石象，以其爲開山祖故也。宋治平間，改寺名曰靈峯，山亦同改。或言寺始於東晉，恐傳聞非實。五代以來，迭有興廢，至清道光中，長白固慶種梅百本。然未多時，又逢兵燹。近年始有烏程周君夢坡，補梅三百樹，並築亭其上。

，地運復盛。花時余必三四游。一日，遇平江遺民吳先生，以八十高年，乘輿而來。余與之同攝影於花下，然月夜勝概，終恨未能領略，今兵戈滿地，不知三百樹梅花，猶能無恙否也。

靈峯之前，地名青枝塢，有寺曰玉泉，亦建於天福間。康熙時改名清蓮，地有泉源，伏流數十里，至寺則泉穴密布，得隙而出。寺僧鑿石爲池，方廣數丈，清澈見底，舊以五色魚著名。庚辛以後，寺僧復補蓄金色鯉數十尾，迄今又數十年。投以餅餌，則場鬻而來，瞥見人影，則追逐不捨，非復江湖相忘之意矣。民國四年，實業廳長汪君希，悉取陳列亭館，塵置燻灼，不二三日盡死。羊公之鶴，海客之鷗，甍甍不舞，大殺風景，然自此寺內五色馴魚，不復見矣。

西湖之陰，有法華秦亭諸山，下有溪水，沿山十八里，滙合餘杭塘，曰西溪。瀕溪曰南漳，中有古梵宇，以葦葺彌望，明人題曰秋雪庵。咸同兵燹後，僅餘數椽，曰非老屋。民國九年，烏程周君夢坡，鑿銀七千圓，重建殿宇，爲靈峯下院。殿後復建兩浙詞人祠堂一所，堂之中，祀歷代兩浙詞人，左祀歷代宦游詞人，右祀歷代流寓詞人，又南向一龕，祀歷代閩閩詞人。別建樓屋三楹，仍舊額曰彈指。古微老人集舊句作楹聯曰「詞客有靈應識我，西湖雖好不題詩。」又置庵產，爲歲時修理祭祀之資。每屆深秋，荻花如

雪，周君則備祭膳二三席，邀請滬杭名流，詞人後裔，來與公祭。祭罷則設筵於樓，以飲酒談藝爲樂。余以族祖竹瀝，族祖妣芳藻，族祖姑古月，三詞人，皆有題名，例必前往。周君事前發東，是晨具舟於松木場，備迎送賓客之用。大概已往而申還，煙霞秋水，容與一舟，風味之美，昔者在魂夢中也。

吳下虎邱，有辛亥死事，蕭山陸忠烈文節父子祠堂，吳江費君仲深董其事。祠有常款千金，歲得子息百圓。費君例於重陽日，雇小舟，備祭膳，邀客十人，同往公祭。祭罷，設筵冷香閣，登高賦詩，盡一日長。風流韻事，雖稍遜於秋雪庵，然亦爲吳中故實。仲深逝後，往者多俗客，余遂不復問津矣。

十月十八日，爲陸清獻公誕生之期，吾鄉例於是日，釀資公祭於祠之三魚堂。以物價賤，人納半圓而已。祭罷飲福，坐以齒序，猶有鄉飲酒之遺風。余遠道赴會，亦承平樂事也。

吾鄉乍浦陳山，一名龍湫，明季李潛夫確築蜃園隱居於此。清嘉慶七年，同知楊兆鶴，知縣路錚，就山寺之側，創建祠宇。鄉人追謚曰介節，遂榜其門曰李介節祠，里人宋景關亦附祀焉。咸豐兵燹祠燬，同治重建，邑人春秋祀之。年前余寓邑城，遂得與於春祭。吾鄉近濱大海，芥菘遍野，二三月間，燦爛彌望，作黃金色。益以豆筴初花，芬馨四溢，憑欄遠眺，

風景之美，勝於錢唐矣。李先生著有續春秋通旨一書，邑志未載。自序有云：自癸未春至丁亥冬，歷五年，彙集諸家之說，終清之世，人無知之者。亂後手稿忽見，凡四鈺冊，爲邑人孫秉之所得。

吾九八七世祖三世，葬邑之廣陳鎮茂字圩，而迤南輦字圩，則有宋趙氏墓，相傳爲趙子固孟堅隱居地。宋時屬海鹽，子固之祖安定郡王，隨高宗南渡，家於廣陳，故子固於是處建有趙氏祠廟。今祠址基石，猶隱約可尋，而祠旁有塚纍纍，俗謂王墳，則固趙家祖墓也。前有池水一方，土人謂之洗髮湖，則因明姚桐壽樂郊私語有云：「子固隱居嘉禾之廣陳鎮，時獨駕一舟，琴書尊勺畢具，往往泊蓼汀葦岸。從弟子昂自茗中來訪，子固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佳否？子昂云佳。子固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慚退，便令蒼頭濯其坐具。」按子昂以元至元二十三年丙戌入元，而子固以宋寶慶三年丁亥登進士，距此已六十年，不待宋亡，已早前卒。其五字不損本襖紋，身後歸之悅生堂，是子固死時，賈氏尙盛。子昂久宦京師，亦無南還訪兄之事，然則私語傳聞之事，殆非實事矣。

我邑城東德藏教寺，相傳建於唐代會昌三年。至後唐清泰中，寺前復建雙塔，名曰寶興，寺址初有四十畝，規模之大，可甲東南。千餘年來，興廢不一，

明代編有德藏寺志，今已逸失，僅於邑志存其大槩。清季以來，僧寮禪院，悉化市廛，其大殿山門，亦就傾圮，惟雙塔巍然猶存。十年前邑中以擴大市街爲名，主壞二塔，而老宿意不謂然。訴之省府，委員查察，乃主保存。於是鳩工治理，旋由東塔上層，得明萬曆甲辰陸伯貞郎中基忠所書妙法蓮華經全帙，紙墨如新，乃知明季曾經修築。基忠，莊簡子也，後邑人慮其散失，重納塔中。但東塔工事已畢，於是移藏西塔，後之覽者，毋忘此一段因緣。嗚呼！十數年來，纍兒好事破壞，今果遇大破壞之厄矣，成住壞空，豈獨此塔然哉？

民國初元，浙省府通令重修縣志，吾邑遂遵令設局。蓋平邑自彭潤章修志以後，雖僅閱三十載，而晚清以來，罷科舉，設自治，舉凡官制，學校，公款，稅務，多有因革損益，而耆舊之可傳者亦衆。則議成續志若干卷，補志若干卷。於是邑令延聘邑人戊子舉人柯君岐甫爲總纂，而金錢孫先生副之。其他分纂採訪，亦由邑人士充任，余稍稍助理，未居名義也。不意閱十餘年，僅成初稿，而稿中鄉哲傳狀，多有謾其失於濫者，然迄無人敢爲裁定。雖剗削之資，儲庫以待，而因循坐視，年復一年。後乃別有主張，重設一局，而此稿遂致閣置。兵燹以後，尤不知稿本消息，良可惜也。

國·際·知·識

安納

▽兩件趣事△

十月廿八日夜深，在不列坦尼之北岸附近，因濃霧之阻礙，故英艦發生自相攻擊之海戰，一時炮聲隆隆，火光燭天，儼如大戰當前一般。又，據十一月二十日里斯本消息，美國波士頓城居民忽聞砲彈一枚，由空中飛掠而過之聲，不免大吃一驚，後經查悉，原來該砲彈屬於英驅逐艦，該艦泊於波士頓港中，保護反軸心商般數艘，不知何故，該砲彈竟由艦上砲口飛出，「亦怪事也。」其實，這是一點都不怪的。這和前面的情形一定相同，是把什麼東西（這裏當然是波士頓）當作敵國，正如中國古語所謂草木皆兵一般，一時驚慌，不能不開砲了。

▽第三件趣事△

又據日內瓦電訊，美國聯邦偵查局探員，曾於上月間捕獲一圖謀暗殺羅斯福之瘋人，其人名柏斯德，年卅八歲，將被監禁。柏氏逗留華盛頓二日，即於

十一月十三日被捕。此人曾函致其妻，表示欲除羅氏之意。被捕以後，柏斯德曾敘述進入白宮之經過。據稱當白宮衛兵正在由卡車上卸貨忙碌的時候，他正打算可否奪取衛兵之槍以遂其願，因即為衛兵所發現。我們諷下這段事來，有兩個目的，一是此人「瘋」態可掬，可娛讀者，二是作一保留，因為此人未必真是一個瘋子啊！

▽「瘋」的來由△

不過我們却也不能絕對說他不是瘋子，因為戰爭的刺激，對於他們實在太大了。即如東亞的戰爭，據日本方面報告，在兩年之中，美國的戰艦擊沉者一七，擊破者一四，航空母艦擊沉者二一，擊破者七，巡洋艦擊沉者七九，擊破者四四（或四五），驅逐艦擊沉者八四，擊破者四二，潛水艇擊沉者一二八，擊破者六二，運輸艦擊沉者共六二六。以如此的損失，那得不觸目驚心，因驚而狂，因狂而瘋了呢？

▽楊格之言△

美國名記者楊格，前曾赴美西部隊羅恩達州傑克遜維爾之美國海軍航空隊訓練所訪問，從他的訪問之中，我們就可看出美國士兵對於戰爭之意義如何茫然無知，因而戰爭的殘酷，就格外對他們的神經能給予猛烈的打擊了。楊格說：「在傑克遜維爾受訓之海軍航空隊將士，皆正在受實際作戰前最後之訓練，但將士之內心，皆表不滿。彼等僅知戰爭之對手，而不知戰爭之意義。彼等曾質問戰後世界究將如何？誰去變動世界自由等問題？即知彼等尚未洞悉為何而戰。若僅以為民主主義而戰解彼等之疑問，決不能使彼等滿足，且必將抬出彼等之種種反問。蓋此次目標，引起彼等之憤懣，且彼等皆欲一知為國犧牲者，究何所為？彼等謂有當戰爭開始前，已將獲經濟學學位者，有謂曾在故鄉從事新聞記者，因月薪增加，而欲辭職者，亦有謂已有妻子，然已兩年，不知將能有子嗣否？更有一心欲充當駕駛員，不料將有被機關槍擊落之危險。似此等苦情，實不勝枚舉，又祇知所爭勝利，但何以作此犧牲，破壞，死亡，凡此皆不能說明。」不明白何以要犧牲？當然在被犧牲的時候，神經就要感到異樣了。

▽強權之犧牲△

為犧牲呢？幽默大師林語堂答曰：爲了強權！林語堂從美國回國以後，最近曾在『改進』雜誌發表一文，痛烈非難英美對亞洲政策之欺瞞性，而疾呼「吾等現仍爲強權之犧牲者。他說（據廣州十二月十二日電）：『現對亞洲抱有熟悉之戰爭哲學者，僅有日本與德國。其他民主國之各領袖，對亞洲之觀念，仍不出「天方夜譚」中「阿拉丁」範圍之一環。邱吉爾曾說明英國之作戰目標謂：「吾等乃爲確保吾等之所有而戰」，若以此次戰爭爲德英兩國之戰，吾等或亦同意此語。然此次戰爭包括中美蘇三國，則此語實足增加同盟國之疑惑混亂。」

反軸心國之步調，暴露對亞洲無統一之政治戰略。吾等爲強權之犧牲者，強權亦正在阻害共同作戰與改造世界之意志。吾等忍耐日本之攻擊，已六年有餘；但以下之諸事實，使吾等頗感不解。

（一）中國戰場被忘却；（二）美國之租借物資，不過爲全美生產之百分之十二，而中國所得者，僅爲其租借物

資之百分之二。（三）中國雖已痛感物價騰漲與封鎖之者，然仍須等待彼歐洲戰局之結束。但此間日本，則能使大東亞之人力物力戰力化。又緬甸反攻計劃，仍未發動，其原因固因準備尚未完全竣事，然此等原因之一部，實係出於英美輕視太平洋戰線所致。」

現在英美之戰爭，視自己之利益，較他人之利爲重，同時英美兩國對亞洲之政策及對太平洋之政策，見解目的亦根本不同。彼等亞洲政策之所以混亂與不統一，亦在於此。要言之，反軸心國今仍與國際聯盟相同，由少數之強國所左右。英美之欲掌握戰爭指揮權，即爲制壓戰後之世界；甚至以平等之地位參加反軸心作戰之國家，亦難獲得平等。於此情形之下，口頭上無論如何喧嚷，於戰後平等，實際上無補於事。」

▽英美的少數△

然而英美人民，其實戰時戰後也都享不到戰爭的利益。所謂戰爭的好處，還不過是英美少數人的名份而已。據斯得哥爾摩電訊，皮佛勃里傑在倫敦最近曾發表關於『新英國』的演說，他指出，「英國私有財產百分之八〇，係僅屬

於百分之七的人民所有，而此等百分之七的少數，正是此次戰爭的發動者，亦希望是它的收穫者。英國如此，美國亦然。美國的士兵，多數也是戰爭的犧牲者，他們的生命，是一點都不重視的。下面的故事，說明美國士兵如何受虐待的情形。據斯德哥爾摩日報所載紐約消息，稱駐義美第七軍司令巴頓將軍最近視察一傷兵醫院，突然思及患神經衰弱之傷兵某氏不應睡於牀上，渠即命令該傷兵起身，該傷兵並未起立，巴頓即以掌摑其頰，並將渠撞出牀。該院醫生某亟趕前干涉，並謂管理醫院者爲渠而非巴頓，巴頓竟擬以手槍相向，但卒爲人所奪下云云。何以這位巴頓將軍有如此的殘暴呢？我們猜想他回國對於美國的商人一定不會如此的，他對於士兵如此，不過是因爲美國國內這些士兵也沒有地位罷了。

▽究竟爲了誰？△

看了上面這幾段話，我們真不勝疑惑！究竟英美化費如許代價，在亞歐兩洲作戰是爲了什麼呢？是爲了民主主義嗎？是爲了自由主義嗎？是爲了大西洋憲章嗎？是爲了海上自由嗎？是爲了空中或陸上自由嗎？還是爲了他們商人賺幾分利利的自由呢？

Bell

吹氣香糖

售有發到

BELL

美聯

聯山公司糖果糖

吹氣香糖

萬國大藥房

· 迅接 · 購電 · 審配 · 處各 · 貨價 · 批門 ·
 · 速方 · 貨話 · 慎製 · 方國 · 齊廉 · 發市 ·

· 藥良效特用家製自 · 品出廠名國各售經 ·

· 店支 ·

上海同孚路福照路口
 電話三九九二號

· 店總 ·

上海福州路山東路西
 電話八九一五(四線)



波根維爾島與吉爾貝特羣島

楊 融

▽波根維爾島△

南太平洋大島，許多歐洲的航海家，都將所羅門羣海戰，最近集中於波根維爾島附近，新赫布利底羣島 (New Hebrides Is.) 等地，認為是南極大陸的外圍，

近，從此波根維爾這個名字，深深地印在我們的腦海中了！

有澳大利亞門戶之稱的所羅門羣島 (Solomon Is.)，是七個大島和二十餘個小島嶼所組成的，波根維爾則為北部第一大島，面積約三千五百方哩，北有蒲加島，西臨珊瑚海 (Coral sea)，南有摩諾島，是由太平洋赴澳洲的要道。

一五六五年，西班牙人門達那首先發現所羅門羣島中的聖伊撒貝爾島 (St. Isabel)，到了一七八六年的時候，有一個法國航海家波根維爾氏 (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 1732-1811)，才發現此島，後來即以波根維爾命名，以留紀念。在波氏之前

中其他的島嶼不同，每年六月至十一月，氣候比較溫濕，而十二月至五月間，多西北風，天氣乾燥，炎熱異常，連島上的土民往往也不能忍受，同時瘧疾病流行甚厲。

波島的居民，共有三萬左右，大部分為美拉尼西亞人 (Melanesian)，這是五尺餘長的棕種人，文化程度，極為低落，被人認作未開化的民族。此種土人，皆從事於漁獵及淺耕。他們的生活簡單，似乎還停滯於石器時代，較開化的人，知道利用木材，貝殼或骨器做器具。

波根維爾島沿海一帶，都是平原，尚可耕植，中央有高峰，最高峯名巴爾比山，高度達三千餘公尺。據地質學家謂，此島係火成岩組成，山上尚有一座活火山。波島臨珊瑚海，為六〇〇〇呎之淺海，羅佈着珊瑚礁與大堡礁。島上的氣候相當惡劣，與大洋洲或貝殼器到裏面，使全身好似生瘡。

般，以為美麗。棕色的人，皮膚厚而且硬，所以並不感覺十分楚痛。婦女們多佩手鐲、足環、項環，全身金屬器，往往要比她們的體重增加一倍。土民的食物，以番薯、水果、魚、豬肉、狗肉為主要。住的是木板搭成的小屋。

土人因缺乏知識，以致喜怒無常，但也能以德報德，而吃了一點小虧，無論如何，總必報復，所以時常有流血的鬥爭，食仇人之肉，也是屢見不鮮的。近水的土人，比較文弱，與僑居波島的白人，相當接近，漸受文明之薰染，山地土人，則強健兇悍。

島上以椰子產量最為豐富，土人將椰子烘焙，製成椰子乾，運至外地銷售。所羅門羣島之市政經費來源，全仗椰子的產量而定。此外，尚有幾種古怪的植物，巨型的魔髮草，高大的擎天樹，巴利米樹等。動物有小袋鼠，紅鸚鵡，白鸚鵡，鯨魚，還有知道編織的縫工鳥與美麗的天堂鳥等。波島所產之木材，質地非常堅固，尤以烏木馳名。

波根維爾島以及所羅門羣島的其地他島嶼上，是沒有單獨的行政組織的。政權都握在英督手中，治理人民的方法，和舊時代中國的官吏差不多，沒有一定的法律，處治罪犯，均由總督隨意酌定。

波島首邑開達，位在東岸，島上的交通綫，都是珊瑚製的道路，通行汽車。水路則為汽船。波島的港灣，都很險要，勃倫區灣(Branch)是唯一的良港。另有托洛基那岬(Torokin)，是英美的軍事根據地，泊有巡洋艦及驅逐艦，最近該地已成了日機轟炸的目標。

▽吉爾貝特羣島△

另一個海戰的焦點，是吉爾貝特羣島(Gilbert Is.)，屬大洋洲的密克羅西尼亞區(Micronesia)——大洋洲除澳洲本部及新西蘭外，其他島嶼，劃分為三區：一、美拉尼西亞，乃「黑島」之意，因黑人所居也，所羅門羣島等屬之。二、密克羅尼西亞區，乃「羣」之意，日屬馬紹爾羣島等屬

効力確實，滋味適口，定價公道，信可用靠。

本公司定	三十一	百六十八	元十元
戶有購買	百一	元十五	元十元
雞什雞肉	元十五	元十元	元十元
優先權利	元十五	元十元	元十元
售價特廉	元十五	元十元	元十元
顧客擁擠	元十五	元十元	元十元
請先預定	元十五	元十元	元十元

元下 新鮮 雞肉 童牛 汁汁汁 每月卅瓶

元下 醫補 藥品 股份有限公司

• 九五二五九話電 • • 號六九五路波寧 •

之。三、玻里尼西區，乃「多島」之意，夏威夷羣島等屬之——

在密克羅西尼亞區中，一羣小島，大都是日本的屬地，惟南部的吉爾貝特島，是屬於英國。其形勢之險要，則可想而知矣。

吉島在日屬馬紹爾羣島的東南，沿跨赤道的南北兩端，位處東經一百七十度至一百八十度間。

吉爾貝特羣島係十六個珊瑚小島所組成，面積僅一百六十餘方英里，土地十分瘠瘠，不適於耕種，沿海一帶，產魚甚豐。

吉島是在一七六五年，為歐洲的航海家所發現，此後西、法、英、葡等探險家在此角逐甚久，至一八九二年，歸英國管理。一九三七年，英國因世界大戰爆發在即，不得不將南太平洋一部分島嶼托美國保護，吉島及斐力克斯羣島 (Phoenix Is.) 同時歸美國，作為軍事根據地。

島上有居民二萬六千人，大多是櫻色的卡納加族人，此輩雖為未開化之民族，然較波根維爾島上土人進步

得多，且受歐美移民政策之影響，多與白種人接近之故，略有文化可言，島上設有學校，土民可受教育，對於貿易方法，也不生疏。

然而這羣土人終究是本性難移，上帝賜給他們搏鬥的本領，為了一件小事，都願將生命孤注一擲，在終年的戰爭中，人口繁殖漸減，使這個民族竟自取了滅亡之途。

島上唯一的礦藏，是磷，產量甚豐，開掘者，有少數華僑。

美國以吉爾貝特島為海軍根據地，在島上建有無線電台與飛機場，作為攻擊日本小笠原羣島之用，故日本對於吉島之爭奪，相當重視，時常實施大規模之轟炸。

波根維爾島與吉爾貝特島，在地圖上，是多麼渺小的島嶼，然而它們都是進攻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要衝，所以成了日本海軍必爭之地，收穫驚人的戰果。

▽但願潤身不潤屋，
▽雖無恒產有恒心。
錄 錚

二天 全好 濕毒母 星 救

比打清血針更靈驗

北京天安堂首創真正老牌

清血妙品解毒丸

天下馳名並無二家專治男女老幼各種皮膚濕毒癬疥多年積毒血液不清花柳楊梅潰爛流膿過體紅點刺癢難忍不抓發癢抓破流水等症打針搽藥均無效者請服此丸準能藥到除根百服百效永不復發二天全好真為濕毒救星每盒十五元外埠函購加五元本埠來信即送

●江西路一四一號四馬路南

首北京天安堂上海分行●

電話購買專差送上

電話 九二二三四

電話 服務時間

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如有她的事：

必須用「維她事」

可以解決一切！

婦女最隱痛的事，莫如每月的經期，少則三天，多至一週。過去的女界受禮教的束縛，總以為月事是羞人答笑的隱事，秘不告人，而隨便用些舊布和草紙之類，來應付那事，根本想不到消毒衛生一項，結果不是受到直接痛苦，便是染到簡接病症：這都是不注意採用方法的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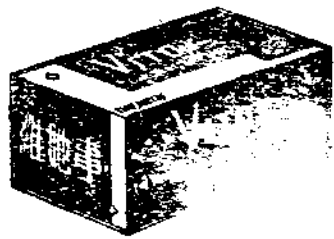
現今我國科學昌明，智識較高，還是趕快採用國人最新發明的「維她事」月事棉，定可挽救過去的錯誤，和解除所有一切的痛苦，并且安全舒適，隱藏輕便，一切行動，毫無妨礙，保證滿意！因此婦女界公認爲「如有她的事」，必須用「維她事」一句口號，諸位女士不信，請先一試，方知不謬。

全 國 婦 女 界 生 理 之 上 必 需 品



新 亞 衛 生 材 料 廠 出 品
中 國 醫 療 器 械 聯 管 公 司 總 經 理

消 毒 安 全 隱 藏 輕 便 衛 生 舒 適



各 大 公 司 藥 房 均 售

延 昌 參 行

重 慶 九 四 三 一 四

先 上

吉 林 人 參 粉

神 經 衰 弱 諸 虛 百 損

珍 珠 猴 棗 散

化 痰 理 氣 治 咳 平 肝

西 藏 真 馬 寶

文 武 疲 弱 鎮 心 安 神

參 人 再 造 丸

養 血 益 氣 舒 筋 活 絡

關 東 鹿 茸 粉

生 精 補 髓 養 血 助 陽

參 茸 百 補 丸

培 元 固 本 返 老 還 童



· 老一人一經 ·

醫學博士式場隆太郎著
徐傳霖譯

勿增加速力

現在無論何事，莫不用增加速力，以謀發展。其勸人勿增加速力，恐將有時代錯誤之譏。歡迎速力，是近代文化的特色。

火車有了特別快車，更有飛快車，不久的將來，一定有速力更快的車子出現。

我們日常趁電車，往往要追趕上去，上車之時，賣票人又只管催着，這樣的速力濫用，容易引起過勞。爭着五十分鐘的光陰，拏來決定生活的勝負，這是不是健全的文化，實在疑問。報館用飛機來增快通信，讀者當然歡迎；一方面因此而增巨額的費用，有時還要犧牲生命，想到這裏，不禁黯然。

汽車肇禍，大部分為增加速力太急，便是不幸的原因，即使能够縮短五分鐘十分鐘的時間，在本人是否有

什麼好處呢？這樣想起來，我們很想要避免濫用速力而引起的悲劇。最優秀的汽車夫，不竭力發揮車子的性能，獨注意安全。不利用速力，而努力於不關痛，如此，才是優秀的汽車夫。

到機器人一完成，從日本到美國，只消三小時；但是人的身體，非鋼鐵所製，到底不能乘這樣快的飛機。飛機雖然可以三點鐘到美國，而飛機中的人類，在出發後幾分鐘，已經死了。

文明人，萬事愈速愈妙，老年人諸事慢吞吞，往往被人嘲笑；然而現代的老人，已經覺得太急了。急的生活，老人最為危險，合着生活的速力而生活，雖是實現長壽之一法；但老人即使能够，也太勉強，不可不避免與年輕人上一軌道，老人只消用特有的速力好了。

死了的齋藤實氏，綽號叫慢速力，此人愈老愈健，能肩荷國家大政，也是爲了能知其中原理。他若然和年輕人一樣的速力幹去，說不定他不會成功這樣一個大人物？

文化飛也似的過去，老人徐徐而行，或者有人會慮到要落伍；然而，與其被快速力弄到落伍，老人不如另取路徑，悠悠步行，來得安全。

年紀過了五十的人，不可與二三十歲的人，上同一軌道，並非故意要牛步化，應當一面放出速力，一面用着制動機，要這樣的生活才對。這也不獨身體，精神方面，老人也不可守着這辦法。八成的生活法，在盛年很必要，在老人，應當守五成或六成的生活法。喜歡速力的話，也讓給年輕人去幹，老人慢慢的向快樂之道而去。

以興味辦事

同樣的工作，自己有興味的，就不容易疲倦，而能率可以向上。例如我們娛樂之際，往往會高興到不知時刻，普通的事情，這麼幹去，不知要怎樣的疲倦呢！這種時候，腦的神經細胞興奮，也不是病的興奮，所以疲勞少了；反之，無興味的工作，不但在短時間內，就會疲勞，而且效果也得不到，所以對自己職業有興味的話，就是非常的幸福。年輕時，無論何種工作，在某程度以內，可以努力幹去；但一過四十歲，無興味的工作，就沒有能率了，對於腦的衛生，也不相宜，所以工作要有興味，不但是可以增進能率，從精神衛生的立場講，也該如此。

過了四十歲，往往不容變更職業，多數人都是無興味的幹着，這並不是好辦法。

回顧自己的已往，覺得四十年的生活，有些錯誤，就應當覺悟。即使從四十起，也未必遲。職業中，却有年老後無論如何不適合的，所以選擇的範圍，或者太狹也論不定；但還可

以把自己已往的經驗，去選適合的職業，然後學興味去做工作。

選擇職業，或指導職業，年輕人是需要的；但我以為：即使在四十年以後，也可以來一下第二次的職業選擇職業指導，身體上到了發生變化的年代，職業也應當起變化了，就是同一職業，因着分類與範圍，相異甚大，所以明白了有所不合，儘管打定了主意，去換職業，這並不是壞事。

七十以後，還要有職業，那太可憐了。我想：在七十以後，最好離開了職業而生活；如果經濟上不許可的話，也應當找一個老人適合的工作做。今後的職業指導，不能只顧青年，也應當代老人着想。

我有一天參觀養老院，那些男女老人，都不做什麼事的生活着。到那邊去的人，當然是社會的敗殘者，多數是不能工作的了；但是生活一有保護，活力當然會恢復些，這些老人們，還是有可以服務的能力殘餘着，就是小一點，範圍狹一點，也可以，決不要使老人們成爲一種社會上的寄生

物。我們至死要做人的工作，這也是使老人長命的一種救濟法。

如果是有興味的工作，那末我們可以畢生繼續做去，所以我們雖然主張老人早些從社會的第一綫退出；但並不贊成完全不做工作。不用而要發鏽的，也不獨是機器，人的頭腦和手足，也非動不可。

健康，決不是守着安靜，就可以得到，應當要有適度的運動。爲了這種意味，我要老人做有興味的工作，也與機器的圓滑運動一樣，要不得這生命之輪停止。

不要離開工作，工作要有興味，才可以很快樂的活動，能够守着這平凡的真理，即使過四十，過五十，也很健康，也很幸福。

白髮不足慮

二十歲左右的人，白髮忽多，這是一種變質的徵候；但一過三十而有白髮，並不是疾病的了，一到四十歲後的白髮，那是當然的生理現象了。有人說：鬚髮斑白，便是通知老的第一步；然而鬚髮的白，決不是人的活

動衰退的徵候，多數人以爲：腦的活動壞了，頭髮才白的。這是大誤。腦的重量，在初生白髮的四十歲時代，是最重的時期，決不是衰退之徵象。四十完畢而五十開始，重量方漸漸減退，白髮與腦的重量，未必一致。

也有人說：精神的勞苦，可以造成白髮，這也沒有確實的證據。担着心事而一夜盡變白髮，也決計不容易的。

魯俄的名作「噫無情」中，張伯強氏懺悔自己之罪，而到裁判所去之前，他的苦悶，使他在一兩日之間，把頭髮盡行變白了。雖是這麼寫着；但一根頭髮，要全部變白，須有相當的日數的。

從三十到四十的白髮，却有些心理的影響。自己一有白髮，就以爲是衰老了，竟會非常担心。也有俗語叫「未老先白頭」，這是一句安慰的話；但一過五十歲，白髮反而受人歡迎，因爲古時以爲年老而無白髮，是惡人之相，窮人之相，所以到了這種年紀，一根白髮也沒有的話，與他皺皮

的面容相比，似乎覺得很異樣了，於是就指爲惡相窮相了。老人髮黑，未必是惡相，白髮是生理關係，有些異常，就當做惡相了。有人在三十歲時代，把白髮盡行拔去，到了五十歲，反保留了白髮，而把黑髮拔去的。

鶴髮童顏，大概是圓滿的人，而有極好的表情，到處受人歡迎的。完全禿頂的人，比了白髮，更覺是圓滿的好人物，自古以來，都認爲禿頂者無惡人，因爲禿頂的人，大概多肥頭胖耳，肥胖的人，性質圓滿，交際廣闊，滑稽而感情豐富，到處受人歡迎的；但是，白髮如秋天的落葉，在初老期的人生，來報秋信的。然而並非身體衰弱的證據。頭上光得一毛不生，也決不是腦的活動衰退，雖有種種不便，斷不是生理的精神的起了異常；若說頭髮一白，就以爲是腦髓枯涸，那更是錯誤了。老人的白髮，非但不必担心，還應當讚美。這是迎着人生的圓熟期，而到達圓滿無礙的性格了。這樣一解釋，就可以安心了，我是一向主張老人應當讚美白髮的。

娛樂的效用

娛樂決不是人生的消耗，人生的邪道，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能够巧妙地地娛樂採入生活的人，是最能够活用生活的人。大眾的娛樂機關或成人的集團娛樂，東方比西方，缺得多。吾人日常被工作所迫，被生活所苦，一點不休息的繼續下去，便陷於過勞。要救這精神的壓迫，生活的苦痛，只有休養與娛樂。把我放入忘却自己的境地，真是何等好的休養！

娛樂，有人以爲：是一部分人的享樂機關，是小孩子幹的事，是有閑階級的玩意，這是錯誤的。

最忙的人，最真摯的人，最需要娛樂。遊戲與歡娛，現代生活上非常需要的。

從精神的休息來講：娛樂也很有効。笑的時候，不但是顏面肌肉，連橫膈膜與腹壁，以及全身筋肉，都工作着。這活動，爲愉快的感情所導，到後來還留着快感呢！紙牌骨牌圍棋象棋等等，有人以爲：反而用腦，怎能使腦休息？但這時候腦的緊張，與

平日的緊張，完全是另一方面。娛樂的緊張愈高，則他方面會愈弛緩，結果，便成休養。這樣從娛樂上來的疲勞，是愉快的疲勞，所以這疲勞淺而容易恢復，沒有什麼害處；但這也是程度問題，若長時間無日無夜的幹去，到底有害的，最好在疲勞不深刻的程度，適可而止。

我們同樣用腦，方面不同，就是休養。假使有一人，用心在哲學的思索上，他停止了，去下棋，或是實業家，想着種種弄錢的方法，也停止了精神的緊張，而去打撲克。這些緊張，與棋子撲克所生的緊張，種類不同，可以把前者的緊張，鬆緩下來，於是成爲休息了。散步，乘馬，兜風，旅行等，只要不過勞筋肉，不過使腦子緊張，都是好的娛樂。

娛樂，必須要明朗而快適，若這狀態不健康，或有陷於過度的危險，那就引起新的過勞，當然有損無益。不過要注意的，是有的人是絕對不喜歡娛樂的。例如神經衰弱者或變質者，而神經質者之中，有的非但娛樂上

一點沒有快感，反而會成憂鬱之原因，而不快。這種人，是應當忌娛樂的，這些人必須避去一般的娛樂，而另想消滅不快感情的方法，應當先聽了本人的希望，而旁邊的人，去安慰他，想新的鬱散方法；但這也是程度問題，略爲努力一下，就可以入普通的娛樂中去的。

娛樂，與其一個人樂，不如與衆同樂，如果把娛樂當做荒唐而排斥他，這到底不是理想的生活法。若能把他巧妙利用，就可以增進健康而保長壽。

現代的東方人生活，享樂設備，似乎也漸漸多起來了；但是不可不有大衆開放的娛樂設備，尤其是四十以後的人，不可不有小孩那麼天真爛漫的遊戲娛樂機關，世上雖有注意小兒娛樂機關的人，却不留意於老人的娛樂機關，把老人安置在悲慘狀態中，乃是文化落後之國。

世人應當更真摯的設法使老人有好的娛樂。

用年輕男女的返老法

古時的返老還童方法中，凡老人接近年輕男女，也是一個很有効的方法。但至今還有許多人相信着。事實上年老而旺盛之人，往往身邊多年輕男女，這雖然尚不能用科學的證明，却是很有効果。古時的「養生訓」上，也這麼記着：「老人接近年輕男女固佳；但決不可交。總之，祇可當他精神的營養分或刺戟物，不可結性的關係。」有這樣的戒律。

科學尚未進步的時候，都以爲：年輕人吐出來的氣裏面，含有生氣勃勃的生命素在內，吸了他，就可以返老還童；但到了荷爾蒙研究進步的今日，已明白這呼氣之中，並不含有荷爾蒙，荷爾蒙要從皮膚上吸收進去，決非易事，要深深注射，才有効力，所以吐出來的氣裏，決不會有，因此，要吸入而能返老還童，也難深信。

從現代的荷爾蒙科學上說來，因着年輕男女而老人精神大佳，無非是因精神的刺戟而荷爾蒙的活動亦受刺戟，於是入血液之中，循環全身，才添加活氣了。

科學雖未正確證明，老人與年輕男女交際或同棲而返老還童之事實，竟難以否定。古人所謂茶友，不過淡淡的關係，與愛情上不甚濃厚的年齡相似男女同棲罷了。問題是年輕的男女，是不是肯與這種老人同棲？年齡相差如祖孫的夫婦或愛人，總覺得有些不自然。這樣結合的，恐非純粹愛情，另有其他目的罷？但是近來年輕男女，結婚頗難，因此也覺悟到底不能與同年齡的人結婚了，他們因着社會情勢，知道沒有經濟的基礎，到底難以結婚，從這種觀點看來，生活安定為第一，年齡之差，漸漸在那裏擴大了。

年輕女子與老人結婚，往往目標在財產與地位，愛情差不多是犧牲的；但現代的年輕女子，不一定憧憬着財產地位，反以為：年齡雖差得大，情愛很濃，比了不知世事的年輕男子，還是有豐富經驗，男女關係上也有充分知識的老人，反能使少女有幸福。

從老人一面講：把年輕人放在身

邊，實在是一種返老還童法。從工作來說：精神上事務上，效果相同。有人主張：五十以上的男子辦事，用少女做祕書，比了多用青年男子，能率來得高；但這也不一定要年輕女性，男性也有同樣效果。

老人與青年男女交際，或共同做事，不必一定主張要異性。異性或者可以進行很順；但有種種危險，還是同性來得安全，可以永久。

老人因着年輕人，可以增高工作的能率，還可以因此而知新時代，從荷爾蒙科學上看來，也不一定單要異性荷爾蒙的刺戟。講到注射同性荷爾蒙與異性荷爾蒙，就有種種議論。現在是多數人以爲用同性荷爾蒙來得有效果，譬如男性老人注射荷爾蒙，可用男性荷爾蒙，勿以為只有女性荷爾蒙可以刺戟。

要之：老人與年輕人接觸而返老還童，尚無科學的證據，無非是精神的刺戟而增加活氣罷了；然而決不可因為這說明尚未完全，就拿來排斥。老人獨與老人們生活，自社會的

運用上說來，也不妥當。社會應當由各種的人集合構成的，不可老人入老人的世界，少年入少年的世界，拿來分別開來。年輕的人們，還要同老人學習種種事，男女老幼混在一起做事，相愛而行人生之道，是優美而有意義的生活。老人的接近年輕人，不要單把年輕人當做返老還童之目的物，應該當他是渡過人生難關的協力者。單單期待着返老還童，說不定會失敗；但結果，是會得到返老還童的。

我再反復一遍：老人很可以接近年輕男女，這或者是一種返老還童之法；但如果不能返老還童，也不要失望，因為與年輕人相共，比了與老人們相共的生活，來得幸福，這是不會錯誤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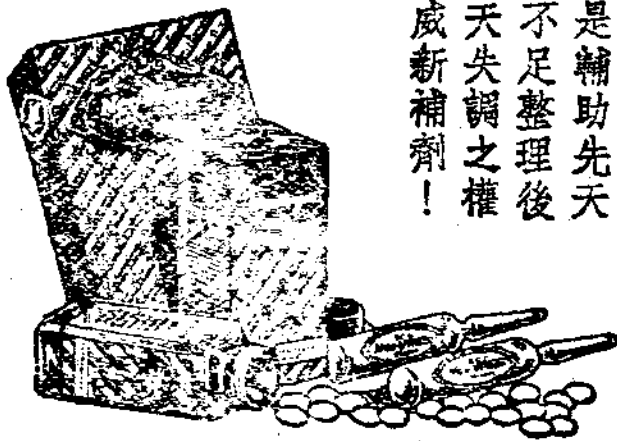
▽初行竹裏惟通馬，

▽直到花間始見人。

(朱灣)

新活蒙

生機腺結晶與水溶性維他命配合益能補劑



生機腺結晶與水溶性維他命配合益能補劑
 是輔助先天不足整理後天失調之權威新補劑！

補針補丸
藥房均售

新星化學製藥廠監製



鮮大王醬油

鹹裏帶鮮
滴滴開胃
消毒衛生
久藏不霉

標準醬油製品製造工場出品
電話 三三七三

大華舞廳 恭賀新禧

超時代的裝置

真美善的紅星

無須鼓吹

有口皆碑

水汀開放

溫暖宜人

大上海路（舊愛多亞路）七四一號

野狗與瘋犬

孫嘉麟



●捕犬運動

野犬的橫行，不但是行路的障礙，而且有關公共衛生，所以殺滅野犬亦為都市行政措施之一。此次因北四川路一帶野犬突然增多，故警方有捕殺之舉。

昔日大規模之捕犬運動不多見，馮三們打狗肉吃則時有所聞。漢書載揚州曾有大規模之捕殺，不過並不是為了公共衛生問題，五帝志：「德祐元年五月壬申揚州禁軍民毋得蓄犬，城中殺犬數萬，輪皮納官。」

●不肖的後代

考查現代狗的祖先，大概是從狼的演變而來。狗的毛色，形狀，大小，變化極多，我們很難找得出其一貫的系統，大約狗並不出自一種野獸，乃是出自多種不同的野獸，中間還加了半馴或已馴的狗與野獸雜交的子孫，造成了現今各式各樣的品種。

遠在新石器時代，史前的人類已經開始馴養狗了。經過一代一代的淘汰，一步一步的改善，不知經過許多時間，費了許多精力，人類才把這野獸馴化成這勇敢聰敏，矯健忠誠的家畜。

●人類的功臣

現在我們要殺滅野犬，說來是很慚愧的，因為狗對我們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人類得了牠們的助力，才能夠自拔於禽獸的生活，踏上進化的途程。要是沒有狗的幫助，說不定我們還在過着穴居野處，茹毛飲血，日與禽獸爭鬥的原始生活呢！

新石器時代，那時人類是以狩獵為生。可是人類的體力遠不如猛獸，要想獵到野獸，必須有一個跑動快捷的助手；要想擊退兇獸，必須有一個勇敢機警的衛士。於是他們就開始馴化狗，狗做了獵人的助手和衛士。

人類得了狗的助力，食糧便較有把握，處境也較安全。獵狩所得的禽獸既多，

人類便設法把牠們養畜起來，於是人類由獵狩而進為游牧的生活。那時狗又受了新的訓練，而擔任了看守和保護家畜的新職務。

家畜日漸增殖，人類衣食豐足，生活就較優閑，於是安層下來。為免追逐水草和採食植物之苦，便開始耕種，於是農業產生，文化開始進展了。

草莽時代，人類欲制勝其周遭的惡劣環境，狗類真是有極大的助力；在狩獵時代，狗是助手和衛士；在游牧和農業時代，狗是家畜的看守和保護者。誰說今日，野狗的祖先們不是昔日人類文化的功臣呢？

●救命犬

狗中雖有敗類；可是忠義服從的美德，是禽獸中著名的。筆記文獻中，我們可以看見許多「義犬」的故事。

阿爾卑斯山的聖白那 (St Bernard) 地方，僧侶們訓練了許多身材粗大的狗，來拯救迷失在山中的旅客。

秋冬二季，風雪交加，阿爾卑斯山嚴

寒酷冷，昔日常有被雪凍僵倒下的旅客。每當暴風雪突然來臨的時候，僧侶們就放出這種狗去，頸下帶了一小瓶熱水，四出找尋凍僵的旅客，而設法呼喚僧侶們去救護。

曾有一大名巴里者 (Barry)，曾救過四十個遺落在雪裏的人。不幸有一天，那旅客誤解牠拯救的好意，以為這強壯的狗一定要殘害他的生命，竟把這勞苦功高的救命犬殺死。僧侶們感悼之餘，在牠墓前立碑而誌：「巴里，壯烈神勇，曾救四十人，却被第四十一人誤殺。」

虎父無犬子

國人常謙稱自己的兒子為小犬，江北人以小狗子為名者亦不少，真是謙虛太甚了。

以小狗子為名，似欠文雅，但是漢司馬相如竟以「犬子」為其小字。據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

雖然司馬相如之父因愛其子，而名曰小犬，但小犬二字，後人畢竟鄙視，所以隨羽不肯與東吳聯姻，對來使虎女焉肯配

犬子，至今稱人之子克紹箕裘者，有虎父不生犬子之警喻語。

狂犬病

瘋犬症，又名癩咬病或恐水病 (Hydrophobia) 我國在二千多年前已有此病之記載，如左襄已有國人逐癩狗的敘述，當時所謂癩狗即是現在的瘋狗。

這病是從傷口傳染的一種濾過性的毒素而來。這毒素擾亂病獸的神經系統。狗染了這病後，遇人便咬，人被咬後，即可染到，若不迅速醫治，即有性命危險。

相傳被瘋狗咬後，須過百日無恙，方免難。百日之內，若病候出現，則生命危殆。孫思邈千金方稱：「凡春末夏初，犬多發狂，必減小弱持杖以預防，防而不免者，莫出於灸。百日之中，一日不闕者，方得免難。若初見瘡癢痛定，即言平復者，此最可畏，大禍即至，死在旦夕。」

「凡狗咬人，七日轉應一發，三七日不發則脫也。要過百日，乃得免耳。每到七日，輒當搗菲汁飲一二升，又當終身禁食大肉，蠶蛹，食此則發死不可救矣。瘡未愈之間，禁食生魚及諸肥膩冷食，但於飯下蒸魚及於肥器中食，便發，不宜飲酒，能過一年乃佳。」

瘋狗病狀

人類的瘋犬症，有百分之九十是由狗咬而傳來的。其餘可由瘋貓瘋狼等別的牲畜傳來。讓我們先一看瘋狗的病狀：

起初病狗的精神沮喪，易受刺激，喜獨處暗地，食慾變化，喜吃不容易消化的物質，如泥土，乾草，木片，碎石等。牠被咬致病的傷口很癢，常用舌去舐，大小便的排洩，常感困難。這便是「先兆期。」

病狗不安靜起來，性情忽變兇惡，對於動物或椅桌，痰盂等作無目的之衝擊。牠常離家遠遊，毫無倦容，在途中遇到別的狗或牛、馬、豬、羊等牲畜，便奮力咬鬥，不作一聲。有時對人也要攻擊。此時狗的神經常有麻痺的徵狀，叫聲粗響而長，異於常狗，有經驗的人很易分辨出來。食慾消失，連飲水也感困難。這是「激發期。」

往後病狗轉入第三期「麻痺期」：口常張開，（由於下頷麻痺）舌下垂，唾涎流出口外，瞳孔放大，眼球無光，四肢麻痺，先後腿不穩，步行不穩，繼而後部完全麻痺，倒臥地上，全身不遂，終於消瘦衰竭而死。統計病發期間普通為四天至七

天，短的三天，長的可延至二、三個星期。

● 人被咬傷後

人被瘋狗咬傷後，不一定必得瘋犬病。而且與所受的病毒量多少有關，如果同一頭瘋狗，繼續連咬數人，則其最後一次被咬者，受毒最少。因為寄存在齒間的唾液中的病毒，已一次一次減少了。況且我們的衣服可以阻留一部分的毒質，所以通常被瘋狗咬過的只有百分七十五左右發生瘋犬病。

病的發展和潛伏期的長短，須視傷口的位置和深淺而定。但病毒的多寡和強弱也有密切關係。傷口深，離中央神經系近，病毒又多而強，則潛伏期短。大約人類被咬後的潛伏期是三——九星期，然而延長至數年的也有。

● 救治方法

昔日鄉間有被瘋狗咬傷者，土法急救常用烙鐵燒灼傷口，並大量放血，以去除毒質，救治得法者，雖亦能倖免，然而痛苦萬分，結果常常致手足重傷，而終生殘廢。

一八八五年巴士德(Pasteur)以瘋狗

脊髓製成免毒苗，首次應用於約翰麥斯德(John)竟將此九齡之兒童，從死神魔掌中奪了回來。於是巴士德治療法大行於世。

假使被狗咬傷後，如果此狗有瘋狗的嫌疑，應當設法立即捕捉或擊斃(有執照之犬可記住其號數)送至醫院或衛生機關檢查，若診斷確係瘋狗者，被咬的人應立受巴士德治療法，即注射抗禦瘋狗病的疫苗。

這種免疫疫苗很有時間性的關係，而且許多偏僻之處，一時不容易得到，那麼急救之法，就是將傷口處多量放血，立即用消毒藥水(如純酒精，百分之三的石炭酸，百分之一昇丞等。)沖洗，以消滅病毒。

醫治總以愈早愈有希望。若延至數小時或數日之後，醫治就毫無把握。瘋犬症因為有潛伏期，治療常被忽略或遷延，致鑄成大錯，若待病狀發現，便無可挽救了。

現今各國都市，對於瘋犬症防之惟恐不周，都訂有嚴厲章程，約束家犬，並取締野狗。我國內地四鄉，野狗遍地，瘋狗咬人的事，時有所聞，很可痛心。深望衛生當局努力除滅這痛苦的禍害。

—— 家專計時之亞東名譽 ——

翠翡石鑽
飾首金白

表鐘理修
新如舊整



表鐘貴名
萬千色花

鏡眼尙高
光驗費免

一四一五九...話電 (首西界世新) 號四四路寺安靜...址地

最新實驗園藝學



(四十)

沈恩孚



黃岳淵 著述

周錚 編錄

鄭逸梅 校訂

錢輔乾 繪圖

周瘦鵬

(二)調製法：先將生石灰於熱水內溶解，注入冷水，更將硫酸鉛與黏性石灰置入布袋內，投入石灰液中，拌攪之即成。但此藥劑易起沉澱，故使用時須時時拌攪，如將此劑混入石灰波耳多液同時施用，兼有殺蟲除菌之效。如害蟲初生期內施之，其效最大，乃因此劑有黏附蟲體及作物之上，故害蟲食後即能中毒，且硫酸鉛性毒，調製時不可誤入口中；於果實成熟時，不可撒布此劑，蓋非但有礙外觀，且果上有毒性，不能食用也。

第二項 硫酸尼古丁液

又稱硫酸煙精液，市上有黑葉牌 Black Leaf 40 硫酸尼古丁藥液之出售，係來自美國，價格較昂。

(一)配合量：

硫酸尼古丁

一合

肥皂

一兩(二四〇)

水

四〇〇公分
八斗——一石

(二)調製法：先取水二斗置入桶內，投入全量之肥皂，再加入全量之硫酸尼古丁液，並傾入全量之水即成。施用時可加水稀釋之，稀釋之倍數，視各種害蟲之抗力而定，如毛蟲，青蟲，稀釋五——八〇〇倍；蚜蟲，棉蟲約一——二〇〇〇倍，或混入石灰波耳多液同時使用，惟不宜加肥皂。此劑調製後，宜早施用，否則密閉貯藏，惟效力不免稍差耳。

第三項 石油乳劑

此劑效力甚大，費用亦省，惟調製較繁也。

(一)配合量：

石油

二升

肥皂

六〇公分

水 一升

(二)調製法：先將肥皂切片，置於石油箱中，注入全量之水，加熱煮沸，待其溶解。另於一箱內，置全量之石油，煮沸，惟石油易於着火，以隔水煮沸為妥；待兩液溫熱後，可熄火，而將石油徐徐注入肥皂液內，連續竭力拌攪，約十分鐘，即成乳白色之原液，取其一滴置玻璃片上，如液面無石油之油花浮起者，則佳；否則當再行加熱，因調製不良，反有害作物也。施用時，可加水稀釋之，最初宜用熱水，注入二三倍後，方可用冷水稀釋，同時加以拌攪，即可置入噴霧器內噴射。惟此藥劑不可與石灰波耳多液，砒酸鉛，石灰硫黃合劑同時施用，且作物開花期內亦不可噴射，蓋有礙其結實作用也。

第四項 除蟲菊石油乳劑

此劑之效力，較石油乳劑為大。

(一)配合量：

- 除蟲菊粉 八〇公分
- 石油 二升
- 肥皂 六〇公分
- 水 一升

第五項 除蟲菊肥皂液

此藥劑性較和順，調製亦簡。

(一)配合量：

- 除蟲菊 二〇——六〇公分
- 肥皂 二〇——六〇公分
- 水 一斗

(二)調製法：將肥皂粉或肥皂切片，加水溶解之，再取水三升投入除蟲菊粉充分拌攪，然後注入餘量之水，即成原液，可貯藏之；施用時可取原液過濾，而注入噴霧機內噴射之。

第六項 煙草肥皂液

調製方便，費用極省。

(一)配合量：

- 煙草屑 六〇——一〇〇公分
- 肥皂 四〇公分
- 水 一斗

(二)調製法：先向煙草廠中，購得廢棄之煙草屑，取其適量，加入半量之熱水浸濡半日，另取肥皂加水溶解之，乃傾入煙草液中，密閉一晝夜，濾去煙草屑始可噴射。

第七項 百部辣椒合液

百部辣椒得之甚便，且所費無幾，殺蟲却有巨效。

(一)配合量：

- 百部 五兩——一〇兩

(二)調製法：於全量之石油中，投入全量之除蟲菊粉，密閉二晝夜，每日振盪數次，可將除蟲菊之有效成分全行浸出，然後與石油乳劑同樣之方法，調製而成原液。使用時通常加水五倍至三〇倍。

紅辣椒 半兩——一兩
水 三升

(二) 調製法：先向藥材舖中，購得百部屑，乃與辣椒混和，加水煮沸，密閉一晝夜，濾過即成。如樹幹有蛀蟲為患，當搜覓蛀孔，以百部塞之，該蟲即毒死其中，確有效也。

第八項 煙草石灰液

(一) 配合量：
煙草屑 一〇〇公分
生石灰 二〇〇公分
水 一斗

(二) 調製法：於水一升內，置入全量生石灰，待其發熱溶解，乃投入全量之煙草屑，加以拌攪，然後加水至一斗為度，過濾即成。

第九項 煙草液

此藥液調製雖簡，惟藥性較差。

(一) 配合量：
煙草 八〇——一〇〇公分
水 一斗

(二) 調製法：將煙草置鍋內加水煮沸之，後過濾即成。凡體無蠟質之害蟲，可殺害之。

第十項 燻殺法

此法以苗木消毒常用之，效果極大，危險性亦烈，設備須周密，否則非但無益，抑且有害。

(一) 配合量：視樹木之性質而有異，通常於一千立方尺之屋內燻蒸，其用量如左：

(甲) 常綠樹木 (適於夏季施行)
氰酸鉀 二〇〇公分
硫酸 二升
水 六升

(乙) 落葉樹木 (適於冬季施行)
氰酸鉀 二五〇——三六〇公分
硫酸 二·五〇——三·六〇升
水 七·五升——一斗

(二) 燻蒸法：將苗木堆積屋中，事前先將屋內之門戶，板壁用紙密封，不使洩氣，乃取水注入磁器中，安置屋之中央，徐徐注入硫酸；另取氰酸鉀，用紙包裹，投入稀硫酸液中，此時須迅速出屋，因氰酸鉀甚毒，其氣吸入鼻中，頗為危險；並立即緊密門戶，任其燻蒸。常綠者於夏季施行，則經二十分鐘；落葉者於冬季施行，可經一小時；然後開門戶，使毒氣外洩，半小時後方可入內，取出而栽種之。但於苗木發芽時；或苗木經雨淋打後；或撒布石灰波耳多液後；或嚴寒時；此法以不行為宜，否則，有害苗木之生機也。

第十一項 雷公藤藥劑

俗呼茶蟲藥，鄉人常用之，厥效極著，惜未有人加以提倡也。雷公藤產於浙之金華，義烏，諸暨，東陽等處山中。雷公藤叢生，落葉小灌木，葉對生小卵形，色

淡青而葉莖從未見蟲嚙之傷痕。土人於春初掘起，剪去齊土之莖，略留鬚根，再行種下，即能復活。三年後又可掘取其根，大如拇指，小似筆桿，皮色黃褐，猶如蘭根，內有一莖，小似線香，乃可將根搗碎，用舊鍋煎汁，稍加粉末等物，使成黏性，晴時噴灑之，殺蟲之力頗大。如人誤食之，亦有中毒之危險；如將餘下之汁液，傾入河中，則池魚浮起而死矣。浙東一帶，禾田中，輒有螞蝗，當插秧之際，叮滿手足，鮮血淋漓，鄉人取雷公藤束繞手足，則螞蝗遠而避之，由此可見雷公藤之藥效也。當噴灑此液後，非但無礙作物，且有肥分，深望有人提煉成粉末，並分析其成分，曉諭農家及園藝者，多多種植，普及全國，可多一殺蟲之要劑也，不必再自遠洋出重價而購取化學藥品焉！

第三節 害蟲之種類及防除法

害蟲多如恒河沙數，為害之作物亦各有分歧，且因各地之氣候，害蟲之分布亦有異，今擇其為害最烈，且分布最普遍者，一一述之於下：

第一項 蚜蟲（又名蜜蟲，俗呼蠅蛆。）

（一）生活習性：終年發生，蔓延最速，而以春秋兩季尤烈，體微小，色有綠褐等色，由雌者胎生，交秋後雌雌交配而產卵，如是越冬，入春孵化，再行繁殖而為害。

（二）被害作物：各種花卉，果木及蔬果，均有其

分布。

（三）為害情形：入春作物新梢萌發，即有蚜蟲密集其上，漸延及新葉，吸收汁液，且蚜蟲能分泌蜜液，致引誘蟻蠅類之來集，葉片因而萎縮，為害劇烈時，全株漸行凋萎。

（四）撲滅方法：

（甲）時常噴射冷水。

（乙）噴射硫酸煙精液，稀釋七百倍。

（丙）石油乳劑二十至二十五倍液，或加除蟲菊粉，可稀釋至三十五至四十五倍。

（丁）撒布煙草肥皂液及雷公藤汁液，成效甚著。

第二項 介殼蟲

（一）生活習性：有雌雄之別，雌者體作小圓形，暗黑色；雄者體作橢圓形，色較淡；每年發生二次，多則發生三次：第一次於四五月間發生，第二次發生於七八月間，卵孵化成幼蟲，匍伏至一定之作物上，以尖長之口吻，插入樹皮下，其他如枝條，葉，果面，果梗，均能附着，吸收汁液，後漸變態。當脫皮時每移動其原來之位置，至第三次脫皮後，極少活動。

（二）被害作物：各種作物，尤以梨為最盛。

（三）為害情形：介殼蟲於枝梗上，聚集一處不動，口吻細小，插入枝內，吸收樹液，被害部分之發育，當受阻也。

糖腸潤味異製煉汁菓

菓 導



主治：腸部燥熱，便秘，痔瘡，大便夾血，瀉便，食片，久病或孕婦之便秘，久病或孕婦之便秘，久病或孕婦之便秘。

行發總房藥大法中海上

蔗糖 正牌煉乳

替代舶來。優越一切
育嬰效力。無異人乳

上海正德煉乳廠出品

專治 羊癲瘋

羊癲瘋（即猪癲瘋又名羊癲瘋俗稱羊羔瘋）此症為先天遺傳或後天變動之惡疾發時昏然倒地頭項強硬兩目直視口吐白沫手足抽縮不省人事每月一犯或數日一犯或連犯二次設在山巔水旁發作則危險不堪設想本堂真正老牌御製牛黃清心丸專治羊癲瘋及一切抽瘋等症救人無數無論新得久患曾經中西醫治均無效驗者速服此丸治一個好一個輕者一盒重者兩盒準能除根永不復犯

盒售五十元外埠函購加七元上海江西路一四一號四馬路南首北京天安堂上海分行電話購買九二三三四

最新健胃整腸劑

胃 寧

主治：急性慢性，胃腸炎，胃酸過多，胃腸部疼痛，嘔吐，消化不良，食慾減少，食滯便結，胃腸受寒感冒，酒醉反胃等症。

行發總房藥大法中海上



多夫寶鑑 (四幕劇)

司馬驊

第二幕

舞台裝置：

一間精緻的臥室，右邊是梳妝台，上置香水，香粉之屬，當中是四扇紗窗，窗外星月在天，碧藍一片，顯出幽靜的夜色，左邊置床二，中間有小箱，箱上為美麗的小檯燈。靠窗邊有沙發數只。其前有小圓桌及坐椅。

登場人物：

林黛茵

林振青

周連棠

姚海平

阿寶

幕啓——

振青坐在沙發上，連棠無聊地躺在床上。黛茵則坐在梳妝台前，對鏡自照，時而撲粉，時而理髮，顯出非常焦灼的樣子。

黛茵 怎麼還不來，現在差不多要

八點多鐘了吧？

連棠 (從床上坐起) 你是說海平？不來不是更好嗎？我想，到九點鐘不來，(以目視手錶) 大概是不會來的了。

黛茵 倘然真的不來，那倒真是個笑話。

連棠 自然是笑話，那有死了一年的會復活的！

振青 不過我從電話裏聽起來，他委實不像是個死人。

黛茵 他的音調和他平時說話一樣嗎？

振青 完全一樣！

連棠 真是活見鬼！

黛茵 我心跳得厲害，好像海平就在我眼前一樣。

連棠 你別那麼疑神疑鬼，海平根本不會打電話給你，以我想來，今天這個電話，就有許多可疑，

也許是朋友們開玩笑的。

振青 沒有這樣吃飽了飯沒事做的人，會巴巴地從杭州打長途電話來給你開玩笑。

連棠 你們相信他會來，那你們去等他好了，我是累得很了，不管他來不來，等會兒就要睡的。

振青 睡不得。

連棠 爲什麼？

振青 如果姚海平來了，你不睡還好，一睡就更糟。

連棠 糟什麼？叫他滾到樓下去睡地板。

黛茵 我的心跳得更厲害了。

(房門外有爭吵聲，姚海平一邊推開房門，一邊說：後面跟着的是阿寶。)

海平 (挾皮篋入) 笑話，笑話，難道你不知道我是少爺嗎？

阿寶 (吞吞吐吐地) 是，但是房

裏有客人。

海平 (見連棠，黛茵及振青) 呀，你們都在這兒，好極了，好極了，(向連棠)老周，你也來了，你的消息倒快呀，我想，我這一次回來，是出於你們意料之外吧。

黛茵 (還有點驚愕) 是的。

連棠 (很窘的樣子) 完全出於意料之外！

振青 我們都當你已經死了。

海平 哈哈，我死了？這真是笑話，這事情說來話長(向阿寶)你去預備些酒來，今晚我們要痛痛快快地喝點酒(向連棠)老周，是不是？

(阿寶下)

連棠 是是(以目示黛茵，意思叫她把這一重祕密對他說。)

黛茵 (佯作沒有看見連棠的樣子，向海平)親愛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先對我說。

海平 說來話長，但我可以簡單的告訴你，就是我並沒有死，這就是說，我落水之後給人救了起來

，但腦經受了很大的刺激，身體復元之後，我的記憶力完全沒有了。

連棠 (有點得意的樣子) 是不是

過去的事情，一點不記得了。

黛茵 (憂急地) 你真的一點不記得嗎？

海平 真的一點不記得了。

振青 可憐的孩子！

海平 我糊里糊塗的在那個漁夫的家裏住着，他們待我很好，給我東西吃，還請醫生替我看病，直到前天我像做了一個大夢一般，從沈迷中醒了過來……

黛茵 這真是祖宗保佑。

海平 我想着我自己 想着上海，想着你們這些人，黛茵，我想着，我想着你這可愛的臉龐，(越說越興奮)想着你這苗條的身段，愛，我想着過去我們的歡樂，(作欲吻狀)

(黛茵領會他的意思，她那雙嬌媚的眼睛似乎在告訴他連棠還在屋子裏。)

海平：(向連棠)老周，今天興奮極了，你看我倆來一套親熱的表演吧！

(海平和黛茵相抱而吻)

連棠 (窘極的樣子) 唔，唔！

海平 親愛的，我真不曉得對你怎樣說才好，你一點也沒有改變，和我們剛結婚時一樣。

黛茵 你也沒有改變，但是，不曉得怎樣，我覺得你比以前更加熱情了。

海平 我的唯一的親愛的太太！

連棠 (連連搖頭) 够了，够了！

振青 我覺得現在你們應該說明白了。

連棠 對呀，現在應該說明白了。

(阿寶端酒菜上)

海平 酒菜都來了，有什麼話我們喝了酒再說吧。

(海平倒了四杯酒，舉杯對大家說)

海平 我們大家來乾一杯(向連棠)老朋友，你不因為我沒有死而向我慶祝嗎？

連棠 抱歉得很，你該知道我不是會喝酒的。

黛茵 (舉起杯來) 那麼讓我們來慶祝吧。

海平 (乾了一杯之後) 哈哈，真痛快！

黛茵 自從你死了，不，落水之後，我就一直沒有這樣痛痛快快地喝過酒。

海平 我的親愛的太太。

振青 時間不早了，有什麼話，你們應該早點說明白了。

黛茵 我看還是連棠告訴他吧。

連棠 (故意地咳了兩聲) 老姚，我已經結婚了。

海平 (走過去握着連棠的手) 恭喜，恭喜，可是你為什麼不早對我說。

(黛茵和連棠，同時顯出失望的顏色)

連棠 我怎能告訴你呢，你不是死了已經一年嗎？

海平 誰是那個可憐的女人(急促地) 你別告訴我，讓我來猜猜看

(作想像的樣子) 一定是公司裏那個女書記梅小姐。

連棠 (特別尊嚴的樣子) 梅小姐！她是公司裏的書記，我是經理，我能夠爲了她而丟了我的尊嚴嗎？

海平 既不是梅小姐，那麼是我不認識的人嗎？

(振青拿了空酒杯，走到他們面前，似乎想再倒一杯)

振青 (悲痛地) 好了，好了，(望望黛茵又望望連棠) 你們到底要不要告訴他呢？

海平 不，我願意再猜一下。

黛茵 連棠是住在這兒的。

海平 和他的太太一同住在這兒？

連棠 是的。

黛茵 這屋子裏是多麼寂寞，我是說，自從你死了之後——

海平 自從我死了之後？

黛茵 我是說自從你所乘的那只輪船失事之後，報紙上都說你已經死了，你想，這是多麼寂寞！

海平 (懷疑的) 既然如此，既然有他的太太在這兒一起和他住着，那也就並不怎樣寂寞了(重新再笑一下) 但是，現在我已經回來了，老周，你自然要馬上搬出去，上海的房子雖然貴，我想你租一間公寓住住是不怎樣困難的。

黛茵 (被迫地叫了出來) 呀，不！連棠 不，不！

(海平很窘地看了他們一下)

海平 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黛茵 我一直想告訴你——關於你死在海裏的事情，你知道，當你出事之後，我馬上做了一個寡婦，——別忘記——一個寡婦——

一個寂寞的寡婦，並且——(她的手想幫助她說出話來，但是，她那尷尬的姿態，和她那急促的談話，同樣難以捉摸。)

海平 怎樣了？

黛茵 (深深地透了一口氣) 因此，我就和連棠結了婚。

海平 (高聲地) 我生平最好的朋友。

(連棠的喉嚨裏像有東西塞着似

的。)

海平 和我自己的太太結了婚。

連棠 但你已經死了。

海平 (發怒地) 我死了麼？(悲

痛地) 難道法律也禁止一個可憐的女人給你這油頭粉臉的惡少拐去嗎？

連棠 老朋友，我希望你說話要謹慎些。

黛茵 你們倆人別吵了，你們有什麼煩惱呢？挺煩惱的是我，我一個女人有兩個丈夫。

海平 但這個是法律不許的！

振青 一個女人有兩個丈夫，呀，這簡直不能夠再想下去！黛茵，

我多喝了一點酒，頭有點昏，我不能再這樣纏下去，你跟我去睡吧，今晚讓他們在這個房間裏喝個暢快。

黛茵 這也好，我也累得很，我跟爸爸去睡了，你們有什麼談論，儘今晚爭個暢快吧。

(海平連棠不約而同地追上去，黛茵對他們回眸一笑。)

黛茵 Good night

海平 這怎麼辦呢？

連棠 這可不行，我得找她問個明白，到底是要你來，還是要我？

海平 (越想越氣) 不管她是要你還是要我，今晚我總得把你送出這個屋子。

連棠 把我送出這屋子？哼，沒有這麼容易，我問你，你在這屋子裏的地位是什麼？

海平 (高聲) 我是她的丈夫，這屋子的主人！

連棠 (冷笑)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也不能否認我周連棠也是她的丈夫。

海平 你是她的丈夫，你不過是她的姘夫吧了。

連棠 什麼，老朋友，你這未免太下流吧，你要我出去也可以，但你不能否認我和黛茵的婚姻。

海平 (轉怒為喜) 好了，好了，算我剛才說錯了，我想，憑我們多年的友誼，這一點，你大概不會見怪吧！

連棠 不見怪，不見怪！

海平 (作送客狀) 那麼，請！

連棠 (沮喪而又可憐的樣子) 不可以讓我再勾留片刻呢？這屋子使我多留戀呀。

海平 那麼，你獨個子去留戀吧！(作起身狀)

連棠 (央求的樣子) 不，不，你陪我喝一杯酒再去，我這身體，受不住這麼大的刺激，我得多喝兩杯。

(海平替他倒酒，他一連乾了三杯)

連棠 (微醉的樣子) 老姚，你這是什麼酒呀？今晚覺得怪有味兒的(舉杯)再給我一杯。

海平 你不能再喝了，再喝你就醉的。

連棠 我已經醉了，嘔，嘔，(作欲吐狀，隨即倒於沙發)

海平 連棠，連棠！

連棠 我醉了，我不能行動了。海平 我可以叫汽車送你去。連棠 我怕坐汽車。

海平 連棠，你不能這樣地無賴，

你得給我走。（連棠閉着眼睛，

作呼呼欲睡狀）！

海平 連棠，連棠，（見連棠不理

）哼，這傢伙又在裝腔，好，讓

你也知道我的厲害！

（海平拿着空酒瓶，意思朝連

棠的頭頂上擲下去，連棠倏地從

沙發上坐起來。）

連棠 老朋友，這一下事關人命，

可不是玩兒的。

海平 你到底走不走？

連棠 時間已經不早了，叫我走到

那兒去呢？

海平 旅館，跳舞場，什麼地方都

可以去。

連棠 這些個地方我都不願意去。

海平 不願意去？

連棠 不願意去！

海平 決定不去？

連棠 決定不去！

海平 當真不去？

連棠 當真不去！

海平 果然不去？

連棠 果然不去！

海平 那麼我只有實行武力驅逐！

（海平執酒瓶趕連棠，連棠在沙

發上左右躲來躲去，正在鬧得不

可開交時，黛茵手裏拿着睡衣，

含笑走進房來。）

黛茵 嗨，你們這是幹什麼呀，爲

什麼還不睡？

海平 他不去我睡不着。

連棠 他不去我不高興睡。

黛茵 你們兩人都別去，你們去了

我不是太寂寞麼？乖乖，你們別

吵，這是爸爸的睡衣，你們兩人

都可以穿起來睡了，也讓我今晚

安安靜靜地睡一回，仔細地去致

慮，到底應該誰是我的丈夫，明

晨我再告訴你們。

海平連棠（同聲）可不可以現在

就告訴呢？

黛茵 現在我心裏亂得很，不，太

興奮了，我的理智不允許我作最

妥當的決定。

連棠 你別忘記我從來沒有高聲大

氣地對待女人，特別是對我的太

太。

海平 你也別忘記，我腦子裏除了

你之外，是沒有第二個女人的。

黛茵 我都記得，這都是你們的好

處，你們好好地睡吧。（轉身欲

走）

海平 親愛的，我要求你慢一點走

，你等我睡下，將我的被頭蓋好

了再走。

黛茵 那可以。

連棠 我也得請你替我蓋一蓋被頭

！

黛茵 那也可以，你們就睡吧！

（海平先上床，黛茵走過去把被

拉上，海平親熱地拉着她的手，

連棠忽地在另一床上滾起來）

連棠（以手捧肚）呀，肚子痛，

肚子痛！

（黛茵掙脫了海平的手，驚慌地

趕過來安慰他）

黛茵 怎麼樣了，怎地肚子會痛起

來？

連棠 痛呀，痛呀！

黛茵 那怎麼辦呢？阿寶已經睡了

，讓我去倒一杯白蘭地來吧！

連棠 不用去倒白蘭地，你給我肚子上摩兩下就好了。

（黛茵溫柔地隔着被給連棠撫摩着肚子，連棠的臉上，現着得意的笑容，同時海平却也在裏床曬起來）

海平 呀，痛呀，痛呀！

黛茵 （憂急地）這一個剛剛好，那一個又痛起來了。（趕到海平的床前）

黛茵 也是肚子痛嗎？

海平 （作苦惱狀）不，頭痛！

（黛茵俯身下去吻着他的額角）

黛茵 這頭上燙得很！

連棠 （不屑狀）怕是熱度太高！

黛茵 我去拿塊冷水的毛巾來給你

冰一下。

海平 不用毛巾，你的手掌比毛巾

好。

（黛茵溫柔地貼着海平，連棠看

不過眼，朝外翻了個身。）

連棠 黛茵，你好去睡了！

黛茵 是，我是預備就要去睡的。

（問海平）現在可好些吧！

連棠 好了，好了，早就好了！

海平 你怎麼知道的？

連棠 你根本沒有頭痛過。

海平 那你也根本沒有肚子痛過！

連棠 笑話，難道我還假裝不成？

……喔，喔，又痛起來了，（以

手捧肚）

海平 （以手捧頭，學連棠的聲調

）喔，喔，又痛起來了！

黛茵 你們兩人真是一對冤家，你

嚷肚痛，他嚷頭痛，大概都是我

在你們跟前不好吧，我走了。（

轉身）

海平 （同聲）我們好了，不痛了！

連棠 （黛茵走到房門邊，仍舊回眸一

笑。）

黛茵 不痛了，那我更可以安心地

去睡了，明天見吧。

海平 （埋怨連棠）好了，給你攆

走了。

連棠 給我攆走？我看還是給你吓

走的吧！

海平 我有什麼可以吓她？你兩只

手捧着肚子，嘴裏嚷着，看上去

簡直像發絞腸痧一樣。

連棠 我從來就沒有發過絞腸痧，

你兩只手捧着頭，那才像腦膜炎

呢！

海平 好啦，別這麼咒我啦，反正

我是咒不死的。

連棠 該我命裏倒霉。

海平 真的，有你在屋子裏，誰都

會倒霉！

連棠 得啦，得啦，這些廢話說到

天亮都說不完的。

海平 那麼，我熄燈了。

（室內燈光暗下去，連棠抬一抬

身子看海平，海平不高興看見他

，朝里面翻了個身）

連棠 呼呼入睡。

海平 呼呼入睡。

（停了一會，連棠悄悄地坐了起

來。）

連棠 （輕輕地喚着）海平，海平！

海平 仍自呼呼入睡。

（連棠輕輕地下床，走到海平的

面前，又故意咳了一聲嗽，見海



平睡熟，這才放着胆子，閉着眼睛，作有夢游病（即發魔）的樣子，朝黛茵的臥室走去。

海平見連棠起床，也悄悄地起來，學着他的樣子，緊緊地跟在後面。

連棠覺海平追隨其後，仍轉身回至床上。

連棠（呼呼入睡狀）

海平（呼呼入睡狀）

停了一會

海平（從床上坐起，輕輕地喚着）

連棠，連棠！

連棠（鼾聲更響）

海平（對連棠做了一個鬼臉，蹣手蹣腳地下床，學着剛才連棠發魔的那副樣子，朝黛茵的臥室走去。）

連棠（輕輕地起床，跟在海平後面。走了幾步，然後一把把海平拖轉來。）

海平（腳上碰着空酒瓶，豁朗一聲，和連棠一同摔倒）呀，不好了！

連棠（急叫）不好了，不好了！

（黛茵聞聲來視，見二人都倒在地上，也一同急叫起來）

黛茵呀！（拖長）——幕下

谷大公司商店均有出售

百雀香粉

原料高貴
不含鉛質
細淨幽香
逾于尋常

富貝康化粧品公司出品

· 三 加 尺 足 創 首 ·

寶大祥 綢呢 緞絨 棉布莊

· 全滬唯一 ·
· 價廉物美 ·

童裝部 式樣美觀 定價特廉	被單部 絨毯綫毯 花邊廉售	送貨部 無論遠近 不取送力	駝絨部 貨如山積 比眾克己	軸幛部 奉送金字 代贈遺力	成衣部 定價便宜 奉送衣盒	禮券部 饋贈親友 最受歡迎	顧繡部 千金出閣 經濟實用
---------------------	---------------------	---------------------	---------------------	---------------------	---------------------	---------------------	---------------------

上海：八仙橋
小東門

場歌袖領 · 袖領場歌

高樂歌場

五五九五九話電 址原樓三界世新

劇平稽滑 表演晚，，期逢 童神小社聲新

(起半時七晚每場夜)

候教 伴座 點唱 歡迎 堅強 陣容 歌星 基本



拈花記

包天笑

第二十四章

中秋佳節，晴空一片無雲，擁出了一輪皓月，正映照

國，他們一國的內政，我怎能加以干涉呀。

在一家新布置的妝閣。左詩晨與蕊雲兩人，推窗望月，情話依依，握手言歡，低聲索笑，到此情境，正不知世間尚有憂患事了。可不知天上姮娥，正是笑人，可笑你們一對癡男女，迷瞽在一時情慾之中，徒尋苦惱。試觀月盈則虧，千古至理，天上人間，都沒有永遠圓滿之日。倒不如我碧海青天，夜夜孤另，省却許多煩惱呀。

大概女人的愛男人，除非不愛則已，愛則她的深摯之情，往往過於男子。蕊雲與左詩晨兩人定情以後，蕊雲頗愛左詩晨，但左詩晨覺得把兩人之愛在天平上秤起來，自己的愛蕊雲，却不及蕊雲的愛自己。中秋之夜，他們甜蜜溫馨的風光，我不能寫，因為這是他們的事。他們有他們的樂

再過了幾天，蕊雲小花園的那個機關，也組織成立了。她的房間，是占了一個三幢頭房子四分之一，在樓上東面一個廂房，又後面一個大亭子間。它的布置，似乎稍為改變一點通

常的樣子，把廂房改成個書房模樣。後面那間大亭子間，作為臥房。其實所謂書房模樣者，適成其為妓院裏的書房。名為書房，一本書也沒有，那也不獨是妓院，許多有錢人家的書房，大都如此。

她們的器具，都是從傢生店裏租來的，上海有許多木器店，全是靠妓院為生活的。譬如全房間紅木器具，每節租多少錢，就有一張牀，幾張桌子，若干椅子等等，成爲一組，這一組便算爲一房間。到了每一節調頭況

裏，便從這一條弄堂裏，搬到那一條弄堂裏，或從那一間房間，移到這一間房間。要是那種木器，變成了有知識的傢伙，就它的冷眼看人，閱歷倒也不少。倘然它能開口來，也可以訴盡人間的癡愚了。

所謂妓院中書房的擺設，也是木器店那們的一套頭。正中安一張紅木的坑床，雖然也有一個坑几，那移開了坑几，便供給一般客人爲吸鴉片烟之需。此外便是一張紅木的八仙桌，那是預備打牌用的。沿壁一排靠椅茶几，也有一張有抽屜的書桌。不過那書桌抽屜拽開來一看，裏面安放的是什麼東西呀？却是她們大小月底所燒的紙錠元寶，一疊疊的摺好在那裏。還有粗做娘姨所紮的鞋底，連着剪刀針箍。再翻下去，便是空香烟罐，和斷了絲的電燈泡了。

蕊雲新舖了的房間，自然有點新氣象。雖然房間裏的器具，全是租來

的，但她是要揀選最上等的。那時候

，外國式的器具，已流行於上海北里，可是那種西式器具，不免有點粗製濫造。那種有彈簧的沙發椅子，新的時候還好，不到一節工夫，坐的地方就是一個潭，早已失去它的彈力性了。

有種身體瘦的朋友，他的骨頭早已撐出在皮膚以外，再坐了那種彈簧圈也撐出在外面的椅子，兩種露骨的東西碰了頭，自然要摩擦得不舒服了。

還有那種外國式的桌子，抽屜倒也很多，只是裏面的板，常是脫落，第一隻抽屜裏安放了東西，它會在最末一隻抽屜裏發現。尤其是外國器具上的油漆，嬌嫩得像美人的肌膚。什麼熱東西，安放上去，便留一個白痕，須得用花露水，常常給它抹拭。要人家用服侍大小姐的工夫，來服侍外國器具，未免有點不情願吧？

現在蕊雲的房間裏，除了一張銅牀，以及幾隻沙發椅子以外，其餘都是紅木中國式器具。她以為好看而用得起的，無過於紅木，任憑你用幾十年也不走樣子。再加以雕鏤精工，也

算是吾國的美術吧。

蕊雲的下車伊始，左詩晨預備連請三天客的。後來蕊雲和他商量的，是她的後台老闆阿秀姐，另有一戶客人，已經說定請客的了，在三天之內，要讓出一天。

「那末讓出了第二天吧！」蕊雲道：「她們有客人來做花頭，也是她們的面子。她們本來說：不能教二少獨盡這個義務，我們也得去約約客人，聽說還有一位客人，已經排在第四天了。你本來預備連請三天客的，少請一天，省省也是好的。」

好在左詩晨那個時候，惟蕊雲之言是聽的，她說請兩天客，就請兩天客好了。以左詩晨上海朋友的多，便是請三天客，也可以召集得起來。可是上海的吃花酒，雖則是一種酬酢性，却附帶有一種報復性在內。你這一回請了他，及至他回請你的時候，你不能不去。而且請人家吃花酒，也要那位朋友平素本來吃花酒的，不然，引誘人家子弟，和引誘人家父老，一樣的為人家家庭所不滿意呀。

左詩晨的計畫，一天是請他同業

的人，一天是請他非同業的人。同業中人，自己報館裏的人很少，倒是別人家報館裏的人較多。非同業的人，也有以前本是同業，現在脫離了報界，像龍紫耘，林蕃滋諸位，曾一度為平報館記者，此刻早就別種職業去了。所以同業非同業之間，界限也不能分得太清。還有的已經逝世，還有的已經遠離，還有的已經遯跡逃禪，還有的已經杜門謝客。就是小小吃花酒一件事，也大有滄桑之感。

左詩晨預先開了一張請客單子，第一天是請的同業中人，那倒是不少，除了上海的新聞記者以外，還有北京的新聞記者。因為那時候，有一兩位北京新聞記者，也正在上海咧。左詩晨開出單子來一看，不禁笑道：「這不是請吃花酒，簡直是開新聞記者聯合會了。」

第二天休息一天，第三天請的非同業中人，那就覺得泛濫無際了。不過再仔細一看，律師幫的人倒占了多數，因為那個時候，上海的律師，也

一天一天多起來了。此外也有一兩位在花蕊雲時代到過清和坊的老朋友，可是到現在已經寥若晨星了。其實這也不過六七年的事罷了，世事變遷，在一個追歡買笑之場，已經可以顯見了。

那一天是八月二十日，正是蕊雲進場的那一天，她們堂子裏有種種傳統的規矩，誰也不容易輕於改革的。蕊雲今天又披上堂子裏姑娘的大衣了，穿了新做好的目下最時髦的衣服。好似一家商店新開張的一般，處處表現出新氣象。往常不過薄施脂粉，今天粉擦得分外的白，胭脂抹得分外的紅，正是眉描山翠，唇點櫻朱，出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

那天吃的是雙檯，所請的客，有十七八人。其中有到得很早的，有到得略遲的。到得很早的，便打幾圈牌，一面候人，一面借此消磨時刻，好在他們輸贏不大，聊以消遣而已。

左詩晨所請的客中，有一位孫企雷，他是左詩晨的同鄉，也是吳門一位才士。他的記者生涯，較任何人為

老，真是新聞界中，一位老前輩了。那天左詩晨也請了他，可是人家都來了，他只是姍姍來遲。到後來，却來了一個字條兒，那字條兒也是別家堂子裏的一張請客票，後來却有疏疏落落的兩行字，寫道：

「此間剛入座，稍遲准來，請勿候。」

那時還有一場牌，沒有打完，等等也不要緊。等他們這場牌打完了，再寫請客票去催吧。因為在這個調頭，況裏，朋友們的應酬，在這個時候，也忙起來了。

一刻兒工夫，這一場牌打完了，正預備入席的當兒，孫企雷却匆匆地來了。

「你們還沒有入席嗎？」他道：「我恐怕你們這裏席散，所以那邊未及終席，却趕緊來了。」又向着左詩晨道：「今天是一位從漢口來的舊友，在這裏請客。無意中，却遇到了一位偉人。你道這位偉人是誰？你試猜一猜看！」

「這那裏猜得着呢？」左詩晨道

：「自從辛亥武昌革命以來，偉人也出得不少。有大偉人，有小偉人，到底也要給人一個範圍，然後可猜。」

「這人在大小偉人之間。」孫企雷道：「說他是個大偉人吧？他究竟不算革命以後，一位有權力的人。說他是個小偉人吧？可是說出他的大名來，真個無人不知，那個不曉，掉一句戲詞，真是一說起此人，大大有名一呢。我一向也聞聽此人大名已久，今天纔得幸會。偏偏他的談風甚健，口如懸河。不然，我早就可以到此地來了，無奈他的高談雄辯，不肯休止。主人家又介紹我，說是報館記者，他聽得了此話，便專與我講話了。好像所講的話，我立刻可以記述下來，作為明天報上的資料一般，滔滔不竭。幸虧又來了一位生客，他們在問尊姓大名敷衍着，我却趁此機會，便一溜烟的跑了。」

「我們鬧了半天的大偉人小偉人，到底是什麼人呢？你又不爽快快快的說出來，悶在肚子裏，教人難過。」左詩晨道。

「實在告訴你吧！」孫企雷道：「不是什麼大偉人小偉人的話，她是一位女偉人。她的名字喚作任佩真，你該知道她的鼎鼎大名吧？」

「任佩真的大名，誰不知道呢？她到上海來了嗎？而且你在堂子裏過到了她，這也可以算得是一件珍聞。怎麼那位主人請到了她？她是一位女偉人？女志士，怎麼也高興到腐化不堪的上海堂子裏來呢？」左詩晨道。

「她雖然是個女子，可以算得是一個巾幗丈夫，就盡了尋常脂粉之氣。她說：從來女子們，以不出閨門一步，算是守禮，以至女子好像是牢監裏的犯人一般。這都是男人們的專制，女子遂永無見天日的時候了。像那位任女士，她說：她不論什麼地方都去。不要說上海的堂子裏，便是比上海の堂子裏再醜陋再污穢的地方，請她去時，她也願意去。佛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禮法豈爲我輩設，這不過是束縛人的工具。現在女子要革命，便是要革去那種陋俗。她還有革命時代的許多軼話，正待講下去，

可惜我到這裏來了，沒有聽下去。」孫企雷說到那裏，谷漁民接口了。

「任佩真可算是當世女傑，可惜我們不認得她。和她談談，可以使我們的三日刊上增添不少材料。」

「我們去請她到這裏來，不知她肯來不肯來？」蘇善生道：「剛纔孫先生既然和她談得很起勁，我們用孫先生的名義，寫了請客票去請她來，我想她或者一定肯來的。」

「那倒不必！」孫企雷道：「因爲你們剛纔來催客，那請客票上，不是寫着詩晨兄的大名嗎？她便問我，這個詩晨，可不就是左詩晨？我便問她：你認得他嗎？她說：「認是不認得，在報紙以及雜誌上，瞧見過這位先生的大名。因爲你們是同業，所以疑心就是他。幾時有機會，也請你介紹見見。」如此說來，此刻倘然由詩晨兄出名去請她時，她一定是惠然肯來的。」

於是大家便慫恿左詩晨，不妨去請她來談談，也使我們開開眼界，知

道女偉人之所以爲女偉人，也使我們可以借此一聆她的偉論呀。

「你們真太高興了。」左詩晨笑道：「不過我和這位任佩真女士從未謀面，可以算得萍水相逢了。知道她肯來不肯來呢？而且也不是正式請她吃飯，只不過在堂子裏吃花酒，臨時起義，未免太冒昧了吧？」

「那不生問題！」金粟海道：「我以爲這張請客票上，用左先生和孫先生兩人署名是最好的。單是左先生一張請客票去，未免來得突兀。孫先生是和她談話過的，她見了請客票，自然知道由於孫先生談起，我們大家仰慕她，所以來請她了。」

「諸公既是都願意瞻仰這位女偉人，不妨且去試試看。」左詩晨那時取了一張請客票，剛寫上了任佩真三字，却又躊躇了。因爲知道她是差不多已過中年的人，這個稱呼，還是稱她小姐呢？還是稱她太太呢？他停了筆，向孫企雷看看。

「你就寫任佩真先生吧！」孫企雷笑着道：「我剛纔在那邊聽得那位

主人家，也叫她任先生咧。」

這個先生兩字的稱呼，的確是很適宜的。自從辛亥革命以後，政府會有一個通令，以後不許再有大人老爺那種稱謂，以示一律平等。所以凡是民間往來函牘，封面上不寫某大人，某老爺，而一概寫某先生了。這個風氣，也就流行到堂子裏。雖然她們嘴面上還是叫人某大人，某老爺，但是書面上都已改過。到了節邊上去抄局賬，她們也就不再寫某大人，某老爺，而只寫某先生某君了。不過客人中，還有幾位遺老遺少之類，每喜歡寫某大人。人家質問他時，他說：「沒有關係！爲了省筆起見，寫這兩字最好，你想大人兩個字，一共也只有五筆，不是很便當嗎？」

至於女人而稱先生的，也漸漸流行起來了。女學校裏的女教師，女舍監，不但是學生們喚她先生，連男女傭人們，也喚她爲先生了。在上海高等妓院裏的傳統，也一向稱爲先生的。原來她們號稱書寓，發源是以女說書爲起點的，說書的也稱先生，直到

如今，還留下這個殘餘的稱呼。

請客的賤飛去，一刻兒工夫，相幫在樓下喊道：

「請客就來！」

不到十五分鐘，這位任佩真女士惠臨了。

大家於是注目着，不但是在座的客人，連蕊雲房間裏的人，也都要看那位女革命黨，是怎樣的一個可怕的人。

實在任佩真是一位挺和氣的人，一點也沒有什麼兇相。她不但是對於同座的人，笑顏相迎，言語之間，非常謙和，並無劍拔弩張之勢。就是對於她們房間裏的人，也是客客氣氣，一點不搭什麼架子。

只是她的裝束，在當時看來，却覺有點別緻了。第一，她是剪了髮的。女子剪髮，在今日已是普遍了，可是在那時還是少見的。頭髮向後腦一直梳過去，垂下了一個鴨屁股。脂粉是與女革命家無緣的，況且她的年紀，也有四十光景了吧？一個女性，不事裝飾，更顯見得老了。身上穿了一

件藍色綢的袍子，這果然不像後來女人們盛行的旗袍，却也不是男人所穿的袍子。腳上是一雙黃皮鞋，臂上却套了一隻漢玉鐲頭。雖然是很大方，然而在那個時候的眼光看去，不免有些不男不女了。

任佩真女士來了，大家便讓她上座了，她和左詩晨兩人，互道仰慕之意。對於在座的幾位報界中人，都也很爲周旋。在任佩真未來之前，局票都已發出去了。那時所叫的局，也陸續而來，燕燕鶯鶯，圍住了這個席面，好像是開了個圓桌會議。

左詩晨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貼近他旁邊坐的，便是孫企雷。他便低低的問他了。

「你可知道這位任佩真女士，也高興叫堂唱嗎？瞧她雖是個女子，却喜歡與男子擠在一起。或者她也喜歡叫局，我們不妨問問她。」

「你不提醒，我倒忘却了。」孫企雷道：「剛才就有人介紹了一個堂唱給她，她倒並不拒絕。不過直到我走的時候，那堂唱還沒有來，不知道

後來來了不會？」

「那末有前例可援，既然那邊叫了，這邊也可以給她寫局票了。請問介紹的是誰？」

「那是一位上海灘上大名鼎鼎的老名妓老林黛玉呀。」

「真的嗎？這是好極了。而且我門座中也有人叫老林黛玉的。現在一位是中華民國的女傑，一位是上海灘上的名妓。都是著名的聞人，聚在一起，今天我此席，也算是不虛了。」

左詩晨便取了一枝筆與一張局票，授與孫企雷。

「費你的心了。」他道：「你知道她叫老林黛玉的，容易得她的同意，你就給她代寫一張局票，我和她初次見面，冒昧一點。」

「要說初次見面，我何嘗不是初次見面。不過她倒很脫略大方，就是我來當這個差吧。」

他們趁着任佩真和別人談天，而且聲音很低，所以她不會聽得。這時孫企雷執筆在手，向任佩真說道：

「奉主人家命令，要請任先生叫

堂唱。剛纔不知道那位潘湘妃子來過了沒有？」

「不必叫了吧！剛纔沒有來，想她不願來吧。」任佩真道。

「那有不願來之理，她什麼人都來，大概她得遲一點到吧。」孫企雷又笑說道：「您可知道老林黛玉是抽幾口鴉片烟的，她必須要到天黑了，纔肯起身。起身以後，要過足了癮，然後可以問別樣事。大凡吸鴉片烟人，是忘記了時刻的，只要一燈相對，便天大的事都不管了。要她過足鴉片烟癮，就得要兩個鐘頭，然後梳頭洗臉，至少又要兩個鐘頭。而且她的年紀，已經是過去時代了，在化裝上，更要費一番工夫。決不能像他們自恃年青的女子，澹妝素抹，草草的梳裏。所以她總要到九十點鐘，纔能出門。剛纔叫得太早了，此番恰在這個時候了，我想她是必定來的。」

「那就再試試看！」任佩真道：「我是久聞她的大名，也算我們歷史上的一個人物了，給她談談也好。」

今天的席上，有一位新聞界的老

前輩江浩泉先生，也是叫過老林黛玉的，於是在局票上，也會了一個銜了。

因為在座的都是熟朋友，大家笑語風生，一點沒有顧忌。只有這位任佩真女士，却是生客，伊有點好像擠不下去，只有主人家和她敷衍了。因問問從前在革命軍興的時候，任先生是如何的努力？如何為女界奮鬥，也算是為女界中爭一線曙光。

任佩真先是歎了一口氣，繼續說道：「中國數千年來，一向是重男輕女，一時豈能改變，這叫做積重難返。在革命的當兒，儘管說得好聽，過去以後，就沒有那一回事了。你瞧近幾年來，從前所謂革命偉人的，那一個不是三妻四妾。要是我們女人，偶然自己有了丈夫以後，外面再去軋了一個姘頭，便要被人唾罵，說她是個沒廉恥，不規矩的女人。怎麼男子儘可以討姨太太，女子便不許討姨老爺呢？」

「姨老爺三個字，倒也新穎。」左詩晨不覺哈哈地笑起來。

「那班子，我們爲了女子參政權，婦女知識幼稚，一時不能有參政權那件事，和宋初仁大鬧。」任佩真接着說道：「不是你們報上都登出了嗎？甚而至於有幾家報上，說我們用武力解決，湯君英打了宋初仁一記巴掌。後來說宋初仁在上海車站遭了暗殺，是被女人打了耳光，觸了霉頭。其實那有這種事，只不過造言生事之徒，借此爲報紙上平添材料。說這種話的人，以爲女子就是不祥之物，無非蓄意中傷，而且也愚妄得可笑。」

「任先生！我敢申訴一句話。」左詩晨連忙說道：「我們報上並沒有登載過那樣新聞。而且我們是很尊重女性的，我們辦了一個婦女平報，常登載前進女性的文章，我幾時送幾冊來，要請任先生指教。」

「是的！」任佩真道：「我知道左詩晨先生是很衛護我們女性的。其實那個時候，湯君英是湖南人，宋初仁也是湖南人，兩人本是同鄉。加着湯君英的性子急得很，三言兩語，便激怒起來，言語之間的衝突，却是有的。因爲宋初仁說：中國教育不發達，婦女知識幼稚，一時不能有參政權。況且這一次革命，女子也沒有什麼功勞。」

「我們一班姊妹中，湯君英的性子最激烈。她說：怎麼把我們女人一筆抹煞，試問你身從何出？你說：我們在此次革命中，沒有功勞，我們也組織了女子革命軍，隨軍出發。至於說身臨前敵，也有好多軍隊，不曾身臨前敵，你們那班文人呢？更不用說到身臨前敵了。這一次革命是天與人歸，我們雖不敢貪天之功，但總也有我們女界一份子呢。」

「任先生們當初組織女子革命軍，我曾經看過一張照片，見諸位女士，都穿了男子的軍裝，雄糾糾，氣昂昂的煞是威武。就只身軀總比男子短小一點兒，那是生理上的關係了。我見你們都戴了軍帽，後面也沒有垂着辮子，這頭髮問題，如何解決？」

「我們有幾位都把頭髮剪掉了。」

「任佩真道：『以身報國，還顧恤幾根頭髮嗎？不過有幾位沒有剪的，只好盤在軍帽裏面，那倒無甚關係，只

護膚專劑 百雀羚

百雀羚係醫學界一致公認之
Chemical Pure Lanolin 爲

主要成份

能深入皮

裏滋養細

胞柔嫩肌

膚治療燥

裂日常搽

用「百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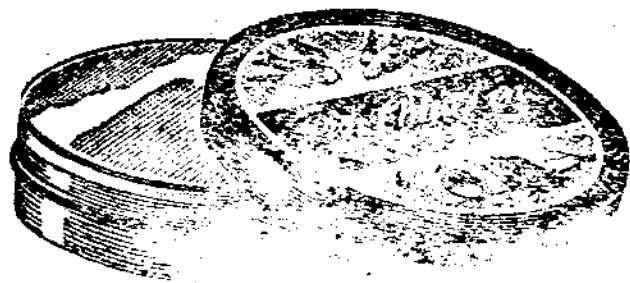
羚」可使

肌膚瑩潔

天真永免

皺黃枯黝

之虞



富貝康
化妝品
公司出品

各處均售

是背着那枝鎗走路，實在有些異贅。

「鎗枝分量很重嗎？」左詩晨問

「起初以為一枝鎗重量有限，至多不過二三十斤分量罷了。那裏知道越背越重，俗語所說的百步無輕擔，這話是不錯的。像我倒還好，本來是天足，沒有纏過腳的。有兩位姊妹，她們的腳，是放大腳，一搖一擺，那裏走得動。走不上兩里路，早已面紅氣促了。後來我們看不過，說走不動是無可勉強的，不要去吧。但是她們志切從軍，這個志氣，倒也可以欽敬的呢。」

「就因為當時無論男女，萬衆一心，所以革命成功，把滿洲政府革掉了。其實女子不必一定要從軍，在後方可做的事也很多。譬如看護受傷的軍士，料量軍人所需的衣服，也是一樣的為國出力。何必一定要抗着鎗到前敵去呢？就是要鎗的，弄幾枝輕巧些兒的鎗，或是手鎗之類，不是要好得多嗎？」左詩晨道。

「你真說得好太平話兒。」任佩

真笑道：「那時候領得到鎗枝，已經不容易了，怎能許你揀精揀肥的要手鎗？有幾枝手鎗，長官佩帶也不够，那裏能普及到許多人。便是我們女子革命軍，領到了二十枝鎗，已經是很麻煩的了。他們說：你們的鎗，不過擺擺樣子而已，反正未必到前線開火，就是差一點也沒有關係。你想這句話，氣死人不氣死人？分明罵我們的女子革命軍，只不過擺擺樣子罷了。」

「那倒不是這們說。」左詩晨道：「就生理上說起來，女子的體質，和男子相差得多。無論那一國，女子本沒有當兵的義務，不過在革命時代，婦女也是國民，當然要激起義勇的心。我們歷史上，女子為將領的倒有，女子當兵士的較少。因為運籌帷幄，也許有知識傑出的人材，衝鋒陷陣，到底不是女子的事了。」

「所以到後來也就解散了。」任佩真點頭道：「老實一句話，大家也吃不起這個苦呀。」

上海人最歡迎的

雙十牌梁新記

一百號牙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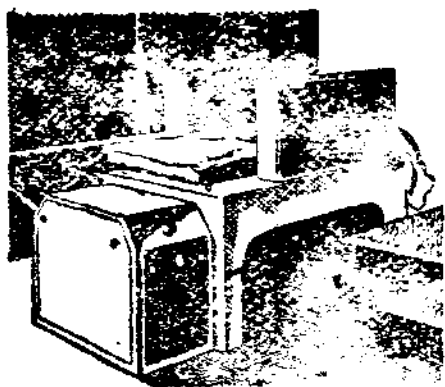
各百貨店
均有發售



梁新記牙刷公司出品
(總行廣東路)(總廠打浦橋)

五十萬枝

此刷暢銷五十萬枝。每十個上海人。就有一枝一百號牙刷。一毛不拔。忠誠服務。因此刷最受歡迎。



京塵影事

張恨水

第十四章

吳敏蓀一見，便笑道：

梁先生，你看見那邊屋子裏一朵解語之花沒有？梁寒山笑着點了點頭。吳敏蓀笑道：

我給梁先生介紹介紹，好不好？梁寒山一想，她是唐泰士的人，躊躇了一會子，笑着搖了一搖頭，却對那邊望了一望。吳敏蓀會意，笑道：不要緊，她是無所屬的，說着便對那邊屋子喊道：老六，這兒來，我給你們介紹介紹。只這一聲，那女子哦的一聲答應着，就笑着走了過來，因對吳敏蓀道：要給我介紹一位朋友嗎？是不是這一位。說着向梁寒山一指。梁寒山笑道：是我，但是我想用不着人介紹，我們也會認識的了。吳敏蓀瞧着那女子一會，問道：怎麼回事，你們早就認識的嗎？那女子紅了臉笑道：你聽他瞎說，我們那裏認識？梁寒山笑道：這話我得解釋，免得吳先生發生誤會。因為我常常在東城這幾條熱鬧街上走，常常看見她，所以認識，吳敏蓀點頭笑道：這話我懂了，莫不是在王府井大街一帶看見她。那裏有一個學校，她每天得去上兩點鐘課呢。那女子一伸手扭了吳敏蓀的胳膊一下，吳敏蓀哈哈笑了一聲，人向後一退，那女子笑道：幹嗎你也和我尋開

心呢。梁寒山也跟着她們一處哈哈一笑，把這事就掩飾過去了。那女子倒是很大方。見梁寒山和吳敏蓀並坐一張長椅上，他就俯着身子，將手撥着兩人的腿道：分開一點，讓我也坐下。說着，在兩人中間擠着下去。吳敏蓀笑着將腿一縮道：慢點慢點，壓着我一塊肉，痛得要命。那女子將腰扭了一扭，笑道：不管，我來加栓。吳敏蓀道：不要鬧，好好的談一談罷。梁寒山也笑道：果然的，我還沒有請教貴姓哩。吳敏蓀道：你這人太善忘了。剛才你一進來，我不就說了，讓你會一會解語之花嗎？這四個字裏面，他的姓名全有了。梁寒山想了一想，笑道：有了，莫非貴姓是解，芳名是語花。這名字真是響亮得很啦。她笑答道：您別信他們損人，解我可姓解，名字不是這個。說着，在身上掏出一個水紅線囊出來。綫囊裏面，是一面小粉鏡，她抽出粉鏡，却帶出幾張名片。她拿了一張，順手遞了過來。梁寒山接着看一看，不過二指寬，一寸多長，片子犄角上，各印了兩朵鮮紅的海棠花。正中印着解玉貞。旁邊有更小的字，是江蘇京寓水花胡同，借用電話六七八九。梁寒山將那名片看了許久，却是一笑。解玉貞道：你笑什麼，名字起得不好嗎？梁寒山道：不是不是。我笑這名片，倒是逢人

只說三分話哩，說貴處是江蘇，可沒有說是那一縣？說京寓水花胡同，又沒有那一號門牌？說是有電話號碼，又沒註明那一局？真有趣了。解玉貞將他的腿一拍，笑道：你這人真是認真。只說了這一個真字，只聽得那邊屋子裏有人答道：誰認真？老六。解玉貞道：四姐，你來這邊坐，介紹你見一個新朋友。說着話時，又走過來一個女子，不是別人，也是那回在東安市場遇見，同解玉貞一同遊逛的。她倒和梁寒山點了個頭，笑道：久違。解玉貞伸了腳踢她的腿道：別瞎說，你在那裏和人家相會過，怎麼說上久違了？那女子忽然省悟過來，倒紅了臉。陶偉業正坐在那一邊椅子上抽煙捲，便走上前來，拍着她的肩膀道：我明白了，你也是常在王府井大街一帶，遇着這位梁先生的，對不對？梁寒山站起來笑道：不要開玩笑，解小姐給我介紹介紹罷。解玉貞道：四姐，你掏一張名片給人家罷，省得我介紹。那女子笑着，點了點頭，就在身上掏出一張名片給梁寒山，看時，形式也差不多，不過那片子上印的花，不是海棠，却是石榴。名字是沈冰清。梁寒山道：高雅得很，高雅得很！在那裏坐，我讓位罷？陶偉業笑道：不能啦，你那裏已經有坐位，足夠揩油的了，這一位還不該讓給我們嗎？說着，拉了他的手，就向懷裏拖將過去。沈冰清穿着高底鞋子，真有些站不住，就向他懷裏一倒，笑道：哎呀！要摔死我了。於是她便跟着陶偉業坐到那邊去。吳敏蕪道：不要鬧了，我看還是拿了胡琴來。我們先來上

一段罷。那解玉貞聽到說要唱，他在這裏，好像格外內行似的，馬上跑到那陶偉業屋子裏去，取了一把胡琴來，雙手遞給吳敏蕪道：拉拉拉，誰唱呢？只她這一拿胡琴，兩邊屋子裏的人，都擁到一處來，異口同聲的說，老六唱，老六唱。解玉貞摸了摸額子，笑道：不行。今天我嗓子壞了。宋佩齋就笑道：解女士還拿嬌嗎？侯快軒口裏啣了一根雪茄，也是對着她微笑。解玉貞道：四爺，您笑什麼。侯快軒道：這麼些人說，怎麼你還不賞光呢？別是……解玉貞瞟了他一眼，笑道：你不許望下說了。我唱一段坐宮，還不行嗎？陶偉業笑道：這樣看起來，還是六哥的面子大。六哥說要她唱，話還沒有說完，她就答應了。我們這些個人，都是白說了。侯快軒笑道：沒有的話，沒有的話。你們不信，我可以舉一個反比例。因笑道：老六，你不要唱罷。解玉貞笑着，正待說話。侯快軒又道：你可不要借兩倒台，就說不唱，你這樣一來，我的嫌疑就更大了。這樣一說，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還是陶偉業接過胡琴去笑道：誰也不要選就誰，我來拉胡琴了。於是坐到一邊，左腿架在右腿上，先調了一調絃子，笑道：行了，唱罷。於是望着解玉貞就慢慢的唱了起來。她一面唱着，她一面含了笑容，眼睛向大家瞟來瞟去。不但大家聽了心裏受用。就是這幾道眼風，大家就不由得跟在後面鼓起掌來。她把這一段坐宮唱完，大家圍着叫好，唐泰士還走上前伸手摸了她的脖子一下，笑道：你今天的風頭總算出够了。吳敏蕪

笑道：你不要動手動腳，這是人家有專利權的呀！解玉貞道：吳二爺，您這話，有點太對不住朋友呀！你簡直把我當了一種新發明的物品了。梁寒山點了點頭道：解女士很富有普通常識，連專利權三個字都解釋得出來。吳敏蕪道：你不要錯看了人家，她的的確確，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解玉貞笑道：別損我了。我若是有那樣的資格，我自己也能憑着本領去掙錢，何至於跑到這兒來，給諸位取樂兒呢？吳敏蕪道：別那樣說，我們大家都是朋友，這是社交公開呀！說着，也鼓了掌一陣狂笑起來。解玉貞道：說笑歸說笑，真話歸真話。我們四姐的字，很是寫得不錯，那兒有找女書記的沒有？請各位給她找一分事。那沈冰清聽了這話，果然將臉色正了一正，笑道：這事要找唐先生，我想總有個八成可成。唐泰士笑道：找女書記的沒有？我倒有一位朋友，要另找一位時髦的太太，你的資格倒是很對勁。說着對沈冰清渾身上下溜了一眼。沈冰清笑道：成啦！真有那樣的主兒，我有什麼不樂意的？吳敏蕪笑道：老六，你這介紹作成功了。你自己呢？我路上倒有個朋友，要學英文，你準可以去當英文教員。梁寒山道：原來解女士英文很好。解玉貞道：嘿！您別叫解女士了，叫得我怪難為情的，乾脆，就是老六罷。您別信他，我懂的什麼英文，不過會說極簡單的幾句外國話罷了。陶偉業道：我們不是來談學問和職業，來罷，我們還是來唱上一段。這回該老四唱了。唱什麼呢？我想給大家來一段青衣，一定是很

受歡迎的。沈冰清道：唱大噪都對付不了，要唱尖噪，更不行了。解玉貞道：我都唱了，你爲什麼客氣？你和我唱的那一段南天門就很好，我們就唱南天門罷。大家聽了這話，便應聲嚷起來。說是二位能合唱一齣，大家更是加倍的歡迎了。於是向一個人勸駕，變成了向兩個人勸駕，那容得她二人不唱。沈冰清見大家都說解玉貞唱得好，也就不像先那樣推諉，因道：六妹，我們只好獻醜了。他竟不再等解玉貞表示同意，就向陶偉業笑道：就請您拉南天門罷。解玉貞原和陶偉業並排坐着，這時却略把頭偏了一點，微微咳嗽了兩聲。她的頭這樣一偏，却恰好和梁寒山視線相對，無緣無故，對着展齒一笑，然後底下頭去。她雖然濃抹着脂粉，實有幾分丰韻，梁寒山無故受她一笑，未免心裏一動，因此情不自禁的，也對她一笑。這個時候，胡琴過門拉完，她已經開口唱起來了，梁寒山斜坐着，呆望了她，等她耍了花腔的時候，大家鼓掌叫好，梁寒山也跟着叫好。沈冰清看了一看解玉貞，又看了一看梁寒山，抿嘴微笑，梁寒山一見，不由得臉上通紅，站起來要倒一杯茶喝，搭訕着就走開了，當他走開的時候，宋佩齋却在隔壁屋子裏，對他一招手，他走了過去，宋佩齋笑道：這個聚餐會與我們原來的意思，大相違背了。我們原說聚餐的意思，是集合一班朋友來作詩，現在詩作不成，專門是吃。吃還不算，另外還帶這種臨時加入的女賓。梁寒山笑道：作詩究竟是苦事，現在有吃有鬧，比原意就有趣得多。

。可惜這聚餐會，是限於私宅的，若是都像今日，假座飯店，一定一天比一天熱鬧。宋佩齋笑道：梁先生是第一天得了這種趣味，所以說好。若是你真鬧長久了，恐怕也會膩煩。梁寒山道：那不見得。宋佩齋道：你看陶先生吳二爺和他們都很好嗎？但是據我所知，他們都沒有什麼大關係。梁寒山道：那個老六，和吳二爺如何？宋佩齋口裏啣了半截雪茄，微笑着半天不作聲。梁寒山道：我看看若即若離的，倒似乎關係很深呢。宋佩齋將雪茄取下來，背了手在背後彈灰，在屋子裏踱來踱去。梁寒山見他臉上帶着微笑，似乎這裏面，含有深祕的作用，就不好說什麼。他突然站住，向梁寒山笑道：然則先生其有意乎？梁寒山連連搖着手道：不不！而且君子不奪人之所好。宋佩齋笑道：不必相瞞，剛才閣下坐在那裏，她秋波微託的時候，我已經看見了。這也無所謂奪人之好。吳二爺不過和她姐姐認識，她姐姐上天津去了，今天她是來代表的。她的意思，未嘗不想在羣客之中，找一個對方，只是我們都太熟了，她不好怎樣進行。梁兄和她初次相識，她正好施行催眠了。梁寒山笑道：這也不見得。宋佩齋笑道：這又何必客氣，若是有意句話，只要我暗暗給他一個信，他就會喜歡得了不得。梁寒山道：不必不必！那樣辦，未免太不文明，我要先告辭了。宋佩齋點頭道：也好，我們留到將來再說罷。他二人在這裏談着話，那邊二人合唱的南天門，也剛剛唱完。陶偉業拉的得意，還接上的向下拉。吳敏蓀道：

別鬧了。別鬧了，大家沒有吃飯，肚子都餓着呢。吃了再來罷。於是那邊屋子裏的人，都擁到這邊來。那邊架起圓棹面，就安排宴席。安排好了，除了下面上茶的一方，是主人翁坐了以外，其餘的人，並不謙遜，各各坐下。梁寒山因為和在座的人，比較的都生疏些，所以等了一等才入席。然而等他入席的時候，只空了鄰座解玉貞身邊那張空椅子了。梁寒山本想謙遜一下子，無奈這在座的人，都是不謙遜的，惟有自己一個人謙遜，太多禮了，也是不好。正躊躇着，解玉貞就伸手連連拍着椅子道：坐下坐下。梁寒山道：你不是和吳先生坐在一處的嗎？我怎樣坐到這裏來了？解玉貞一伸手拉了他的衣襟，笑道：別難為情了？我都不客氣，你還客氣一些什麼呢？說着，將梁寒山的衣服，使勁的拉！梁寒山一想，若是不坐下，也拉的難看，只得一笑之下，就坐下去了。別人都都不覺得，惟有宋佩齋是坐在他當面的，却對他微微一笑。那解玉貞身上的脂粉香，正是濃厚，梁寒山坐在他身邊，一陣一陣送到鼻子裏來，雖然坐在履屨交錯之間，然而聞到這種香氣，就不由得自己會起一種奇異的感想。那解玉貞却又偏是不怕鬧，只管向梁寒山勸菜勸酒。梁寒山笑道：你怎麼只勸我一個人喝酒，在棹上的人多着呢。陶偉業道：那是她特別優待啊！還好嗎？梁寒山道：這一層特別優待，我恰是受不了。因為我就不會喝酒。解玉貞聽說，偏過了身子來，右手在上面斟酒，口裏說道：這一杯酒，無論如何是要喝的，

若是不喝，我就……她左手却暗暗的由椅子邊伸了過去，撐了梁寒山的手胳膊一下。梁寒山待要說什麼時，解玉貞却又瞟了他一眼，嘴角微微的一欠，梁寒山這就無可說的，只得默然端了杯子喝了一口。解玉貞見他受勸，就不時的給他勸酒，勸到最後，梁寒山自己覺酒力不勝，便用手將酒杯子按住，笑道：對不住，恕我不能從命了。解玉貞手裏拿着一柄小提壺，只管伸到梁寒山面前，不肯拿回去，笑道：你總得喝了這一杯。梁寒山道：那爲什麼？解玉貞由侯快軒面前看起，向棹上其他人面前同時掃了一眼，笑道：諸位都不是大詩家嗎？這兩句詩的典故，非喝不可的。梁寒山笑道：什麼？你知道這兩句詩的典故？解玉貞笑道：你不要看小了我啊！我們就不懂詩。說着這話，向侯快軒又抿嘴一笑。梁寒山道：我知道了這是有師傅教的。解玉貞道：當然有師傅教的，誰是一生下地，說什麼就懂什麼呢？況且這作詩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樣不要人教？梁寒山笑道：算你說得有理了，你說出來了，我就喝這麼一杯。喝醉了也不要緊，反正是回家睡覺去。解玉貞不慌不忙先把自己面前半杯酒給斟滿了。然後要了梁寒山的杯子，也給他斟上。就舉着杯子笑道：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說着，端起杯子，一仰頸子，一口氣喝了。然後翻過杯子來，向梁寒山亮着底，叫了一聲乾！梁寒山道：這兩句現成的集唐，你是那裏買來的？解玉貞道：不管是集唐，還是集鹽？您既然有約在先，我說明了，

您就得喝。不然我這杯子翻了出來，我就收不回去。梁寒山也覺這兩句話用得很有趣，一高興，也就端起來乾了一杯，照樣的向她亮着底。棹上的人，除了唐秦士而外，大家都鼓起掌來，就是這一杯酒喝得痛快！梁寒山本來就有七八分酒意，一滴酒也添不下去的。現在突然又乾了一大杯，酒量便超越過去了，當時還不覺得怎樣，約莫過了五分鐘，頭腦子就昏沉沉的，有些坐不住。因站了起來笑道：我有點醉了，對不住，我要先走一步。席上坐的人，看他的顏色，似乎確是醉了，由他走了也好，便沒有人來強留他。他站將起來，大家都隨着站起來，這便是送客的意思了。聽差打了一條手巾送上來，梁寒山擦了一把臉，晃蕩晃蕩的走將起來。不過心裏很明白，極力的將身子鎮定着。走出大門，坐上車子，人便向後斜躺着坐住。那悠悠的晚風，向臉上吹來，鑽進鼻子裏，越是把一肚子酒興，一直提到胸口以上，在車上幾乎要栽將下來。到了家裏，便是撐持不住，馬上回房，倒在床上睡了。人雖睡在床上，恰是飄飄蕩蕩，如騰雲駕霧一般，也不知身子在那裏？他覺得若干年來，沒有作過這樣好的夢，那似乎是灑下相思種子了。

▽犧牲箇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
▽奠定國家億萬年不朽的根基。

編後小記

▽流光荏苒，又屆新年，本刊不畧新年號，而稱一月號者，以年年皆有新年，非新年之足貴，是在人之不辜負新年耳！別有一「新年之頁」者，未能免俗，聊資點綴，故不以全力赴之。

▽于且先生之短篇小說，得大多數之讀者擁護，有口皆碑，所作「別居記」，載于本刊七月號，今已由朱石麟先生編為電影，名曰「不求人」，上演在滬，文章有真價，觀此信然！多妻寶鑑，蘇州等地，亦方在上演中。

▽德國詩人歌德所著「歌德長詩」，創 遺先生以信達之文筆，譯世界之名著，堪稱雙璧。茲分期刊載，以餉讀者。

▽柳雨生先生罕治短篇小說，茲成「紅痣記」，趣味雋永，偵探小說之高手也。▽馮和儂女士自創天地月刊後，筆政鮮暇，近更於家庭獲得解放，還我自由，蒙於百忙之中，為本刊寫「海上的月亮」筆致生動，情節曲折，允稱佳構，銘感奚似。

▽申報名記者趙君豪先生之胞兄趙爾謙先生，留比得博士學位歸，近任震旦大學教授，譯法國名作「求婚的故事」，美具難并，得未曾有。

▽何蒼同先生，任事金城銀行總管理處，暇時每為新聞報撰稿，雜誌得其佳作者，唯有本刊。魏友棗先生紹介之力，附此志謝。

▽倪文宙先生，主中華書局之「新中華雜誌」有年，繼任中美日報撰述，筆鋒犀利，議論嶄闕，今任「學術界」編輯，蒙以近作七律兩首付刊，寄託遙深，直窺唐人

之室。爰另頁刊布，以示景仰。

▽于右任先生所輯標準草書千字文，上期停刊，擬印單行本，乃讀者責備之函紛至沓來，不得不再行付刊，俟全書結束為止。

▽本期用紙，質量較厚，色澤較遜，在此非常時期，節約物資，份所應爾，尚希讀者諸君，曲予見原。

▽顧明道先生常為本刊寫作，客秋忽患慢性肺結核，其後又患溼溫，病寃淹纏，俟已四月，一切寫作均已停止，形容憔悴，病骨支離，先生平日樂道安貧，現因所入，仰事俯畜，備極艱辛，今忽獲疾，醫藥所費不貲，尤須長期休養，其境况自必更陷窘迫，雖先生抱聽天由命之志，然諸友好何忍坐視，多有自願量力相助者，因思先生著作等身，馳譽說林已久，諒本刊讀者早已神交，如蒙深表同情，具互助之心，有分金之惠，俾得早日全愈，重與讀者相見，則亦嘉祝斯文之雅意。數不拘多寡，概請逕交威海衛路三四七弄六號明道學社，惠助諸君台銜，當於本刊逐次宣布，以志謝忱。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每冊二十元
存款預約優待八折

編輯兼 錢 須 彌

發行人 錢 須 彌

發行 上海鳳陽路三六弄四八號
大 衆 出 版 社

印 刷 國 光 印 書 局
電話九一一一三一
大沽路三八三弄四〇號

總經銷處 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
商社書報發行所
電話九二二三三四

敬 祝

新 年 進 步

大衆出版社同人鞠躬

居喪 恕不賀年 錢須彌

商標

註冊



福康

襪花底夾

最新式
花色最多

經耐久穿



底夾厚加

最新出品

各大公司
各商號
均有發售

★★品出廠造襪福康海互★★

官傳部登記證通誌字第一一八號
 第一屆特高獎券配號C一〇七六號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藥房上列標記的各大藥房
 均售拜耳良藥
 下列爲令人最容易辦到的
拜耳名藥

- **阿司匹靈** ASPIRIN 百創痛步傷風寒熱特效良藥
- **加當** GARDAN 疼痛與身體不舒適服本品即愈
- **拜耳健身藥** TONICUM BAYER 強身補腦唯一標準大補劑
- **克利西佛** CRESIVAL 味甘如著的止咳化痰劑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專治疥瘡濕疹疥癬等皮膚病
- **海而密妥** HELMITOL 泌尿器消毒劑
- **嬰兒杜方** ELDOFORM 治療泄瀉之最佳良藥

每冊定價中儲券貳拾元